民國十六年創刊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一號

十周紀念特大號

葉恭綽題



青山一望青無數晴光黛色齊奔赴　張研夫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Vol. 10　No. 1　Jan. 1936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為

旅行諸君服務

一、創辦中國旅行社……旅途瑣事　為君安排　名地勝跡　導君游覽

二、開設招待所……跋涉勞頓　供君小休　美味備嘗　快君朵頤

三、發售旅行支票……攜帶安便　使君輕健　全國通用　憑君遨遊

四、經營保管業務……儲藏珍貴　免君牽掛　安管要件　暢君游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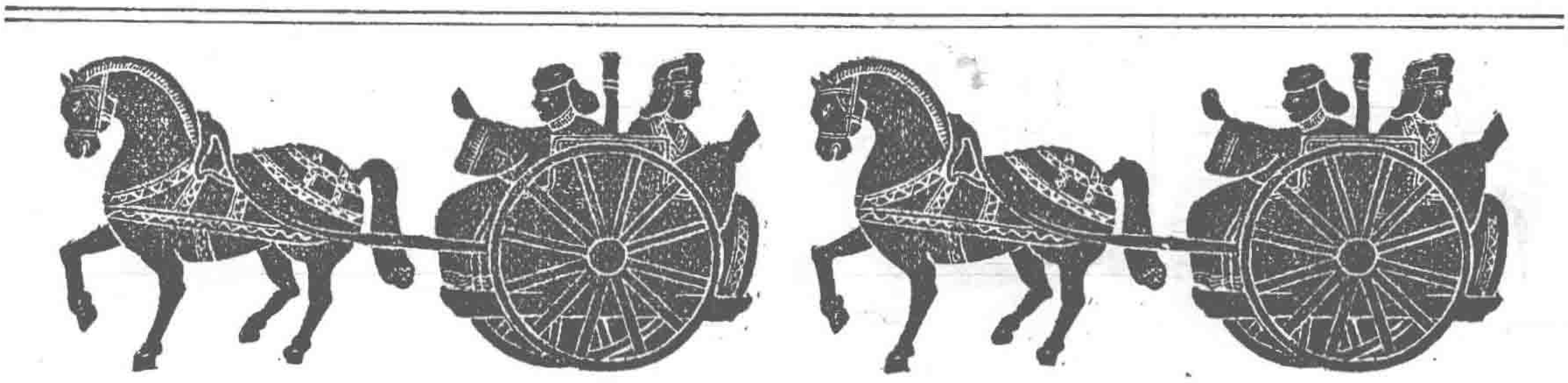
五、收受活定期存款……利息優厚　壯君行色　保障安全　增君逸興

六、辦理國內外匯兌……手續簡捷　傳君消息　到處通匯　任君寄兌

總行　上海甯波路

分行　國內各大市鎮

代理機關　各國重要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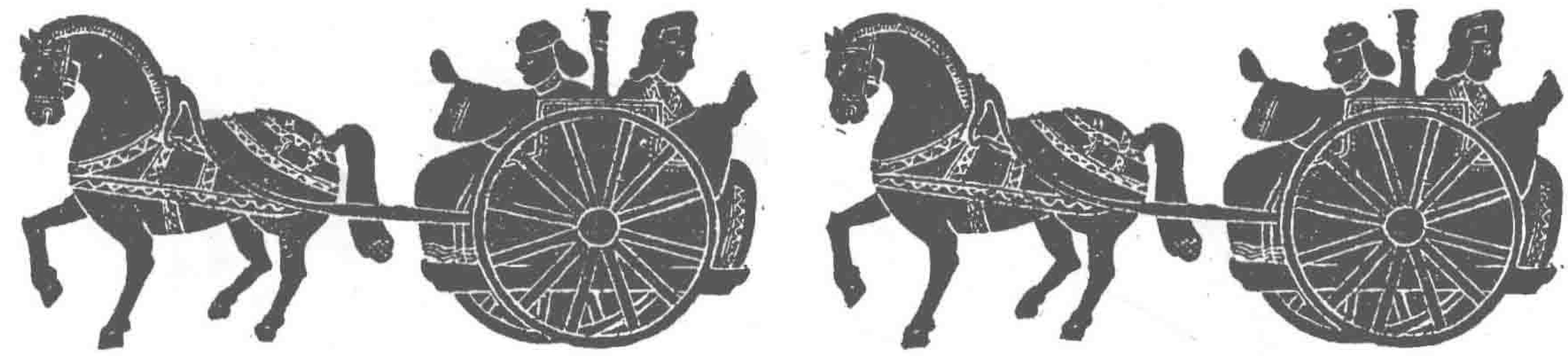
旅行雜誌

第十卷 第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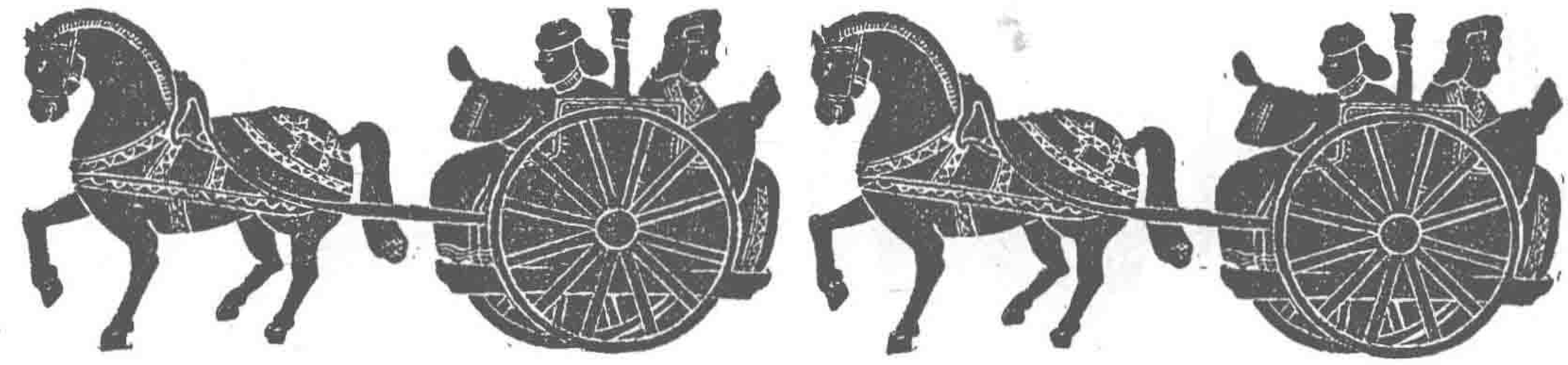
民國廿五年一月一日出版

十週紀念徵文特輯

導游與愛國……黃伯樵……三
杭州灣頭之名勝風景……馮柳堂……四
歸國途中之一頁……章淵若……六
游覽建國……黎昭寰……七
勞山雜詩……沈信卿……八
常熟道卽景……沈信卿……八
謁仲雍言子二墓……沈信卿……八
自劍門至興福寺……沈信卿……八
山水【畫】……李秋君……一〇
黃山詩記……陳小蝶……一三
東湖西湖南湖和北海……程志政……一四
武當山之遊……賈士毅……一五
伴侶難求……劉宣閣……一七
十載游踪……潘仰葊……一八
題字……羅家倫……一八
山水【畫】……吳青霞……一九



題字……于右任……二
記瑞士黛瑚司山谷……丁惠康……二三
十載游驂之片段……朱偰……二六
華府白宮【銅圖】……汪竹一……三一
海上蝸居……趙景深……三二
題字……許修直……三三
山水【畫】……顧青瑤……三三
題字……郭秉文……三四
燕北懷舊錄……唐玉虬……三五
話游……小記者……三五
題字……馬超俊……三六
我的游歷經驗談……余楠秋……三七
山水【畫】……朱人瑛……三九
半日龍華……徐蔚南……四〇
桃花壩……朱曼華……四三
酒醉雙淚……王蔭棠……四四
十載間交通之進展……武廷琛……四六
我們需要旅行語……胡愈之……四七
五嶽與四大名山……蔣維喬……四九
黃山紀游……周瘦鵑……五〇
憶舊游……陳柱尊……五五
片段的回憶……孫恩霖……五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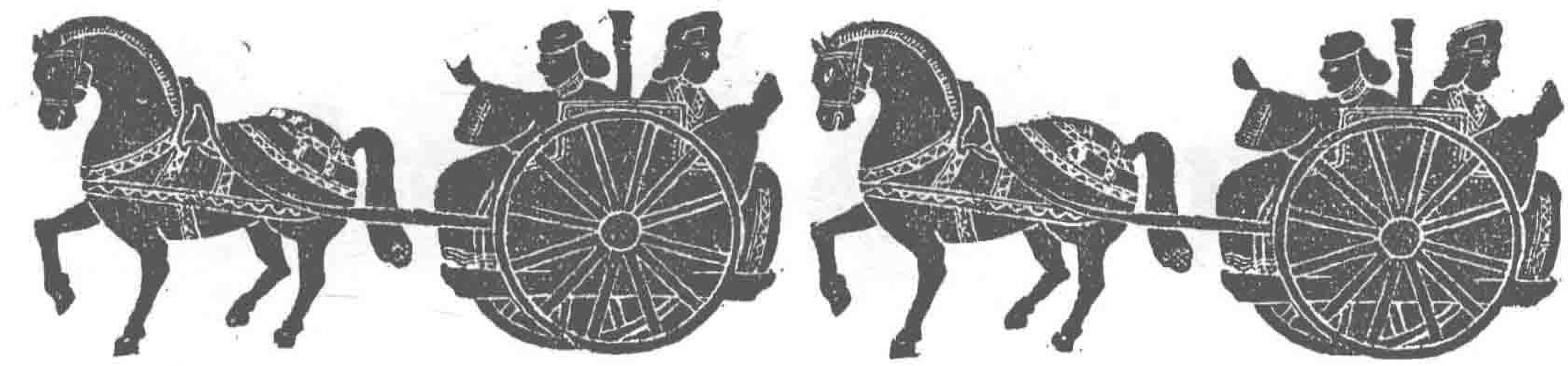
桂林山水……錢　華……五八
北伐旅行回憶……李大超……五九
藍的地中海……張若谷……六〇
所望於旅行雜誌……張恨水……六一
夢裏關山……武育幹……六一
林泉含慍邱壑增慚……瞿紹伊……六四
宇宙靈竅吟……繆鏞樓……六五

美術圖影

桂林山水……邵雨湘……一
題字……葉玉甫……二
徽江山水（一）……陳　冷……六七
徽江山水（二）……陳　冷……八六
暗香浮動……蔣錫瓚　王學通……一一五
粵香山上之新建設……司徒光……一一六
靈岩風景……白旺雲……一一八

散文

旅行之我……陳　冷……六九
現代旅行家……曹文楠……七一



國內游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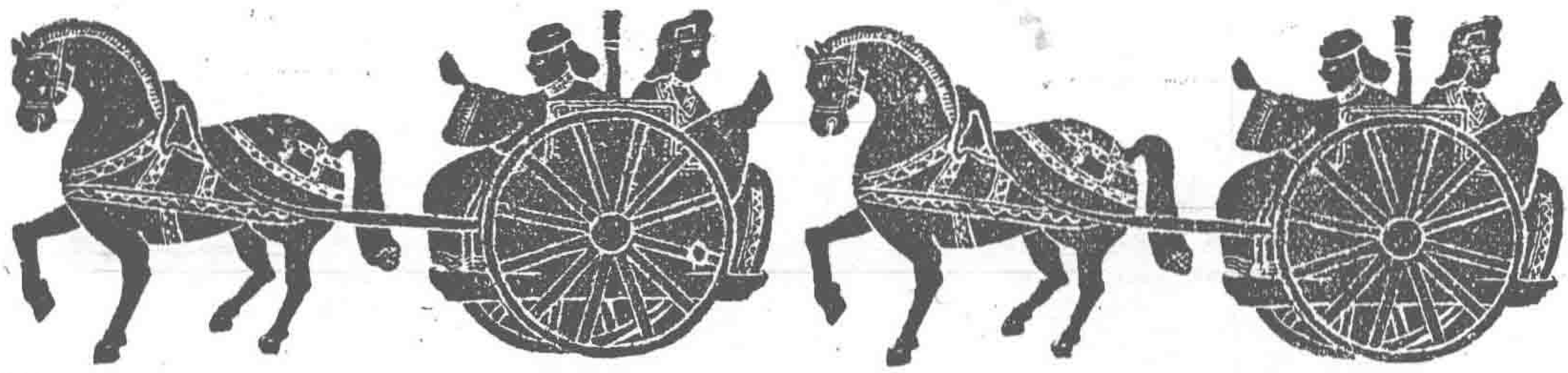
恆嶽游記……關穎人……七五
延陵訪碑記……周厚坤……八五
弋貴山水記……曾世榮……九一
三峽導觀……高伯琛……一〇三
遊三遊洞……吳天放……一一三

國外游記

比利時冬日的回憶……周　峻……一一九
英倫重游……汪倜然……一二一
三英人國外游記……金克木……一二七
法屬印支汽車探勝記〔上〕……楊安伯……一三五
十日飛航全球記……孫恩霖……一四五
地中海秋巡記〔上〕……林葆恪……一五一
歐游散記〔五〕……周　新……一五七

旅行講座

高夢旦先生訪問記……趙君豪……一六三



小說

汝南女……趙叔雍……一六七

萬事通……秦瘦鷗……一七五

如此江山……張恨水……一九一

趣味

……程志政

觀劇狂笑而逝……一〇二

防盜氣囊……一〇二

幼童因妬縱火……一〇三

乞丐榮譽制……一一三

異想天開之籌款術……一一四

怪異之函件……一一五

視力特異之竊賊……一五〇

汽車中生產……一五〇

無線電情人……一六三

倫敦塔之火警……一六二

美國之鬼祟……一六三

編輯室

編輯室十年記……趙君豪……一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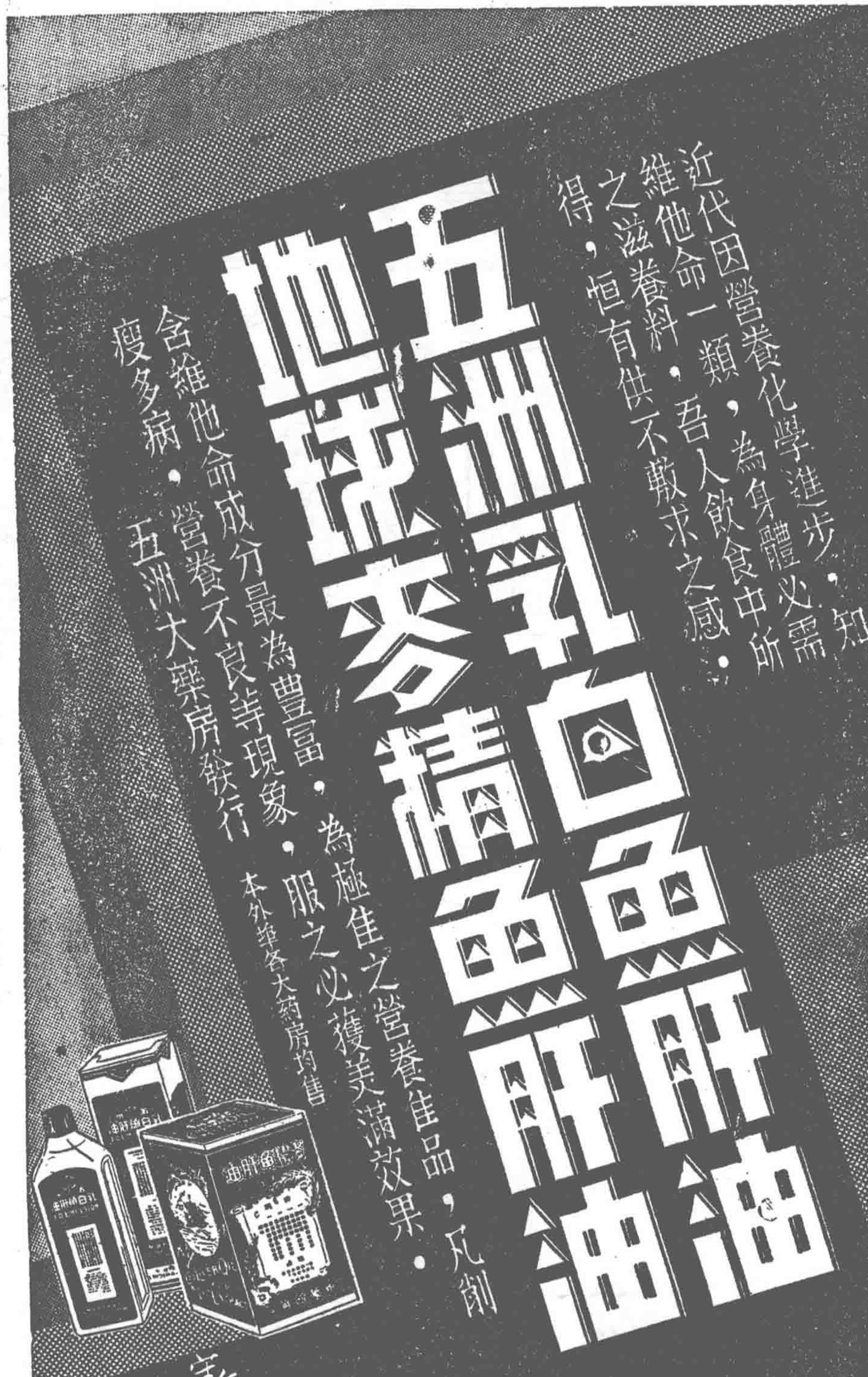
舟車時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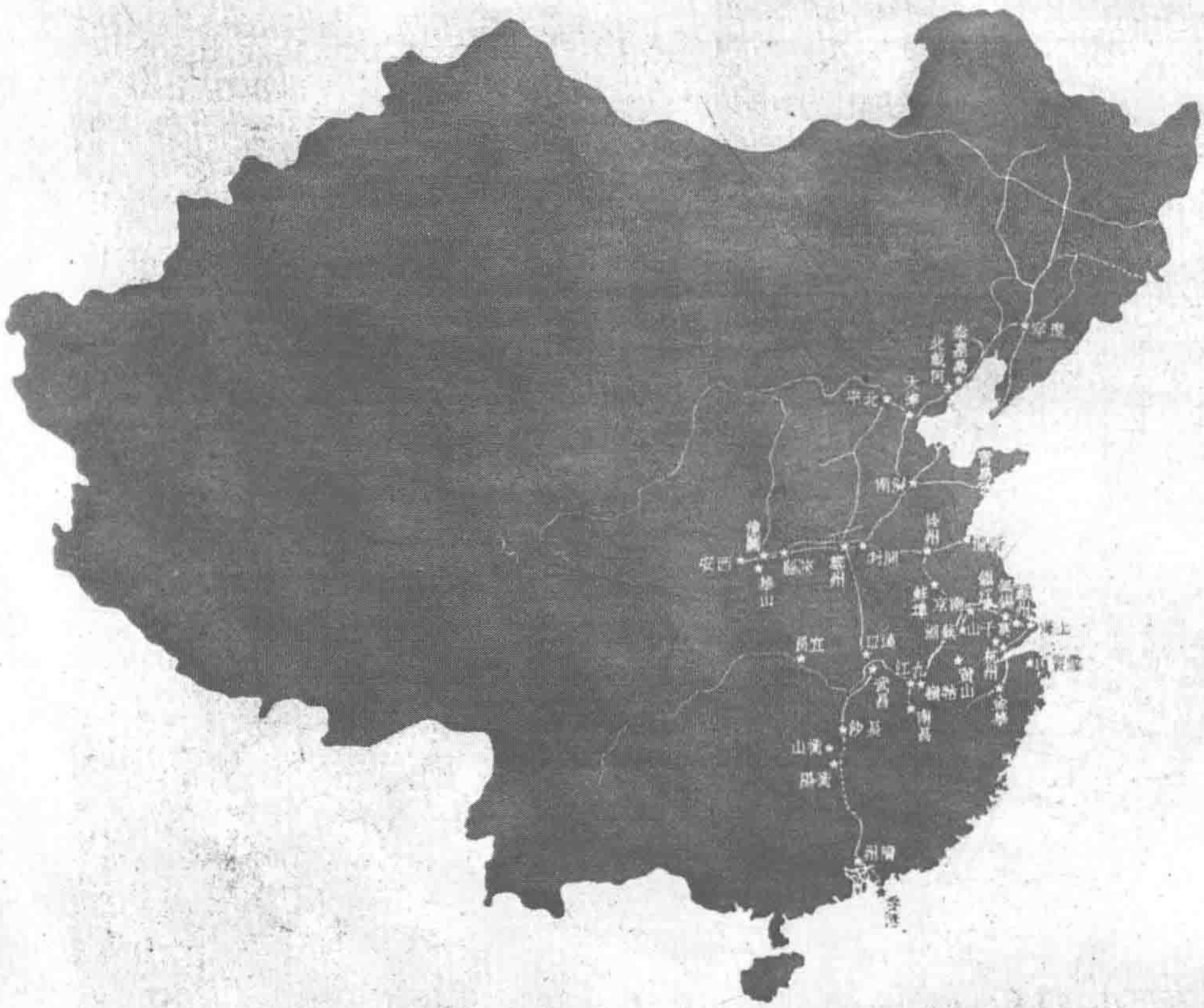
鎮江南站……二〇一

鎮江西站……二〇二

南京站……二〇三

杭州站……二〇四


近代因營養化學進步，知
維他命一類，為身體必需
之滋養料，吾人飲食中所
得，恒有供不敷求之感；
五洲乳白魚肝油
地球麥精魚肝油
含維他命成分最為豐富，為極佳之營養佳品，凡削
瘦多病，營養不良等現象，服之必獲美滿效果。
五洲大藥房發行
本外埠各大葯房均售
GG



恭賀新禧

並祝進步

上海銀行
中國旅行社
同人鞠躬

二五一〇九


三星牙膏
風行全國，大眾歡迎！
DENTAL CREAM
三星牙膏
THE CHINA CHEMICAL WORKS, LTD. SHANGHAI
上海中國化學工業社製
壹千圓
注意封簽及錫管內贈券
祇要購買一支就有獲得一千元之希望
全國各埠均有經售
中國化學工業社出品
(敬 1280)



仙樂
特快軟片
SELO FILM
ILFORD LIMITED
SELOCHROME FILM
六大優點
感光特快
膠膜細膩
光影清晰
不畏反光
多層藥膜
膠膜堅固
全國各大照相材料行及各大公司均有出售
上海依爾福洋行
廣東路第一五三號
電話第一八五四五號

中華書局出版新書

我的母親

盛成著　一冊　九角

本書係敍實體裁，把作者的母親，做中國社會的主角，描寫六十年來中國家庭社會的演進。其中生死興亡，忍苦耐勞，家庭慘變，社會改革，均詳述無遺，而六十年來之國難及經濟之衰落，敍述尤爲詳盡。此書經著者寫成法文，次第譯成英、德各國文字，現已有十五種語言譯本，英、美之課本，共出書在一百萬本以上。世界名人批評，皆認此書爲中國民族意識之代表作品。

海外雜筆

王摶今著　一冊　六角

本書內容，除就最小的日常事件，分析歐洲各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外，對於各地的名勝古蹟，有文學的描寫與歷史的社會的分析。所包含的國家，有日本、南洋、印度、埃及、意大利、法國、英國等。體裁方面，有書信、日記、遊記、隨筆。末附歐遊指南一篇，爲作者身歷其境，親自經驗之談，尤可爲遊歐者之嚮導。

鄭子健先生著

南洋三月記

一冊　一元

全書十餘萬言，插圖百餘幅。著者所過諸埠，大小三十餘處，各地的歷史沿革，地理概略，移民條例，入境手續，物產工藝，名勝古蹟，華僑社會，土著生活，所見所聞，隨筆紀錄。關於英屬馬來亞、荷屬東印度，及暹羅國之移民條例，入境手續，均摘要紀錄，各埠華僑所辦學校、報館、商會、社團、工廠、書業等，調查尤爲詳盡，可爲研究南洋文化者之參考。

桂遊一月記

一冊　四角五分

此書乃著者於民國二十三年五月、遊桂一月中所寫之日記，舟車所及，由廣州而三水、而梧州、而南寧、而武鳴、而柳州、而富賀鍾、而桂林、而柳州、而梧州、以歸香港，歷程四千餘里，所經二十餘縣，凡廣西之政治、教育、建設、交通、農林、鑛產、工業、團務、名勝、古蹟，均詳截靡遺。全書約五萬字，並附圖表十餘幅，照片數十幀，可作新廣西之實錄，亦可爲遊廣西之指南。

水孩子

〔英漢對照文學叢書之一〕

Charles Kingsley : The Water-Babies

王實味譯註　一冊　七角

本書是世界著名的童話，內容述一個陸上的頑皮可憐的孩子，怎樣脫離了他殘酷的主人的覊絆，跑到渺茫的海裏去做水孩子，自由自在地與魚蝦神仙爲伍。後來他又怎樣地克服了他自己的壞處，而得到幸福。在乾枯的陸地上住慣了的人們，讀了這本書，不但有新鮮縹緲之感，而且可以得到許多知識與處世的教訓。

金銀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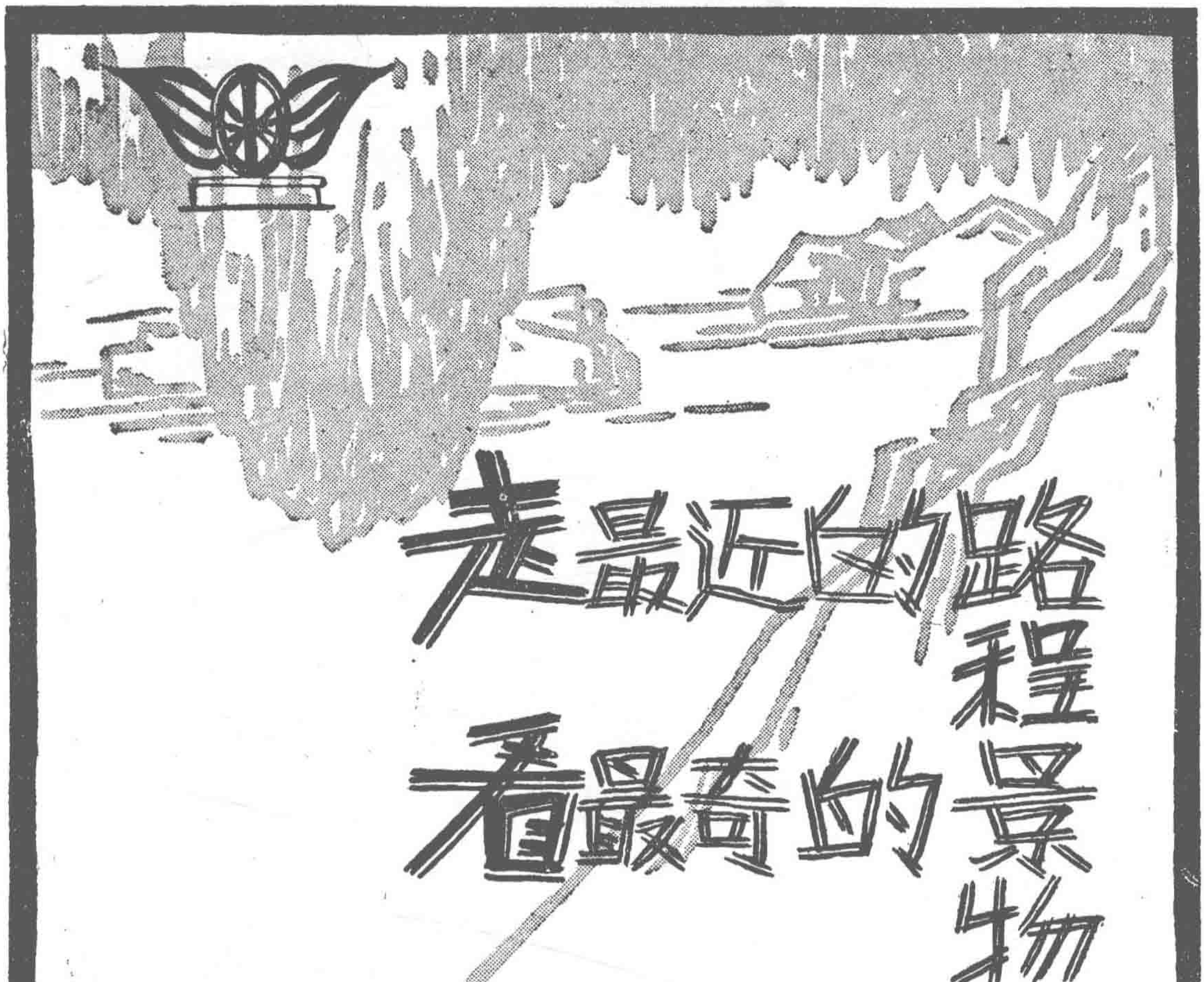
韋氏英文補助讀本

R. L. Stevenson : Treasure Island

Michael West 編譯　一冊　六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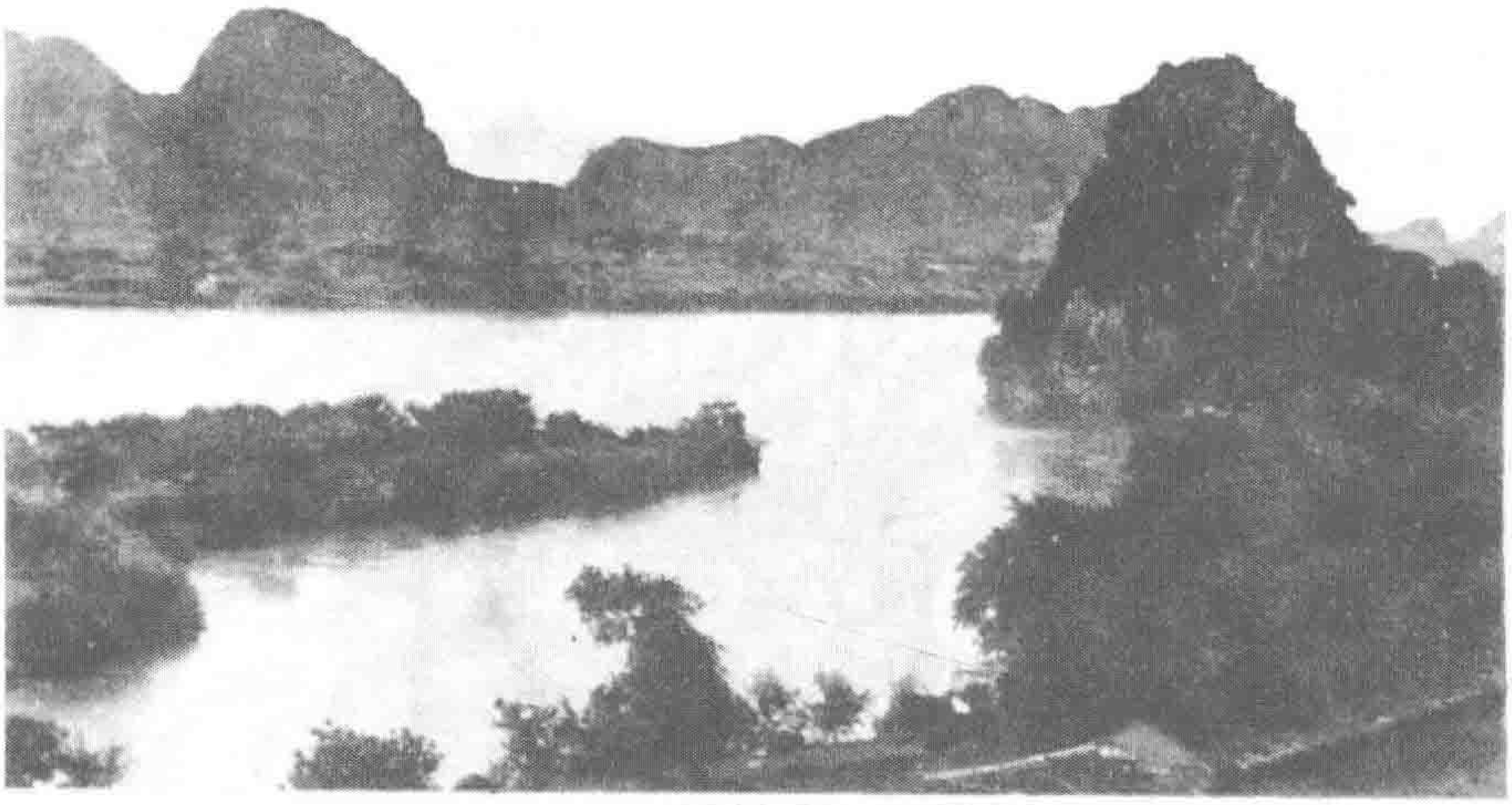
這是一部世界馳名而爲各國少年所愛讀的小說，在少年讀物中，除掉「魯濱孫飄流記」，就要首推本書了。書中描寫海賊的殘忍狡猾，兒童的純潔天眞，眞是無微不至，故事的曲折離奇，更是出人意料。其情節的緊張，場面的熱鬧，如電影一般地展開在讀者前面，使你開卷以後，非一口氣看完，是不肯釋手的。

華1062(全)　2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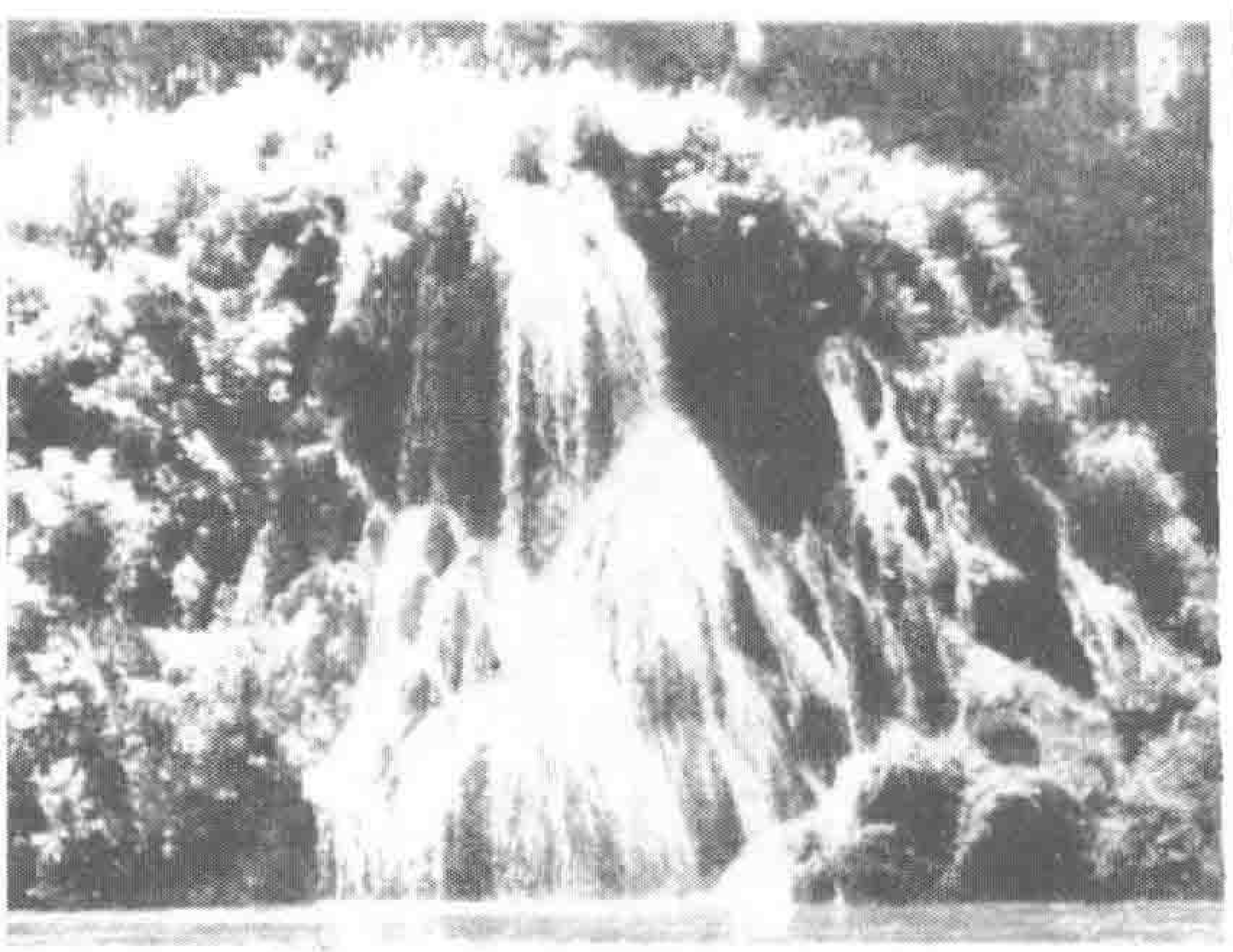

走最近的路程
看最奇的景物
善卷 庚桑
兩大奇洞
夏涼冬煖，鐘乳懸垂，幽深怪偉，冠絕東南
祇要乘京滬火車到無錫轉往宜興就可以看得到
京滬滬杭甬鐵路管理局啓

桂林山水

鄧雨湘作



桂林灘江景色



桂林至陽朔途中所見飛瀑



板橋墨跡



桂林至陽朔道中諸山

旅行雜誌

十週紀念徵文特輯

以收到先後爲次序

導游與愛國

黃伯樵

中國之有導游事業，以中國旅行社發其軔；昔之以離鄉背井，人地生疏，視旅行爲畏途者，今則游程之排訂，舟車之僱乘，食宿之取給，乃至行李之運轉，莫不有導游機關爲之作種種之服務，獲享種種之便利，且可避免種種之欺騙與剝削，於是羣以旅行爲樂事。此爲國民生活上轉變之關鍵，而具有深長之意味者也。

考旅行之目的有二：一爲交際，一爲游覽，或則兼而有之。然不論爲交際爲游覽，凡旅行者在車塵馬足之間，跋涉山川之際，筋骨於以鍛鍊，胸襟於以開拓，聞見於以增長，其裨益於身心者，固爲人所習知，無待贅論。而足之所經，手之所摩，耳目之所接，游名山勝水，而識其風物之優美；歷幽壑古洞，而識其構造之奇特；睹先賢遺蹟，而識其言行之卓絕，品格之崇高；乃至游都會，而驗其建設之進退；遊商埠，而察其工商之興衰；遊鄉鎭，而知其民生之榮悴，民俗之奢儉。故老於旅行者，對於國中地理、歷史、經濟、風尚等等，恆有普遍之認識，即對於國家往古來今，有整個之認識；而惟認識其國家，始油然而起愛護其國家之心，不待勉强而致。試觀我國人民，何爲而對於國家之利害，有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不相關，實以未嘗認識國家之故。導游機關提倡旅行，同時予旅行者以種種之便利，推其結果，必使旅行者愈衆，寖假而認識國家、愛護國家者愈衆，而後國之基礎賴以立，國之事業賴以振。中國旅行社爲服務游旅而盡力者，十餘稔於茲；其刊布旅行雜誌，盡宣揚名勝，鼓舞游旅之職志者，亦已十稔。按其服務價值，實有超邁乎導游之範圍者；蓋其直接之效益，固祇爲民衆之感受便利；而其間接之功用，實足使民衆興起其愛國之觀念也。甚願當事諸公顧念此種服務之偉大價值，共相勗勵，孟晉弗懈，以完成其爲國爲民之使命。

抑吾人披閱十年來之旅行雜誌，頗多紀游之作。論其文，則寫景之美妙，狀物之細膩，與夫用筆之生動，直造繪影繪色境界。讀其圖，則層巒疊嶂，長渠大瀑，名園古剎，歷歷在目。此其引人游覽之興，自有殊效。惟吾人

以爲中國之長處，決非僅在風景之秀麗，前賢往哲之嘉言懿行，足以鼓舞羣倫者，所在而有；且往往地理與人文相爲聯屬。『故遊西子湖，而聯想岳武穆之精忠；』『遊三台山，而聯想于忠肅之偉大；』『遊梅花嶺而聯想史忠靖之壯烈；』『游馬鞍山而聯想顧亭林之學問德業；』均屬人情之常，而矯勵風化，激發志氣，每在於此。故又願今後旅行雜誌於紀游之中，對於記述往昔賢哲之史料，廣爲采錄，使讀者不僅識其地，兼以識其人，憬然於我國人物之偉大，文化之優長，則其認識國家，當尤深切，而愛護之心，當尤眞摯也。

杭州灣頭之名勝風景

馮柳堂

羣山之中有名勝地　沿滬杭公路行，自乍浦迤西濱海一帶羣山起伏至六里堰，過黃灣以迄閘口山勢蜿蜒，峯迴疊嶂，不可以盡名，而其間多名山水，乃風馳電掣於滬杭公道者，竟交臂失之，寧不可惜？爰爲表而出之。

南北湖上之風景區　六里堰之南不數里，有湖名永安，周十餘里，中貫以堤界湖爲南北，因亦名南北湖。三面皆山，獨缺其東南隅爲大海。山中盛植桃李，陽春天氣，綠蔭婆娑中，嬌紅粉白，與湖光山色相映，疑似身處桃源中也。沿湖楊柳依依，芙蕖亭亭，山中又多翠竹烏桕，紅楓綠槐，故雖至深秋，猶有爲看楓葉而往者，景物宜人，可想見矣。

鷹窠頂觀日月平行　湖旁有高峯，名鷹窠頂，矗峙海濱，爲諸山長，鷹鷗日翱翔於大海上，夜宿其巔，因以爲名。山有寺，可爲遊客作東道主，筍蕈肥嫩，蔬菜鮮美，尙可口。門前有公孫樹二，相傳爲元代物，常於十月朔晨光熹微中登山巔觀「日月平行」，雙丸跳盪，霞光萬道，見者稱奇。明大儒黃梨洲先生嘗往觀之，有文記其事，見南雷文集。微聞非九月有三十日及天氣晴朗者不得見。

黃沙塢誠修養勝地　山之陽爲黃沙塢，諸峯環抱，一面臨海。塢中種桃栽李，茂林修竹。擅山海之勝，無塵囂之氣，僅有鳥徑可通外，幾與世絕。而空氣清新，誠爲修養勝地，惜無人注意及之。

雍正帝敕建大士寺　自山頂西望，並峙於海濱者，卽大小尖山也。大尖山孤立海濱，與尖山東西相對，中隔一小平原，名小山圩。尖山之脈，迤邐北行，止於公路之南。沿公路西行，至地名閘口者下車，（在黃灣之西，袁花鎭之南）南行不二里，卽至山麓，有天妃宮。上山，爲乾隆時所築之輦道，故雖曲折而平坦易行。山頂有大士寺，爲淸世宗撥帑敕建。白石爲欄，寺門仿宮殿式。門內有御碑亭各一。山石嵯峨，不能直登，鑿石爲階，盤旋而上。此其間有神話也；相傳啓建時，正斧鑿兼

施而時爲膠住，乃自其旁開徑以避之，事後方知下有磁石，故鐵器爲所牽制，如今天王殿前尙有轉向石，以磁針置其上，南北易極。殿後爲一大院，左爲客堂，右爲羅漢堂，中爲大士殿。再自左側進爲僧寮，歷石級數十而下，有軒三楹，（俗稱地窨子）明窗淨几，中懸一額曰觀瀾閣，係浙江巡撫楊昌濬（此即爲楊乃武案而革職，後爲佐左宗棠平西而起復。）題。憑欄下瞰，洪波淼森，白浪滔滔者，即著名世界之浙江潮發生處也。

浙江潮發生之由來　人皆謂浙江潮，自鼈子亹始，實則已成爲歷史上之陳迹。分水道爲三之龕赭諸山，早爲濁浪怒潮所捲引，逐漸南移，淤爲陸地，與南岸相聯接。且地在海甯城之西，而潮之最偉大處，乃在海甯城之東，即八堡一帶，其發動處又在八堡之東二十餘里之尖山口。蓋杭州灣經怒潮之冲激，刷成一絕大海臂，經乍浦海鹽澉浦黃灣而至尖山口，西入愈深，口徑愈狹。潮自東海進來，浩浩蕩蕩，其勢甚張，直衝尖山，折而南行，阻於沙灘，又奔而北，復與新來之潮浪相遇，訇然而起，其高逾丈；新潮舊浪，會合西逝，銜接如線，巨口細喉，潮浪乃層積而高，發聲如雷，掠水面如數十萬馬馳驟以前，蔚爲天下之奇觀。其發聲之來，聞尖山之脈，潛行海中，有謂與南岸越中諸山相接，故海中礁石林立，潮之發聲，殆以此故。八堡之潮所以壯觀者，正爲潮進尖山口後最整齊最激昂之處也。西進至海寧東門外，亦觀潮勝地，有觀潮亭，額曰「浙潮，天下之大觀也；東塘，又浙潮之大觀也」句。自此而西，潮頭漸亂，突出如舌，故海寧東門與南門相距伊邇，潮頭已不同；再西則成强弩之末，不足觀焉已。

清高宗三臨尖山　清高宗六次南巡，而有四次到海寧，四次之中又有三次到尖山。第一次爲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至海寧閱海塘，命歲修老鹽倉一帶柴塘，增坦水石簍，以資擁護。親臨閱視尖山塔山間，（俗稱塔山壩）改築後石壩工，旋幸觀潮樓閱福建水師。第二次爲乾隆四十五年第五次南巡，三月至海寧觀潮，幸尖山，以石塘工有單薄者，命一律改建魚鱗石塘。第三次乃爲乾隆四十九年第六次南巡，幸海寧尖山閱視塘工。因此大士寺之香烟突盛。

觀潮樓即在大士殿之後　觀瀾閣之東，遙望東海，水天一色，清高宗曾登此閱福建水師，題有「海闊天空」四字匾額。不幸海風浩大，百數十年樓亦坍圮。民國初元，屈文六先生按浙，巡視至此，飭屬撥款重建，改名四照樓，材料不堅，更難持久。

塔山壩與魚鱗塘　塔山壩在尖山之西，一小石山，聳立海中，離塘三數里。清高宗以潮大築塘不易成，乃於石山及海塘間築堤連貫之以禦潮。爲築塘不成而殉職者甚衆，沿壩坟墓纍纍，可見工程之艱難。至魚鱗石塘工程之堅固，迄今猶食其惠；曾屢欲改用水泥建築，皆隨波逐浪而去，終無成就。

歸國途中之一頁

章淵若

弁言——中國旅行社，以「十載淸遊」一題，徵及愚稿；愚年來簿書鞅掌，未遑遠遊。早歲留學歐陸，曾草：（一）英倫遊紀；（二）巴黎雜記（三）留比雜感；（四）柏林一週；（五）赴歐紀程；（六）東歸等篇，都十餘萬言；不幸幾俱燬於「一二八」之役。其中僅東歸一稿，曾分期刊諸週報，因得保存一部。茲特錄其一章，係記當年途過斐洲吉蒲地港之觀感。當此意阿風雲緊張，東斐戰事劇烈之際；讀者當不以其爲明日黃花也。

廿四年十一月淵若記於滬之自力齋

△離浦賽　南下蘇伊士

△過紅海　東航吉蒲地

甲板上的商人，倉惶的收拾他們臨時的貨攤。一個中國茶役趕前趕後在各等艙裏搖鈴，我們又準備與初抵的浦賽（Port Said）分別了。此時許多商人，一面匆匆忙忙預備上岸，一面復招攬旅客作最後五分鐘的兜售。在我們上次赴歐的經驗上，這裏的商人，喜歡索虛價，在客船初抵埠頭的時候，格外奇貨可居，等到行將啓椗的一刻，遂降低他們的市價。我最喜歡這裏手織的檯毯，尤其是繡着金字塔花樣的，最足以代表埃及的特點，留作將來的紀念。惜乎，這種花樣的祇剩了一塊，索價奇昂。卒使我「望洋興嘆，」及今追思，猶以爲憾！

在船離埠的時候，我心裏每起一種徬徨的感覺；這一次，心裏却照常的安閑，因爲，這次離埠以後，我們須經過蘇伊士運河，河身不寬，兩岸的風物，仍是不與會我們隔絕。當我們駛進蘇伊士河口的時候，正當夕陽西下。晚風習習，暮色沉沉，遙望埃及兩岸，平沙漠漠，萬里無垠，似乎隱含着一種衰老，頹廢，沉淪的氣象。同時，地中海口，浦賽港邊，時見西洋大鐵船之出沒，黑烟繞繞，汽笛嗚嗚，却又活躍着一種雄壯，蓬勃，宏偉的氣象。這兩種相反的氣象，頓時使我發生無限古今東西，興衰存亡的感慨！埃及是最古的文化民族，而現在文化的程度，經濟的狀況，民族的精神，國際的地位，則已如斯的衰微。其實，這何嘗算是衰微，不過不進則退而已。人生的意義，是刻刻不懈的向上奮鬥；民族的發展，須自彊不息的努力求進。一刻的因循，一事的苟且，便是衰微倒退的起因。一個民族，如果要想適存於世界，雄立於天地，首當去淨其因循苟且之頹廢習性，振作其自強不息的勇往精神。我佇立船頭，無語沉思，對着西沉的夕陽，衰黃的沙漠，烟波蒼茫，隱蓄着無限的詩意。不覺徘徊低吟，俯仰感嘆。夕陽沉處，正是歐洲大陸，遙想新別的老友，又不勝神往之至！

船進駛甚緩，水波不盪，機聲輕和，蓋以河身甚窄，且欲保護運河兩旁之堤岸也。河身窄狹之處，僅可容一舟，對來之船，須在寬處等待，好比單航鐵道上的交車一樣。然而鐵道交車，兩面的旅客，大家忙着為各自的名利或事務奔走，彼此相值，並無情感；海船交過，兩面的旅客則互相歡呼，並且彼此揚巾表示得一種無限親愛誠摯熱烈的情意。這是在孤獨沉悶的海洋生活中，真情之自然流露。此可推想人類之心理，共患易，而共利則難也。

晚餐後，大家在甲板納涼，四顧寂寥，冥色黝黝，一切都似死一般的靜止着，睡眠着。惟有兩岸附近，間有點點燈火，隱約於樹梢葉間。螢火來去，流光如絲，映盪水中，別具佳趣。加以蟲聲唧唧，尤解旅人的岑寂，我幾疑身登大陸，忘其為飄泊的旅客。今夜甲板上的情景，也不像往日的沉悶無聊；男女乘客，都興高采烈，談天說地，放聲高歌，都不覺得是在海上旅行。輕舟盪漾，祇當是乘風納涼，這要算我們三十五天的海洋生活中，最快樂的一晚。

一輛汽車，從河岸的南端，飛馳北去，電光炯炯，機聲隆隆，在如此幽靜的環境中，格外顯出其氣勢的雄壯。這一輛雄飛突進的汽車，是西洋文明的代表；而河畔幽靜的環境，可說是東方精神之象徵。我觸景生感，呆望着這一輛飛馳北去的汽車，又興起了無限盛衰興亡的慨嘆！

蘇伊士河的夜航，異常的平穩和安適，精神上的舒泰，更不能用拙筆來形容。這一夜的睡眠，在三十五天的海航生活中，也是最暢快而安穩。

清晨起來，已看到蘇伊士城，知已到了蘇伊士運河的南口，快要開入紅海了。這裏並不停留，我們祇遠遠的望見蘇伊士的人烟和建築。船裏的乘客，可以在昨天朝晨抵浦

游覽建國

黎昭寰

語云：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此以旅行之足增廣見聞也。雖然，今之羣倡旅行，非僅重在增廣見聞而已也！夫以吾國幅員之大，山川之富，世無與比，然舍東南數省外，大都地棄而不闢，貨棄而不採，此國人只知閉戶讀書之大誤也。總理遺教首重建設，然不遍歷各方，不知土地之肥瘠，形勢之險易，事業之宜與不宜；必也親臨遊覽，而後知有所輕重，有所取捨，有所先後，此實建國之一大助也。顧吾國交通不便，道路艱阻，行者每有裹足之感，中國旅行社有鑒於此，因結社專負指導之事，國人便之。茲以旅行雜誌十周紀念發行特刊，囑以遊記實之，然吾雖遍歷中外諸地，而未暇記焉，因書數語貽之。

賽的時候，上岸乘火車到開羅，作一日之暢遊。今天早晨在此處從新上船。開羅，這是大家所知道的，在尼羅河右岸，是埃及的京都，斐洲最繁盛之區，世界文明發祥之地。全球聞名的金字塔和古物館，也在那裏。我們路過附近，自應去一訪古跡。上次赴歐西渡，我已失之交臂；這次歸國東航，却仍爲經濟所限，夙願猶未得遂。照船上的規定，赴開羅游歷的，須先向船中報名，每人繳費一百元；我計算這一天的所費，幾佔全部路費四分之一，我是一個經濟上的弱者，四五百元的旅費，已使我捉襟見肘，大費籌集；更那裏來一天化一百元的能力，祇得望之興嘆而已！

朝餐以後，我們便脫了蘇伊士運河，開始在紅海航行。無所依托的，離開了蘇伊士河幽美的兩岸；重復開始我們海天茫茫的生活了。自昨天啓椗以後，已經行了一夜半天；從此以後，還有四天四夜的海程，才能到吉蒲地。此時乘客的神情，又復彷徨起來了。

勞山雜詩

沈信卿

迤邐入山都坦道，兩行樹杪露諸峯。蟬聲如唱娛賓曲，潭月橋邊綠已濃。
滿耳清泉汩汩聲，疏松怪石路旁迎。行行已上勞山頂，放眼遙看海水明。
藍花樸艸半開謝，黑蜨穿林時往來。斜臥肩輿飛似鳥，萬松瀕瞰入蒼苔。
潮音一瀑吐清池，六角亭前小立時。峭壁如屏開兩扇，風搖娟翠舞高枝。
魚鱗口下水無魚，那有漁翁此卜居？莫笑觀天如坐井，最宜消夏結茅廬。
柳樹臺邊無一柳，偶於石上剖甘瓜。蓬中意外驚奇豔，兩點新紅著小花。
驅車直抵華嚴寺，竹徑無風冒暑行，細雨如煙涼未透，下山觀海正潮生。
一從洞口望明霞，上下盤紆石徑斜，迴絕蒼崖環四野，此中耕鑿幾人家？
上清宮後太清宮，萬木參天秀更雄。一碧無涯經數里，不知身在畫圖中。
未甘遺世學神僊，陵谷何時不變遷？千歲耐冬今賸一，眼看滄海又成田！

常熟道即景

沈信卿

忽現青一片，遙知山已來。疏林紅幾簇，雨過無纖埃。牛羊散平野，麥苗細於苔。斜陽有無間，
倚鋤人未回。

謁仲雍言子二墓

沈信卿

吳中開化祖，泰伯與仲雍，孤竹延陵後，誰希讓國風！游夏文學科，南來吾道崇，觀上聞一歎，
廓然天下公。至德邈無儔，何時躋大同？悠悠數千載，擾擾悲羣雄，兩賢不可作，百歲都悤悤。
昔年黃口兒，今成白髮翁，平生儘自負，愧無匡濟功。高山空仰止，雖老顏堪紅。

自劍門至興福寺

沈信卿

劍門若劍削，三門天造雄。小高而大卑，大者身可容。照山與拂水，一覽歸我胸。兩湖位東西，
尚湖名特崇，太公此漁釣，於今誰繼蹤？滄波明遠鏡，瀕瞰目未窮，涼風襲襟裾，纖雨時濛濛。
偶飄黃葉下，秋樹猶蔥蘢。行行投古寺，夾道多蒼松。寺中何所有？空潭曾蟄龍。宋梅餘老榦，
唐桂生新叢。通幽到竹徑，綠雲穿幾重。

紅海裏的氣候，悶熱非常大蓋是因爲四週是陸地而且都是大沙漠。遠近的山色好比在火爐裏燒過的石塊一樣，灰黃而使人胸襟閉悶；幸而風平浪靜，我們雖在「水深火熱」的困境中，却未遭『倒懸』之苦。

從浦賽起，我們船上增加了大批阿拉伯的旅客，還有一部分是印度人。他們都是坐在露天艙位，連搭四等艙的資格也沒有。上面張了一個大布幔，略爲他們遮蔽風雨炎陽，他們便縱橫顚倒雜聚在貨艙板上，煑飯，燒茶，睡眠，消遣，吸煙，休息，都是在這一方的貨艙板上。從馬賽起程，離開了歐洲，過了地中海，往東方來，我第一個刺激，第一個印象，便是有色人種生活的簡單和貧苦。這一個痛心的刺激，深刻的印象，我將永遠永遠的不能忘記呵；除非民族平等世界大同的理想，一旦的能實現。我們這一隻海上飄泊的孤舟，簡直是整個世界的縮影。佔據頭等的，全部都是白種人，間亦有一二個東方的闊客，大半是軍閥政客，或者則是買辦階級，然而他們雖「坐尊」處優，意得氣揚，却仍免不了他們白人茶役底鄙視。二等艙裏，仍是白人佔絕大多數，有色人種仍是鳳毛麟角。三等艙裏，則一半是西洋的小商和平民，一半則爲東方的智識階級和上流社會之人。至於四等艙，則全數是有色人種，間乎有一兩個西方的無產者。在船務的管理方面，則發號施令的船長，以至各種上等管理員，辦事人，全是白種。茶役以及酷熱的下層機器間裏的工人火夫，則全是我們中國人。甚至頭二等裏的茶役，還輪不到我們中國人。這種經濟富貧，生活優劣，地位高下之種族的大不平，果何由而造成的呢？此吾久處於鐵蹄之下，困苦顚沛的中國民族，所應猛省苦勵者也。同時對於那批爭權奪利，愛用外貨，專爲外人製造機會，沒有民族意識的人，身蒙其害的全國民衆又應如何造成一種社會力量，加以制裁呢！

清早和傍晚，一羣阿拉伯人在船頭上向着東北角上，虔誠臚拜，口中喃喃誦經。據說，這裏附近一個山上，是回教主穆罕默德的聖地。宗教一事，雖近迷信，然而在思想的感召上，確是維繫人心團結民族的利器。近年吾國教化蕩然，靑黃不接，人欲橫流，精神大亂，一盤散沙，無可收拾，此誠民族前途之大患也。

經過了四天鬱悶的紅海生活，我們更行抵第二個埠頭吉蒲地（Gibuti），吉蒲地是斐洲索馬利蘭的海口，扼紅海的咽喉，東西航路上之重要門戶也。凡往來東西的輪船都停泊於此，取給大批的食料。我們靠埠之時，亦見有渡船滿載着大批牛肉，搬置船上，可見是東西航路上輪船停泊的要地。在轟動全球的日俄戰時，波羅的艦隊也曾寄泊於此。吉蒲地，在軍事上，航行上，雖有如此重要的意義，然而這裏土人的生活，據我觀察的印象來講，恐在全世界要算最苦。記得

往年渡歐過此正在黃昏，我未能上岸，自舟遠望，祇是「漆黑一團」沒有一些燈火的光明。——當然疎疎如豆的燈光，不是絕對沒有；然唯其有這點點的燈光，更顯出其全部的黑暗。一個都市的發展與衰落，繁榮與凋零，可拿晚上燈光的晦明作衡量的標準。這一幕漆黑一團衰微淒涼的印象，我在上次歐渡過此的時候，已深深的刻在心頭。此次我們抵埠的時候，是在上午，埠頭的景况，從窗洞裏一望就清楚。灰黃的沙土上，一些草木也沒有，一片大陸，既沒有一草一木的點綴，而泥土的色澤，又是灰黃而枯燥。雖然在此殘敗的荒土上，强建了幾所西洋的大建築，非但不能稍表其繁榮的氣象，適足以暴露其格格相反的不自然。我更可以說，愈是西洋人在此地生活的改善，土人的經濟將愈艱難；土人的生存，將愈危險。



旅行雜誌十週紀念

李秋君畫祝

吉蒲地，外觀上已是如此的殘敗，當然沒有可供旅客遨遊的地方。許多有經驗的旅客，特別是西洋人，都勸人不必上岸，這裏又燥熱又汙濁，他們因平時太講衛生沒有一些抵抗的能力，深怕上去染了疫疾；因此，旅客上岸遊玩的，確不如別處的踴躍。我却因為要想考察這裏土人生活的概况，就雇了小舟上去。

此地，的確沒有可供遊覽的地方，也沒有正式的市街，無足供具體的記述。除了法國的總督署，以及幾所歐化的咖啡館以外，其餘祇是矮小而黑暗的土人泥房。土人服裝齷齪襤褸，街中牆旁，羣蠅飛逐；遊過其

中，腥臭惱人，較諸埃及浦賽，猶覺有天淵之別。他們生活的方式，從衣食住諸端來觀察，直與原始野蠻時代的人，無所區別。據說在他們內地鄉僻之處，尚停頓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狀態。他們對於自己的生活，一些創造改進的能力也沒有。街中多小布店，都是印度人開的，可見他們衣的問題，還須靠文化已經落後的印度人替他們解決。

隨意徘徊，我最引爲新奇的，就是街頭巷尾的縫衣機器。司機的縫工，在忙着趕做土人式樣簡陋的衣裙。在生活如此簡單，文化如此落後的地方，已有利用最新式機器的事實。可見西洋機器文明的勢力，是無孔不在深入進展啊！

午日當空，燥熱迫人，沙土踢脚，舉足爲艱。我也不耐久在這樣焦陽而渾濁的空氣中久留，就回到船去。許多蓬首垢臉的乞丐匍匐於地，竟連犬馬也不如。看了盡使人心痛神傷；忽然來了幾個頑童，緊追在後面，操着法語說『我領導你參觀了全市，你應當給我相當的禮物才是啊。』我很恨他這樣無理的索錢，因爲我並沒有這樣一個人來領過我參觀。我袋裏的零錢很少，又恐沿途的乞丐太多，將供不應求，不敷分配，想等到船埠之時發給他們。不料這個孩子很兇惡，非但一路吵嚷不休，而且聲色俱厲；他看我愈走愈近，竟發起急來，在地上拾了一塊石子，怒目的說：『要切破你的衣服！』我回船去報告此事，大家傳爲笑談。

這裏沒有什麼特產，土人的貨攤上，祗陳列着一些著色的手織草具，和貝殼類的玩具，花樣甚少，引不起乘客購買的心理，却還要受船上的西洋乘客的嘲笑和侮辱，其狀眞令人可憐！

土人善游泳，船停埠時，即有土人乘小舟來，盪漾水面，輕便如魚。旅客用錢擲入海中，他們便入水逐之，無次或失。還有許多裸體小孩，到甲板來，要求旅客用錢擲下去，他即從十餘丈高之甲板上躍下摸取。他們身上一絲不掛，摸到之錢，都放在口腔裏。及船離埠，他們已滿口是錢。揚揚自得，鼓槳而去。

船在此處停留僅四五小時，却正當我們歸客倦極思睡之時，起重機裝貨下貨，正在我們三等艙的頂上，人睡其下，夢魂中時爲驚醒。離開了亞丁，我們便長渡印度洋，指着錫蘭島東航了。

× × × ×



天地如倒馳旋盤復直〔三陽坑〕



解衣浴湯泉仙骨吾自有〔湯泉〕



參差出新沐林巒滴鮮碧〔祥符寺〕



重山積雨勢冒雨入湯口〔中國旅行社〕



推窗看桃花峯頂淨如拭〔居士林〕



晴開半山寺空中聞天鷄〔半山寺〕

黃山詩記

陳小蝶

車出昱嶺，雨甚，暮抵湯口，浴於湯池，甚憂雨，望桃花峯頂獨無雲。山中人云：桃花無雲，明日必霽，次晨果晴。遂歷慈光半山諸寺，而宿文殊。次日，自天都返，山僧送別，下蓮花溝始去。登蓮花頂，下百步雲梯，穿鰲魚而達天海，餐於師子林，已薄暮矣。師子林凡三宿，遍歷清涼台，始信峯，西海門，散花塢，諸勝。下雲谷寺，觀九龍瀑，出苦竹溪途中。論黃山以天都及西海門爲第一，始信宜遠眺，散花宜邃處，然散花能兼始信之勝，而散花之美，始信不能有也。凡此四者，非有足力膽勇，其境皆不易窮。居山中五日，晴朗無雲，高巖邃壑無不見，危崖深洞無不蒞，及下雲谷而雲復合，出苦竹溪而大雨如注矣，人皆以爲奇。緣同游五人周瘦鵑，涂筱巢，涂鼎元，而十雲獨以女子攀陟，出諸人先。導游者文殊僧心定師，林僧惟清。以車相送迎者，杭徽公路局長程君瑞也。乙亥秋，蟪野居士記。

鋒車六百里，林麓影如織。回頭天目雲，已上昱嶺脊。天地若倒旋，馳道盤復直，懸命一車寄，險盡始叫絕。炊烟百餘戶，言語雜閩歙，青山來雜遝，相覩非舊識。崖勢入壑底，古塘環險設，縣綱百十隊，林際常滅沒。同爲畫中行，却與吳越別，始信天地妙，佈景殊萬一。刻峭劃山川，堅強寫人物，畫創浙江僧，詩鳴黃仲則。

重山積雨勢，冒雨入湯口，解衣浴湯泉，雲出滿衣袖。仙人養爝火，脂石沸泉竇，時聞佛香度，可悟不可嗅。一洗萬刧消，再洗顏色幼，世人那得知？仙骨吾自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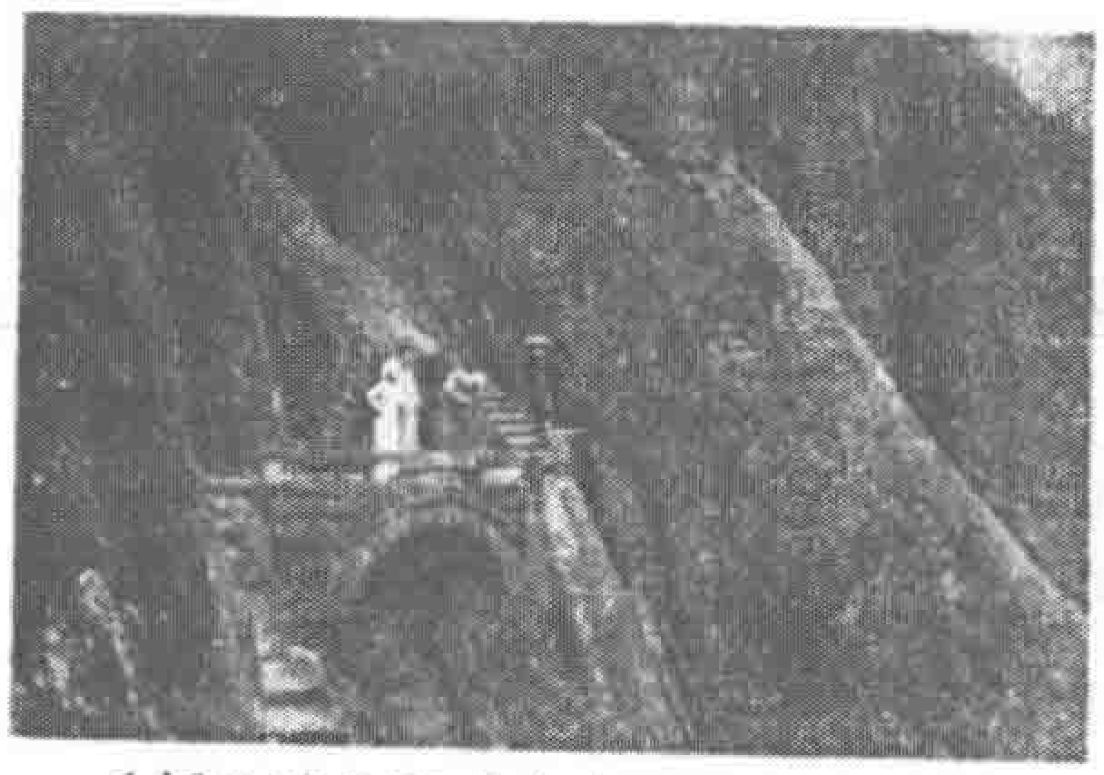
慈光修竹中，雲影乍開合，推窗看桃花，峯頂淨如拭。喜知今日晴，爭先理蠟屐。藍輿與竹竿軟，鳴篗聽咿咕。晴開半山寺，青天劃然裂，參差出新沐，林巒滴鮮碧。空中聞天鷄，午亭花外日。

山川召烟景，再上文殊台，秋色天下錦，松自秦時栽，獨立解迎客，況知我重來？山僧知我來，揖我親下堦。天都知我來，蓮花爲我開。羣山走千里，東顧首盡迴，平鋪一雲海，爲我滌塵埃。我去四五月，相思一何衰。嶺猿呼春氣，仙音在餘哀。予亦念黃山，人事百不諧。但攜看山眼，投向彌勒懷。

峨峨七千尺，何年闢蠶叢？軒轅久仙去，懸此烏號弓。振衣欲凌虛，徘徊畏天風，山僧亦矯健，少小事猿公；一日數往返，爲我誇奇蹤。是名爲天都，縹緲仙雲封，奇峯拱卅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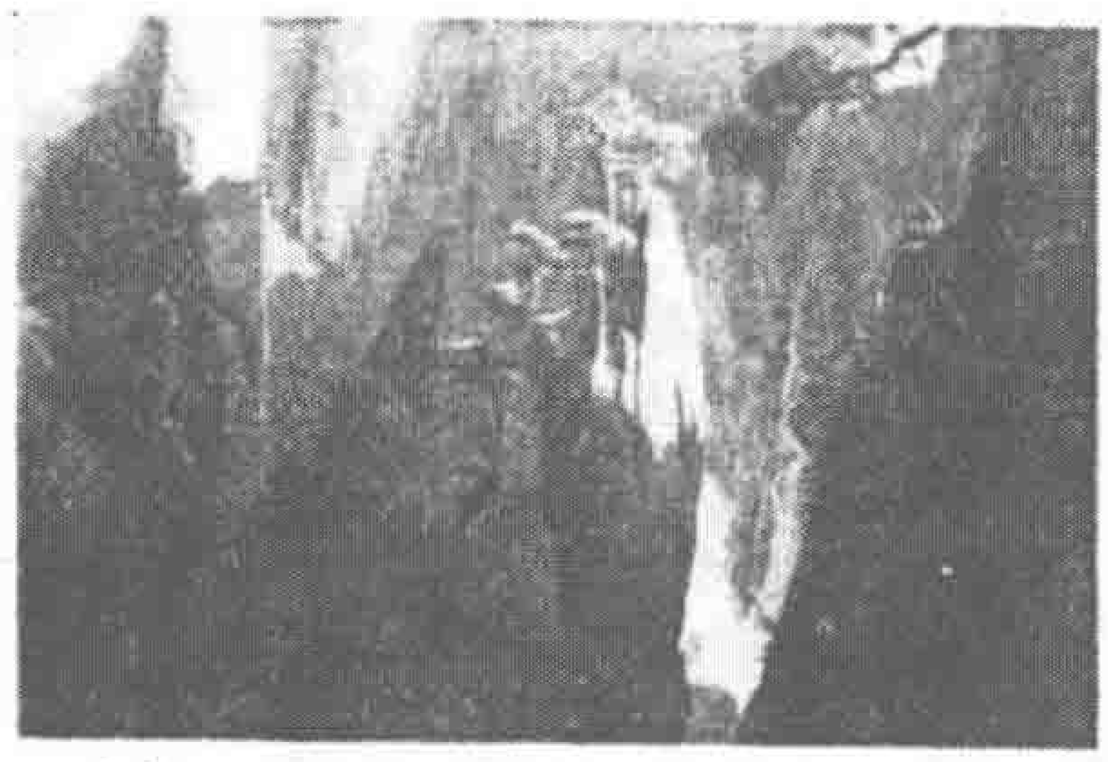
松自秦時栽獨立解迎客〔迎客松〕



山川召烟景再上文殊臺〔渡仙橋〕



今年龍骨死泉細如土蚯〔九龍瀑〕



雲中種奇峯吞吐勢不一〔蓬萊三島〕



平鋪一雲海為我滌塵埃〔雲海〕

朶朶金芙蓉；亭亭出物表，實與帝座通。積匝太古石，蟠曲虬根松，青瞳綠髮翁，獨往時相逢。我聞心怳然，奮起策短筇，摩崖三大字，光射斗牛東。五嶽應朝拱，身在中國中。

雲中種奇峯，吞吐勢不一。千巖競凌高，冥冥遮日色。俯視在何處，直下一千級，山川悉倒置，人物小如粒。飛鳥為我危，流雲亦愁絕。遙觀五老夫，拄筇沒復出。行經億萬載，尚未達天闕，黃帝仙不返，誰為守石室？瑟瑟天籟起，松跟萬年雪。星辰不在位，捫手似可摘；採之欲遺誰？仍藏衣袖側。

朝露浥菡萏，旭日開芙蓉。手扶綠玉杖，飛躡隨青童。身從天都下，復上蓮花峯。初行藕孔底，嵌竇皆玲瓏。穿經九竅出，尊尊花相通。一莖五百丈，一尊千瓣叢。開從盤古前，植在天地中。其旁有蓮蕊，日照艷且紅。萬古不肯開，曾澆秦漢銅。仙人泛舟來，雲渡浩無窮。採之不動搖，亭亭立天風。

文殊曾再宿，巳作空桑戀，山僧亦惜別，送我至不見。我行蓮花溝，僧居俯重巘。我行蓮花頂，僧立仰絕面。雖則不可呼，聊盡意惓惓！雲梯百步下，洞出鰲腹險，天風蕩蕩來，吹舉衣倒捲。萬感忽崢嶸，頗欲迴日螢。薄暮海水枯傷足已重繭。遙聞獅子磬，一杵清百念。同是黃山人，何分露與電？

山也以海名，仁者智兼樂。觀茲天海寬，莫測深浩淼。日月之所沐，沉沙負圓嶠。帆檣絕往來，魚龍任吟嘯。嗟予本海客，乘桴苦不早。策杖非坦途，日憂諸夏小。

今來西海門，忽覩天地破。造化技有窮，日月任吞吐。俯頭萬丈坑，目眩飛鳥過。松無四面枝，扈無一寸固。有樹皆倒生，猿猱絕攀渡，退之足已搖，坡來不敢坐。吾心本堅强，到此失其果。頗欲加形容，讚歎無一可。恐或輕鴻毛，歸來作堅臥。

雲臥夜來冷，捫床索重衾。被絮裹不暖，松窗熄殘檠。意謂曙色白，乾霧來倭儒。臥思萬間屋，布被遮春城。僧課亦太早，敲魚誦山經；萬籟一時寂，禪堂聞履聲。

曉起夢未醒，清涼台空懸，坦石穩如床，容我絕頂眠。舉頭何所見？咫尺惟青天。羣峯本兒孫，襲我天上船。大雲作嚴陣，近在甕底旋。我惟一瞑目，風雨任所便。天人有際分，委曲豈得全？天怒久亦霽，林巒競新妍。萬里鋪雲海，當空旭日圓。

逢人說黃山，嘗謂譽者過，今來始信峯，始信所執固。人言始信奇，吾獨悅其古。江生彈琴處，松匝復雲鎖，彈琴白石上，瑤草羅茵座。羣峯出而聽，人物皆軒舉。飄飄雲中來，歷歷如可數。振衣欲從之，白雲餘一朶。

東湖西湖南湖和北海

程志政

從十載屐痕所經的名勝來分析和比較，那麽東湖，西湖，南湖，北海（北海實際上也是個湖）的印象是怪有趣的。

先說它們的命名吧，很偶然的，它們是代表了四個不同的方向，不是一件巧事嗎？大部分的讀者，對于杭州的西湖，不消說，一定是耳熟能詳。東湖在武昌，南湖在嘉興，北海在北平，也許比較生疏些。我最先遊覽的，也是西湖，那時還在學校讀書，隨着學校旅行團去的，還記得住在湧金門外一個同學的家裏，那次遊玩得非常暢快，屈指算來，已快十年了。第一次到南湖，是四年前的事，那時同去的是幾位同事，東湖北海還祗是去年到的呢！

因爲我在鐵路上服務，所以公私往返，杭州嘉興已成爲必經之路，杭州已到過七八次，嘉興也到過兩次，車過嘉興，遙望南湖烟雨樓頭，那更不知若干次了。

面積呢，以東湖爲最巨，西湖次之，北海又次之，南湖最小。談到風景，自然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一湖有一湖的妙處，大體說來，東湖在四湖之中，是最純樸浩瀚的，疏疏遠遠的幾座遠山，鑲圍着黯碧若染的巨浸，不施矯揉做作，而有天然之美。西湖擅儁秀清新之勝，遠山滴翠，秋水一泓，澹裝濃抹，無不相宜，在四湖之中，最得天時地利。南湖較爲平淡，北海則雍容綺麗，充滿着貴族色彩。所以綜括而言，東湖宛如一個不施脂紛的澹裝少婦，西湖似一個荳蔻年華的摩登少女，南湖如村姑，北海則如貴夫人。

就遊觀而言，東湖宜于晨曦初上的清晨，閒步湖濱，最能得自然之趣。西湖宜于月夜，泛舟曼歌，最能得悠閒之樂。南湖宜于烟雨。北海宜于春晴。許瑤光咏南湖詩：「湖烟湖雨邊湖波，湖上清風送櫂歌，歌罷樓台疑暮靄，菱荷深處水禽多。」寫來最爲眞切。

北海的特長是在冬令，那時朔風已起，湖面上凝結成很厚的冰，成爲天然的大好溜氷場，北平的仕女們每年的化裝溜氷比賽，都是在北海舉行的。東湖因爲面積大，所以偶然有了風，波濤洶湧，聲勢可怖，舟子們便不敢深入湖心。它距武昌十餘里，地名珞珈山，武漢大學就在它的近邊，外來遊客寥寥，所以環境很是清幽，不如其他三湖的喧鬧。

南湖以產菱著名，所謂南湖菱，較普通菱確有特異之處，渾圓無角，細小鮮嫩，在七八月南湖菱初上市的時候，最受歡迎，每年收入，却也可觀。西湖以蓴菜著稱，東湖產魚，北海也有菱田，但是範圍較小。南湖風物雖然比較平淡些，然而也有它的特點，普通遊湖的小舟，都是男子操槳的，而南湖上司遊棹的，却都是妙齡女郎，裝束摩登，有類閨秀，盪漾輕舟，樽前細語，另有一番意趣。

武當山之遊

賈士毅

余曩時曾東遊扶桑，西抵合衆，歷滄溟之波濤，閱朔南之寒暑，回憶遊蹤，殆如眼底烟雲，已成過去。近數年來，蹤跡所至，爲蘇，浙，湘，豫，皖，贛，等省，如匡廬之奇秀，南嶽之雄偉，西子湖之繁華，雞公山之幽靜，間亦頗有記載，顧遊者衆，記者必多，無可贅敘。近者服官楚省，從政之暇，往往分季出巡，於是有武當之遊。武當號爲五嶽之冠，居鄂北均州之南，距省遙遠，約一千四百餘里，均州舊稱武當，亦因山而得名也。自鄂北之老河口至均州，叢山崎嶇，地極荒僻，在昔羊腸小道，交通梗阻，今鄂北公路初闢之鄖均段，可由河口直達武當山麓之草店鎮，惟以山勢起伏，途徑曲折，雖路基已成，勉得通車，但身經危崖深淵，仍不能蠲履險如夷之想。以是遊踪杳絕，雖有勝境，而問津者尠。茲承旅行雜誌社徵文，因追述斯遊，幷插附所攝照片數幀，以爲心儀武當而未涉足之閱者介紹。

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余既因巡方鄂北之便，於七日晨偕穀城陳縣長安策，均縣華縣長文選等乘汽車西行，七時抵穀城，經快活林，爲迎恩觀，有武當第一宮之稱。踰粉水，過石花街，迤西北，皆係山地，汽車時經山腰，時臨溪澗，盤曲向前。十一時，抵穀均兩縣分界之管驛，越上浪河，尨房河，經石板灘，迎恩宮，二時抵草店。午餐後，週覘全鎮情況，沿溪爲市，古廟林立，高山在望，已覺遠隔塵凡矣。

武當山一曰太和，一曰參上，又曰仙寶，曰謝羅，明文帝賜名太嶽，至世宗復尊曰玄嶽，以冠五嶽。各宮觀均奉祀眞武，眞武者，古北方玄武水神也。相傳眞武爲淨樂國太子，道教神其說，以爲修道之地。山之勝既甲天下，而神亦赫奕，爲世所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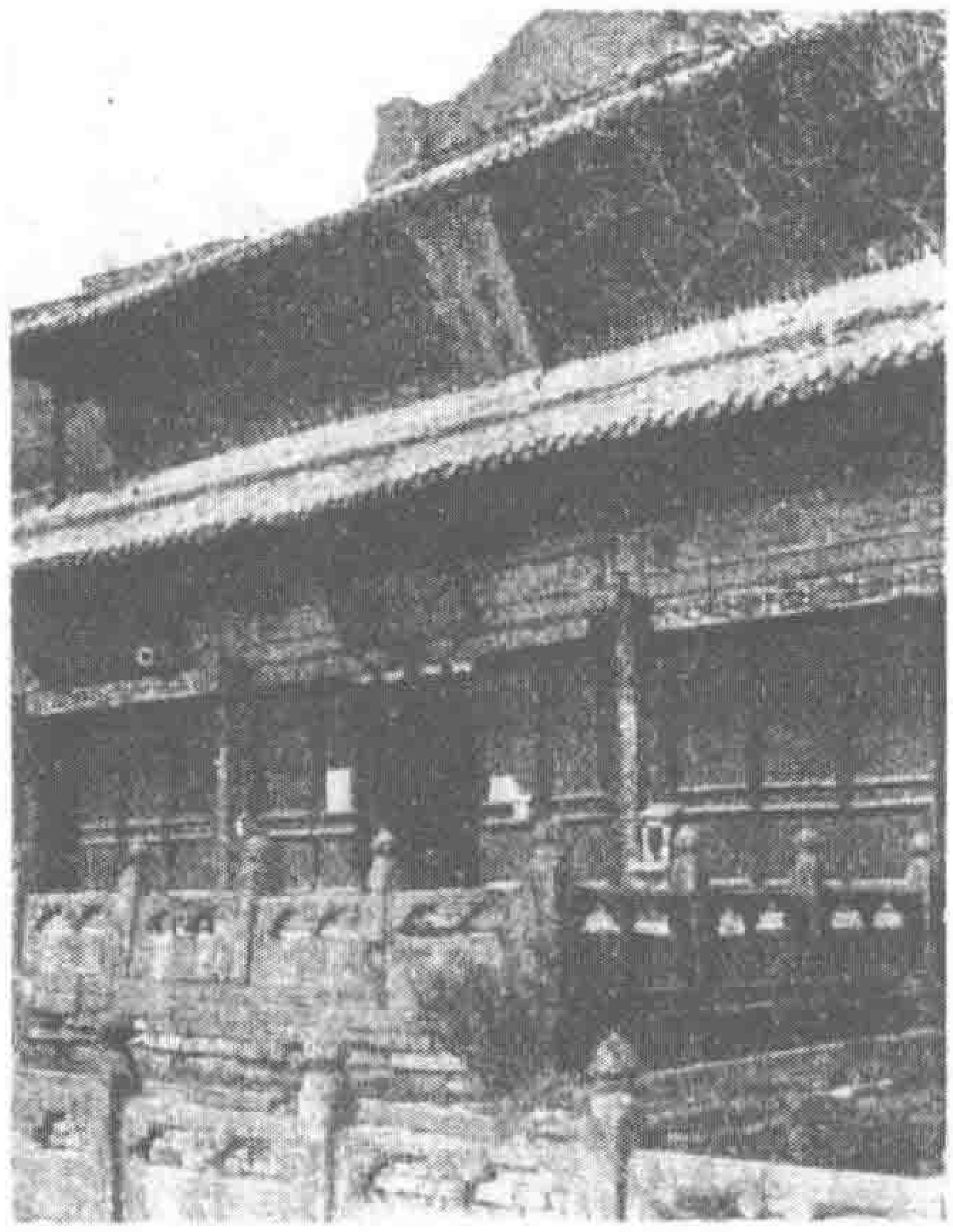
武當山中



四時，余等乘輿入山，山坡建石坊，鐫有文治玄門四字，亦明世宗時所建，稍南爲元和觀，

又經廻龍觀，天漸黑，至磨針井宿。

八日晨六時，出磨針井，乘輿過關王廟，逾老君堂，經太子坡，相傳係祀明祖之像。下坡為澗河，泉聲如雷，怪石墳起磴下十八盤，皆行巉巖間。十時抵紫霄宮，宮在展旗峯下，峯



紫霄宮

山圍抱，境極幽靜。稍憩復乘輿登山頂，西行為南天門，至此山勢益陡，盤曲而上，為朝天門。轎夫云：至金殿向分二路，一為後山，從朝聖門入，一為前山，從正門入。余等磋商，先從後路登山。午後二時，抵朝聖門，為太和宮，稍憩，復拾級而上登金殿焉。

金殿係古銅所製，塗以黃金，中為眞武像，刻工甚精，到此四望，七十二峯，羅列四起，若趨謁者，若拱衞者，惟東南一山最高，不肯為天柱下，而又外嚮，詢其名曰朝外峯。身列其境，如登天上，坐讀唐人「峯峭碧摩天」之句，信然！盤桓片時，從正門步行下。經三天門，二天門，頭天門，怪石錯道，古木偃蹇，凡四五百級，而抵黃龍洞。沿山壁而行，下視絕澗，自顧其身，若空懸數千仞。道人築室山岩，若蜂蠣之為房，罡風蓬蓬，勢欲墮不墮，心甚為危而竟無恙。繞道南巖宮，正殿已燬，復遊石屋，太子龍牀，金劍，懸龍等處，地臨巖壁，高逾萬丈，明張煥詩有「飛空能化翔鸞勢，跨澗眞看渴虎垂」之句。向西南遠望五龍宮，在靈隱峯山曲，若隱若現，晚歸紫霄宮宿。

九日，晨乘輿下山，仍經廻龍觀，輿夫遙指西南黃屋為玉虛宮，其地宮殿最多。相傳各宮觀道人，如有過失，歸其審理。惟正殿在明

金殿



季被焚，房屋强半夷為平地。春麥油油，觀之不禁起滄桑感耳！從山坡下，過遇眞宮，列有玉橋，陳列各物，均係古銅所製。天井松桂蒼老，狀甚古怪。側廂有張三峯銅像。出赴草店。至此山之勝，亦若馳而舍我，獨遠近峯頂，蒼

白雲氣冒之，倏忽數千百變。因思武當實爲楚中最著名之山，惜地處偏僻，交通不便，登山探勝之士，徒生景仰之心，而以途艱不獲涉足一遊，致賞者鮮，名跡不彰，是爲可憾！因誌此幷吟詩以留鴻爪。詩曰：

昔觀太嶽圖，心中有所疑，畫師聊戲耳，故眩丹青姿。今日到均陽，神爲造物移。乃悉畫固妙，未盡武當奇。

晚宿紫霄宮，晨過南嶽谿，懸瀑在空霄，隱聞聲似雷。午登天柱頂，金殿環以臺，椅欄舉目望，萬象入我懷。

七十有二峯，峯峯盡險巇：高者如翔鸞，低者如伏獅，或踞雲際立，或挾塵埃馳，飛厓凜欲墮，削壁勢將欹，倏忽千萬態，畫工邈難追，歸途尋舊轍，雲深已不知。

憶昔明建文，骨肉相差池，敝屣萬乘尊，尋訪羽衣師，封嶽興土木，經營靡已時，一旦時勢易，宮闕成茅茨。我今來憑吊，笑他徒愚癡，試問修鍊者，幾人遇安期?

伴侶難求

劉宣閣

屈指十年，端居若夢，轉蓬江海，自笑笑人。十年前此日，掌敎滬濱，每逢假日，即設計爲清游，吳中山水，不厭百回讀也。嘗與朋僚談論，以爲欲事清遊，必先脫離海上。中間居京三年，由杭之粤，亦遂如願以償。乃者生活迴環，仍與淞江爲伍，亦若與此間有不解之緣，俗情羈滯，憎此塵囂，回首十年前事，更深悵惘之思。大謝詩：「昔予遊京華，未嘗廢邱壑，矧乃歸山川，心迹雙寂寞。」不啻爲我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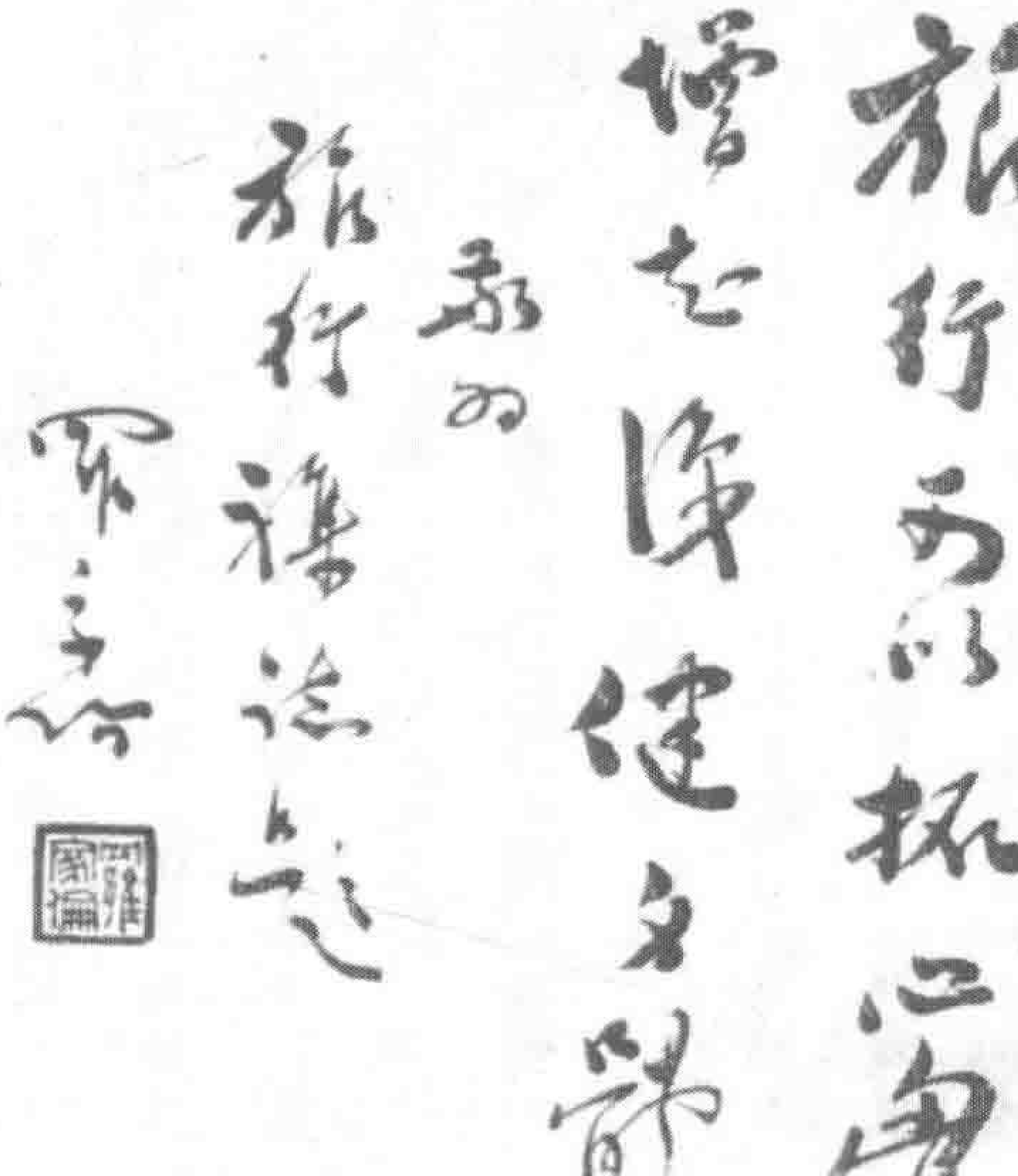
人生能有幾個十年。十載清遊，乃吾人生活史中一大段落，其中所包孕之理想事迹感慨等等，何可勝數。矧此十年中，乃吾一生最好之光陰——由少壯以入中年，——倘僅有清游過程，而無其他建樹，眞堪歎惜。反言之，倘事業尙有可稱，而營營擾擾，清興毫無，亦殊有負於小己。追懷往昔，事業都無足言，而清遊亦非甚廣，兩相比較，或者仍於清遊方面略有收穫，則亦庸人多福，自頌自禱耳。吾清遊所屆，僅及長江與珠江流域，浩瀚瀆瀼之勢，洶湧澎湃之奇，固所熟睹。然涉江泛海，終嫌單調，愁風愁水，紆軫維艱，每羨登陟之時，得飽覽嵾嵳巀嶭之勝，然山行過久，攀躋爲勞，滿目磳碚，雄奇而乏柔態，則山與水，兼之爲難矣。聖湖之美，在乎山水俯拾即是，然山勢逶迤，難言奇偉，水邊林下，又過於園亭化，特物質上之便利，與歷史上之遺蛻，足爲清遊者樂道，此江南人士遊觀之所以盛也。清遊有許多條件，經濟時間伴侶，筋力，而伴侶爲尤難。客途岑寂，得素心人共話，足令山水生色，而此種人追求不易，不特其學養志趣須與吾相向，即其經濟時間筋力，亦必與吾不甚有多大出入，然清後遊方面，方覺游刃有餘，十載以還，往往設論，以爲佳山水可獲，而佳伴侶難求，竊冀言之不太過耳。

十載游踪

潘仰堯

『勞我文章供世役，願將足跡遍全球。』此余十年前句也，生平無所嗜，獨好遠游。忽忽十年，人事倥傯，復以時間與經濟所限，所志未逮十之一。此十載中，游程最長者，為自遼寧至日本一役，所受刺激最深，所得教訓最巨，曾撰『從遼寧到日本』一書，以就正於邦人。是役也，為民國二十年五月，同行者，黃任之江問漁兩先生，自上海出發，先至青島，觀古礮台，游水族館，登氣象台，周游全市，徘徊收回青島紀念碑前，不禁與滄桑之歎，曾有詩紀之：

森嚴鐵壘固金湯，折戟沉沙事未忘，二十年前誰作主?空餘廢址話滄桑。海水無情閱廢興，當年鏖戰血餘腥，世間多少風雲變，老樹無言不改青。萬山松老半天龍，帆影波光入畫中，天險設防何足恃，至今那復見雄風。



羅家倫先生題字

繼至大連，河山無恙，國土非復吾土。悵觸所及，因有『遼東五月星之浦，山自無言水自流，欲挹清泉長沐浴，滌將奇恥在心頭。老虎灘頭雪浪高，桑麻雞犬雜漁樵，世間最是無情水，淘盡興亡暮復朝。』之句，慨乎言之。留三日，參觀日人所辦教育實業，進步之速，可驚可佩。抵遼寧，訪問參觀，分謁各機關領袖，攷查所得，憂心如擣。彼此相絜，尤慄慄自危。有時友朋告語中夜欲獻汗流浹背。曾有『不信游魚安釜底，會看大陸起龍蛇』之句，留十日，參觀工廠七，農村二，學

校十有三，講演三次，談話五次，迺經安奉鐵路，渡鴨綠江，作朝鮮之游。

抵漢城，下榻領事館，所居臥室，即當年袁項城駐節之處，所藏文件多為中韓中日交涉之要檔，一念前塵，不堪回首。謁吳武壯祠，緬懷武壯公當年勛績，景仰低徊，與任之問漁二先生太息久之。得詩二首：

將軍偉績標青史，留得三韓俎豆香，萬樹櫻花三尺碣，瞻公廟貌涕霑裳。

風度不殊羊叔子，勛名何讓李如松，中流砥柱今誰仗？國事艱危益念公。

游朝鮮京城王宮，聽老宮人談當年史事，不禁動禾黍之悲。有『忍憶當年天寶事，白頭遺老話滄桑，故宮秘苑今無恙，北漢山高倚夕陽』之句，紀實也。



旅行雜誌十週紀念　吳青霞畫祝

留漢城三日，抵釜山訪領事館，詢華僑商業情形甚詳。迺坐聯絡船，渡海，抵下關，搭車逕至東京，攷察教育凡十有六日，參觀農工商學校十有九，職業紹介所七，訪問汪公使一次，日本教育當局五次，談話四次，觀感所得，足資借鏡者甚多。參觀記錄，具詳『從遼寧到日本』書中，不復贅。由東京抵京都，游金閣寺，任之先生首唱二絕，即和原韵云：『萬山松老暮聞濤，小嶼縱橫一水坳，魚鳥忘機何所逐？人天無語入清寥。暫拋鬧市入林深，路斷疑無却可尋，金閣寺中清磬遠，老僧送客夕陽沉。』游箱根詩云：『箱根景色明如畫，冒雨來觀大涌泉，蘆子湖邊花正綻，山如新沐入清妍。』是日雨而兼霧，望富士山不見，任公囑余詩以紀之：『蘆子湖高猶帶寒，長空薄霧鎖峯巒，名山羞與人相見，却借烟雲作素紈。』又游大涌谷噴火處，行萬山中，烟火出自地上，歎為奇觀。喜以雞卵置地，不數分鐘，熟可進食，有詩紀之：『蓬臺活火源流遠，涌口噴煙怒若號，造化一爐融萬有，

生生不息敢辭勞。』抵大阪，參觀學校四，工廠五，工業區之發展，較諸民國三年余留東攷察時，迥不相侔，進步之速，出人意想。抵神戶，參觀學校三，職業紹介所一。游布引山，觀雌雄二瀧，雄偉壯闊，適值雨後，瀑勢更肥，得句二絕：『瀧有雌雄亦大觀，重游布引樂盤桓，瀑流不舍朝和夜，世事曾無一日間。絕壑奇峯空鳥跡，萬山含笑又相迎，雙雙怒瀑如雷應，豈爲人間鳴不平？』由神戶搭輪回國，途遇軍事家韓君，談一日夜，於世界軍事形勢，瞭如指掌，爲之咋舌不置。舟中得句云：『碧海瀠洄山不斷，晚霞一抹襯斜陽，峯巒不厭百回看，弱水三千未覺長。』是行也，驚心怵目，未可以尋常游覽目之，任之先生有黃海環游記，言之歷歷，愛國之熱，謀國之忠，尤堪一讀。

是年之冬，余以陳蝶仙丈之招，息養西湖之陳公別業，約二十日，飽覽湖光山色，六橋三竺間，幾爲余朝夕嘯傲之所，生平未曾享受閒趣，此行庶幾得之。尤可紀者，門前爲蘇小小墓，而梅花數本，正待著花，故有句云：『古剎鐘聲到枕邊，晨曦已透遠山巔，門前蘇小長眠地，有此芳隣句亦姸。寒風習習水之涯，萬樹無言日影斜，吾有詩情關不住，倚窗小憩詠梅花。』寓杭尤喜游孤山，時時徘徊於和靖先生之墓，放鶴亭畔，手和靖詩集一卷，負暄低吟，忻忭無藝。會有和林和靖先生韻十首，茲紀其一云：

山水眞清絕，層樓繞翠微，寒光雲半掩，靜影鶴來歸；近午秔初熟，殘年鱸正肥，漫談功利事，大悟是忘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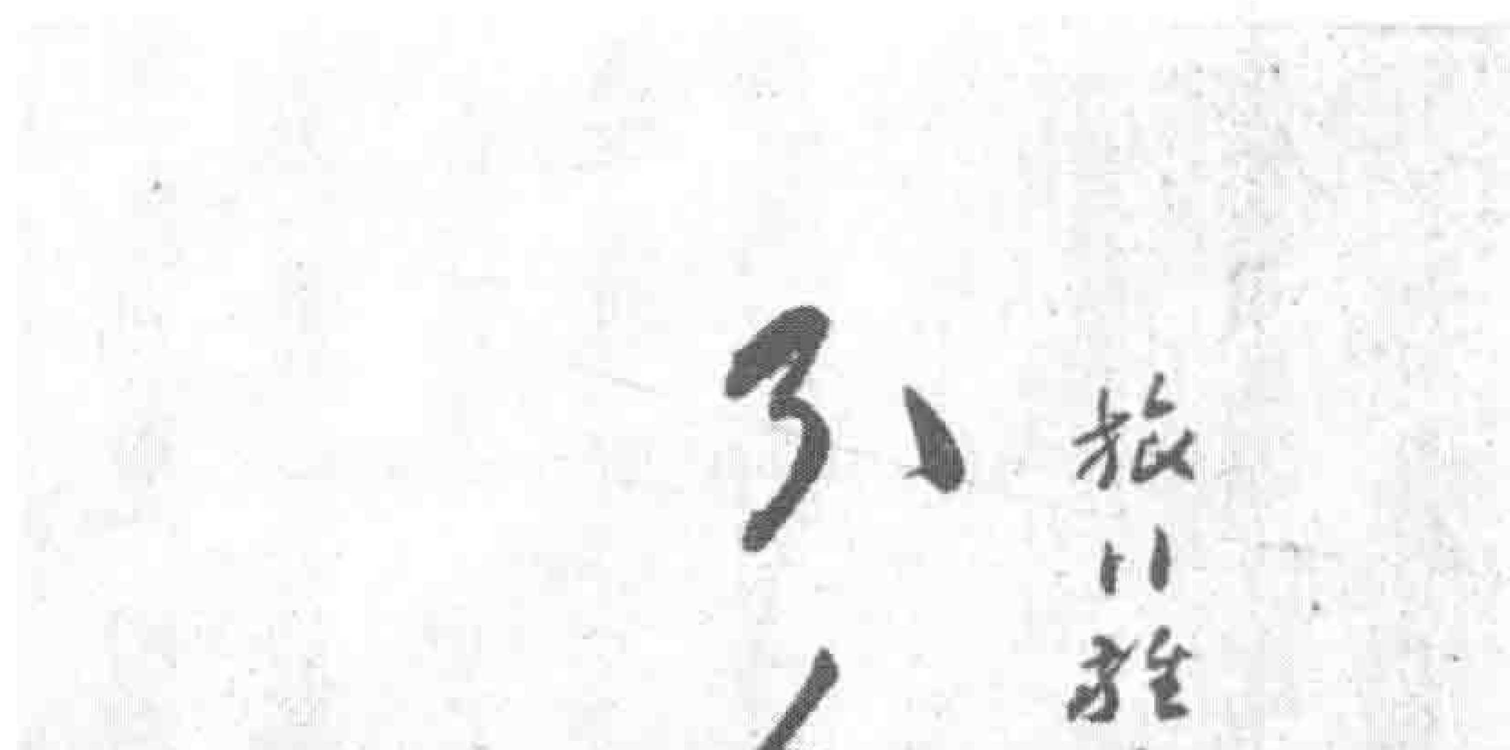
翌年長夏，病後之軀，頗厭塵囂，因有莫干山逭暑之舉。山居四十日，談天則有黃膺白先生，時相過從，得益匪尠。唱和則有周夢坡先生，詩筒往復，興更不淺。暢游南谷北谷，游劍池，訪銅井，觀龍潭之瀑，眺塔山之日，此行得詩甚多，摘其二首：『一路修篁萬綠濃，此山難得看晴峯，瀑流奔匯深如海，彷彿寒潭有蟄龍。山行飽看秋花綻，香透纔知稻熟時，欲問農家生計事，不堪說與客人知。』時汪精衞先生，亦寓山中，六月息廬，夢坡老人別業也，一日訪夢老，適精衞先生在座，新詩脫稿，墨瀋猶新，夢老囑余和汪先生原韵五古一首，學晉不成，殊形慚汗，顧以坡老之命，不敢辭也。

平生喜見月，況復在秋山，夜色涼於水，照澈千青鬟，中有十丈瀑，坐聽聲潺湲，如聆仙女歌，似看舞珊珊，長空燭大地，犂然判賢姦。入山汔小休，遠企白雲還，陰霾自開霽，皎日猶忘寒。文山有正氣，常留天地間，有如江海水，終古長漫漫。一片冰潔懷，皭然照肺肝，灑遍楊枝水，甘美逾露溥，我惟心太平，衽席此痌瘝。

二十二年之夏，以青島海水之優，勞山風景之美，又以華北運動會開幕，伯苓先生招往一觀，因作青島之行。留青四十日，寓黑嵐

山靜寄廬。是役得詩凡四十首，有青島游草之刊。舟中與王一亭丈唱和最多，所咏青島之晨有『雲靜開天碧帆檣帶曉明，萬山剛出浴眉黛洗朝酲。』之句青島之夜有『巉巖日與潮相搏，似爲人間鳴不平。』之句。青島海濱，有『碧水流無極，海天容我身，涼風襲襟袖，曙色豁滄溟；寡欲心常淡，忘形境日新，浩然一長嘯，莫作倦游人。』之句。游勞山有『巨石當空疑絕路，泉流斷處徑重開。』之句。燕兒島，有『此地桃源人跡少，詩翁正合老烟簑。』及『高隱島中忘甲子，朝聽燕語暮潮聲。』之句。一亭丈贈余詩，有『百年三萬六千日，今日偷閒海上游，兩眼望穿山與水，胸中無物自悠悠。』及『海天成一色，人我本無分。何須有着相隨遇最懽欣。』之句。吾佛慈悲情見乎詩，生平游興，以此行爲最快矣。

二十三年之夏，以中華職業教育社舉行年會於南昌，因作南昌之行。在建國輪中，海行得句云：『江上炎歊揮汗忙，雲收風定日偏長，四郊綠野愁枯槁，兩岸羣山喜碧蒼；天際蜃樓都隱約，海邊帆影獨迷茫，一航容與中流穩，閒話桑麻逗夕涼。』船泊蕪湖驛磯山，句得云：『江頭萬樹擁青鬟，樓閣參差落照間，一棹烟波鷗作伴，飽餐秀色落磯山。』抵安徽省城懷寧，望八公山，得句云：『此地曾傳草木兵，何來鼙鼓暗心驚，當年叱咤風雲態，贏得千秋敗北名。』經小姑山得句云：『動關全局莫疑猜，無恙河山百戰來，誰說彭郎無艷福，居然奪得小姑囘。』人貪看小姑山，閱盡興亡鎭日閒，萬里奔流添秀麗，大江點綴此青鬟。』船抵九江，望廬山，得句云：『江上琵琶未肯閒，潯陽小駐望廬山，漫談司馬青衫濕，水色嵐光綠未刪。』留九江一日，坐南潯鐵路，向南昌進發，炎歊逼人，揮汗如雨，氣溫在一百零六度之上，沿途碉堡如林，鐵網縱橫，蓋師曾



于右任先生題字

在與太平軍作戰遺意，剿共之役，得力不淺，得句云『章貢湯湯曾易幟，碉樓無恙獨巍然，瘡痍滿目誰蘇醒，敎衛民生富在先！』留南昌五日，參觀學校三，合作社一，名勝四，銀行三，贛省官民，竭誠歡迎，至可感也。南昌事畢，乃登廬山，作十日之游，名勝之處：如御碑亭，仙人洞，蓮谷，黃龍寺，神龍潭，天池，萬松嶺，五老峯二寺，均為余足跡所至，各有詩紀之。住山中十日，為霧所苦，未能盡攬匡廬之勝，引為憾事，得詩三十餘首，摘記二三：

廬山之晨

白雲迷萬象，相對不知人，朝路衣衫濕，晨嵐島跡湮；烟開千嶺碧，霧撥萬峯眞，坐臥此云適，吾惟山水親。

廬山之夜

晚山新月吐，霧撥一天星，僧寺疏鐘寂，柴門人影仃。萬峯都入睡，一枕為誰醒，胸次無罣礙，松濤細細聽。

廬山之霧

山下浮瓜炙手熱，山上擁衾寒如鐵，一樣人寰兩樣天，世上炎涼不可說。漫天大霧不辨人，奇峯靈谷茫無迹，枯坐恍如入定僧，蒔幽選勝憑几席。此行豈為看霧來，雲烟倏忽千變易，俄頃勢欲捲穹蒼，須臾陰霾天為夕，靜聽呼呼風更狂，亂雲四竄萬山白。儘有登山陟嶺心，一編端坐愁羈客。晴雲一朵過山來，陽光微露迫林薄，山靈似開方便門，恣君足跡遍谿壑。有山有水有詩懷，山人生性自落落。

二十四年之夏，余以青島宜暑最為適宜。中華職業教育社年會又在此地舉行。七月中又作青島之游，除勞山湛山之外，承沈市長導觀市區建設一日，鄉村建設一日，事業猛進，氣象日新，佩仰之餘，曾得二絕：卽用沈信卿丈原韵。

身兼良吏又良師，栽徧葡萄十萬枝。
隴畝謳歌無盜跡，此邦猶享太平時。

排闥山風暑不蒸，輕車銜尾若飛騰。
農村大有昭蘇象，畜文三年待復興。

留青島十二日，得詩二十首，中有和信丈青島四絕云：

我羨青山似妙年，油油新綠正欣然，
此行喜與清波近，浴得情懷向碧天。

如畫青山夢亦香，滿林新雨助晨妝，
松風入抱添吟意，消受炎天一段涼。

濱海樓頭月色涼，清暉又助晚來妝，
四山入睡濤聲壯，一枕松風客夢長。

雪浪銀濤作戰聲，四圍山氣玩陰晴，
長林流翠連天碧，超絕塵寰洗俗情。

歸舟得句云：『海水連天碧，涼痕欲上襟，潮聲圓客夢，嵐影孕波心。孤島懸明月，諸峯綴綠陰，閒情無着處，破浪一長吟。』一日，沈市長特備兵艦延同人游勞山，甫下船，風浪尚平，行二十餘里，浪作，船顛簸甚，同行婦孺，嘔吐者，號泣者，均不能支，青島市社會局長儲先生同行，謀諸大衆，祇得中途折回，顧七二老人沈信卿先生獨坦然無恙，深以中止

爲憾，曾有『婦孺未堪同破浪，却教老子亦偷閒。』之句。亦趣事也。

青島歸舟以後，曾兩度游廣山及無錫，第五次游崑山之玉峯，均有詩紀之。最近應奉化友人郭耕餘君之招，游雪竇寺，往返五日，此行以觀瀑爲最有意味。同行者，郭君及其尊人年八十矣，步履如三十許人；方君劍閣，胥君仰南，王君佐才，得詩十首，茲錄其二以殿吾之十載清游。

自甬江至溪口道中

朝日朦朧雲滿岫，飈車銜尾過溪橋，山如相識爭迎客，更有多情柳萬條。

上雪竇山

寒松夾道連天翠，十路泉聲似鼓琴，紅葉半山秋已暮，疏鐘遠磬入清吟。

× × × ×

記瑞士黛瑚司山谷

丁惠康

今之旅歐士者，莫不以瑞士爲歐陸風景之中心點。由醫學上之觀察，其氣候之具有特殊之治療價值者，首推黛瑚司。瑞士本恃旅行者爲國家之大宗收入，而黛瑚司山谷間之療養院及旅舍，則尤藉各國之病人來此療養者，爲其唯一之生命線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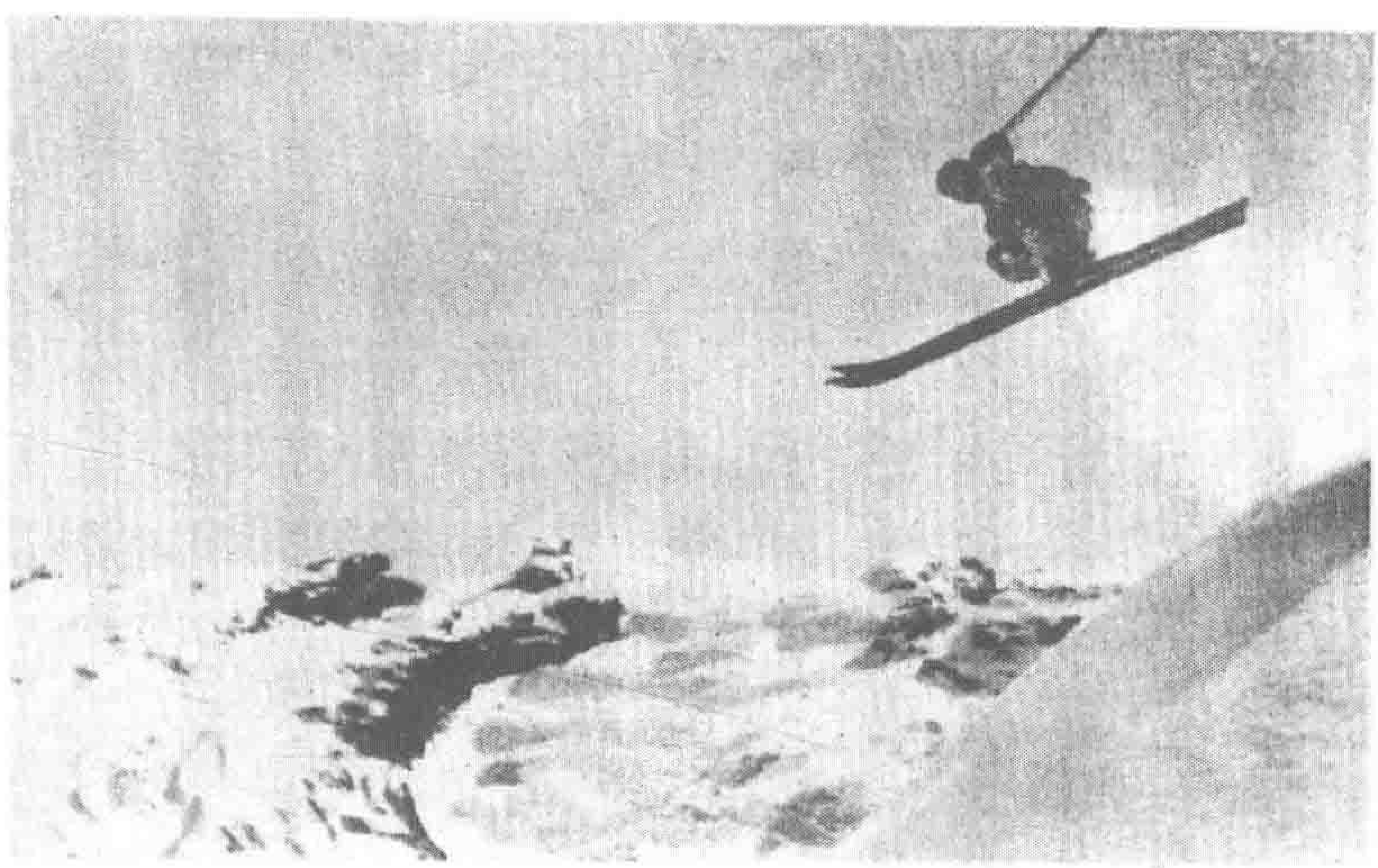
黛瑚司山谷，位置於瑞士之東部，奧國之西南境，爲阿而潑斯山脈之餘支，山下襟帶萊因河流。由冷可脫 Lanquart 站，換乘登山鐵道，約一小時半，而獲覩瑞士之美，蓋其地崇山峻嶺，而類皆有明湖繞之，每當盛夏，山峯猶有積雪，綠波倒映，晶澈如鏡，而佐以經帆掠水，塔影橫空，景乃奇麗。登山之鐵道，其旁輒有汽車路，以黛瑚司高於水平線一千六百公尺而言，則其工程之鉅，可以想見。士人多住木屋中，以農產爲生。山間多松林，



阿而潑斯療養院及黛瑚司全景

蒼翠可愛。時有清澗一泓，山間積水，傾注其中。耕牛數頭，頸間咸繫以巨鈴，行動時，則鈴聲遍山谷間，亦天然之雅奏也。車達黛瑚司村時，先經過一湖，湖旁籬舍，亦悉入綠波倒映之中，湖山之美，可謂兼而有之矣。

此黛瑚司山谷，其四週之山峯，多高達二三千公尺以上者，故不爲暴風所侵襲，而富於太陽光線。此種高山氣候，因空氣之清潔，且乾燥而無沉霧，故最適合於長年之療養。各種呼吸器官疾病，氣管枝喘息，神經衰弱，病後虛弱等，均極合宜。而有其特殊之治療價值。且全山俱有修徑可通，小步其間，眼觀白雲，手撫蒼松，人生碌碌，亦能得幾回閒工夫，以領略此大自然之風光哉？故各國人士，在療養疾病以外，每年之來此度冬者，爲數亦不下四五千人。其所以多於冬間來者，以歐洲氣候，與我國中部迥殊，其平地多霧多雨，夏季之熱浪，並不甚高，惟冬季之期，絕少陽光普射之日，更鮮雲天開朗之時，故歐人多於冬日羣趨山巔，不但可得陽光之照射，而滑雪等諸種運動，亦可鍛鍊其體力，故黛瑚司之冬季，爲全山最盛之時。各國著名滑雪家，多在此作公開之比賽。觀於各國人民體力之强壯，遠勝我國人民，則遊息之道，吾人其知所取則哉。



歐洲盛行之跳雪戲

山間尚有登山電車二道，可達二千六百公尺之高峯，名凡絲佛拿沃者。Weiss fluhjoch 昔仲尼登泰山而小天下，吾則登是峯而覺造物之偉大，見仁見智，亦各隨其胸懷而已。俯視全谷，則其房屋直如封邱，又如兒童之玩具，似不值一顧，實則每一房屋之經營，有在數千以至數百萬金者，亦殊竭人工之能事，惟與造物相比擬，則天工人力，其鉅細有未可相提並論者耳。

歐人之經營一事，不惜一切以赴之。山中如禮拜堂，大劇場，影戲院，旅舍等，其宏壯幾如離宮。其餘若網球場，哥而夫球場，騎馬場，游泳池，運動場等，凡有益於身心者，亦莫不大備。務使旅其境者，各得其所而樂其樂。夫以荒山深谷之間，其高於平原者

幾將五千英尺，而有如斯種種之建設，是不能不嘆其毅力之偉大。我國地大物博，不乏名山勝境，苟能擇尤建設之，又何患不能吸引中外之遊侶，是則有望於邦人君子之及時努力者矣。

此間以療養著名，故療養院無慮數十，其建築大都背山面谷，不僅風力因之減弱，即視線中之山嶺迴旋，其景亦至佳也。其最著名者，爲阿而潑斯療養院 Schatzalp，院長摩而氏 Maŭrer 爲著名之手術專家，對於肋膜探視術及肺臟粘連物之燒灼術，尤有特殊之心得與改良。以平常施術之後，多有肋膜生膿之合併症，今氏則加以改良，以燒灼之地位，改在肋骨間之健全部分行之，則肺臟之粘連物，可與肋膜間脫離，而粘連物中之各種細菌，不致散佈於肋膜腔矣。院成立於三十五年以前，費三百萬法郎，可容一百三十病人。每室之布置及設色，均不相同。惟壁間多以木板爲之，取其不易散熱，且有隔離音浪之功用也。樓下之走廊，長及百公尺，如談話室，大飯廳，音樂室，遊戲室，讀書室，（藏書有七千冊）電話電報室，理髮室等均備。廚房尤偉大，而有充足之光線。



雪徑

院之四週綠草如茵，可供遊憩。而松嶺清氣，時時撲人眉宇。環視羣峯，或冰瑩玉潔，皎然如出水之芙蕖。或壁立筍峙，兀然如入定之老僧。院之環境，美妙如斯，裨益療養者之精神，爲何如哉？

森林療養院者，外表悉爲白堊，其建築特新，矗峙於蒼松之間，益形潔白，而不爲點塵所染。院長胡而夫氏 Wolff 著有肺病專論若干篇，諗予爲志同道合之人，乃一一贈予。其最重要者，爲高山氣候與咯血之關係。蓋普通之說，以爲高山氣候不合宜於咯血症者，即美人現尚堅持此論，但氏則用生理解剖物理之觀察，臨床之經驗，及各種統計報告，創爲高山適合咯血症之論，其研究進取之精神，彌可佩也！餐時，談及種種學說，如數家珍，即於治療及化驗方面，亦有特殊見解之處，愚昧如予，獲益良多，因將我國防癆工作及療養院情形，約略報告，相與盡歡而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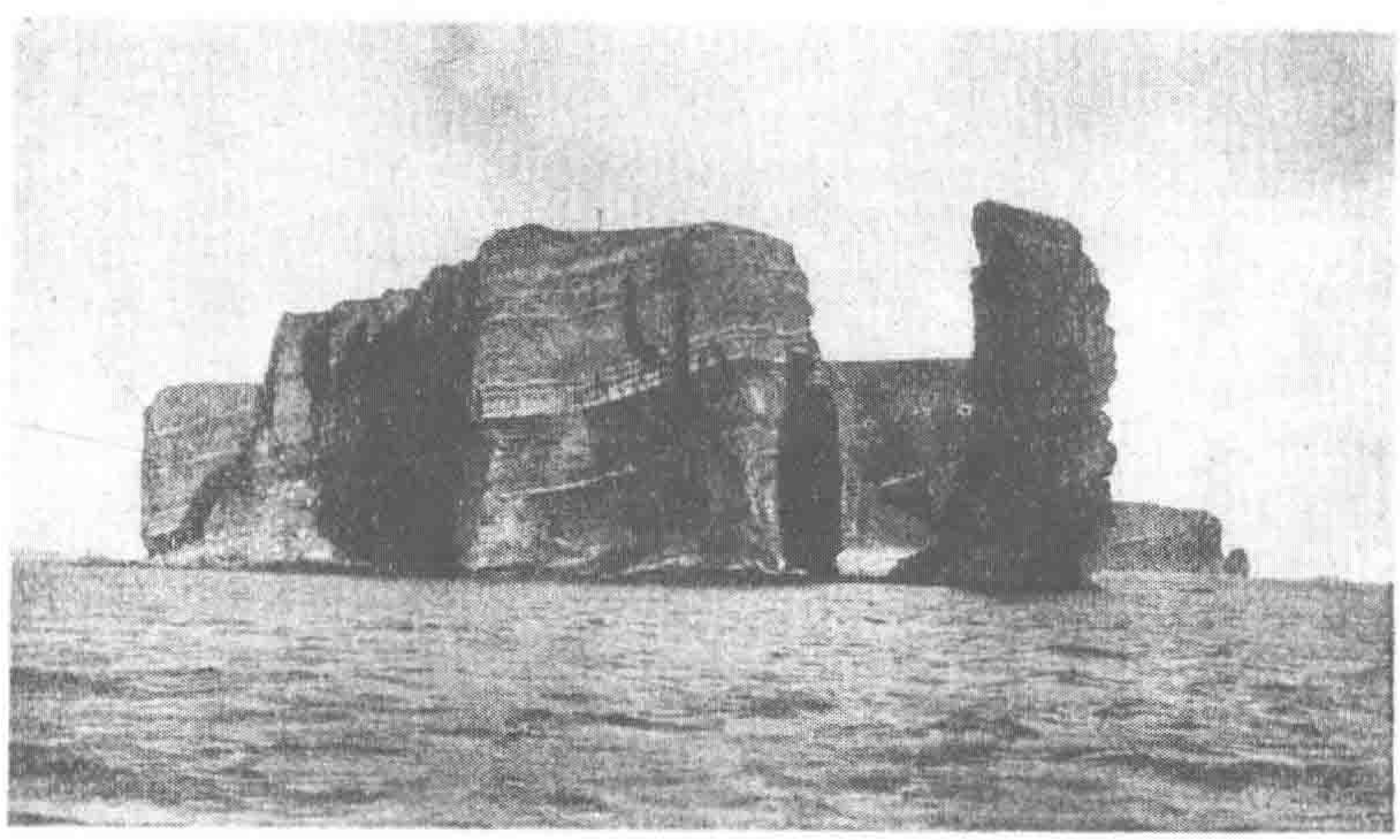
十載游驂之片段

朱偰

余生小有放情山水之志，嘗發願孤笻雙履，獨往獨來，游遍天下名山。嘗入羅浮，登大小石樓，偶讀絕壁題辭：『朝吳暮越，水天一色，長嘯歸來山清月白。』輒覺意趣昭然，非復人間世。惟恨生不能爲徐霞客，以身許山水；仍有家室之累，世俗之羈，是以不能放蹤高蹈，徜徉白雲間，深以爲悲！十載以來，游驂所及，在歐不過德法意瑞奧等邦，國內南不過澳門，北不過流沙，東浮滄海，西游雲夢而已。以視天地之廣，不過滄海一粟，又烏足以言『游？』然櫓聲帆影之中，不無可記可述之景，茲之所錄，亦不過片段回憶已耳。

（一）

余所歷山水，雄渾如阿爾卑斯山，浩瀚如大西洋，幽逸如瑞士深山之湖泊，溫柔如萊茵河，汹湧若北海之風濤，駘蕩若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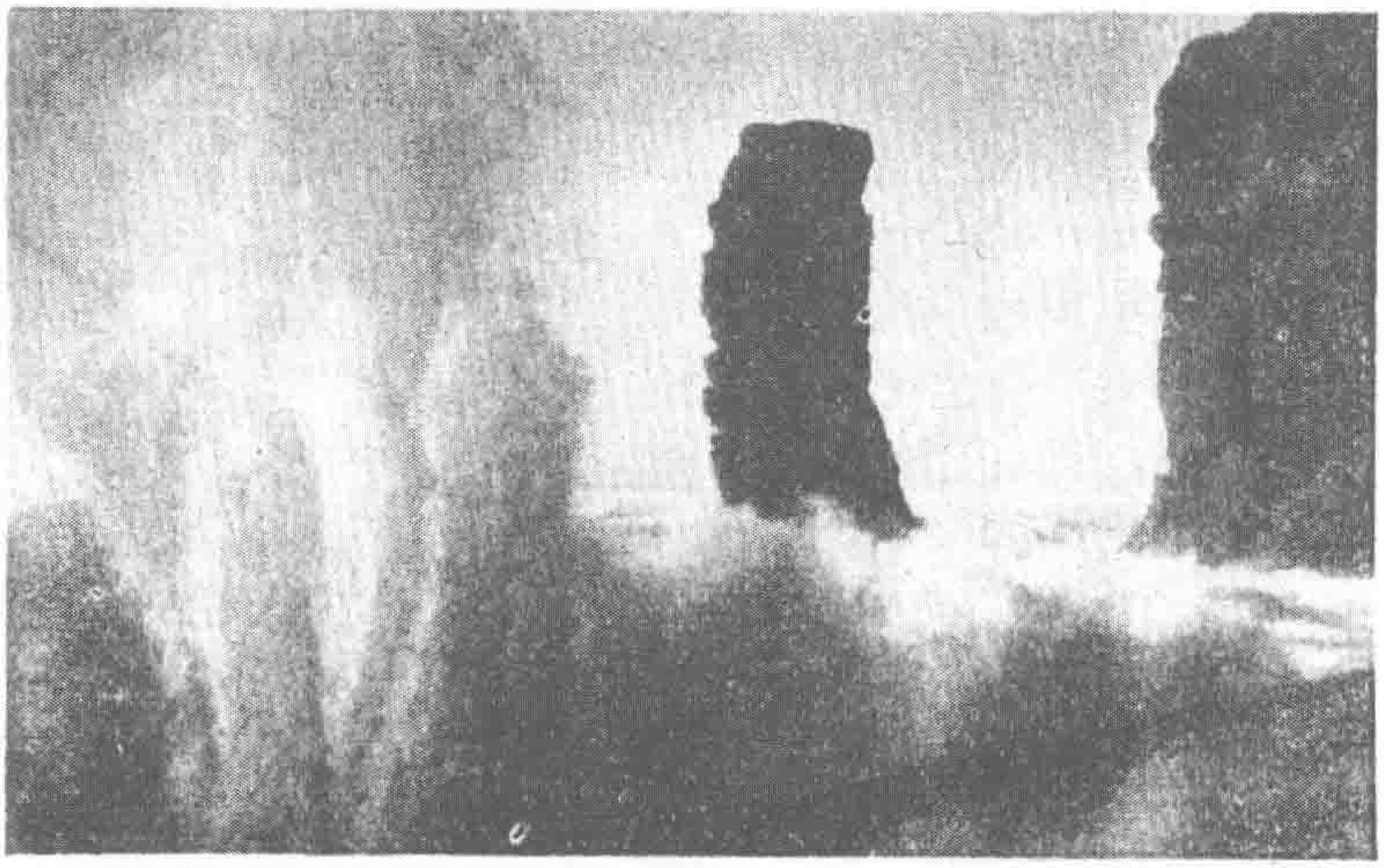
海珥格蘭島

德國之海外仙山

納坡之原野，（Lüneburger Heide）皆可盪人心目，攝人魂魄。然此固盡人皆知者，論西歐景物之人，類能道之。茲之所記，概不及此；擬於正面敘景之外，別寫天涯淪落之遭遇，想亦游子之所樂聞也。

一九二九年之秋，余買棹作冰島之行。時方秋深，海風怒號，雪浪排空，烏雲蓋地。船身動盪，幾不自支，舟人倒臥，嘔吐狼藉。將近冰島，風浪愈惡，夜既更深，余登甲板望之，見皓月橫空，寒光萬道，遠處漁船隱現，風急帆斜，蓋將入雷雅維港（Reykjavik）矣。此情此景，宛如身在十七世紀，乘長風破萬里浪，作探險之旅行；又如參加西班牙無敵艦隊，與英人競雄於海上，既非筆墨所能形容，亦非攝影所能表達。蓋冰島地處極北，居民惟以捕魚爲業，故大海茫茫深夜岑寂之中，往往有漁舟出沒也。

德國北海沿岸，常患海嘯。蓋東弗利斯蘭羣島之外緣，在千百年前本爲大陸之海岸，嗣後洪流侵入，遂與大陸分離。在史籍上可考者，則爲一二七七年之海嘯，四十村落淪爲大海，遂以成今日之 Dollart 海灣。一五七〇年，北海沿岸，全被海嘯，十萬居民，盡葬身魚腹之中。即 Jadebusen 灣，亦因海嘯而成。大西洋上汹湧之風濤，數侵蝕大陸，每當十一月十二月之交，海上西北風暴起，波浪連天，逞其剝削之勢。年復一年，北海沿岸港灣，遂益形紛歧。



雪浪拍長空

余嘗於一九三一年深秋游海珥格蘭島（Helgoland）島爲德之海外仙山，舟子從漢堡或勃蘭門北航，歷二三小時後，忽見海天岑寂中有赤赭色之懸崖，如火如荼，從碧波連天處湧出，其景象之奇麗，令人觀歎不置。余至此島，適値風汎之期，嘗高踞島之北端，臨俯長之婀娜，(Die lange Anna) 觀海上潮來勢如萬馬奔騰，激於巉巖，則汹汹直上，眞有『雪浪拍長空，天際秋風捲。』之感！

（二）

西歐都市之與人以最深刻之印象者，以余觀之，厥惟威尼斯。而威尼斯之表徵，則爲 Gondola（船名）Gondola 係威尼斯所特有，或係小艇，或作樓船形，裝璜富麗，猶有中古遺風。船前有刃挺出，作古戰艦形。

威尼斯『太息橋』



當中古末期，威尼斯商業鼎盛，縱橫地中海上。每逢佳節，港口千檣萬帆，舳艫相屬；在威尼斯繁華中心之聖瑪珂場（Piazza S.Marco）上則貴婦人綾羅被體，曳輕裾，飄長袖，富麗旖旎，甲於東南，覩今日之Con-

dola，猶可想像威尼斯昔日之豪華；遺風餘韻，至今未盡泯也。

威尼斯係一澤國，港灣紛歧，有如江南水鄉；市無車馬，交通工具，惟恃小艇及汽船，與西歐都市，迥異其趣。 余至威尼斯，適值午夜，倩站員僱小艇，沿大運河行，兩岸崇樓傑閣，亭臺相望，舟子遙指某舍謂某宮殿，有某遺蹟；惜夜色沉沉，雲濤似墨，惟於幽黯之中，遙想威尼斯昔日之榮華而已。 須臾，舟駛入小港，地勢幽僻，有如江南之『冷水坳頭，』靜聆夜雨瀟瀟，槳聲咿啞，不禁有韋蘇州『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之感。 夜深始得一旅舍，係中古貴族遺邸，大廈深奧幽暗，令人神往。 夜轉輾不眠，窗外雨聲淅瀝，通宵達旦，時已五更，猶聽樓下小艇於風雨聲中，悠然而逝。



威尼斯之Gondola小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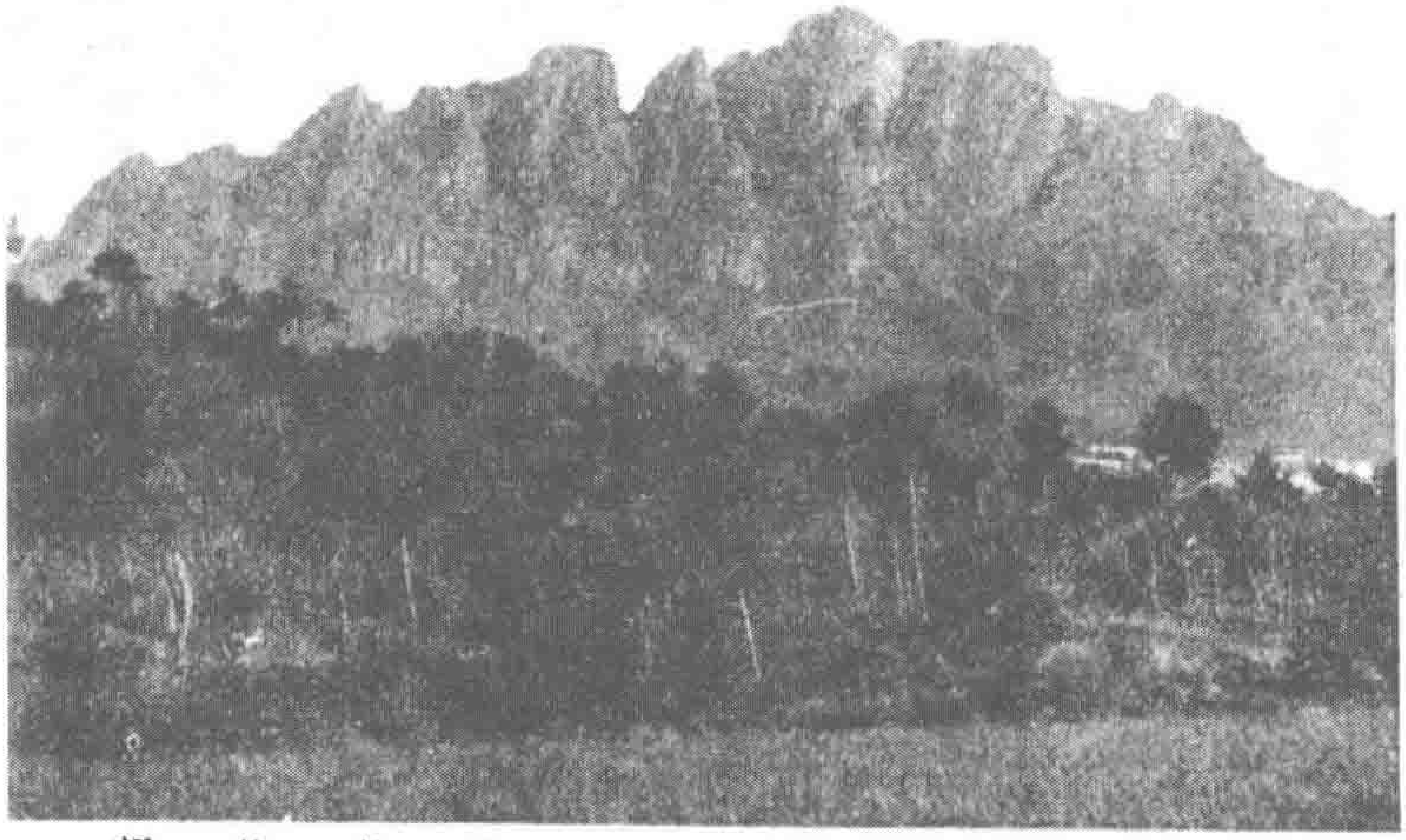
威尼斯之建築，多文藝復興時代之古德體，雜有東羅馬作風，極富麗之致。 市有教堂一百五十二所，寺宇相望，鐘聲相聞，所謂『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烟雨中，』威尼斯可以擬之矣。 其最著盛名者，厥爲聖瑪珂大教堂，建於十一世紀；初八百二十九年頃，聖瑪珂遺體，從亞歷山大城移至威尼斯，市人立此教堂，安置其遺骸於祭台之下，以紀念之。 教堂本爲東羅馬式，原擬君士坦丁府之神聖教堂，至十四世紀時又雜以古德風；降及十七世紀，加以修葺，又參以文藝復興時代作風。 正門之上，有著名之銅馬，君士坦丁大帝建立東羅馬時，曾由羅馬移此至君士坦丁府；其後 Marino

威尼斯之聖瑪珂教堂遮雲蔽目之鴿羣



Zeno 又於一二〇五年移至威尼斯。 一七九七年，拿破崙一世下意大利，降威

尼斯，取此銅馬西去，置於巴黎；迨一八一五年第一帝國覆沒，始又歸威尼斯。興亡迭乘，此銅馬蓋已數經滄桑矣。然而古來帝業，終歸荒草，西京銅荻，又何曾戀漢宮耶？


五老蒼顏

教堂作大穹窿形，四方又各有圓頂，合成一體，四壁及穹窿多圖畫宗教故事，入其中，莊嚴靜穆，有神甫一，衣紅袍登講台，正在說法，燭影搖紅，金碧輝煌，別有神祕色彩。

教堂之前，為聖瑪珂廣場，係威尼斯文物中心，兼為繁華商場。地作方形，長五百七十六英尺，寬約二百英尺。聖瑪珂大教堂在其東，鐘樓居其北，新宮當其南，西則以近代建築，與外界相連。除正東教堂外，盡有迴廊，列柱相屬。場中多鴿，繞院飛翔，每逢佳節，游人倍衆，鴿亦飛集其地，以待哺食，往往成羣翱翔，遮雲蔽日，南國景物自別有風味。

余留威尼斯最後之一日，即余告別歐州之前夕；三年以來，行雲流水，游踪遍西歐，今

匡廬觀雲


將遠別，不勝依依。夜散步聖瑪珂場上，樂韻悠揚，歌聲婉轉。威尼斯為旅游勝地，朝朝寒食，夜夜元宵，市人習於奢華，競尚物慾，但知人間有歡愛，不復知世上有憂患事矣。

二五一〇四五

余嘗有威尼斯竹枝詞六首，錄之以爲殿焉：

沉沉幽夜雨瀟瀟，已過寒煙第幾橋。暮色深深看不見，舟人指點說前朝。

紛紛灣港水程遙，煙雨霏霏起暮潮。不道夜深岑寂後，玉人猶自度前橋。（是日係佳節夜深雨絲中猶見婦女舞能歸來）

深深畫閣度中宵，想像繁華蹟未遙。一枕雨聲睡不穩，咿啞雙槳逐歸潮。

太息名橋萬古標，垂虹遠望勢嶕嶢。楚囚永巷潸潸淚，化作長河夜夜潮。（太息之橋下爲監獄當年行人過其下輒聞啜泣長歎之聲因其名極哀婉又數經文人吟詠故馳名遐邇游客至此每流連不忍去）

輕盈軟語度春宵，碧水紅燈映柳腰。一曲嬌嬈歌未了，風吹繡帶暗香飄。（威尼斯太息橋下往往舉行夜曲碧水紅綃燈火如醉）

敎皇宮殿干青雲，隔水鐘聲處處聞。佳節渡頭試小立，一城煙靄晝紛紛。

（三）



然錦城雖好，終非吾土；不若我之大好山河，與我有休戚相共之觀感也。 海內名山，余攀登尙寡，然就其已涉足者而論之，則雄奇無過五老，幽邃莫若浮山；瀑布之奇者，雄渾首推石門，奇勝惟讓三疊而夭矯雲端，凜冽襲人，如寶劍出鞘，寒光四射者，則惟羅浮之白水門是已。

廬山雲海遠近知名，余嘗於雨後登五老峯，得看『海綿』之奇。 初登雲蓬蓬然生足下；登既高則見海綿素鋪幾萬里，瀇瀁漂流，光絲躍然，覺霜雪雖白，不足喩其萬一。須臾綿俱縮入江湖，則彭蠡一碧，浮現眼底，極目河山，隱顯千里。 正峯石劖日近雲低，俯觀大千，天章雲漢等題下款漫漶莫辨，並寫實也。 登絕頂蛇行下視，峯巒詭譎，不可端倪： 遠而望之，如疊陣，如連騎；近而視之，如窈窕少女，如龍鍾老人，如蛟螭夜舞，如駿馬奔騰；如龜背，如鶴頂。 更有挺立如竿者；有壁立如屏者；有拔地千仞，直下而中分者；有巉削萬丈，鏡平而斗絕者。 要皆上凌太虛，下臨無地，嵌空玲瓏，儀態萬方，匡廬絕勝，無過於斯矣。 余昔游西歐，嘗至薩克森之Bastei，見易北河縈廻似帶，亘崖懸空，拔地千尋，石峯石林，蔚爲大觀，歎爲奇絕；更不

圖五老之奇，至於斯極也！

羅浮二山，乍合乍離，浮山在羅山之後，有『太古時自東海浮來與羅山合。』之說故其卉木鳥獸至今有山海之異。浮山既已幽邃，而其山北最深處曰酥醪觀，爲葛稚川北庵。集仙傳稱安期生與神女會元邱，酣元碧之香酒，醉後呼吸水露，皆成酥醪，各乘飈車而去。元邱北山也，酥醪以是名也。自佛子凹至此八里，高逾外間數百丈。海豐令林寅榜曰：『風倖懷葛，』蓋回顧塵世，已隔萬重山矣。觀後滿山植松竹，迴雲翳日，白晝生寒，深碧中行，綠天無際。觀前石澗縈紆，長數百丈，寒籐絡秀，古木翳青，山深徑邃，迥異恆蹊。過梅谷，逾白水砦，多產菖蒲，流水涔涔，潔耳清心。子瞻詩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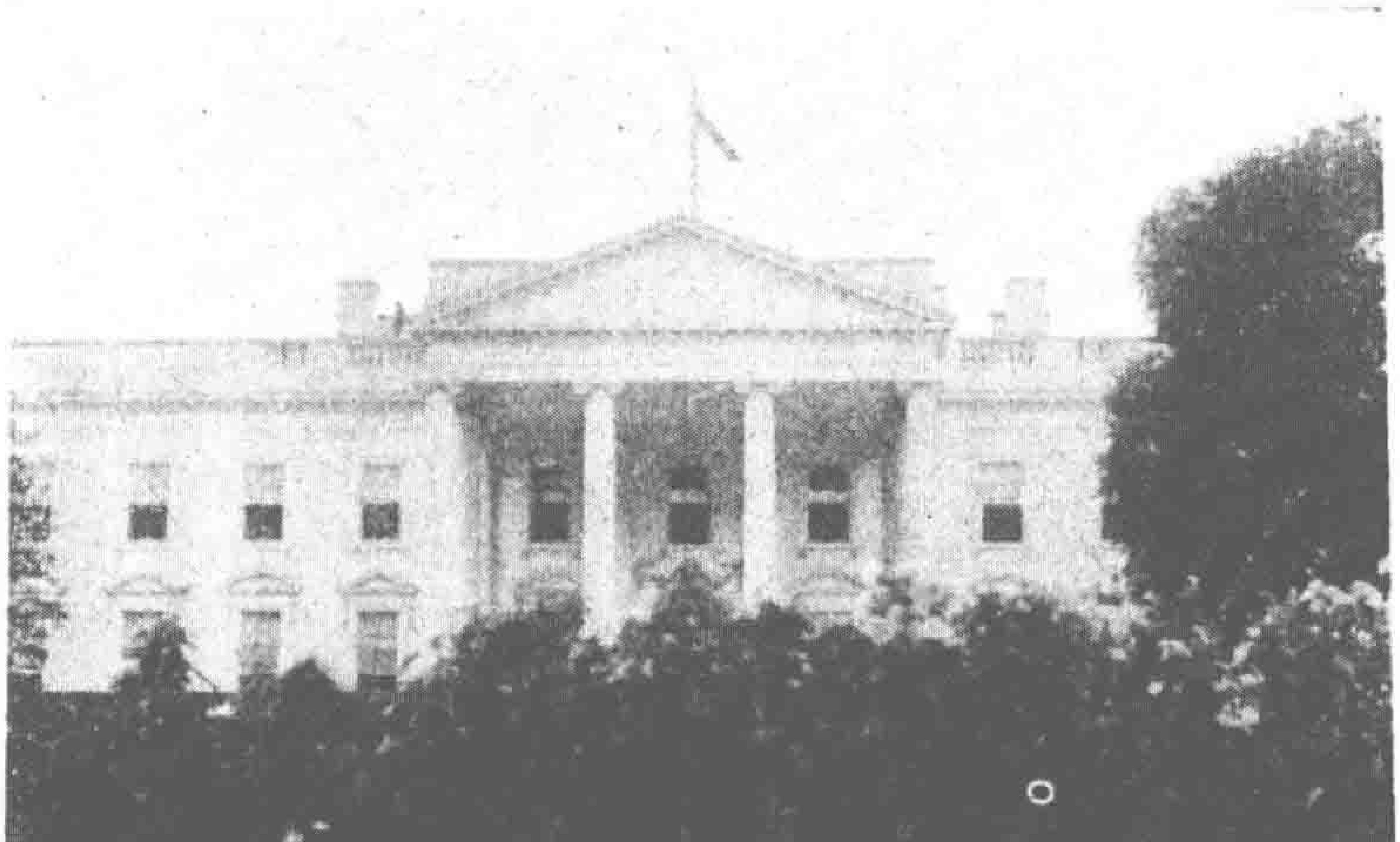
有如采樵子，入洞聽琴筑。
歸來寫遺聲，猶勝人間曲。

山靈之化人深矣哉！

廬山瀑布，海內聞名，無須多述；獨浮山白水門，知者蓋寡。白水門在鷂髻峯最高處，望飛雲上界三峯，隱然相接。上當兩山之凹下臨千仞之谿，爲浮山諸水關鎖，即爲酥醪洞諸水匯源，故曰水門。一稱分水墺，懸瀑三千丈，道書所謂第三十二泉源福地是也。余嘗由浮山第一樓往觀，是日天陰，雲氣瀰漫，凝睇山椒，僅餘玉虹一段，如薄雲噴霧，冉冉從樹巔而出，雖隔數里，猶凜冽襲人。因振筆疾書古詩一首以誌其奇：

朝發沖虛觀，暮宿浮山陲。羅浮古仙窟，元氣何淋漓！四百二十峯，峯峯競離奇。風雲相激盪，雨露時沾滋。霏霏南海雲，飛集羅浮巘。觸石聲鏗鏘，隨流時飄揚。高風連海吹，瀑布與天長。恍如白虹起，夭矯雲煙裏。恍如呂梁洪，流沫四十里。子瞻嘗三臨，屈氏亦蒞趾。（屈大均）高山不可仰，景空行止。

旅行雜誌十週紀念



汪竹一自美寄贈
時游華府白宮

海上蝸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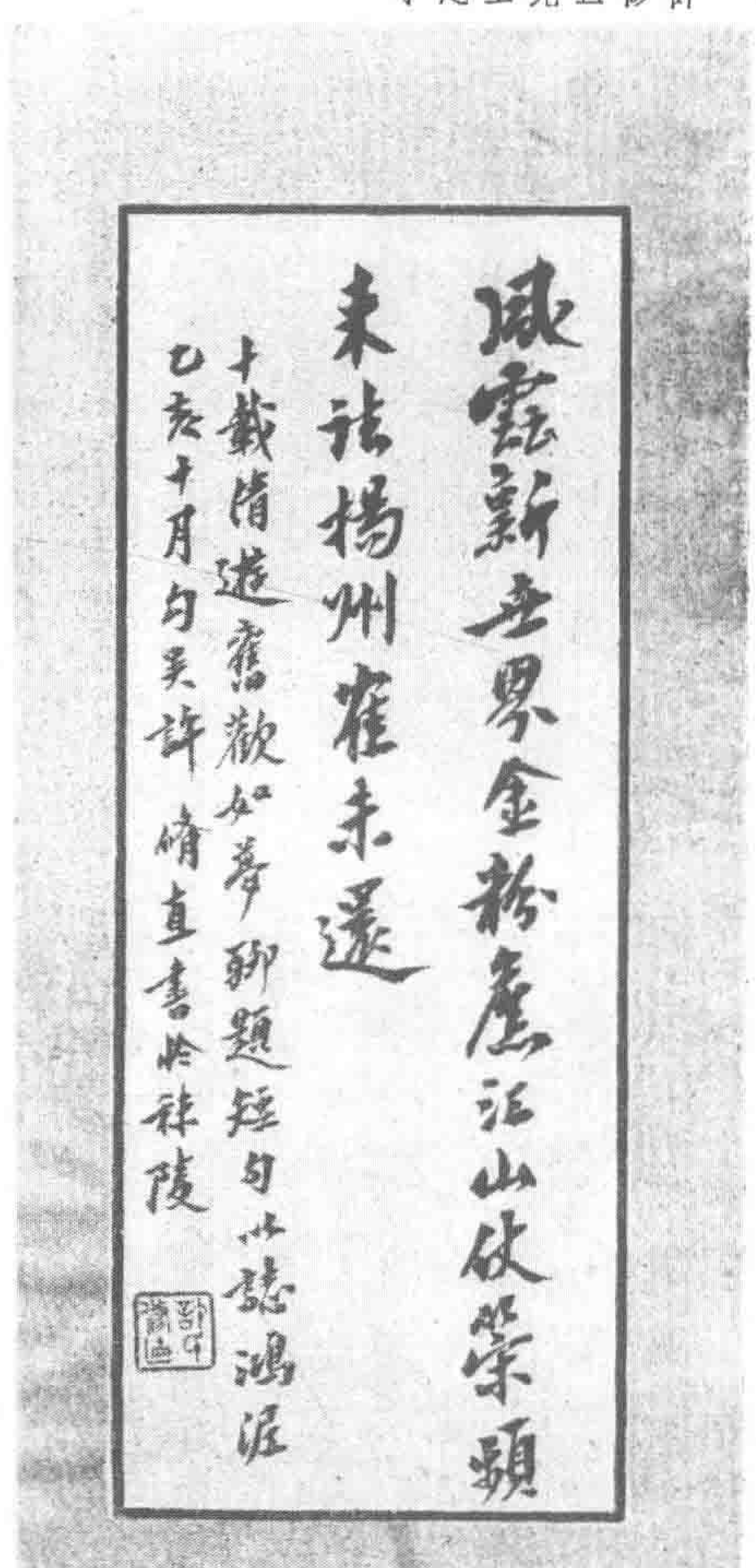
趙景深

旅行雜志創刊於民十六年，到民廿五恰巧是十年；為紀念這個十年向我徵文。說來慚愧，「十載淸遊」我是當不起的因為我除了民十六上半年到廣東海豐去教了幾個月的書以外，從民十六下半年起，就蝸居在上海，一直不曾離開過最多也只到過兩次杭州，兩次南京，兩次無錫，還趁便遊過蘇州。此外則不過是南翔，吳淞高橋，龍華等處，再近一些就是葉家花園，半淞園，外灘公園，法國公園以及兆豐公園了。每日清晨起牀，拉開窗帘只看見屋脊，屋脊，接連的排過去，一直排到矗立着的新亞酒樓，在雲霞裏射出陽光，如此而已。每天教書看稿子，忙着工作，很少有閒暇出外遊覽。看過沈復的浪遊記快，覺得像他那樣的足跡遍天下，緣配寫這篇「十載淸遊，」而我只好勉强裝點了。

民十六春，因為要趕着到海豐中學去，來不及挑選輪船，竟坐了一艘運貨的船。（只有十幾間房艙）這隻船眞是老爺船，每到一個大碼頭，總要停一天因為他們要卸貨；但因此我白擾了他們幾頓伙食，又可以每到一個地方，上岸去玩玩，倒也未始不是壞處裏面的好處。從上海到廣州，要足足的走一星期；好得很，就是一星期吧，橫豎沒有事。事隔多年，早已模糊。現在所能記得的是：

大約是汕頭，從輪埠一上岸便是一條狹小的街，街道上儘汪着水，大約到此挑水的人很多。穿過一個穹門，向右灣便是妓女的巢窟，門口掛着許多她們的芳名；向左灣便是一些商店，有一家門口掛着「談話處」的牌子，一進去就是樓梯，我曾陪着一個同船的人上去過，原來是吸鴉片的地方，簡陋的牀舖，骯髒的地板，塵封的牆壁，簡直像是到了卑田院。在廈門曾注意到兩家相對的書店。只記得中華書局的門坎極高，非用盡努

許修直先生題字



力，不容易踏上去。對過一家是什麼書店已經記不清了。轉一個灣，便到了極廣闊的街市，惟沒有什麼可看，只感到一片荒涼。街上穿木屐的人很多，無論男婦小孩，大都赤着脚，戴大斗笠的也不少。頗有島國之風，又有一處廟會，賣吃食的很多，人擁擠着，販賣聲喧騰着，熱氣噴着，和着氤氳繚繞的香烟，顯得格外嘈雜。

香港的夜景是可愛的，星光與電燈光，成千成萬的都反映在水裏，簡直不辨什麼是星光，什麼是燈光了。白天我曾登過小山，坐過登山的電車。但覺整潔是唯一的特點，一切都是乾乾淨淨的；回想起我國的市政，眞是愧煞！



旅行雜誌十週紀念　顧青瑤畫祝

到廣州後，只遊過一次公園。客棧門口的海珠公園倒是常去的，每次都是擺渡來往，因爲這小小的海珠四面都圍着水。

從廣州到海豐須先坐船到汕尾，再由汕尾起旱路到海豐。走旱路，這倒是第一次的經驗。坐着轎子，渡河，越嶺，在轎子裏看韓多郎的香奩集，倒也別有風趣！海豐是個近於鄉村的地方，只有荒山可爬，別無名勝可紀。

從海豐歸來，從此便暫時結束了漂泊的生活，因爲在這以前，我是在天津，長沙，紹興等處亂跑的。定居以後，生活反而寂寞起來。偶然得到遊覽的機會，便以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大書而特書的寫了幾篇遊記：關於杭州的有西溪和九溪十八澗，關於無錫，蘇州的，有蘇錫三日遊，關於高橋的有破馬車。現在僅就記憶所及，雜亂的補說一些別的。

殘春的杭州之遊。羣花俱將謝盡，惟映山紅獨開滿山頭。車夫頗有詩人習氣，採摘了許多映山紅來紮在希同，小峯，漱六和我的車後，引得路上走過的鄉人大家都立定了脚喊道：『來看新娘子呀！』其實我們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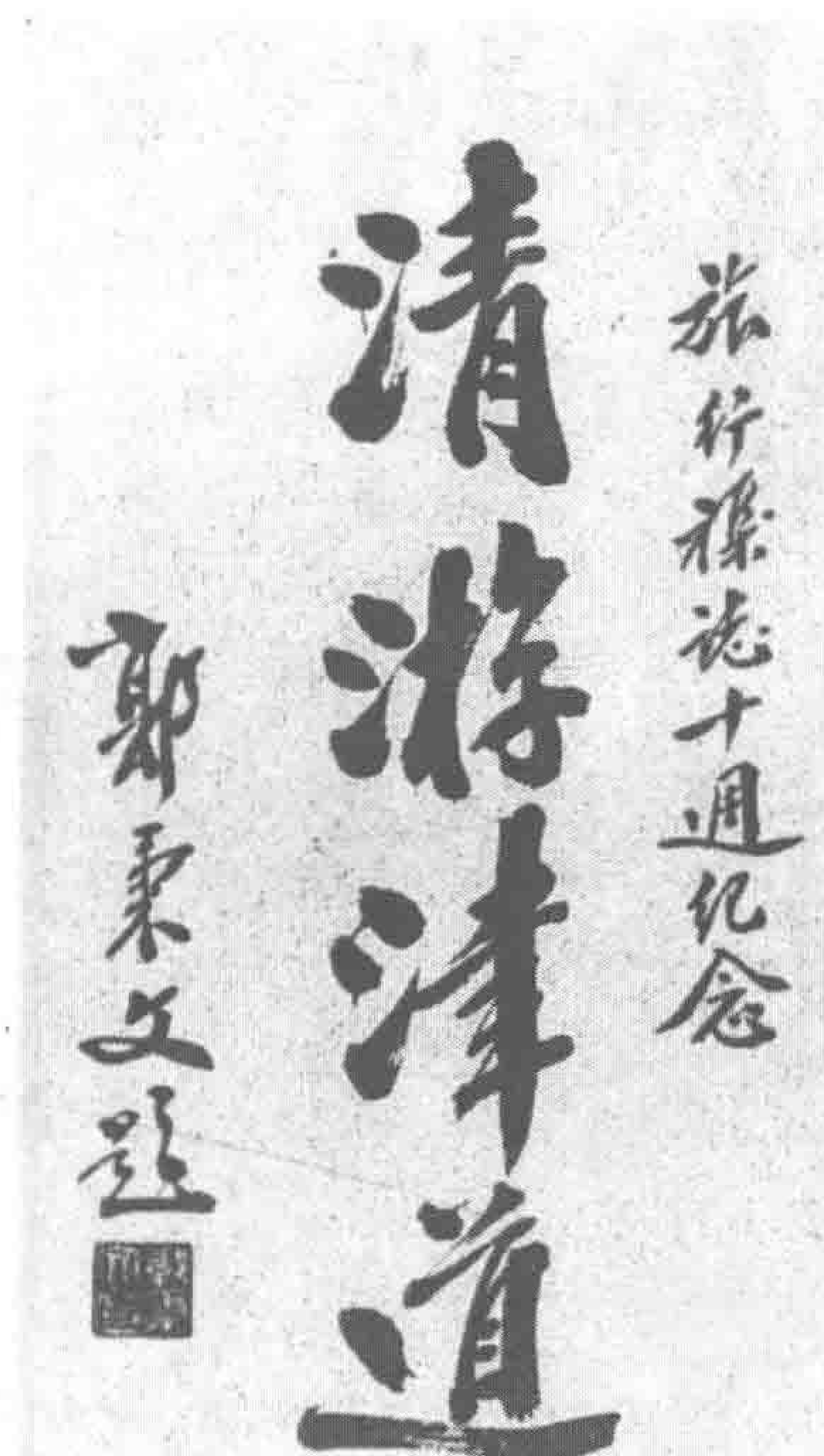
兩對早已是老伴了。因爲覺得有趣，便口占了一首歪詩：

今日欣逢沙脫堆，行人路上看花車。
映山紅插車頭徧，競道新郎新婦歸。

沙脫堆者，英語之星期六也。剛巧那時我讀過論語半月刊有這樣的寫法用在詩裏，我便也依樣葫蘆起來。

南京鼓樓的茶聚之夜，在我們兄妹班公演過話劇以後。所謂兄妹班者，趙，李，盧三家兄妹合組之劇社也。晚上是漆黑的天色，只從路上的街燈射過薄暗的光來，我們幾個所謂藝術家踏着緩慢的步子，在那很少人經過的街道上，這步履聲格外顯得清晰，淒寂而不願卒聽。大家的心裏都感到，暑期將過，從此就要分散各奔前程，有的要去教書，有的要去做事，還有的要去上學，各人心裏都帶着一點悵悵的別意。雖是强爲歡笑，說起話來也不起勁，遠不及秀山公園聚會共商戲劇的籌備公演那樣的興高采烈。

南翔的幾個私家花園，都已年久失修；其中有一家曲欄荷池倘好；我因貪玩景致，被黃蜂在手臂上咬了一口，小氣的我，至今猶有餘恨；我和牠無冤無讎，牠爲什麼要咬我呢？



郭秉文先生題字

龍華亦一無是處，除了看看廟裏的『人進人出，穿紅著綠』以外，別無他趣。偶然看看路上的桃花，管園的老太婆便拿了一根棍子出來，兩隻眼睛炯炯有光的望着我和我的遊伴，好像我們是竊賊似的。

遊葉家花園，如進入紅樓夢裏的大觀園；各處的題名也很雅致。現已改爲醫院，非有熟人介紹，不能入內；無已，其冒充病人乎？

我寫這篇短文，搜索枯腸，像在受罪。昏昏沈沈的過着日子，每每春天已過，都未覺知，因錄舊作一首，以結吾文：

佝僂着背終日伏案的人呵！
從春到夏，從秋到冬，
轉眼間幾年已經過去。
偶然踏着繽紛的落英，
方纔覺醒似的長吁：
『喂呀，春已去了！』

燕北懷舊錄

唐玉虬

人生有四方之志，期五嶽之游，顧我則何如，二十年間，不過如昔人所謂「非南走越則北適燕」耳。然人各有獨得之趣，未可謂非游徧天壤者，即無所遇，無可述也。人皆頌江南好，而苦北地荒寒，有「除却江南不是春」之句，此非真知遊者。余獨謂春織於江南，而穠於北地。若燕中豐臺芍藥，連畦數百畝，春時絳雲黏天地，東至楊柳青，北接紅螺山，百里花疆，蔚為豔國。有人皆玉，無風不香。而其他各縣皆種樹以為活，藝果以代糧。若桃若杏若梨若棗若栗若林檎，連壤接境，千里成林，勾萌司化，青帝乘權，交花並蕊，春滿艮隅，試問南中，有此巨麗乎？而北方士厚水深，生產力大。古木翹天，往往十人接抱。雍奴沙古屯王母廟海棠一株，鐵幹插漢，藹綻實根，十里之內，蚩蚩氓塵，甍隙椽間，皆充塞氤氳花氣也。余昔與契友陳君南陔，曾兩往觀賞。比來杭州，襟上酒痕，積已六載，然未能浣余兩度沙古屯海棠豔漬也。舊京傑柏，輪囷礧砢，顧之令人氣偉，喬木古國，非可强而致也。甲子夏暑，余隨雋公憩于西山長安寺，則有白皮松四株，小枝牂，大枝麗，蔭蔽千乘之駟，根食五畝之宅，含霜飲露，不知其幾千歲也。飄風時至，前者于，後者喁，音響成韵，鏗然如廣樂之奏鈞天也。西晷呈彩，容光墮地，錯錯落落。如文牕之結綺疏也。風恬月落，翁鬱翠幔披雲，如西王母之降瑤池也。其樂其處，余偃息其下者三月，至今猶每至五更，青翠落華胥也。而北地觀雪，

話遊

小記者

余喜旅行，而以職務所羈，不易如願。有時往往計劃至某地，期以何日，及期，又為事牽，仍未能往；如是者，蓋比比焉。俗語云：「日日到蘇州，夜夜牀横頭，」斯二語，友朋常以之誚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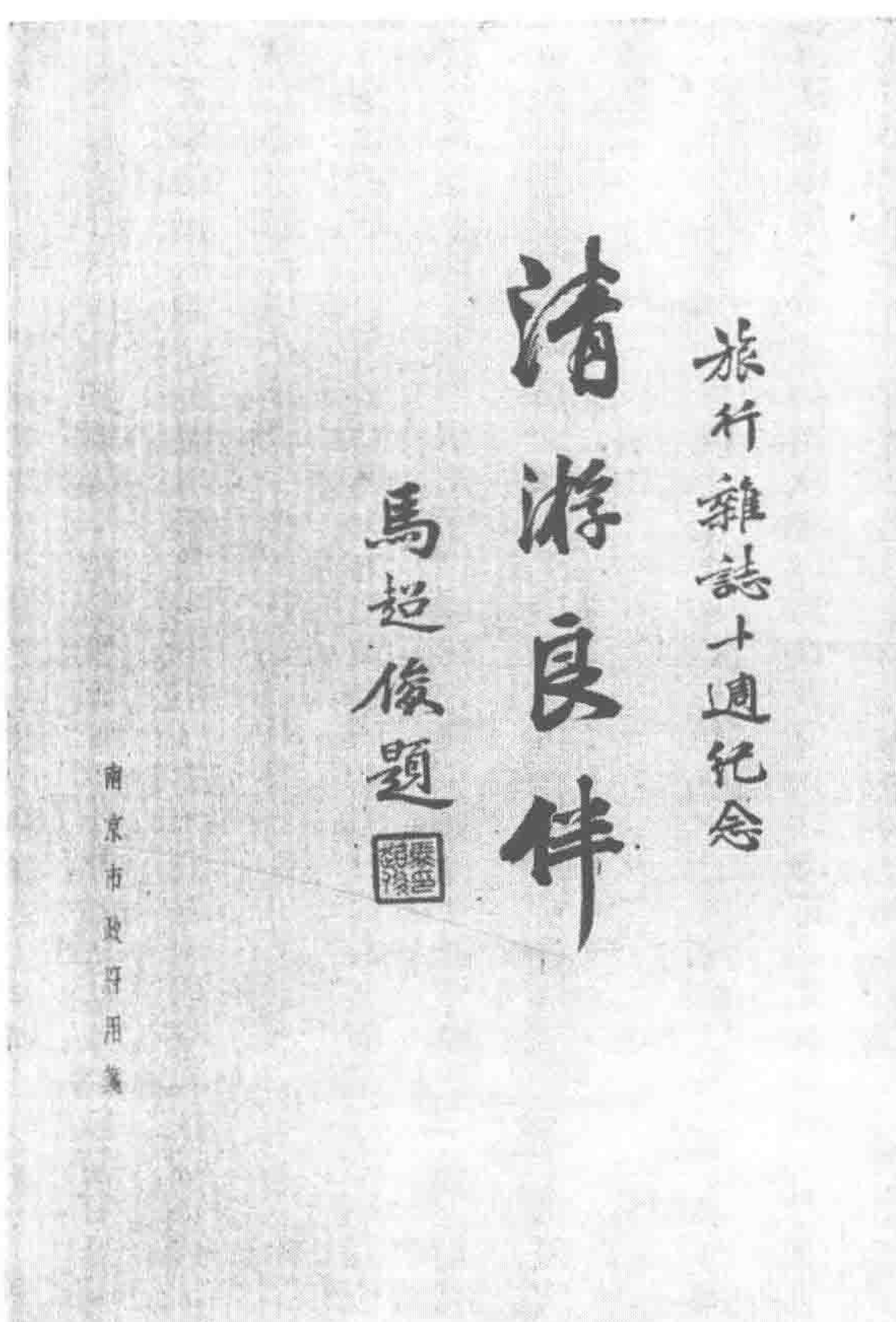
余生於浙，業於滬，遊跡所至者，僅冀，鄂，豫，蘇，京五省市，並浙滬而七，所聞至狹，所見至小。嘗自矢：「苟天予以可能之機會，則四十五歲而後，將遍遊南北。」但時局如斯，余今年三十九，六載以後，是否再有完整河山，任我遊覽，正難必也。

旅行不特可以增加智識，且可以擴大胸襟，恢宏氣量；觀自然之偉大，而後對鷄蟲得失之爭奪知愧。竊嘗以為規劃偉大之事業，必須具有偉大之度量，胸可容人，而後肩能荷重，不僅遍歷名山大川，而後發為雄瑰之文章已也。

亦奇景也。謫仙詩云「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軒轅臺。」余在武清嘗與陳君登城遐眺，萬里一白無際，作西江月詞記之，猶憶其下半闋云：「最喜良宵雪霽，長郊無有人蹤，登臨把臂有元龍，長嘯寇公雄封。（去聲）」又前調寄內一首云：

雪後無風有月，樓臺浸入瓊壺，飛來白鶴似人孤，搖曳庭中珠樹。　萬里晶瑩不斷，江南遠憶吾廬，近來閨闥意何如？點滴紗窗玉筯。

余遊燕圻六載，由今思之，頗多悔焉。至古范陽，悲激荆軻里，徘徊樂毅墓。過涿州，未下車一訪樓桑村，此一悔也。居西山三月，屢欲尋潭柘寺，將行復止，此二悔也。觀海於大沽，而未出山海關，一窮吾大舜所畫營州幅員，遼陽山川形勢，此三悔也。辛未春，遼東詩人黃松客，以楊令茀所繪千華覓句圖，寄余索題，余喜見關外一角山也，爲題之云：



馬超俊先生題字

青蓮去後天地窄，五嶽嵯峨落秀色，千朵蓮華峙艮隅，月明來往惟松客。脫口高吟宇宙驚，九天陡聞清角聲。英雄立志甯駭俗，無奈肝膽多崢嶸。君主朔界吾東半，太湖萬須余所管，橫槊精神無不可，各挾風霜恣酣戰。馬蹄踏徧燕山雲，當年止未出關門，但乞楊家小妹子，主張公道與平分。（令茀曾爲僕繪燕山訪古圖故云）

余少有班仲昇傅介子之志，曩余宗伯欽公在遜清時，宦遊新疆，往往爲余述新疆風土，而其述冰山尤奇。余仲紙錄之，每作神遊焉。前年西域道梗，國家遐想張博望其人。吾今述此，或者亦可爲長途指南之一助乎。

冰山在伊犂烏什之間，爲南北兩路必由緊要之孔道。其北爲噶克察哈爾海台，南爲他木哈他什台，兩台相距百二十里，中卽冰

山也。由噶克察哈爾台南行，有雪海，一望無際，冬雪極深，夏亦冰雪泥淖。人畜皆於山坡側嶺，羊腸曲徑而過，失足落海中，則杳然沉墜，不復可見。過此二十里即冰山矣。無土沙，無草木，在在皆冰，冰之厚薄，初不知其幾何尋丈。層巒叠嶂，千仞攢空，巉巉如嵩華者，皆冰也。裂隙處，下視正黑，不見其底，水流之聲，澎湃如雷鳴。人聚駝馬之骨，橫布其上，乃可置足。陡絕處，亦鑿有冰磴，陟降攀援，滑險萬狀，跬步不謹，輒落冰澗中。時聞冰裂，其聲琅然，經其地，人畜魚貫而行，莫不惴慄。冰上皆石塊子，小者如拳如栗，大者如屋如樓。往往有數丈大石，徑尺冰柱，支撐而立。設中途日暮，暗不能行，須擇穩大石，伏於其上。益西，山峯矗起，林立如筍，望之深青，不可登陟矣。漢書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分行別爲六校，其三校都護自將，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陟康居，即取道於此。於戲！彼匡衡者，安坐朝堂，何嘗夢見此險，無怪其抑陳湯之功而不敘也。

我的遊歷經驗談

余楠秋

我生平別無嗜好，惟有對於遊歷，感覺得有極濃厚的興趣。遊歷，也就可以說，是我的一種特殊的嗜好。

我覺得遊歷，有種種的好處。第一點，我們的知識淺薄，見聞有限；專門靠着書本來供給我們的知識，是斷然不夠的。遊歷可以增長我們的知識和見聞。我們在旅行之中，可以和許多陌生的人接談；由他們的言語和行動中，我們能夠得到很多在書本上所不能夠得到的學問和知識。各地的人情風俗，在遊歷中可以隨時考察；人民的思想和語言，很可供給我們做參考的資料。這個都是對於我們知識的增進，是有非常價值的。二來，我們常在一處地方做事或讀書，不管是怎樣地相合，總覺得有點倦厭和煩悶。如果是於星期暇日，或在特別假期之中，到旁的地方去走一趟，很可換換空氣，心情也自然而然地就會開豁了。旅行歸來的辦事的人們，和讀書的學生，無不覺得精神百倍，顯出一番新的力量；做事的效能增加，讀書的速率推進，這是常時看得見的。至於家人旅行的結果，則憂愁怨恨的積鬱，可以一變而爲快樂歡欣的聲音。三則遊歷可以增進合作互助的精神。我們在家中或機關團體裏面，並不感覺得友朋伴侶的希罕；但是如果我們出外遊歷，那就自然會覺得友朋和伴侶的可貴了。在舟車中彼此的互相照顧，在客棧中彼此的促膝談心，既可減去旅途的寂寥，同時又可增加合作互助的訓練。友朋的情誼，自然會濃厚起來；家人的感情也就更見融洽。在外國新婚夫婦的蜜月旅行，正是包含着這個意義。四則遊歷對於我們身體的鍛鍊，是很有益處的。我們時常過着戶內生活，不

與自然界接觸，於身體實有莫大的妨礙。旅行途中的風霜雨露，大可以幫助我們身體的鍛鍊。空氣的變換，地土的遷移，於身體可以發生極大的影響。身體素來孱弱的，也許因此轉而變好；身體素來强壯的，精神上勢必更見活潑。所以旅行的確可以鍛鍊我們的身體。除掉上面所述游歷的幾種好處之外，我覺得還有許多理由，使我們有提倡旅行的必要；如性情的陶冶，士子們寫文章材料的摘取，以及戶內無聊的消遣方法的抵制，都是於個人有益的。這個還是僅就個人而言。若是講到國家方面本國人與外國人的聯絡感情，本省人與外省人的互相諒解，很可幫助國界和省界隔閡的解釋。還有旅客所費的金錢，用以流通各地，活動金融，更於國家有莫大的益處。遊歷既於個人和國家，有這種種的好處，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家應當極力提倡纔是。每逢公餘之暇，或是生活感覺煩悶的時候，我們就該去旅行；至於路則不拘遠近，只要肯去就是了。果能如此，則我們民族的金錢和時間，可以說是消耗到有用的處所，而不是作爲無謂的虛擲。

講到我個人的遊歷經驗，我留美八年，曾經也走過不少的路程。美國和加拿大的名山大川，重要城市，只要是我的經濟能力所許可的，我都設法去遊過。回國後的十五年當中，每逢閑空假期的時候，總是約些友朋，或偕家人，不作遠道的旅行，就作近郊的遊歷。我因爲住在上海的時日久，所以於滬杭，京滬兩條鐵路線上的名勝，也比較的遊得多。在江浙兩省內，我覺得揚州的瘦西湖，無錫的黿頭渚，常熟的虞山，富春江的七里瀧，很可以使人留戀牠們的風景，都有特別引人入勝的地方，遊幾次還不會覺得生厭。至於比較奇特點的勝蹟，則宜興的善卷，庚桑兩洞，錢塘江的高潮，眞可算得是奇觀。至若蘇州的虎邱留園，鎭江的金焦，以及杭州的西湖，說來似覺平庸，有如家常便飯，這也是因爲容易前去的原故。同時遊客過多，不能使人多事留連仔細遊覽，故此也不能使人起一種特殊的感想。在江浙兩省之外，我在遊歷中印象所得較深的，北平城內城外多少的歷史古蹟，萬里長城的雄偉壯觀，泰山和衡岳的高巍，青島的避暑勝地，說來恍惚都仍然出現在我的目前。牠們影響於我的心情，是非常之大。我遊過的地方，算來雖說也不少，但是還有許多名勝的處所，心裏想去而未曾去過的，尚不知若干。就如浙皖的諸山，近年來經各省政府銳意經營，修築公路，便利旅客去遊的人一天一天地增多，我很想去而至今尙未得便前去。又如四川的三峽，陝西的潼關和西嶽華山，都是國內的名勝，我都未曾去過。不過我立定志願，將來總要前去一遊，纔能了却我心中的一個夙願。

據我經驗所得，我覺得遊歷中最要緊的一個條件，是要選擇志同道合的伴侶。家人

的同遊不講，如果是朋友，就須得要意味相投的知心朋友做伴，纔能增加興趣。因爲有意味相投的朋友同行，纔能放浪形骸，無所顧忌，有話信口亂說，想到馬上就做，必須如此，方能盡興。不過同遊朋友的人數，須要斟酌；既不能過多，又不宜太少，最好是四五人，可算是恰得其當。團體太大，不獨行動不能自由，就是做事也有許多不便之處，這是大家都感覺得到的。除掉遊侶之外，旅客所應當顧到的，就是行李。遊歷時的行李，越簡單越好。在國內遠道的旅行，常時須帶被包及網籃等件，這是一樁極感厭煩的事情。最好是像在外國旅行時一樣，手裏提一隻手提箱即夠。

旅行的費用，在事前也須有相當的預算。旅途中要用的是錢，所以遊客不能不先作寬舒的準備，總得多帶點纔好。若是有一個小團體，則用費自然減低；住可以睡在一房，食可以同在一棹，坐可以同一舟車，到處都較節省。所以遊時能有幾個朋友同行，那是再好沒有的事。此外則每逢到一個地方，必須要有一位熟悉那個地方的朋友做嚮導，纔好。如果是沒有熟悉地方情形的人做嚮導，一則到處受人欺騙；二則要看的名勝，也許有些疏忽，要曉得的故典，也許不能得到；三則經濟上恐怕吃大虧。如果是有熟知名勝地方情形的朋友同行，則這些缺點都可免掉。以上所述的四項，都是遊歷時遊客應當首先考慮的幾點。當然，除去這幾項之外，遊客所要顧到的，還有許多的事情。例如天氣的陰晴和冷熱，須要預備適宜的衣服；又如遊歷的路程和日期，也須得預爲計算，既不能過於匆促，也不宜浪費時日。再如舟車步行等等的準備，不能便牠妨碍遊歷的興緻；應走時還是走路，遇疲



旅行雜誌十週紀念　朱人琰作畫奉祝

時則改坐車。這些都遊客所應當注意到的問題。我的經驗所得，一時能夠想得起來的，僅只如此；在此信筆寫出來貢獻把愛好遊歷的同志們，作為一種參考。同時我甚希望愛好遊歷的同志們，也把他們的經驗所得寫出來，使淺陋的我，可以得個機會受益。

廿四，十一，十七，

於長沙嶽麓山。

× × × ×

半日龍華

徐蔚南

中國旅行社來信說：旅行雜誌的出版快要到十週年了，不可無紀念，要我也湊一篇遊記去。旅行原為我所喜樂，遊記尤其是我平素愛好的讀物，而自己於遊山樂水之後，也往往歡喜偷出閑暇，提筆試記。最近三年多以來，除了幾次路較程遠，為期較長的正式旅行之外，因為埋頭在研究上海歷史的工作之中的緣故，又曾三番五次，調出一天半日的假期，偕同三五同志，乘了和風，曬著暖日，到浦東浦西的鄉間去亂闖，一半算是遊覽，一半算是考察古蹟名勝；並想發現一些不見經傳的史料。這些次一半遊覽一半考察的短程旅行，興趣所在，眞是頗有自得其樂之慨，所以不怕「室內旅行」的譏嘲，也不避「三句不離本行」的嫌疑，趁此機會，挑選其中為大家熟知得多的龍華，抽暇追記我半日的閑遊。

那是去年春天的事。正是龍華道上桃花開得妖艷無比，行人車輛熱鬧得出奇的一個晴和的春日的下午，我和吳，郭，席，胡，蔣諸君，在龍華寺前下了車，大家不約而同的以微笑的眼睛彼此對看了一下。是的，寺前的熱鬧年年有，寺內的香火年年盛，附近的田野，也年年開粉紅的桃花，長綠色的草木，可是，可是我們這一回遊龍華的那種愉快的心情，却非人人能有，也不是我們往年遊龍華時所有。我們不僅去看熱鬧，我們不僅去踏青遊春，我們更不僅，像人們慣常說的那樣，去借花獻佛。關于龍華，我們已經從書本上得了不少的知識了，從嘉靖上海縣志到民國上海縣續志，更旁及至元嘉禾志松江府志和私人著作等，我們都看過。而同行的諸君，又都比明朝「六日龍華兩度遊」的陸深還要興緻好得多，最近已幾次上過龍華，連寺裏和向都不知道現在已否填塞無踪的兩口龍井，也會被他們發現於人家的眠牀底下。所以龍華彷彿已經成為我們的極親切極親切的朋友，我們不僅知道他本人的性情思想和習慣，而且也曉得他的出身和世系；這朋友又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特出的人物，使人希望隨時會從他身上發現一些新的什麼。

在熟知之中，又有着新鮮的期待。在龍華寺前下車的那時候，至少在我，心頭浮起了來的愉快之感，確是因爲這樣的原因。

我們先往寺裏跑。出進的人眞是擠得踵接肩摩的。照例，在香烟燭光之中，許多信男信女在跪拜，在祈禱，那種虔誠的神氣，眞叫人感動。瞻仰了一下上海所有大大小小寺院裏所有的彌勒菩薩中頂頂大的那龍華寺的彌勒菩薩之後，又好容易擠進又擠出了天王殿，眼前忽然輝煌了起來，原來新近修葺過的大雄寶殿正在面前。人所說佛要金裝，其實殿又何嘗不需漆裝？這容光煥發的大雄寶殿，加上林主席賜題的「龍華十方」的匾額，使人一下便格外清楚地感到這古寺其餘的房屋，是怎樣破敗不堪。

過了大雄寶殿，又是破敗的景色。三聖殿裏供的菩薩頗爲奇怪，中間是阿彌陀佛觀世音菩薩和大勢至菩薩，左手一邊又是這三位，右手還有千手觀音。問問和尚，這才知道左右兩邊的四位，是民國十八年從大南門民立中學對面的洪善寺裏移供過來的，那個洪善寺據說現在已經不存在了。殿上而有走馬樓，隱約可以望見有書櫥在那裏。原來，被視爲龍華寺中興祖的觀竺法師，曾於清同治十三年（一八六四）從朝廷領來經書若干，特建藏經閣以便珍藏，後來閣毀，經多散失，留下的那些便藏在那走馬樓上的書櫥裏。殿後半的部份，向內供着銅鑄的毗盧遮那像，是明萬曆年間御賜之物。這破敗的三聖殿，倒是龍華寺寶藏所在啦。

三聖殿後，是名爲「藏經樓」，實際却是方丈室了。我們轉到寺東部駐兵的廢殿去看嵌在壁上的一塊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重建百步橋碑。因爲這一塊碑爲志書所漏載，所以我們抄錄過後，還商量幾時去刷印了來。這塊碑使我們稚氣地急於想去一登百步橋，於是匆匆再到寺西部去轉一下，可是終於在相接的血華紀念園中停留了下來。這血華紀念園，是民國十七年，浙滬警備司令錢大鈞所建，園中央有國民革命第三十二軍陣亡軍士官長紀念碑，左右有陣亡官長及陣亡士兵姓名石碑各一。國民革命軍於民國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到達上海，是首先佔領龍華的。龍華不僅在近時的許多次戰爭中才顯出它在軍事上的重要性，便是在滬杭鐵路通車以前，甚至在江南製造局設分廠於龍華的同治十三年（一八六四）以前，也早已爲了它作爲上海松江青浦水上交通的集中點的龍華港，而不容人們忽視了。我們儘是你一句我一句的談論着軍事區域的龍華和它的史實。待到記起還得去登百步橋，精於攝影的吳君匆匆照了幾張像片之後，走出血華園去的時候，蔣君還在拉着席君說着他歡喜說的「龍華十八灣，灣灣見龍華。」的那句形容龍華地形的俗諺。

龍華塔顯着衰頹的老態，矗立在我們的

面前，吳君捧着照相機，選好背景，看準光線，爲古塔留影。郭君記起了常在我們心中的一個問題，自言自語地說道：

「八九百年不修，這怎麼可能？」

「唔，」胡君眼望着塔頂，接上說：「要能夠再發現一點修建的史蹟才好。」

眞是的，單在這龍華塔的小小歷史上，也可以看出以前的志書是多麼疏忽，發掘史料是多麼不容易。照歷來志書所載，這龍華塔重建於宋太平興國二年（九七七），直到清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才始再修，中間相隔九百十幾年，情理上似乎說不過去。翻到黃本銓的小家語第一卷，知道于清道光季年也曾修過一次，然而比光緒十八年，也不過早四十多年，依然還有八百幾十年的一長段時間哩。

沿寺前大路，向南行數十步，到了老山門。這老山門外面的那條窄狹的市街，叫做龍華鎭路，俗稱老街。脚踏到老街上，返身來看山門，在「龍華」這兩個大字的旁邊，有胡君郭君上次來借了掃帚，爬上去掃刷一番，才能看清的兩行小字，曰：「正德丙子歲季冬」和「當山比丘×××」那末了三個字終於無法辨認。胡郭二君又指着山門東側的鞋子店和山門西側的鮮貨行，告訴我們，兩個龍井便在那兩個店舖裏。一面沿着老街向東走向百步橋去，一面他們講說着發現龍井所在的經過，說到他們於發現之後，跑去告訴寺內的大芬和尙，他驚訝之餘，十分認眞地對一個老和尙說道：「啊，怪道龍華的市面不興了，原來龍的眼睛給人家遮煞了！」這時，吳君特有的那種暢快到極點的天眞的笑聲，壓倒了我們的，在老街上響了起來。

走盡老街，面前豁然開朗，龍華的春郊正含笑在歡迎我們。胡君孩氣大發，一個人直衝直衝的衝向了前面去。等到我們走近百步橋頭，他早已兀立橋頂，在那裏瞭望龍華港和黃浦江的會流處了。

雖然百步橋名稱的由來，有一個說法是因爲龍華港別稱百步塘，塘口的大橋便叫百步橋；然而一見了這百步橋，却眞會使人以爲這橋因有一百步長而得名，確是一座相當長的橋樑。在以前，實在要算偉大的工程，壯麗的形式了，志書稱之爲「海邑諸橋之冠，」當之可以無愧。又據志書，「清初建砲台於此，」足見其形勢的重要了。

我們立在橋頂，東望水國，西眺陸地，頗有不欲走開之意。等到我們覓取新路，走回龍華寺前去的時候，倦遊的人們已經在紛紛作歸計了。但我們走進了古塔近旁臨時搭擺起來的一家飲食店，喝着茶，談論起關於塔的一些有趣的傳說來了。龍華的半日，我們是不願意僅僅那麼跑了一下便過完的。

桃花壩

朱曼華

桃花壩位于新安江上，距歙縣縣城祇十五里。

歙縣是我的故鄉，然而我離開故鄉又經十多年，故鄉的風物，是多麼使我留戀呀！十九年我回歙縣，雖沒多躭擱，但桃花壩是去遊過一回的。時候是在三月，從家裏出發，沿新安江走了半里的青石版路和兩里半的泥路，灣灣曲曲地走到一個埠頭，從北岸渡到南岸那兒就叫「雄村」也就是一般人所稱的桃花壩。

雄村是新安江沿江一個比較大點的村落，有居民三百多家。村口，也就是埠頭，用大的石塊築成一個兩丈多高的石塝，在霉汛裏，江水無論怎樣漲，是不會高出石塝的，這大概是地形高的原故。

村中的曹姓在石塝上種着桃花數百株，并有紫荊花點綴其間，每年春天盛開的時候，姹紫嫣紅，和新安江上雪白的波浪互相輝映，使登臨這石塝上的人如置身畫圖中，確是左近一個不可多得的名勝。

渡船靠了北岸時，跳板上就有兩三個村婦跪在那裏洗衣了，離船上岸是要從她們的脚上跨經過的，因爲這義渡是曹姓的私產，而跳板也是屬于他們的，對于外村人的來臨，當然無所用其避讓了。下了渡船之後，一抬頭，就看見石塝上那一座桃花林，旁邊還有像公園一樣的建築物——文會。園外一道短短的粉牆，有許多玉簪花的樹伸在外面，而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那尖尖的銀色的文昌閣的閣頂了。

走上石級，先在桃花林中遊玩一回，許多童年的回憶，被勾引起來。小麻雀就在這林中穿來穿去，有時也會停在那短短的石欄干上，尋一些食物，我的心境是被些景物引到另外一個世界中去，身子也好像輕鬆了許多。新安江的江面很狹，從雄村這一面望過去是一座并不十分高的山，在那山的中央，有一個叫慈光寺的尼庵，白色的粉牆，就從竹林的掩映中透露出來，我站在桃花林中，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小尼姑抬着水桶從很高的石級上到埠頭去汲水。而西首呢就是所謂桃花壩的「壩」了。

新安江上，江石崚嶒，灘壩也不知有多少，由杭到歙，自東而西，地勢漸高，假使上游沒有這些灘壩，那末歙縣境內的水源也是很可慮的。桃花壩并不十分雄偉，雖然水流激湍，當你沒走到埠頭時，又經可以聽到那奔騰澎湃的聲音了。我站在石塝上，居高臨下，看那西面來的水，直向那些巨石衝去，激起雪白的浪花，巨石屹立在水中央，像渾然不覺的樣子，水更激怒了，無休無歇地衝出浪花，有時很大地飛濺在空中，下水船經過這裏，攏準了柁，划槳的舟子們全停了手，讓水

把這船前呼後擁地向東推去，但上水船苦樂就不同了，拉縴的把腰彎到地，那只船還好像一動也不動似的，倘若六七個縴夫中，有一個把縴索拉斷了，那船馬上就要遭受到非常的災難。遊山玩水雖然是悠閑人物的雅興，但無論你怎樣悠閑，當你聽到縴夫們「呃」的一聲時，你也得替他們揑上一把汗！

我正在出神的時候，猛不防有一點輕飄飄地的東西樸的一聲停在我的頭上，一摸却是軟綿綿地一堆鳥屙。雖然像是有點不高興，但也不惱怒，我慢慢地走出桃花林，對着這些開得正盛的桃花，起了些微的留戀。朝東走了幾步就是「文會」了。

雄村的文會，是歙縣境內一個變相的公園。裏面花木扶疏，有亭台樓閣之勝，祇是年久失修，有些地方都已傾圮。那文昌閣上，窗牖緊閉，蛛絲網兒結在鐘鼓棟梁之間，看了一會也鼓不起興緻來走上去了。但站在裏面的石磴上，也可以從短牆上面看到新安江上的風帆沙鳥。這文會的幽靜，是使到過的人留連不忍去的，因為裏面簡直可以說沒有人。那看守文會的人，是住在最裏層一所小屋子的，白天把門兒虛掩着，只有一只老黃狗懶懶地睡在門口，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雄村本地的人，是絕對不進去玩的，別處的人，如果不是從外省來的，也至多抬起頭來觀看一下而已。所以到了裏面之後，沒有像在寺院裏有那要錢的和尚出來殷勤招待，甚至嘴乾要喝茶也沒有。有的就是自由，你可以在裏面長嘯，也可以在裏面看書，甚至脫了長服，橫躺在石磴上仰看白雲，倘然有些疲倦，就在石磴上小睡，一直可以睡到要醒的時候才醒，醒時至多身上有一片樹葉或一堆鳥屙而已。

文會的地址幷不大，除文昌閣外，只有一個院子，一個小池，一個大廳，和一條灣灣曲曲的走廊。在正門的旁邊，還有一個小間，但遊人是不大去的。廳上有清沈歸愚的一篇遊記，鐫在壁上，長凡千餘言，當時雖然讀了一遍，但現在已經記不起來了。

那一天，我的興緻很好，一個人玩了一個痛快，到下午二點鐘才到雄村我的一個親戚家裏去叨擾了一頓麵（徽俗有客來必餉以麵）然後才慢慢地走了回家。

酒醉雙淚

王蔭棠

月光若水銀，瀰漫乎宇宙，花木樓臺，皆沉沉表現靜美之姿態。余方赴友人邀宴於首都舞廳，狐步華賓相續，蘭地香檳頻傾，午夜歸來，似乎微醉，更衣滅燭，書廂休眠，奈輾轉反側，苦無寧晷。窗外夜色，更似徬徨相招，因披衣散步花園，俄而就樹陰流水小

坐，明鏡當空，萬籟俱寂，顧影唏噓，覺有感觸。

一九三二年夏季第十屆世界運動會舉行於安琪兒城，假余母校南伽州大學足球場爲會址，各國青年英俊大現身手於田徑競賽，足資彼此觀摩。與會人士，爲謀進國際青年相互瞭解起見，遂繼運動會後，在安琪兒城北境帕薩地那舉行第一屆世界青年會議，假座伽州工業專校爲會所。會議分四組進行，余被推爲中國首席代表，出席國際政治組，該組之重心問題，即在詳究東三省事件之爭執，某方爲鄭重應付起見，動輒出席首席代表，代表專門顧問，祕書等十餘人，余唯恃其清靜之頭腦，精強之法理，流利之英語，單槍匹馬，博得全會之好感與贊助，於無形間驟然獲得國際友朋甚夥。高尚純潔之熱情與友愛，使余平素單調純潔之心靈，頓然感覺波動，愉快與充實，於是余行余坐之處，莫不有若干碧眼黃髮之青年圍聚，最堪注意者，即西洋美人向見「支那人」而不恤一顧者，此時亦竟不惜其自命不凡之身分，爲破格之週旋矣。在會議期間，每日皆有娛樂交際節目，最是在旬日會畢之晚間，適值月滿之夜，會議主持人，向「星光音樂團」索得贈劵數百張，於是與會之人士，悉得攜手同行，共聆妙樂。蓋該樂團由世界各國最負盛名之音樂家數百人集組而成，樂臺建於伽州「死谷」中，臺上可容千人，臺下座位三萬數，票價由美金五角至十元不等，每年夏季月明之下，在露天演奏，其景況之偉大，實堪驚異。音樂既畢，復相偕驅車至附近之「銀湖」俱樂部跳舞，銀湖介帕薩地那與世界影京好萊塢之間，兩邊距離差等，約爲十分鐘之行程。（美國概以汽車爲行路之工具，十分鐘之距離，約爲五哩。）銀湖爲附近城市之自來水源，重山環抱，周圍護以鐵絲欄，藉保證湖水之清潔衞生，月光吻接湖水，水面動盪生紋，山風徐來，水中飛魚，絡繹跳躍，如相追尋。湖濱精室中舞樂不絕，當時余未諳舞藝，不知舉一步，故但立於湖畔，靜覽湖光月色。其時伴余小立者，亦有三五人。其中一位余不當忘者，乃佛瑙諾娜娸爾德小姐，伊父爲安琪爾城之名醫生，屬法籍，母德人，佛生長於美國，故於法德美三國文字皆精通無匹，習國際法於安琪兒城伽州大學，性情正直，略無一般西人之偏見。女士嘗於東三省事件辯論席上，發其精透之宏論，爲中國助，佛且能講幾句中國官話，亦足奇矣。最足驚人者，佛之美貌也。

在會議中余接得喬治華盛頓大學博士班電報，促余東去。余在美京時，猶不時得佛之法文函，詢余研究之狀況，辭句之間，一若視余爲外國人而更加禮貌者。噫！果其然歟！現余習跳舞初成，普通異性之伴侶，尚且不可得，遑論舞伴哉！返國兩年以來，常日昏昏，苦悶無已，國事萬端，恨無報效之機緣，思念至此，微醉似醒，覺腹有饑意，秋風吹來，心地生寒，而兩頰亦淚濕矣。

十載間交通之進展

武廷琛

旅行雜誌，以十載清游題，徵文於余，憶余自二十年前薄遊漢皐，近於二十二年底，參加杭江鐵路通車典禮，曾一度至金華，似此短程輪軌，何足以言清游？問道於盲，抑何滑稽可笑，無已，姑將十載間國內交通進展狀況，撮要貢獻，聊備遊歷家之參考。若云導游，則吾豈敢！掛一漏萬，貽譏大雅，尤所不計也。

近代文明各國，交通網之密，水陸空互相銜接，穩快舒適，只要游客有錢，周游全國，環行世界，無所不可。我國幅幀之廣，海岸之長，江河之多；而鐵路幹線，寥寥數條。江海輪舶，總噸不過四十萬。航空公司三家，民用飛機，不滿三十架，新疆雲南倘須假道俄法，方能縮短行程。道途梗阻，旅行困難，無以鼓動旅客勇氣，而增加其興趣。差幸年來，公路勃興，將來貫通全國，足以補鐵路民航之不足，此則各省建設廳之努力，而最近逝世國聯專家哈斯氏指導之功，要不可沒也。埋頭苦幹，迎頭趕上，國內交通最近概況，略述如下：

一航運　我國航業民營公司，家數雖多，大都限於資力，僅能維持現狀。問惟民生公司，崛起川東，頗有朝氣，去年收買美商捷江公司其泰，宜興，宜江，宜安，宜昌，其春，洩灘七輪，連其原有各輪，行駛川江，挽回航權不少。國營招商局，自峨嵋輪擱礁後，上江航路，早已放棄，國外航線，更談不到。幸經該局竭力整頓，前年在英，訂造元亨利貞四新輪，去年次第回國，分別派駛南北洋。今年六月，又將內河小輪收回，酌留數線自辦，且與國有鐵路及公路公司，辦理水陸聯運，脈絡貫通，便利旅客不少。

一鐵路　南北東西各大幹線，尚未聯貫而積極興建者，如（一）粵漢路株韶綫，刻分三小段建築。在粵境者，樂昌坪石段，已於本年九月二十日通車。在湘境者，由耒陽至衡州為一段，由衡州經朱亭而達株州為一段，總計株韶全段工程，現已完成大半，預計明年年底全工即可告成。（二）隴海路潼關西安段，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通車，本年十一月十八日，又展築至咸陽縣。（三）滬杭甬路錢江大橋，因今夏突遭風潮，工程不免延緩，現正加工建築，至遲明年底必可完工。（四）浙贛路玉山南昌段，已告竣工，聞定二十五年元旦正式通車。（五）同蒲路太原介休段，已於二十三年七月一日通車，介休經靈石至霍縣段，亦於是年十二月三十日通車，期於二十五年底全線告成。（六）江南鐵路，京蕪京孫間，業已先後通車。（七）淮南鐵路，自田家庵至巢縣段，已於本年八月初通車。巢縣至裕溪口，本年底亦可通車。此各路最近進行狀況也。

一公路　西北西南，尚無鐵路省份，公路尤為需要。現所築成者，計（一）湘黔線，由

貴陽經鑪山鎮遠，玉展面達湘境之晃縣，芷江，辰溪沅陵桃源本年八月間已通車。（二）川黔線由成都至貴陽全路通車。（三）川鄂線由漢口至成都，其巴施段，已於本年九月間通車。（四）川陝線由成都至西安，四川境內已通車至閬中陝西境內已通車至寶雞。（五）川康線由成都至康定，其成都雅安段，與康定瀘定段，均已完成通車。（六）川甘線由成都至蘭州。四川境內，成都江油間，甘肅境內蘭州定西間，均已通車。將來各路完成後，吾人可由首都或上海，乘汽車經浙贛湘而直達川滇黔桂。至黔約須七天，至桂亦約七天，至川八天，至滇九天，雖長途遠征，不無勞頓，而沿線風景，盡收眼底，其快慰為何如耶？

一航空　民航事業，在中國創設未久，現有中國，歐亞，西南，三公司。各自劃分航線，而於重要城市，交互會合。現有航線：北至北平，西北至蘭州，包頭，西至成都，南至廣州，瓊州，西南至龍州。而以歐亞公司航線為最長，南京鄭州西安間漢中成都蘭州間，均於當日可到。北平甯夏包頭間，次日到達。最近於京滬線內且於夜間飛行，科學萬能，戰勝自然，吾人生當其間，縮地有術，當為古人所夢想不到也！

雖然交通便矣，而主要材料，如鋼鐵汽油，仍須仰給舶來汽車飛機迄猶未能自造。倘望最高當局，開闢資源培養人材，早為將來預備也。

我們需要旅行語

胡愈之

現代人類一切的問題，都只因為技術的發展超過社會組織的發展的緣故。單從旅行這件事就可以證明。本來因為交通技術不發達，人們不能互相往來，所以各地的語言就不能統一。可是現在交通技術幾乎已發展到最高點，於是各地語言的不統一，反倒果為因，成為交通和旅行的最大障礙了。

旅行過中國內地的人，沒有一個不感覺到語言不統一的困難。因語言不統一，我們到別處地方游歷，不但不容易傳達情意，而且往往受本地方人民的歧視。北方人到上海，免不了做「阿土森」而江浙人到長江上游，也往往被稱作「外江佬」，到處有被「敲竹槓」的機會。

在國際旅行中，語言自然更是最大的難關了。比方你從巴黎坐火車到莫斯科，不過兩日夜的工夫，但是你就得通法，德，波蘭，佛拉芒以及俄羅斯這五種語言，不然，路上就會發生許多麻煩。有一個在歐洲留學很久的朋友，他學會了英，法，德，意，四種語言——這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可是他告訴

二五一〇六三

我，有一個時期，他曾在西班牙某城市的旅館里，鬧了一個笑話。原來他到了西班牙那個城市裏，已經是夜間了，一時找不到他的朋友，只好一個人暫在旅館投宿。因爲肚子餓的很，他就走進那家旅館的飯廳裏。他用英，法，德，意，四種語言都不通，沒法子才在點菜單上畫了一個橢圓形，意思是說要鷄蛋喫。誰知侍者却拿給他一隻空酒杯。他做了許多手勢，侍者到底沒有明白。於是他只好離開飯廳，整整地餓了一個晚上。

這不是說笑，却是實有其事的。凡是到歐洲旅行的朋友，大概都會時常鬧這樣的笑柄。我們都知道，在現代的大都市裏，交通可算方便極了，關於旅客安適的設備，也是完備極了。你只要有錢，到無論那裏，都可以和自己家裏一樣舒服。唯有語言這重難關，却不容易打開。在巴黎，羅馬，柏林，這些大旅館裏，雖然也雇着英文或德文的譯員及嚮導，可是如果你不懂英德文，也仍然如同聾啞。在日內瓦或海牙的許多大商店門口都寫着"English Spoken."或"Ou Parle français."等字樣，可是裏面的店員，大都是能說幾句不三不四的英法語，和上海黃包車夫講的「洋涇浜話」一樣。這些店舖，大都是專做外國人生意的，價目抬得格外高，所以你進去反而要上當。

因此，跟着交通技術的發展，人們總得有一種共通的旅行語才好。國際的共通語，現在已有了 Esperanto 這一種。雖然因爲各國政府爲着國家主義的成見不肯提倡的緣故，Esperanto 還不能十分流行，可是這種新語言，在國際旅行上，已有極大的功用。因爲這種新語言十分簡明易學，所以現在在歐洲各大小都市裏，差不多都有 Esperantistoj（世界語者）的蹤跡，對於外地的旅行者，有很多的幫助。這是我在歐洲所親自經驗過的。有了這 Esperanto，可以說國際旅行語的問題，已整個地解決了。

至於在我們中國，應該怎樣解決旅行語的問題呢？在過去，所謂國語統一運動，雖然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可是一點成效都沒有。因爲國語注音字母，是拿方塊字作基礎的，很難普及到民間。就我個人的意見，現在所提倡的北方話拉丁化方案，倒是比較最適合於中國共通語之用的。因爲事實上，中國智識分子所講的「普通話」，本來就以北方話作基礎。而廢除四聲，實行連書的拉丁化拼音，也最容易學習。所以北方話的新文字，要是能夠推行，那麼中國的語言問題，也就解決了一大半。這不單是爲了旅行上的便利，從文化的意義上來說，也可以說是一個空前的大改革。希望研究中國語言問題的人們大家都注意一下。

× × × ×

五嶽與四大名山

蔣維喬

世運默移，韶光如駛。囘首十年，已成陳迹。余生也好遊，雖足跡未徧全國，亦既東出滄海，西入長安，南踰嶺嶠，北過雁門矣。旅行雜誌主任，以十週紀念，屬爲撰文，乃寫此短篇，聊以塞責。

昔人云：「五嶽歸來不看山，」意謂到過五嶽，則他山皆不足觀，其實此語，亦不盡然。蓋五嶽者，古代天子巡狩所至之地，取其五方位置之正中，故表爲一方之鎮耳。實則如江蘇海州之雲臺山，氣象不減於泰岱，且有山有海，其勝或且過之，然不得爲嶽，以其偏於東南耳。又如陝西之太白山，偉大乃超出華山，然不得爲嶽，以其偏於西耳。余於五嶽，僅登其四，尚未至中嶽。所以未至者，一則以遊過之友人言，五嶽以嵩山爲最不足觀，一則以嵩山僅須隴海路中途在登封下車，一二日即達，來去甚便，不甚經意，故至今尚未實踐。就四嶽論：華山最奇最險。衡山羅列七十二峯，規模宏大。泰山有巖巖氣象。恆山惟有一峯，爲最遜耳。

五嶽祀五帝，嶽廟皆爲道士管領。而佛家則有四大名山：晉之五臺，爲文殊菩薩道場；蜀之峨眉，爲普賢菩薩道場；浙之普陀，爲觀音菩薩道場；皖之九華，爲地藏菩薩道場。余於四大名山，僅歷其三，以峨眉僻在川南，來去非五十餘日不辦，時間經濟，皆所不許。就余所經過而論：五臺巍然五峯並峙，以北臺爲最高。春夏之交，徧山皆奇花異草，余以仲秋往遊，則滿山已飛雪矣。普陀規模雖小，然四面皆海，風景宜人，夏日避暑，尤爲勝地。九華九峯如蓮花，歷三天門至頂，層巖重壑，幽秀絕人。峨眉之勝景如何，因難懸揣。若茲三山者，乃各極其勝，非若五嶽之可以加以軒輊也。

名山之令人最不能忘者，在河北則有京西之大房山，山形奇峭，聳立如碉堡，山下之雲水洞，洞有七進，匍匐而入，其中石鐘乳構成之奇景，不下百餘。京東之盤山，分下盤中盤上盤，松石之奇秀，捨黃山而外，其他莫能及也。在東南則有浙之天台，雁蕩，天台之雄奇，在華頂看日出，恍若置身天外。雁岩之怪偉，一屏一嶂一柱，皆如鬼斧神工，而大龍湫之夭矯若游龍，日光照之，五色爛斑，尤令人叫絕。皖之黃山，極天下之奇觀，夫人而知之矣。然休寧有白嶽（亦名齊雲山）者，規模雖稍小，乃竟能與黃山爭奇。蓋黃山山峯尖銳，處處以露骨見長。而白嶽之峯巒，悉爲圓錐形，乃別具一格。一天門以上，四圍重巖環峙，中有碧蓮池，巖頂有泉，滴瀝而下，曰珍珠簾，亦他山所罕見也。吾蘇宜興之善卷，庚桑兩洞，奇景與雲水洞相埒，而雲水洞內黑暗，兩洞則大半通光，余曾兩遊此洞，且在銅官山下之芙蓉寺，安居兩月，及今囘憶，猶令人低徊不置也。

黃山紀游

周瘦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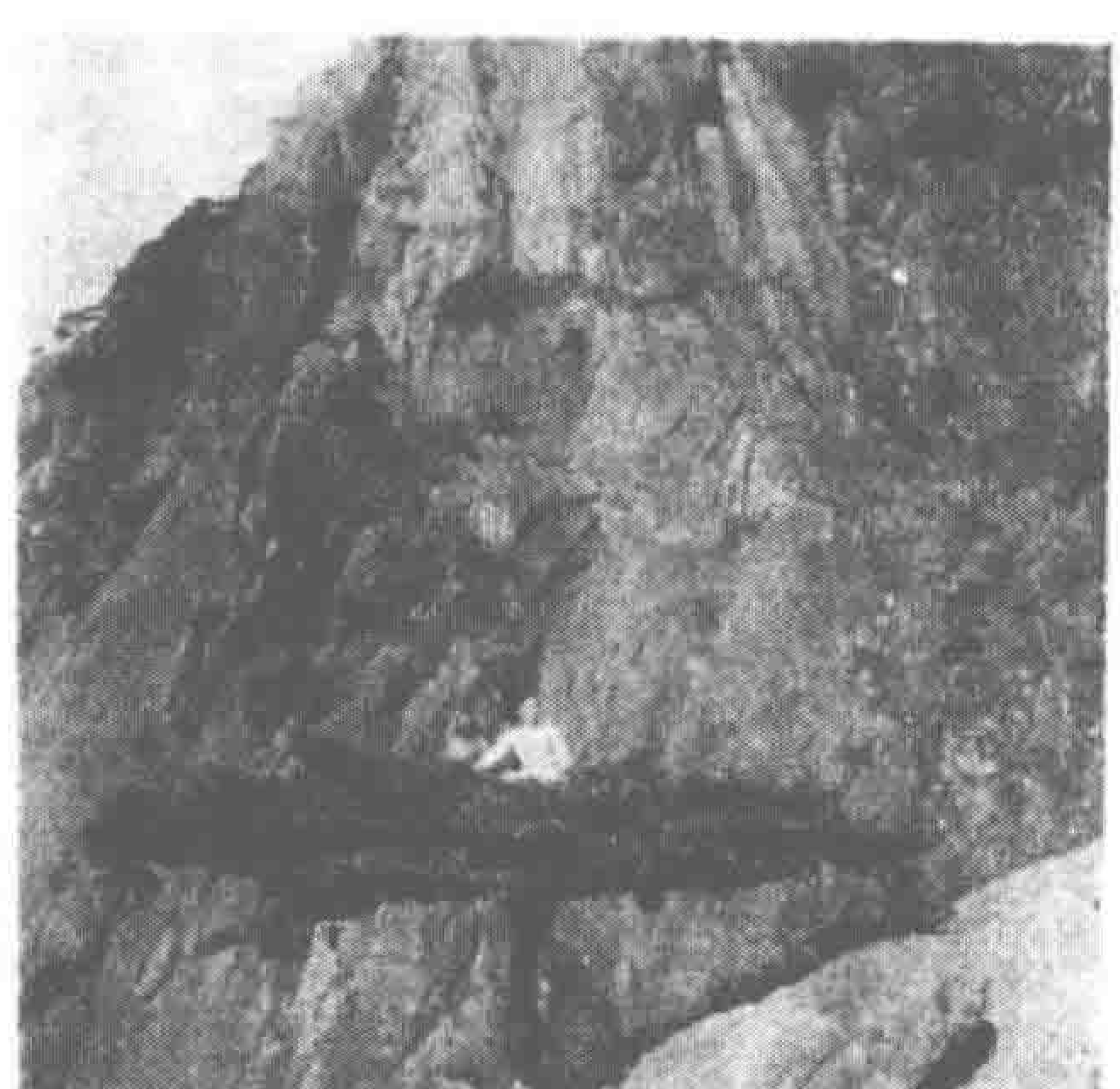
十載以還，每值春秋佳日，恆招邀儔侶，共作清遊，藉遣煩憂而滌塵襟。顧蠟屐所經，不出江浙兩省，所見良隘，殊不足數。乙亥之秋，鬱鬱不自聊，吾友陳子小蝶，涂子筱巢，堅約作黃山之遊，欣然從之，淹留六日，凡黃山名峯，登陟殆遍。昔人謂山陰道上，令人目不暇接，愚謂此語惟黃山當之，庶無媿色；而愚之十載清遊，自亦以黃山爲第一，是不可以不記。

古今來騷人墨客，其遊黃山而記黃山者，殆不可僂指數。愚之斯記，漫無系統，特記其片段，以誌鴻雪。生平不能作韻語，而此次薄遊黃山，意興飆舉，遂亦附庸風雅，妄作五言五十二首，遊踪所至，輒有所得，則就黃山全圖之背，書以寸鉛，而就正於小蝶，茲卽迻錄於此，以示黃山之美，令人不能已於言爾。此五十二首者，吾嘗入之手冊，題其端曰黃山雜記，蓋下里巴人，初不敢自命爲詩也。其第一首云：人說黃山好，我姑妄聽之，一見黃山面，心醉欲無辭。

愚等夜宿西子湖畔之蝶來飯店，店爲小蝶所手創，極輪奐之美，居之良適，所製西餐西點，尤腴美可口，爲湖上冠。詰旦以七時發，亭午出昱嶺關，過三陽坑，漸入佳境，及薄暮，則已與黃山行初覯禮矣。

星晨別西子，午過昱嶺關，鋒車如掣電，半日到黃山。

以籃輿登山，抵湯口，止於中國旅行社招待所，澗水湯鳴，湯如琴筑，惜暮色四罨，不克睹其噴薄之狀。晚餐旣罷，小蝶導往湯池溫泉就浴，源出硃砂泉，卽之奇溫，解衣入池，共作拍浮之戲，越炊時許始起。忽有妙香拂拂，自水底出，如奇南香，爲之戀戀不忍去，恨不能長住水中央也。



蒲團松上坐　打睡一千年



萬松嶺下住　千愁一日蠲

解衣作磅礴，溫泉快一浴，奇馨忽飛來出自硃砂腹。

湯池左近有一潭，曰白龍潭，水色油然一碧，清澈見底，澗水下瀉，渟滀其中，終年不竭，安得美人魚來，以泳以游哉？

湯湯白龍潭，一泓秋水寒，適從塵壒來，聊可洗肺肝。

小蝶謂如以名山喻人，則廬山為隱士，而黃山則劍仙也。愚笑頷之曰：君言絕雋，吾亦云然。惟劍仙不可無美人為偶，彼美者誰？其惟吾蘇之靈巖乎？

匡廬為隱士，黃山是劍仙，俠骨撐天表，神光照大千。

吾鄉有靈巖，娟娟玉一般，良偶無可托，端合嫁黃山。

桃花嶺不甚高，與紫雲紫石諸峯遙遙相對，如展翠屏。其下曰桃花源，已闢為住宅區，聞此間昔有桃花萬樹，而今則已歸烏有。愚意他日之居此者，宜各爭植桃花，蔚為大觀，庶覺名副其實。十年以後行見桃花源裏人家，益饒麗致矣。

峨峨桃花嶺，陰陰萬綠遮，好春願長駐，日日看桃花。

黃山固多澗，隨處可見，厥聲澌澌然，如人低語；而瀑之名者，止有人字與九龍二瀑，會以經久不雨，水勢少殺，但見白練條條，蠢動山坡間耳。

日日萬峯頭，逸情干雲上，深山無別聲，但聞澗語響。

一瀑掛山阿，詰詘作人字，自是神來筆，黃庭初拓時。

我生愛飛泉，今見九龍瀑，雖則龍骨瘦，猶能作雷躍。

黃山之聲聞卓著者，凡三十六峯，而以桃花，蓮花，天都，始信，玉屏，獅子，容成，九龍，紫雲，紫石，諸峯為尤著。其間多雲海，多奇松，多怪石，可稱三絕。杜鵑花亦特多，入春必富麗矚。

山中有鳥曰山樂鳥，鳴聲絕美，小蝶謂細聆



古松迎佳客　到處好為家



西海門前立　心驚天地妍

其聲，似呼瘦鵑，聽之果然。

摩挲看山眼，來看卅六峯，枝枝碧琅玕，朵朵青芙蓉。

神仙揮玉斧，劈破此鴻濛，奇石幻蒼狗，長松化虬龍。

石上看雲起，松下枕手眠，空谷無人到，閒煞一溪烟。

初日排山出，峯巒盡曉妝，萬松看不了，那得一擔裝。

峯頭雲所宅，峯腋松之家，翠屏千嶂立，百萬杜鵑花。

秋深山樂鳥，毛羽美而娟，似識我名字，聲聲叫瘦鵑。

文殊院旁有古松，曰迎客松，高可數丈，作磬折迎客狀，姿致絕美。院僧瀹茗相餉，云為天都雲霧茶，味之清芬可喜。

古松迎佳客，到處好為家，老衲殷勤獻，一盞雲霧茶。

文殊院前有亘石巋然，曰文殊台，坐臥其上，晨可觀雲海，夜可看明月。台右高岡綿延，愚等嘗於清晨四時，抱衾登其上，意在欣賞初日，顧為象峯所蔽，了無所見，但聞空谷猿啼，似泣似訴而已。

一角文殊石，仙人白玉牀，無事且靜臥，佇看明月光。

抱衾上高岡，坐待朝陽出，四山睡未醒，哀猿叫殘月。

天都峯刻削千仞，高可摩天，今歲經吳稚暉先生出資闢一山徑，都數百級，登陟較便。上有五石，作人立，遙望如五老人，聯翩登山，俗稱五老上天都。

五老去求仙，崎嶇行萬古，日日上天都，何曾移一步？

蓮花峯拔地而起，酷肖蓮花一朵，瓣瓣挺秀。其巔高七千尺，為山中最高處，愚鼓勇而登，竟達絕頂，俯瞰平原，小如一粟矣。

瓣瓣出奇峯，蕚蕚自橫斜，淩波雲海上，一朵妙蓮花。

扶搖七千尺，獨上蓮花峯，玉女雲中笑，呼我濂溪翁。

長岡斷復連，古松奇且好，摳衣到絕頂，脚底天下小。

閻王壁，小心坡均稱險峻，觀其名可知。近經修葺，尚堪容足，而顧名思義，咸慄慄有戒心。其間層巒疊嶂，嘉樹錯列，籃輿所過，如入繡屏中行，渾忘人世間有憂患事矣。

今朝閻王壁，昨日小心坡，宵來頻怯夢，夢比亂山多。

籃輿聯隊過，如入繡屏行，山風多解事，為我洗煩酲。

閻王壁附近有一松絕亘，作圓形，頗類僧人打坐之蒲團，因有蒲團松之稱。小蝶夫人十雲女士，跳踉如稚子，遽奮身而上，跏趺作打坐狀，愚等爭相攝影，戲呼之為女菩薩。自維生丁斯世，心罣百憂，竊以有生為苦，安得就此蒲團松上，永作打坐僧哉！

脚踏黃山石，飄然便是仙，蒲團松上坐，打

睡一千年。

由蓮花峯赴獅子林，道出百步雲梯，過鰲魚洞而上。鰲魚洞者，豁張如鰲魚之口，約可容十人盤旋其中出洞逆轉，則登鰲魚之脊，遠望天海諸勝，羣峯環列，如星羅，如棊布，僉可入畫。小蝶大悅引吭發長嘯，松濤作響，似相唱和焉。

峯礙肩頭過，雲從脚底生，李白成仙去，金鰲背上行。

白袷翩翩子，到此氣便豪，長驅過天海，萬壑起松濤。

獅子林有獅林精舍，可供食宿，住持惟清上人，款接可人意。前爲萬松嶺，彌望皆長松。舍之左，有山坡，登數十級，爲清涼台清涼頂，登眺極美其上爲獅子峯，雄蹲若巨獅。始信峯近在咫尺，幽秀可愛，一松一石，悉具畫意。上有琴台，爲麗田生彈琴處，摩厓猶存，麗田氏江，清代人，當年鼓琴時，每有白猿出聽，宛然知音，及其奏罷，而猿亦不見矣。小蝶酷愛四周風物之美，因出素紙，就琴台下潑墨寫生，歷二小時而成，歸後復爲設色，即以見貽，玆已什襲珍藏於紫羅蘭龕中矣。

平生無他好，所好在林泉，萬松嶺下住，千愁一日蠲。

屹屹獅子峯，沉沉如睡獅，會有狂吼日，羣倫膽破時。

振衣清涼頂，豁目望仙台，遙知明月夜，應有鶴飛來。

觀雲清涼台，迎日始信峯，倚天一長嘯，萬山拜下風。

麗田琴台上，茸茸長綠苔，猿公今不見，千古有餘哀。

絕巘連危壁，長岡接平阪，有客愛丹青，天然好粉本。

自清涼台遙望，見有奇石二，一曰美女送花，髫鬟依稀可見，彷彿扶桑女子。一曰二仙對奕，一仙先已下子，意若甚得，一仙則作拈子沉吟狀，均絕妙肖。散花塢口，則有小峯一，卓立如筆，一松出其頂，若筆尖然，云爲夢筆生花。

一女將花至，二仙對奕來，我欲凌風去，遨與傾綠醅。

媿無生花筆，徒夢筆生花，願借山頭石，爲我點墨華。

松林岡在西海，巉削無路，遊者絕少，愚等鼓勇達其巔。小蝶索十雲口脂條，作書於素帕之上，謂某年月日某某等探險至此云云；繫以樹枝，立於叢石之間，以誌紀念。惟風雨侵襲，恐終不能久耳。岡上多松，幾株株皆連理，小蝶十雲至此，應作會心之微笑也。岡下有谷，曰西海門，美絕妙絕，有非丹青所能寫其什一者。薄暮時夕陽紅映，如活繡，尤富麗矚。

岡頭巉無路，勇上如奔霆，權借紅口脂，勒作燕然銘。

郎上松林岡，妾步亦相從，誰爲證此心，一樹連理松。

松如翡翠林，峯似珊瑚船，西海門前立，心驚天地妍。

散花塢在獅子峯下，巉削尤過於松林岡，愚等以惟清上人爲導，攀藤附葛，顚頓而下，把樹樹折，踐石石滑，幸有竹篠牽引，得弗失足，否則，一落千丈，糜矣。塢中有瀑，水涸見石骨，山半得一潭，瀧瀧有聲，掬水飲之，絕清冽。據惟清上人言：此塢以春遊爲佳，蓋彌望皆野花，絢爛如錦繡堆，今則但見萬綠中間以黃葉紅葉，略資點綴耳。愚腰脚猶健，餘勇可賈，初以第一人下，後復以第一人上，十雲雖女子，而登陟奇勇，差堪抗手，小蝶及筱巢喬梓，均不能及。還登山坡時，日已西矬，羣鳥聞聲驚起，紛飛夕陽中，畫料亦詩料也。

攀葛上山坡，峯頭日已暮，羣鳥忽驚飛，爭馱斜陽去。

紅葉蕭蕭下，飛滴散花塢，竟日不見人，一鳥啼烟雨。

行年四十一，童心迄猶存，登山似猿捷，出

谷如駿奔。

重重疊疊山，行行又止止，愧我四男兒，一不如女子。

同遊涂筱巢鼎元喬梓，策筇戴笠，到處攝影，手鏡箱廻環四照，疾如發槍，愚因戲稱之爲父子兵，不爲過也。山行苦飢渴，十雲每出榼中飲食相餉，席地作碎克臬（Picnic 英語，謂野餐也。）厥味絕勝，以視食前方丈，政無遜色。司行裝者爲顧君抑忱，心細如髮，既周且全，愚深德之。

雙筇雙草笠，橫絕萬山隈，父子兵信勇，到處捉影來。

枵腹入深山，臣朔飢欲仙，賴有摻摻手，殷殷進玉盤。

自散花塢歸獅林精舍，山中急起重霧，繼之以雨，徹夜不絕。枕上聽雨聲，與寺中鐘聲相應。旦起雨猶未已，羣峯如沐；愚等遊興已闌，乘輿出山，山塢間時見茶樹，花白如銀，峯頭笑語蟬嫣，隱約可聞，則採茶女也。

山中經雨後，一路白雲封，晚來無箇事，臥聽蕭寺鐘。

一夜霧氤氳，朝來山雨秋，千峯新沐後，野花插滿頭。

一陣兩陣霧，千點萬點雨，羣峯俱惜別，送我出山去。

茶樹滿山塢，花似白雲吐，誰家採茶女，峯頭出笑語。

別海上諸故人七日矣，山中無郵筒，未通隻字，而歸來重晤，復無以爲贈，至足媿也。其攜以歸我啖隔旬日之吳中故園者，舍行篋一事外，亦止小黃山松十數株耳。

故人常相見，七日斷知聞，何物持贈君，黃山一片雲。

十日千里隔，故園夢魂通，將歸無別物，一擔黃山松。

十載清遊，舍黃山外無足道，記此瑣瑣，以示老友君豪。烏乎！天下紛紛，避秦無地，他日買山歸隱，舍此莫屬，黃山黃山，其亦許我乎？

天下紛紛日，我徒欲何之？黃山如可隱，艱辛百不辭。

憶舊游

陳柱尊

吾平生最喜作山水之游，然十年以來，以有漫游海外之志，於國內名勝，竟鮮游覽，而最堪記憶者，則莫如十七年桂林之游，與二十一年天平山之游而已。十七年桂林之游，有老畫家黃賓虹先生同游。二十一年天平山之游，有女畫家王道眞女士同游。凡今之游者，幾莫不携照相機以攝取名勝之景，誠以一時之游，時過卽逝，他日追思昔游，而雪泥鴻爪，反在彼而不在我也。有山水攝景者則不然，歸而陳之几案之上，則昔日之游，常歷歷在目前矣。其樂豈止一時之游而已哉？若與名畫家同游，則更十百倍其樂焉。蓋名畫家之游山水，必寫眞焉，其寫眞也不特求其眞而已，必有筆墨之高致，以寫其胸中之懷抱焉。凡山水之靈，與吾心之靈相遇，所謂天人相與之際者，惟工於畫者能傳之，斯固非機械之景片所能得其萬一者也。當吾隨老畫家黃先生游桂林也，每遇一名勝，則必詢其地名，詳其古蹟，而黃先生則必取筆與紙爲之寫其形態，貌其草木，凡自昭平以至桂林，靡不有名勝，名勝靡不游，游靡不畫，凡游共二十餘日，寫眞數百幅矣。黃先生爲余畫自昭平至桂林長卷凡三丈許，曰八桂豪游圖，黃先生自題詩其上曰：「滬壖香島囂塵高，朅來灘水尋游橈，數日昭平又平樂，林光浮翠山岧嶢。舟人苦嘆奔湍細，前灘嘶喘後灘纖。星餐露栖不得息，鵂鶹宵啼吹篳篥。先生豪飲方高吟；料有詩名動綠林。月黑風微催曙色，澄波寂寂空江潯。我家黃山近百里，三百六灘漸江水，天都蓮峯盡錯遻，傍宅豐谿更清泚。今圖八桂峯之奇，琴尊閑暇君應披，携將北流重題記，字古禹穴句漏碑。」予亦題長詩一首，詩見待焚詩稿，今弗錄。歸滬以示新建夏盟人敬觀先生，爲題七律一首云：「眼底胸中門怪奇，無聲詩匹有聲詩。是巖通徑川流峽，使墨如煙筆似錐。匝地徒歌驚上界，彌天豪思壓南陲，平生塊壘能澆否？祇許扁舟酒伴知。」羅浮潘蘭史飛聲先生題七絕二首云：「丹青好手老黃郎，與到題詩輒擅場；却爲名山添草稿，淋漓揮墨似清湘。風洞雲根海內奇，柳州未至可無詩？桂林只在鄰鄉裏，杖策相尋老不遲。」潘先生題詩時，爲庚子七月，年七十有三矣，尙擬作桂林之游，以補平生之憾；不料游未成，而身已作古，古人思秉燭夜游，有旨哉！有旨哉！錢塘張孟劬爾田先生，亦爲集義山題五律一首云：「桂林聞舊說，仙路上闌干，四海秋風闊，中華上象寬。歸舟天外有，霜野物聲乾，而我何爲者，淸香披蕙蘭。」香山楊鐵夫玉銜先生題七律一首云：「桂林山水天下聞，植璧秉圭何紛紛？全仗漸江五色筆，寫成陽朔千山雲。北流故鄉今有此，南海以外何足云！我幸生平一蠟屐，不然慚愧對松醺。」吾邑

北流去城二十里而近，有句漏白沙諸洞，其奇不減桂林，而石山蜒蜿數十里，如長蛇，如屏障，橫於吾鄉之南，邑城之北。桂林石山以嶄刻勝，北流石山以雍容勝，桂林爲霸才，而北流則藹然王者氣度矣。故鐵夫詠桂林而因及北流也。吾師侯官陳石遺先生，近復題長句云：「年來思作桂林游，杜尊振心去北流。振心招我游羅浮，桂擢趁此焉可休。杜尊聞之亟過我，手持一卷狹而修，黃君賓虹之手筆，玉篸兩岸紛相繆。太湖玄墓眞假山，化身千萬散峯頭。武夷之玉女，湖口之小姑，亭亭獨立殊無儔。巫山十二衡七二，縮而小之置盭丘。元章硯山一品石，放而大之差與侔。茲爲桂林陽朔之眞相，甲於天下棄遐陬。今我案圖往索求，未識悉如此圖不？先題此詩作息壤；歸來刻意重雕鎪。」未幾，先生即作羅浮桂林之游，時今年六月也，先生年八十矣。黃先生又爲余作桂林八景圖而題清道光間羅星橋辰之詩於其上。其一曰東渡春瀾，其詩云：「潭光抱蔚藍，燦碧浴千仞。上有金銀臺，靈旗遏風影，珠薏何日還？浪止雲烟靜。」蓋其地爲伏波山，山有洞名還珠，洞有米老小象，山頂有馬新息侯廟。其二曰西峯夕照，其詩云：「返照入石壁，西峯座層巘。上有鸜鴿王，趺坐窗覆偃。牛背閃斜陽，短笛風悠遠。」其地爲夕陽洞，洞爲隱山六洞之一。其三曰桂林晴嵐，其詩云：「雲盭繚以深，中有神仙宅。是曲皆可致，虛室自生白。夕翠幻成嵐，飛黃肩可拍。」其地爲華景洞，洞有鐵佛寺，在寶積山北。其四曰棲霞眞境，其詩云：「岑崟絳霄迴，森列杓魁形。一竅通九嶷，仙窟通幽扃，然犀下無底，天地皆純青。」其地爲七星巖，巖在棲霞山，山在灕江東，七峯並列，如斗杓然，故名七星巖，又曰棲霞洞。其五曰青碧上方，其詩云：「開元古招提，爲訪詩僧至。茶瓜供清緣，山水結文字。古松聞化龍，無復覩蒼翠。」其地爲開元寺，有隋唐古松一株，有僧水月，能詩畫，與齊己貫休齊名。其六曰洞口韶音，其詩云：「石氣曠蕭散，飛甍帶煙樹，和風爲誰來？一葉落琴處，北望湘波深，頹雲愁不渡。」其洞在虞山，名曰舜洞，又曰韶音洞，前有舜祠，旁有南薰亭。其七曰訾洲煙雨，其詩云：「瓊斧刓石骨，圓輝貼波起，潑黛翠森森，冷蝕半江水。誰驅香象來？月印千潭裏。」訾洲本名訾家洲，其西有象鼻山，山下有水月洞，山上有石塔，唐元常侍改曰宜山。其八曰堯山積雪，其詩云：三土粲成垚，川氣冒之上；雲譎波亦詭，摧崔殊萬狀。六月飛玉霙，誰家洴澼纊？」蓋其山多白雲，儼若雪壓，故云。星橋八詩，可謂生造險澀，欲與桂林山水爭奇矣。今吾於親友雅會之際，展圖共賞，未嘗不按圖而指曰：是某山也，某洞也，某水也，吾昔日曾看黃賓虹先生寫眞處也。是某亭也，某臺也，吾昔日曾與黃先生大醉處也。見者莫不欣羨！其未嘗指名者，則又必問曰：是何山耶？何洞耶？何水耶？則吾又必一一指以相告；則今日讀畫之樂，又豈特怳如

舊游而已哉！凡昔日不得與游之詩人酒客，今皆若臥游而笑譚歌咏乎其間矣！天平之游，女畫家王道眞外，尚有詩人馮振心兄。十月某日由胥門徒步往，予以游山興急，步速在前，馮詩人與王女士在後。王女士每遇佳處則必畫，馮詩人每遇佳處亦必詩。既下山，憩乎山亭，買酒小酌，王女士理畫稿，馮詩人理詩草，余亦與到成小詩二，載待焚詩稿二集中，今亦不錄。歸途中王女士許我以天平山之畫，馮詩人許我題詩其上，不謂別數日，王女士竟歸福州，及今無音問，畫不可得，詩亦不題，而天平之山，遂遠不如桂林之山之長在吾臥游間矣。要之，桂林羣峯怒立，若萬弩向天齊發，與天爲讎者。又如項羽韓信指揮數十萬衆相與決戰，時而萬馬奔突，衝鋒陷陣，時而整然肅然，森列無聲，其境界實與老畫家爲宜。天平山雖奇石如笏，萬松不斜，在江南號爲偉觀，而尚不脫明媚之態，於女畫家爲宜。

片段的回憶

孫恩霖

「十年老友」的旅行雜誌，所有材料，編制，裝訂等一切令人滿意，拿在手裏，愛不忍釋。這不用說，是中國旅行社對於社會的一種文化建設，給予大衆的一個高貴貢獻，而綜其成的，便是社長陳湘濤先生，和本誌的主編趙君豪先生兩位。他們所給予讀者的印象如何，這裏也用不着我多說。不過個人有一點感覺，就是旅行雜誌在這十年以來，在各種出版物中已經獨成一格，能夠以一方面的材料，做出這樣優美的文章來，就不得不佩服陳趙二君的手法高明了。

回想十年以來，遠地方沒有去過，就是蘇浙兩省的名勝地區，也不過是走馬看花，一年中難得能玩上幾天。現在想起來，還是手頭的幾卷旅行雜誌，常常陪伴着我，閒來時展讀一下，天下的名勝山水，世界各地的風土人情，一一在眼前映現着。它是一個游侶，又是一個嚮導；而最難得的，它能創造和激發最高尚，最優美的「旅行意識。」拿現實的文字，來滿足我們心靈上的需要，這就是旅行雜誌獨有的特點。一個名勝的場所，本來大家一致稱賞的，如果再經文學家或詩人的點綴，它的身價又要高起一等。這爲何緣故呢？因爲在死的景物之外，又添上了一個活的意境，就愈顯得美妙，和叫人留戀了。有誰能一生住在萊蒙湖邊呢？然而有誰又沒有一個憧憬呢？有幾個人能像徐霞客的暢游名山大川？然而他游記所給予我們的不是許多活的境地麼？我把「旅行雜誌」訂爲知交，動機是一些不復雜的。

有時候，我也胡亂譯寫些東西，刊在本誌裏，當然要聲明一句，那是淺陋得很的。

桂林山水

錢華

『桂林山水甲天下，』這句口號，傳說已久。沒有到過桂林的人，都希望去實地見識一番。桂林接近長沙，氣候言語都狠相似。從廣東跑到廣西，差不多全用粵語，一到桂林，始能應用普通話，確給不懂廣東話的遊歷家第一個愉快的印象。桂林山水祇是纖巧幽奇，諸峯悉自平地崛起，玉筍瑤參，森列無際，如置身美術化的盆景中，觀覽不盡；和雄偉峻險，萬丈削壁之五嶽峨嵋迥然不同。從前縱情山水，舞文弄墨的文人，因爲交通梗阻的緣故，習見那西北部雄偉景色，一旦千里迢迢跑到桂林，渡那曲折江流，峯廻水轉；登那石質低峯，窈杳幽奇，耳目爲之一新。從奇的觀念中，一個個題石留碑，拍案叫絕的回去，詩歌詠讚，先後不盡，桂林山水的聲名，便傳播至今。

從上海到桂林，一條路是溯江而上，由長沙方面轉過去，但是費時，費錢，而長沙到桂林一段，路又難行，故極不方便。普通走的都是坐船到香港，再由港坐輪到梧州，轉坐電船到平樂，從平樂循公路經陽朔直達桂林，大概要費六七天光陰，旅費亦不十分貴。陽朔到桂林的一段可算是風景最美麗的區域。到了陽朔，小型的奇山密密層層包圍在縣城四周，坐着汽車曲折蜿蜒在羣山中間盤旋。山多爲石質，嬌小玲瓏，彷彿人工築成的假山，形成種種奇特狀態。當地人民就分別名爲羊角山，石門山，劍峯山，門鷄山，美女山等。陽朔好像一個桂林的縮影，集中桂林山水的精華。所以有人說：『桂林山水甲天下，陽朔風景甲桂林。』游覽桂林者最好能在陽朔住上一二天。可惜市政設備簡陋，還沒有一家比較清潔的旅館，殊爲美中不足。

桂林從明清以來，代爲廣西省會，所以全城充滿着紳士式的色彩，正和故都北平有異曲同工之妙。現在廣西當局把桂林劃爲文化游覽區，但是限于經濟，連年除去修築幾條馬路外，沒有什麽特殊進展。游歷桂林的人都感覺到食宿和導游方面的欠缺。在桂林最短須住上一個星期，方才能夠玩個大概。桂林環城皆山，獨秀峯兀立城中，灕江圍繞左右，有歷史上價值足供游客登臨者，則有風洞山，七星山，寶華山，虞山，伏波山，臥龍山，門鷄山，雉山，南溪山，隱山，琴潭山，淨瓶山，堯山，辰山等諸峯。桂林諸山多窈杳幽奇的巖洞，深者步行四十分鐘方能穿出，洞內石鐘乳結成種種不可思議的形狀，持火把導遊的人且行且指點解釋，曰童子拜觀音，八仙過海，老君得道等類，穿鑿附會，十分可笑。著名巖洞多至十餘處，游覽者非親入其境不可。桂林以製老豆腐和醬豆腐出名，的確別有風味。老豆腐以月牙山的和尚做的最好，欲嘗異味者須親自到山去吃，並須早

一天去預定，生涯興隆，所以達客貴人宴客常在月牙山。從平樂循公路經陽朔到桂林，陸路上的風景固然可以飽覽無餘，但是灕江的水景，和兩岸的特殊美麗風物，非在江心觀覽不可。最好去的時候循陸路，回來時僱一小船沿灕江南下，一天便可到陽朔。沿途峯迴水轉，大有除却巫山不是雲的蜀中奇景様子。臨時買些酒菜，在明月之夜，與二三知已，小飲舟中，桂林山水，盡入眼簾，眞有飄飄欲仙之概也。

北伐旅行回憶

李大超

十五年秋，奉東路軍何總指揮命，由汕頭出發入閩，道經潮州大埔而永定之峯市，因我敵兩方，均在調兵遣將，佈置陣綫，吾人乘機作秘密工作。未久復折回粵之梅縣，蕉嶺，平遠，入閩之武平，上杭，接洽改編曹萬順杜起雲部，為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軍分一二師。吾人為策劃改革編制就職等事，兼作民衆運動。嗣因永定方面，戰事緊張，奉命前進，經大池小池達龍巖。沿途各地民衆，熱烈歡迎，至覺快慰！余性喜蘭花茶花，在駐紮處庭院前，見蘭花茶花茂盛青綠，徘徊賞玩，不覺四小時，誠不知行軍疲憊，怡悅自得，同人均為我驚奇。待命數日，向漳平華安前進至龍溪，與敵一戰二晝夜，敵不支而退，追擊至長春同安，作民衆宣傳工作。往集美學校作一日夜之演講與談話，見鄭成功登船渡海往台灣之碼頭古蹟，不禁油然生感，頻頻告學校負責人，請妥為保護，以留紀念。翌日，返同安縣城，出發安海晉江，石橋曲折，建築宏大，城市房屋整齊高大，足表富有景象。不數日，命令進駐南安，永春，仙遊，襲擊敵蹤，進至莆田，永泰，敵軍經我軍兩路來攻，敗退瓜山，作困獸鬥，我軍圍攻對峯，不旬日敵糧盡械絕，氣窮力竭，乃俯降繳械。余等率隊進駐福州烏石山，古屋高軒，可瞰全城。是時東路軍工作同志均集中于此，常相過從，聚首言歡，除日常軍事工作外，多為黨務及民衆運動而努力。迨任省黨部及兵工廠工作，雖在百忙中，亦常抽暇遊洪山橋及附近之山巔。古林叢雜，清秀宜人，閩江繚繞，石橋橫貫，工程浩大，每乘自備汽船，遨遊其間，極饒興趣。又當風清月白，約良友自兵工廠登山頂，借教會避暑別墅，臨風賞月，備餐暢敍，其樂融融，追憶及此，尚令人感懷不忘也！

× × × ×

藍的地中海

張若谷

沒有到歐洲之前，我在音樂會中，每次聽見奏演「藍的多瑙河」舞爾姿曲，在我想像中，便要憧憬着那藍如碧玉，起伏有節奏的水波。藍的顏色，實在太引誘我了；藍是愛情，是眞實的象徵。童貞女馬利亞畫像上所披着的潔白長袍，那腰際的，一束藍帶，不知多少次使我夢見着天堂。我對於一切藍色的東西，我是抵抗不住牠的吸引，藍色常常使我渴慕眞實愛情的心靈，神遊於另一個世界中。

到了歐洲的南部，看見了地中海，在法國碧藍海濱Côte d'Azur做了一個月的旅客；不但驚破了我往年對於「藍的多瑙河」的幻像，我幾乎把我的祖國和愛人都忘懷了。地中海的藍色，迷住了我整個的身心。

這裏，是碧藍海濱有名的花城尼斯Nice。尼斯眞是一個好地方！是一塊做夢的地方。上面是蔚藍的穹空，棉絮式的纖雲，像羊羣般蠕蠕移動；海水藍得可以看見海中的鱗族水草；氣候四季是春天，天上老是蔚藍如洗，沒有雪，沒有雹，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是溫暖的陽光，照在喜顏笑開的青春男女的臉上；年輕的姑娘，像一條條美人魚般躺在黃金沙灘上赤臂裸腿作日光浴，她們都有一對藍的眼睛，藍得比地中海水還要深，還要淸；她們期等着那來往如梭藍色國際列車中從各大都會流過來的異國公子王孫，和二十世紀時代的騎士豪俠。

我不能忘情於藍的地中海，更不能忘情於在尼斯某別墅中的一雙藍眼睛，這一雙像藍寶石的眼波，會使我受盡煩惱與苦痛；我幾乎沉溺在比地中海還要深的情海中去。我曾收到她寄我的幾封藍色信封信紙，每一個用藍墨水寫成的字母，使我心跳，我的脆弱的被藍色引誘心靈數次發狂，想要投跳到地中海去。啊！多麼動人的藍眼睛吓！若使我沒有先接受我的愛人所給我的海洋深的愛情，我是抵抗不住你的藍色吸誘，我準會失足跌到地中海的深淵底裏去的。

回國以來，恰將一年，前天在上海比國現代美術展覽會中看見一幅畫着一個海濱少女的寫生油繪，目錄上印着這幅畫名是「地中海」La Méditerrané。我在畫前徘徊不忍離去。我的愛人，她或者也已看見我給那幅畫迷住的神情，但是她未必會發覺我那時心中起伏如波浪的祕密情感吧。

這一張畫，如今不知落到誰的手中去了。藍的地中海吓！什麼時候我還可以重睹你的藍寶石般的波光呢？

二十四年十二月十日於上海時報館。

所望於旅行雜誌

張恨水

在宇宙間言之，萬年猶等於一剎那，而在人生言之，則十年已爲最悠久之歲月。因吾人持事涉世平均不過十年之五六倍耳。趙君豪先生主持旅行雜誌今亥已屆十年，其持之以恆，殊令朝三暮四之文人聞風興起。去冬蒞滬，先生謂將於一月出特大號，囑愚預爲一文。愚不才自知不能有所貢獻，但爲友誼故，謹勉述其感想焉。

愚讀旅行雜誌，亦有五六年矣，每卷郵到，即置百事於不顧，忽忽展讀一遍，以當臥遊。而明窗淨几，偶作遐思，亦輒於書架上抽取一卷讀之，而解枯坐之苦悶，由是言之，可知旅行雜誌，不僅爲旅行家備之，正亦可爲居家者備之。因居家者旅行未得，可讀此書以神馳於宇內也。

職是之故，愚以爲記旅行之文，雖以描寫山水勝景爲尙，而各地人情風俗，殆亦不容忽略，尤其舟車價目，物產品級，有介紹之必要。蓋山川勝景，古人已先我言之，山猶是山，水猶是水，雖以各遊歷家各個眼光之不同，分別申其意以成文，然後人言之者，究無以大異於前人。若人情風俗，則古人游歷之文，向所不取。即徐霞客洋洋巨著，亦僅以簡練之文，記山谷形勢而止。使能將其足跡所經，聞見所得，盡付篇章，則有助於後人經濟文章者，甯可估計？故今人作游記之文，正可於泉石之外，另有所取材。如遊四川兼敍其物產之富，遊廣西寫其建設之速，遊甘肅白其人民之苦，既可避免陳腐，而亦有益於社會國家。旅行雜誌不盡爲供給遊歷家之讀物，似可自茲以後，略略偏重於此，即專爲供給遊歷家的讀物，是項紀載，亦遊歷家所不厭棄也。至舟車價目，旅運宿食，雖爲末節，而正爲征人所欲知，言之不煩，亦頗感奇趣。

愚非遊歷家，言之或不盡當，姑以趙先生之囑，爲述其寸見如此，見哂大方，非所計矣。

× × × ×

夢裏關山

武育幹

生平許多漫遊的地方，有機會都想重遊一次，祗有東三省的白山黑水，自從民國二十年的秋間，偕同中央大學的畢業同學，作了一番漫遊以後，不久便發生空前的「九一八」事變。現在呢，河山依舊而景物全非，要想舊地重遊，除非收復故土，這夢裏的關山，可算最繫人留戀的了。現在旅行雜誌向我徵稿，我也極願意趁此機會把舊夢重溫一番。

記得那年漫游東北的目的，是在攷察東

北的經濟狀況，可是這目的並未達到，因為一到東北以後，便有人告訴我，說你們調查什麼經濟資料，南滿鐵路所調查的出版東西，有些連我們自己都還不知道那樣詳細，儘夠你們利用呢。我們當時便問，難道政府機關一點有價值的出版品沒有嗎？他們答覆的妙：『地方政府實在太窮了，要花錢調查，實在沒有這種財力，各地報告雖也有些，可是不肖的職員遇着某國人出高價來收買時，多半就暗地賣了出去，所以什麼事情，我們還沒有發表時，他們却早已先知道內容。』這一席話當時很引起我們的浩嘆；却不料從前他們對付東北的局面，現在又快要推移到華北來了，更加令人感慨無窮。

在我們最初到東北的時候，為着日人宣傳，動輒把東三省（滿洲）和中國本部（支那）分開，好像眞的「滿洲」和本部有什麼不同。等到車過山海關以後，沿途賞覽景物，覺得一切一切都與本部沒有兩樣，才曉得要亡我土地的人，早已預先造成一種特殊地理名詞，居心實在可怕！現在他們又重施故技，把北支（華北）又說得怎樣怎樣有特殊的地位和性質了，這種用意當然不言而喻，可憐一般不肖份子還開口閉口說『為適應華北的特殊環境，』我一想到從前「滿洲」這個特殊的環境，便不免令人不寒而慄。

我們到瀋陽的時候，曾經參觀「九一八」事變發動時首先作為攻擊對象的「北大營」，曾蒙旅長王以哲先生及各重要將官殷懃招待了大半天，並令全軍演習各種技術；並指示敵軍假使進攻時的路徑很為詳細。我們當時笑問：假使敵軍眞的攻入，貴軍怎麼辦呢？王旅長却鄭重的答覆：我們早已準備妥當，隨時可以抵抗呢！後來不知道為什麼竟沒有抵抗，聽說北大營的將士自王旅長以下都很痛心咧。

在瀋陽我們又曾參觀肇新磁業廠，這是愛國志士杜重遠先生創辦的。記得我們去參觀的時候，冒着很大的雨，可是因為杜先生剏辦民族工業艱苦的經歷和滿意的成績，給我們許多興奮，大家心裏都高興的了不得。現在杜先生在東北的工廠固然受着打擊，便是他的本人也因文字事件被壓迫而入獄，許多人到現在才認識他的為人，可是日本人却已老早認識了他。「新生」事件給他的不幸，實在非偶然咧。

在瀋陽我們又曾參觀過東北大學，這巍巍的學府，這學府附設的實習工場，我們覺得在關內都很少見的，不幸在現在又成為回憶的資料了。許多東北大學的學生逃難到平津，現在華北局勢如此，茫茫大地，又不知何處可以避秦了？

我們由瀋陽到吉林黑龍江，是沿着瀋海吉海鐵路再轉中東鐵路，一直到滿洲里，中間在永吉，哈爾濱，龍江，海拉爾，都曾躭擱些時日。在東北境內看到最多的，是扎嗎啡針

的貧民，和洪水遍地日本貨，以及現洋一元可以換上二千吊的花花綠的鈔票。現在後一項是再也看不到了，前幾宗現象恐怕現在還更甚吧。

在吉林省城時，我們曾經在松花江上泛過舟，並且也曾吃過江上有名的新鮮白魚，這種白魚從前嘗用冰凍方法送到平津來。現在平津的人，不知道還能夠買到這種魚嗎？味道也總有點不同罷。到哈爾濱時，眼界忽然為之一新：因為沿路都是比較的荒涼寂寞，到這裏突然聳出堂皇富麗的西洋建築的名都，在黃沙萬里的孤荒絕塞中居然有這樣的一種點綴，眞是出人意外。原來這就是帝俄時代東進政策的根據地啊！我們到了這地，覺得顯然和其他的中國都市不同：咖啡館的沉醉，地下室的陰沉，人行道上的歡笑，國際公園的追逐，處處和天津上海等處都市不同，哈爾濱總算異國情調特別濃厚的了。

由哈爾洽到龍江，居然也發見上海式的跳舞飯店，據說只是專為官場享樂之用；其餘的偉大建築便要推滿鐵的事務所了。可是這些都還引不起我的回憶，最令人念念不忘的，便是日本的小金融組織如典當之類，或由日人出資中國人出面的大小商店，當時徧布各地，我們可以想見那時的『中日經濟提携，』便已十分具體化了。

我們經過海拉爾時，那時還是八月下旬，我們以為稍有秋涼意味罷了，却不料大雪紛飛。我們去訪呼倫地方自治籌備處長時，簡直門庭可以羅雀。去訪縣長，在一座簡陋的公署裏，倒談了許多當地情形。我們萬想不到轟動一時的呼倫貝爾獨立運動的中心，是在這一片荒涼地方。那時的西藏活佛也還駐節在這裏，很多很多的蒙古人，從遠遠的地方拿金錢財禮來送給活佛，為的只要活佛允許他們進貢磕幾個響頭。我們看到許多大棚車，便是活動的蒙古家庭，由各處推送到這裏來；又看到許多蒙古包，包內都是逐水草而居的有錢的蒙古人，但是又還看到三三五五學生裝束的日本人也在這裏到處攷察。現在想來，他們的處心積慮，也就夠長遠了。

由海拉爾到滿洲里，我們也很受當地駐軍程旅長的歡迎。他把我們旅舍的房飯金都通同代付了。他說『你們是從中央來，好好！』他又說『你們能到這邊遠的國門來，眞是熱心救國，好，好，好，』這「好好好」三字，簡直成為他的口頭禪。隨後又用兩架汽車送我們去參觀中俄戰役的舊戰場，並去瞭望國門的要塞。他說你們一個不當心，蘇俄守兵的無情鎗彈就會飛過來的。隨即替我們在地下檢了許多舊砲彈，送給我們回去作紀念，我們都很鄭重的帶了幾塊回來，放在家內。却不料滬上一二八的戰役，把我們整個的家毀滅了。事後不獨中俄戰役的紀念品找不着，便要找一點中日戰役的

紀念品也不可得了。而這位程旅長呢，聽說後來降了僞國也還是鬱鬱不得志。四年滄桑，便已不勝今昔之感了。

後來我們回來，是轉由四洮鐵路經南滿鐵路到大連乘船回滬的。在大連看見許多貴同胞替外人服務得意洋洋，你同他說中國的危機東北的危機一類話，他滿不在乎。後來又碰到幾位貴同胞在日本船上檢查旅客，詢問到我，我說是中央大學的教授，他們檢查得更仔細，爲着幾句話，我幾乎同他們吵鬧起來，有一位貴同胞的回答的妙；『誰叫你從我們這裏過，我們自然是要麻煩你的。』這句話算是我離開東北時最後所聽到的一句話，我將永遠不能忘記啊！

林泉含慍邱壑增慚

瞿紹伊

「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此種迂論，不適於科學昌明之今日，蓋「百聞不如一見」，欲認識事物之眞際，非周諮博訪，實地攷查不可；矧囿於一隅，所見者小，井底蛙耳！曷足以與語天下大事？孔子周遊列國，僕僕風塵，其爲東西南北之人，斯成爲博物君子；是故遊歷爲吾人萬不可少之事。人，物也，動物也，非植物也，丈夫有志四方，豈可蜷伏斗室，若植物之老死故園哉？余性好動，漫遊固所願也，第所事都埋頭几案之工作，致未能暢所欲遊，恣心所適，輒引爲憾事！趙子君豪，主幹「旅行雜誌」，今屆十週紀念，以「十載清遊」爲題，索文於余，則應之曰：余嘗買棹遊葦城，鼓輪遊白下矣。然庚子拳變而後，遼東半島，政權被俄所侵，曾一度遊旅順，白玉黃金山下，碧眼黃髯之斯拉夫民族，佩刀巡邏，氣燄威赫，如此形勝之地，而竟爲異族强佔；深引爲恥。甲辰夏，乘西比利亞號渡日本，至長崎登岸，初見男女同浴事，心以爲怪。抵東京，遊遊就館中陳甲午庚子兩役日軍所得之戰勝品。最痛心者，爲庚子戰時；天津闔郡人民公送於彼邦軍官之萬民傘德政牌，觀至此，汗流浹背矣！戊申夏，赴吉林，初次出關；舉目有山河之異。時吉長鐵路猶未建也，雇騾車行平原萬里，四無人烟，土滿爲患，人且涎之已。己未歲，余兩度往延邊一帶，第一次爲夏間，取旱道往，經額穆敦化而延吉，此行任務，爲調查朝鮮革命黨，歷延吉，汪清，琿春，和龍；窮山絕谷，曲徑通幽，土人之呼山名，大都望形生義，曰窟窿山，曰烟筒山，曰草帽頂子等等，奇形怪狀，筆不勝書。而超越高峯時，雲從足下馳過，車行之艱，當不下於蜀道；設李白過此，不將曰難於上靑天乎？所謂朝鮮革命黨，抱亡國之痛，懷報復之志者也。延邊四縣，朝鮮人衆若汪清，延吉，琿春，朝鮮

人佔十之七八，我華人不過十之三二和，和龍則百分之九十五爲朝鮮人矣。此間爲韓人越墾區域，日人欲假「間島」之名，以爲韓國固有地，而歸彼統轄，我則謂圖們江之界域畫然，何能朦混？此議發時懸而未決，而朝鮮青年，時見有被捕以去者。說者謂黨人去，鮮生理，而若輩從容就義，無絲毫畏怯態，滋可佩焉！回經會寧，元山，淸津，漢城，新義州，而安奉，而南滿，而吉長，以返吉。第二次爲秋問，琿春日領館被燬，日兵已入境，往查究竟，取道哈爾濱，而綏芬河，而海參崴，換輪至圖魯木。登岸，經源杵河，而至琿春。源杵河爲中俄交界地，有界碑，豎於高阜。據土人云：此地日俄戰爭時，俄屯兵數萬以對日，山坡上下，營房櫛比，夕陽斜照，掩映綠樹濃陰間，想見當年俄人準備之縝密，是歲行程，將萬里矣。先是，日韓合併後，開物產共進會，余從之遊，漢代衣冠，淪爲奴隸，而李氏皇宮，鬱鬱葱葱之喬木，胥爲日人闢作植物園矣。仰瞻遺物，品題古雅，故宮離黍之悲，吾不暇爲箕子遺裔痛也！嗚呼！江山錦繡，原造物假我以娛樂之文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所常自得於林皐之間者，天然勝景，無或摧殘，欣玩覽賞，了無喟慨！若余之所涉足而經歷者，輒多人事之變遷，政治之演化，林泉含愠，邱壑增慚，觸景生情，今昔多慨，遊以寫憂歟？遊以增憂耳！騷人逸客，好遊深密之山林，義士英豪，共赴敗亡之禹甸，疆場之邑，彼此無常，哀者可勝，盍興乎來！

宇宙靈籔吟

繆鏞樓

宜興螺巖孟峯山之善卷庚桑兩洞，經儲南强君斥資六十萬以修葺，境愈奇而名益彰。余於乙亥冬孟慕名往游，詩以表之。時余年五十四歲，戲集五十四韻，得句符罡煞之數。更因道家燃七星燈，執七星旋拜斗，以修上昇，足見其數字重七，目的在上，故純用上聲，七變一韻，兼合其道，能一氣呵成，中無波折也。一笑！

善卷庚桑兩洞府，記里宜城四十五。兩山角犄衛一城，鼎足勢成誰敢侮？善卷辟尊以鳴高，洗耳風度儕由父。庚桑白日自登仙，野鶴閒雲騰素羽。古蹟後先相印輝，志士慷慨資葺補。入洞若問深幾何？洞洞相連千萬武。緣壁四圍皆象形，垂空無處不鐘乳；詭形殊狀畫難工，篝火張燈物始覩。天下福地七十二，第五十八此當數。道書披閱白龜經，勝境早爲人所譜。善卷洞分上下中，山川人物各成組。中洞平坦容萬人，丈二須彌立玉柱。（寰宇記云善卷洞中有立石丈餘篆刻玉柱二字紫鸞白鵠往來其下今中洞口有丈餘之小須彌山疑卽此）紫鸞白鵠不往來，羅漢象獅侍佛祖。觀音島上巧石多，般若池中甘露溥。巉巖猛惡勢紛拏，石筍嶒

峻如張弩。刀兵水火不能侵，清淨幽閑眞樂土。上洞翻從雲口登，冥行棧道力應努。誰知洞裏有乾坤，霧路天腰（洞中坊名）多門戶。崖牀六架衆仙巢，樓閣二層一瑤圃。柔荑仙掌玉指垂，層疊峯巒雲霧吐。霜皮冰背松與梅，總是千年化石樹。轉入下洞景更奇，欲探幽勝勇可賈。清泉掬飲九疊池，蠟屐踉蹡傍水滸。（洞中循澗而行）路轉峯廻過小橋；仙源訝值桃花隖。幽人從我共乘桴，暗渡三灣（洞中有頭灣二灣三灣等標誌）緩使艫。穹窿幽壑恨天低，不敢昂頭身傴僂。通明脫穎意揚揚，想見龍飛雲縷縷。（唐李蟠見龍於此松岑師於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又見白雲縷縷爪角物霹靂上昇）廻舟登陸出洞前，亭榭參差山媚嫵。雷音壑裏瀑湍飛，隔水笙簧堪德取，滿而不溢高不危，人生似此皆安堵。碧鮮庵裏弔祝梁，（唐玉虬陽羨遊記載英台山伯共讀於此今山南仍石刻其事）異性同窗新實腐。能遊善卷趨庚桑，卅里道周賡杕杜。窈然大洞分後前，曲徑中通成夾輔。石室雖不藏金匱，廟貌天然環殿宇。八仙四子象陰森，（庚桑殿塑庚桑子老子列子莊子四象八仙在空中作前驅狀）果老天師台仰俯。（漢輔光天師唐張果老相繼隱修於此兩台遙對成俯仰狀）左右空懸岩髓燈，東西壁列石鐘鼓。點滴乳泉鼓瑟琴，啁啾蝙蝠與歌舞。恍疑身世非人間，不辨幽明昧子午。色相雖猙獰，不怯雙眸膴，階徑雖陰滑，不辭兩足苦。海王廳畔巧洞多，（海王為前洞中最大之廳側多水鼻旱鼻盤腸地道虎鞹等洞極玲瓏曲折均能通人）處處周遊如堂廡，旁通曲引極玲瓏，歧迷誰敢行踽踽？（昔徐伯休在此迷途三日）忽如九地升九天，一笑遊人原未瞽。太湖一粟城如盂，益信登山足小魯。奇哉兩洞各穿山，豈是神工與鬼斧？料應仙佛法無邊，頑石點頭天花雨。疑是武陵源，避秦如猛虎。用作殺敵濠，十萬藏隊伍。蜀峽不足贊黃牛，越人應媿語天姥。樵夫觀奕爛斧柯，遊子望雲陟屺岵。吁嗟乎！才士靈竅生文章，畫師邱壑傾肺腑。蟻穴蜂房奚足誇？藝苑名山共千古。須知雅俗甘苦本分明，凡子執迷惜莫剖。富貴終是等浮雲，南面豈能易洞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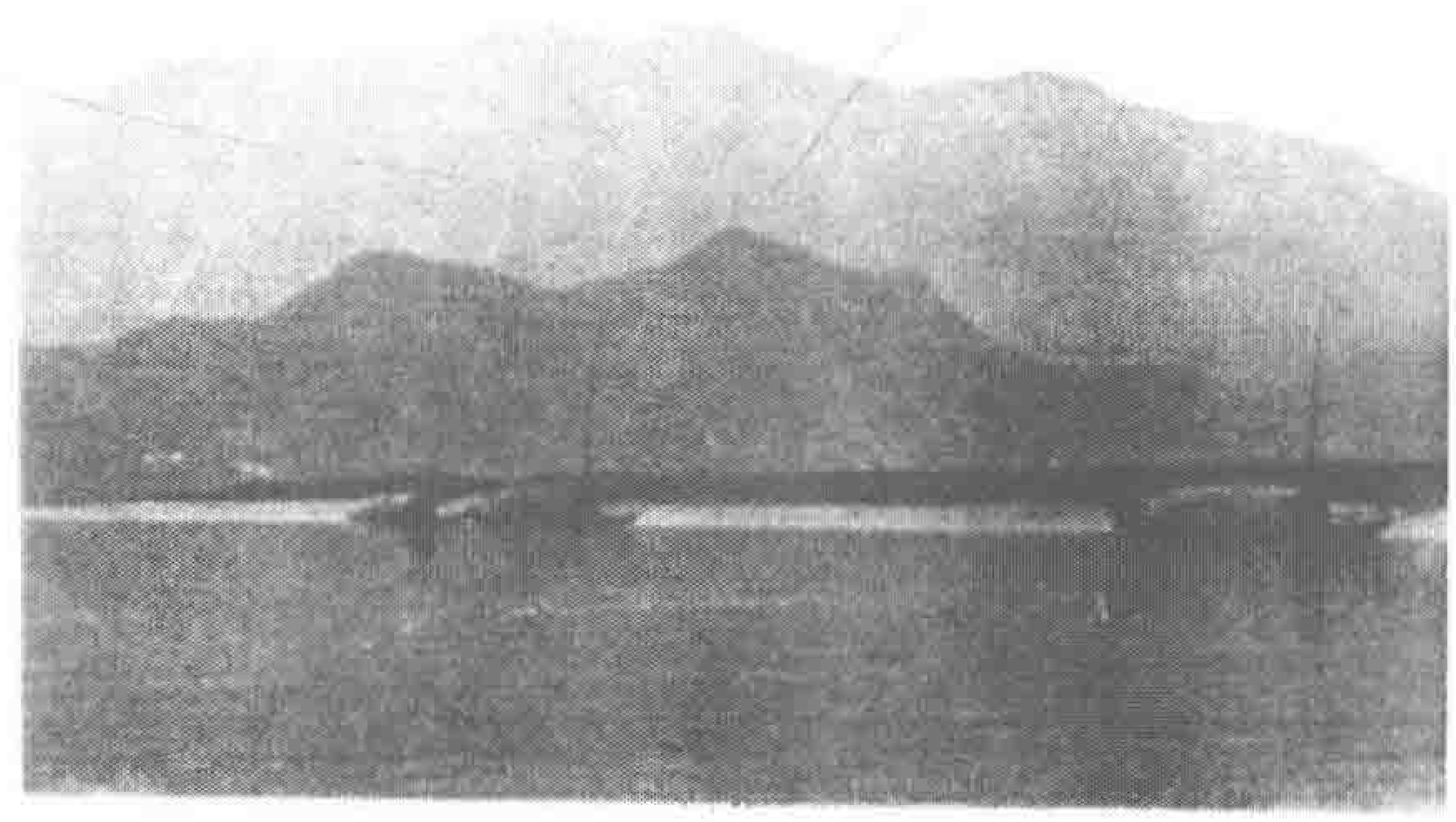
徽江山水

（一）

由閘口乘船至桐廬，由桐廬上溯至七里瀧釣台，由釣台上溯，至東關嚴州，由嚴州分江而南，則至蘭溪金華。其間山嶺，疏散而秀美，水較深而狹，頗可悅目。

陳冷













徽江山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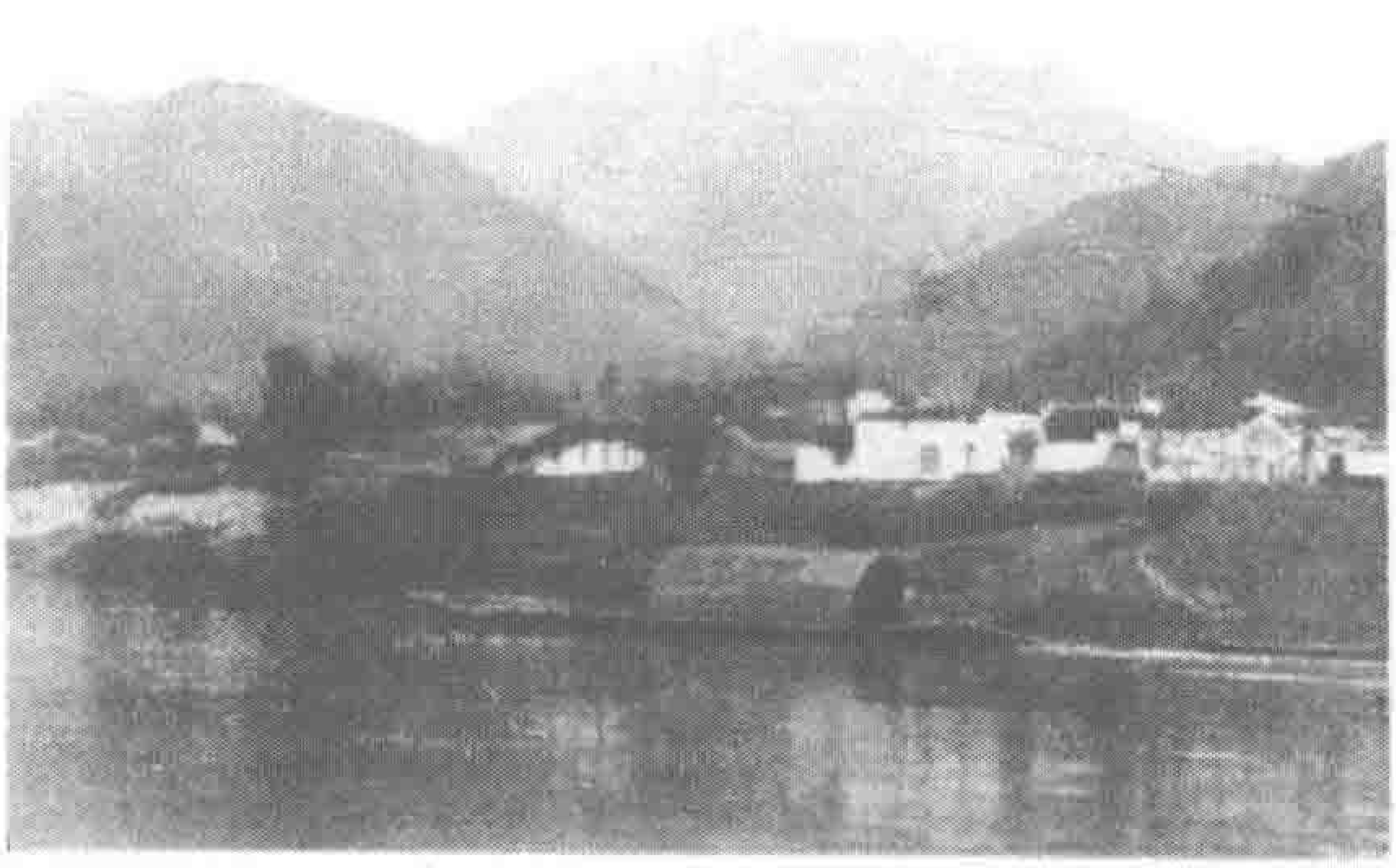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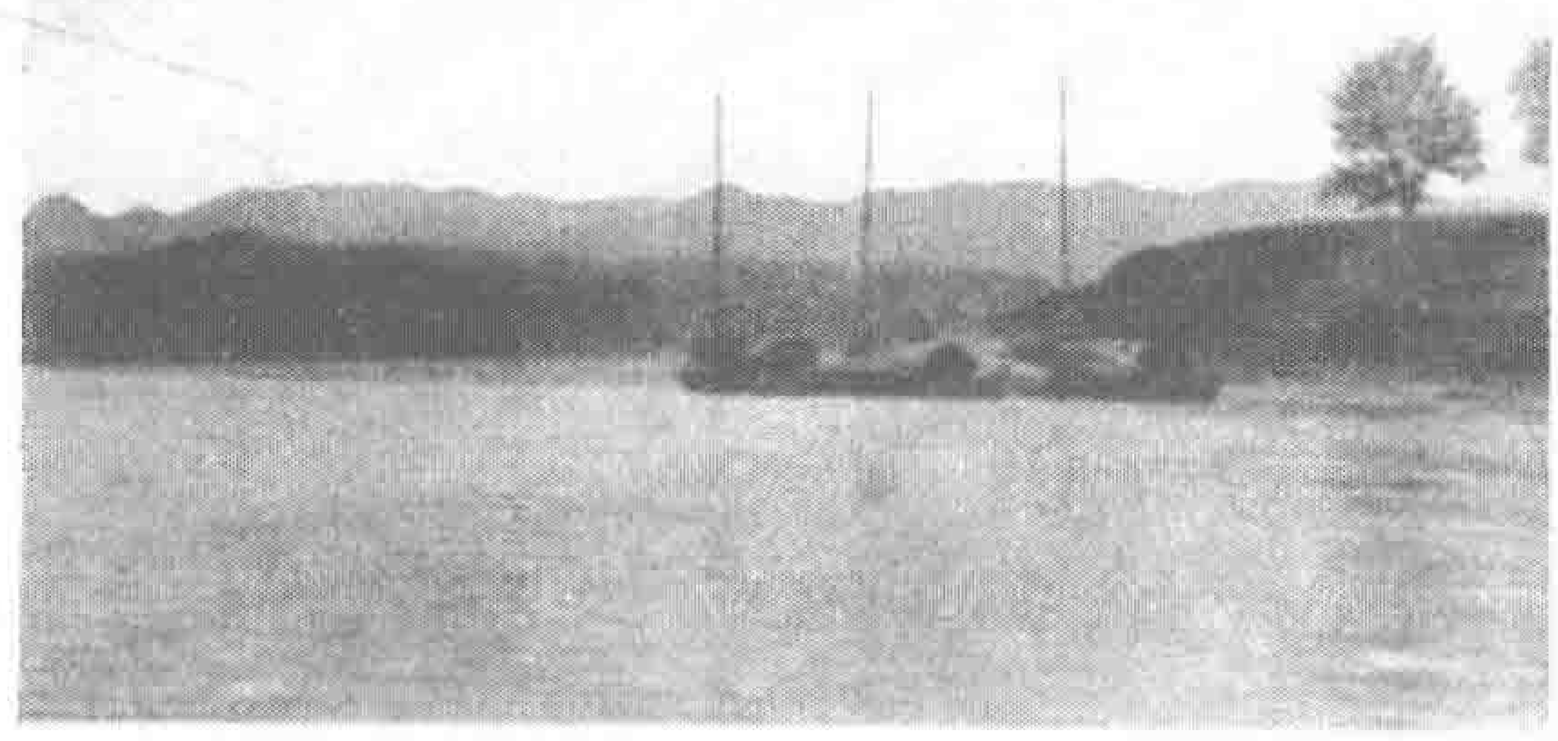
由嚴州上溯而西，即爲徽江，上溯至屯溪，江較淺而稠山嶺迎接，舟行其間，四圍之山，形態萬狀。當秋涼之初，風和日暖，靜坐船頭，左顧右盼，亦可使萬念不起，宛如神仙中人。

陳冷













旅行之我

〔參閱上頁銅圖〕

陳冷

余對於自己之唯一主義，爲自量力。余自知才能有限，智識學問有限、精神有限，財力有限、故每每處於被動之地位，而鮮主動之行爲，余心中無欲爲之事，必爲人有所需於我；而又爲我所能爲者、我乃爲之。故余年五十有八、而生平所爲之事，屈指可數。余心中無欲交之人，必爲天然之遇合，或由已識之人，轉展牽連，始成相識。故余居滬幾四十年，而厮熟之友，屈指可數。余心中無欲發之言論、除職業之外，不問不答，不爲人需要而囑咐，決不執筆；余之對於旅行也亦然。余心中無欲游之地，必爲有事而經過，或由友輩之相邀，始一至名勝之地；故生平足跡所至，屈指可數。余之遊也，不尋古跡不求風俗民情，不問地名，不計道里、祇感受自然界之風光以自怡性悅情而已。總計余之所游，能常留於神情之間，而不能自忘者厥有二地：其一爲內蒙古之烏珠莫新，其地本爲產良馬之區，時當初夏，一片草地，極目無涯，間有水流；宛如江南風景，而無房屋，樹木，沙土，田畝、人物雜於其間，誠所謂清空一氣，百無一物，置身於此，更無所謂心曠神怡，心神中實無一念之起，有遺世獨立之概矣。其二爲錢塘江上游之徽江，由閘口乘船至桐廬、由桐廬上溯至七里瀧釣台，由釣台上溯至東關嚴州、由嚴州分江而南，則至蘭溪金華，其間山嶺，疏散而秀美，水較深而狹，頗可悅目。由嚴州上溯而西，即爲徽江，上溯至屯溪，江較淺而闊，山嶺啣接，舟行其間，四圍之山，形態萬狀。當秋涼之初，風和日暖，靜坐船頭，左顧右盼，亦可使萬念不起，宛如神仙中人。此江原爲徽浙間孔道，來往之人甚多，曾經其地者，不知凡幾，以遨遊成績，貧薄如余，視爲無上佳境，誠爲旅行所笑。趙君君豪爲旅行雜誌索余游記，因畧述余意，并以徽江所攝若干幅山形付之，聊以塞責。

現代的旅行家〔譯〕

曹文楠

I. M. Warden 原著

「火車快開了！火車快開了！」車站上的職員大聲的喊着。尖銳的汽笛聲也響了。「再會，親愛的！路上當心朋友！好好的玩，我的小孩子！到了巴黎不要忘了寫信給我！不要遺失護照！再……會！」愛人，朋友，親屬都說出了最後一句告別的話。汽笛聲又響了。站長揚過綠旗，車子就慢慢的走動起來了，過後就飛快的跑。一長串的車輛跟了機關車在路軌上走，走向海邊，走向外國，走向幻想的境界。

旅行！這二個字在我們現代的生活中有什麼意義。離開了我們熟識的，慣常的社會而到外國去找尋新的經驗，生動的風景和可愛的人民，而這種人民是有着不同的語言，習慣，食物，飲料衣服和觀念的。

但是在我們這輛火車裏坐着的是另一種的人物。他們旅行並不是爲了尋勝探幽，而是爲了某種職務，職務束縛了他們，叫他們這樣做，他們就這樣做，而我們都是職務的奴隸。你看一位穿件黑色衣服的戴眼鏡的先生，坐在車廂邊很嚴肅的讀着，時代報的經濟欄。他沒有時間去欣賞車外的風景，也沒有興趣和同車的攀談。很顯明的，旅行對於他不是一件娛樂而是一件工作。他到外國去並不想找尋幻想的境界和新鮮的刺激，而是去和別人訂合同，得專賣權。或者他到外國去參觀工廠和公司，想調查那邊的制度，拿來應用到他自己的事業上面的。或者他的目的地是在很遠很遠的赤道太陽底下，那邊有着他需要的大批的原料，用來製造我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東西的。

再有一位先生，穿得也很端正，有一只純黑皮袋，裏面裝滿了乏味的報告書和統計表。無疑的他是代表着他的公司，同業公會到國外去和外國的同業代表開會討論某種事務的。

假使我們具有一種魔力，能夠看出各人的外貌的話，那末我們可以看出一位瘦削的男子，現在正在看着偵探小說的，是一位律師。他爲了某一件國際間貿易的訴訟而到國外去搜集證據，預備爲當事人出庭辯護。這次訴訟，能使律師得意，商人破產。

但是，不管是爲了好玩或是爲了職務，他們總是旅行了。旅行是各方面活動的人們的生活的一部。不過從前不是這樣的。

在從前旅行是特殊階級人民的專有權利。他們爲了某種國際間的事務如外交而出國。或者他們是不同國籍父母的兒子，住在外國對於外國的習俗，生活情形有特別的知識，特別是精通外國語言。另外有錢的人也可到外國去，因爲他們有錢可以請譯人和嚮導。

到了現在，除了通曉數國語言的，以四海爲家的和身擁鉅金的人外，就是只懂本國語言的鄉下人和無家產的人，也有到國外旅行的了。這許多人當然沒有錢可以請譯人或嚮導的，所以我們可以猜想得到他們必定要遇到許多困難和阻礙，而其中最大的一個阻礙就是不能通話。

那末有什麼辦法可以戰勝這個困難呢？用什麼方法去打開這條阻礙的路呢？我們看現在通行的幾個方法：

現在最時行的是旅行機關所組織的觀光團。旅行機關預先定了一種觀光計劃，規定了日期，地方和用費。歡喜旅行的加入了他們的團體，只要付一筆別無其他支出的費用，就可以同許多人趁預定的舟車出發，照了嚴格規定的觀光計劃到各地旅行。路上有旅行機關的譯人和嚮導領導，住的是專門爲外國人設立的旅館，在這種旅館裏，他們可以得到許多便利：譬如英國人可以吃英國菜，可以有通曉英語的僕歐服侍等。他們也不必給僕歐酒錢，因爲這種酒錢已經算入旅費裏面。他們趁了旅行機關備的團體汽車去遊玩，有嚮導隨時指點路上的風景和古跡給他們聽。到了晚上他們可以到專門爲外國人設立的戲院，這裏面做的戲，當然在本國也可以看到。總之，除了不能接近當地的人民和不能曉得他們的風俗外，他們統統可以看到了。

但是有許多人他們歡喜單獨的旅行，或者他們爲了某種職務或某種目的而出國，那末需要另外一種方法了。他們可以買幾本價廉的外國語言的鑰匙，這裏面有許多有用的句子可參考。不過有許多句子這裏面不能找到的，或者不能用別句代替的，那就發生困難了。爲了有這種困難，所以有許多人買幾本價錢稍貴的自修書，費幾個月的功夫去讀牠。但是不管有許多語言的鑰匙和自修書已經賣出了，能夠獲得一種應用的技能的還是很少。沒有經驗的人想從小冊子的書本裏得到一些會話的技能，而聰明的人却曉得非把牠正經的學習是不能成功的。

不過學習一種語言是一件費時而吃力的工作，而況需要學習的語言又不止一種。每一種語言只能在某幾國可以應用着，假使我們要多方面的旅行，那末我們非精通數國語言不可了。要精通數國語言，不是要把我們的精力都花在這裏了嗎？我們要和外國人接觸而去學習外國語，而外國人也爲了要和我們接觸而去學習我們的語言，這是一樁多末笨拙的舉動呀！難道我們不能避去這種笨拙的舉動而去另找一種方法嗎？難道我們不能學習一種大家同意的旅行時應用的語言嗎？

要回答這個問題，世界語（Esperanto）可以介紹給旅行的人們。這是最有效的，中立的，比了外國語言易學十餘倍的人造語。

牠的確是我們需要找尋的語言的鑰匙，去開天堂之門的。

這是很顯明的，懂世界語的人愈多，牠的功效也愈大，好像我們現在用的電話，電話機愈多，牠的功效也愈大一樣。我們世界語者當然應當時常宣傳世界語，應用世界語，但在我們世界語的國際團體裏面有一種專門爲便利旅行的人們而設立的組織，這種特有的組織是世界語者代理員，也可稱爲世界語國的領事。現在全世界有世界語代理員的地方已經超過二千處。代理員的姓名和地址可在環球世界語學會的年刊裏面找出。代理員的主要事務，就是替國外的世界語者謀便利。國外的世界語者如欲調查某種事務，可逕向該地代理員詢問，可得滿意的答覆，世界語者到國外旅行，亦可得當地代理員的招待，因代理員的介紹得與當地世界語者和其團體接觸，得到他們的幫助，和他們做朋友。

不過精通數國語言的人們要起來反對了他們，說學習一種外國語言到國外去旅行是一件十分愉快的事。的確！沒有一個世界語者願把這件愉快的事否認的，世界語者是想把世界語和其他國語並行存在，而不是想拿世界語去代替國語的，他們不願唯一的語言佔據着全世界而去排斥其他國語的。他們只希望人們給沒有能力學習外國語言的和沒有時間學習外國語言的普通人民一條路，使得他們也能和外國人民有直接的接觸。

這條路就是應用世界語到旅行方面。我們世界語者用了世界語去旅行，可以比精通數國語言的人們得到更大的成效。我們都曉得旅行家最大的愉快是得到異國的知己，精通數國語言的人們，雖然能講一口極流利的當地語言，當地的人民總把他們作爲外國人而不肯傾心相談的。一個世界語者到了外國和外國世界語者談話，他們中間就忘了國界的存在，因爲他們用世界語談話，而這世界語是不是屬於某一人的，而是屬於大衆的。所以旅行家用了世界語可以到處得到知心的朋友，可以到處覺得舒服，好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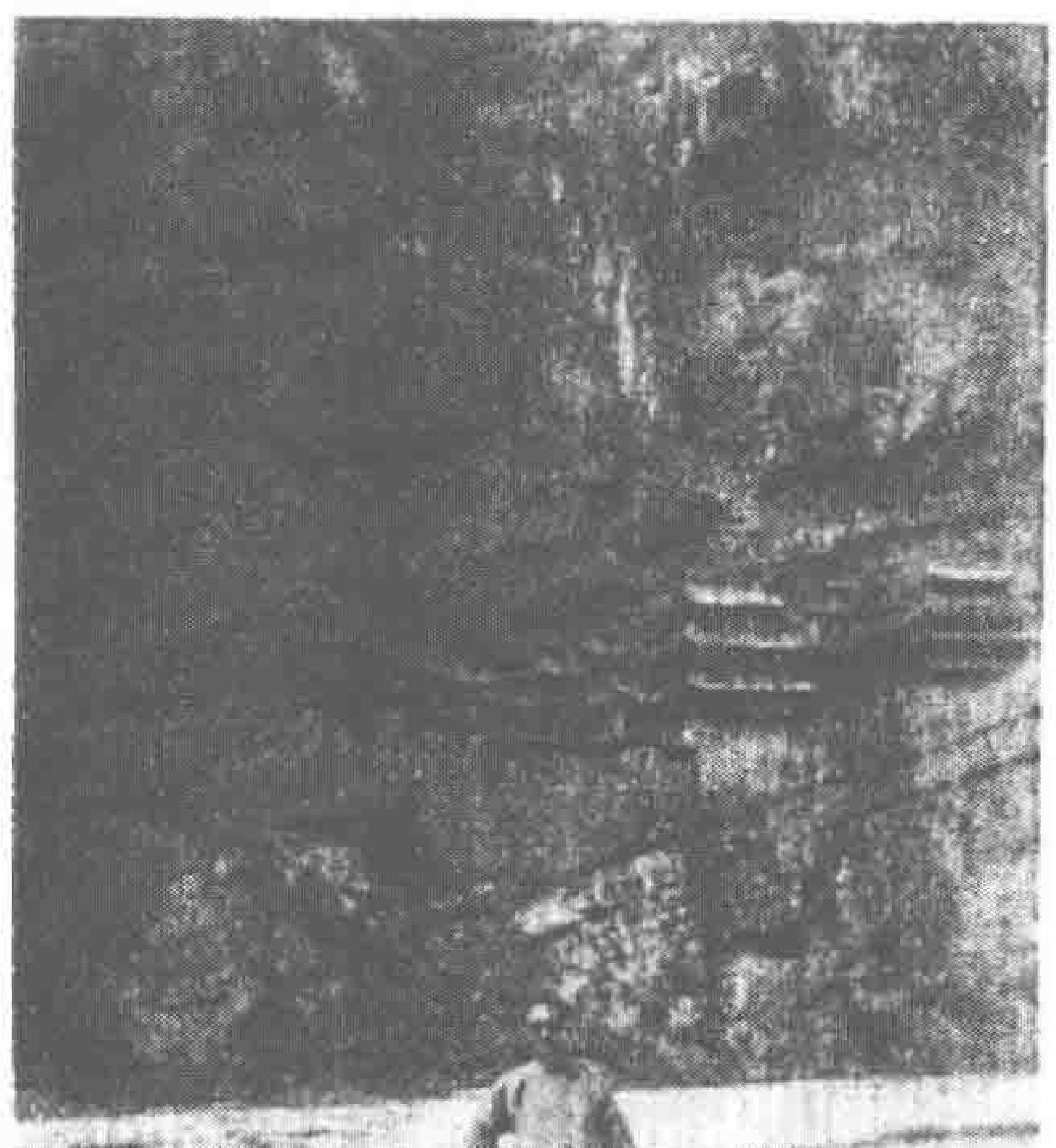
古代的阿剌伯人在他們的一千另一夜（天方夜譚）裏講了三篇故事：神祕的地毯，燈的奴隸和散柴摩開門！而現代的旅行家用了世界語可以把這三篇故事統統經驗到。

編者按：此文可與本期徵文專輯中胡愈之先生的「我們需要旅行語」及金克木先生的「三英人國外游記」參閱，當知世界語的重要性。

恆嶽遊記

關頡人

恆於五嶽最僻遠，山少卑，不爲人所稱道，好事者至議欲奪其位以畀五臺。余初亦嘗疑之，今乃知其不然也。山之形不一，或峻而削，或寬而廣，或攢爲一，或歧爲二，狀各不同，有以見造物融結之妙，而各成其大則一。恆山山脈，出自陰山；由陰山南入朔平左雲右玉之間，經洪濤山至管涔山分水嶺，折東爲盤道梁，句注山，雁門關，馬蘭口而突起渾源之南，是爲恆山之主峯。一支東行，由廣靈入直隸境，飛狐紫荊皆出其下，其餘脈東北盡於海。一支南行，由靈邱繁峙入直隸，爲太行王屋，經阜平曲陽之間，起爲大茂山，是爲恆山之脊。其餘脈西南盡於河，是其分布雖有三支，而其實則一山也。自明以來，聚訟紛如，主渾源者馬文升，胡來貢，粘本盛，尹耕，徐化溥；主曲陽者倪岳，沈鯉，吳寬，各持一說。按漢書地理志：「恆山在上曲陽。」歷代諸志皆因之。尚書周禮注疏亦云：「自漢宣帝神爵元年，祀北嶽常山於曲陽。」唐宋祀典，皆在定州，此後說之所本也。主前說者，以爲至宋始有恆山沒於遼，從曲陽望祀之說，傅會事實，考據殊疎，緣是終明一代，雖定渾源之玄嶽爲恆山，而秩祀仍在曲陽，經諸臣釐正祀典之爭，僅修治渾源州舊廟而已。清順治十七年，始改岳祭於渾源，然所爭者祭嶽之地，未嘗疑議及山，其爲嶽自若也。其後挾私以爭勝者，至並山而疑之，如沈鯉所言：「渾源之稱北嶽，止見於州誌碑文，稽之往傳，茫無可考。」吳寬所言：「渾源州之南，有山特高大，世以爲恆山。」徐化溥又言：「曲陽恆山，以地名，非以山言，天下事偶相值者甚多，兩恆之相冒，猶之二霍之偶合。」無乃過歟？



恆山翠屏山峽中懸空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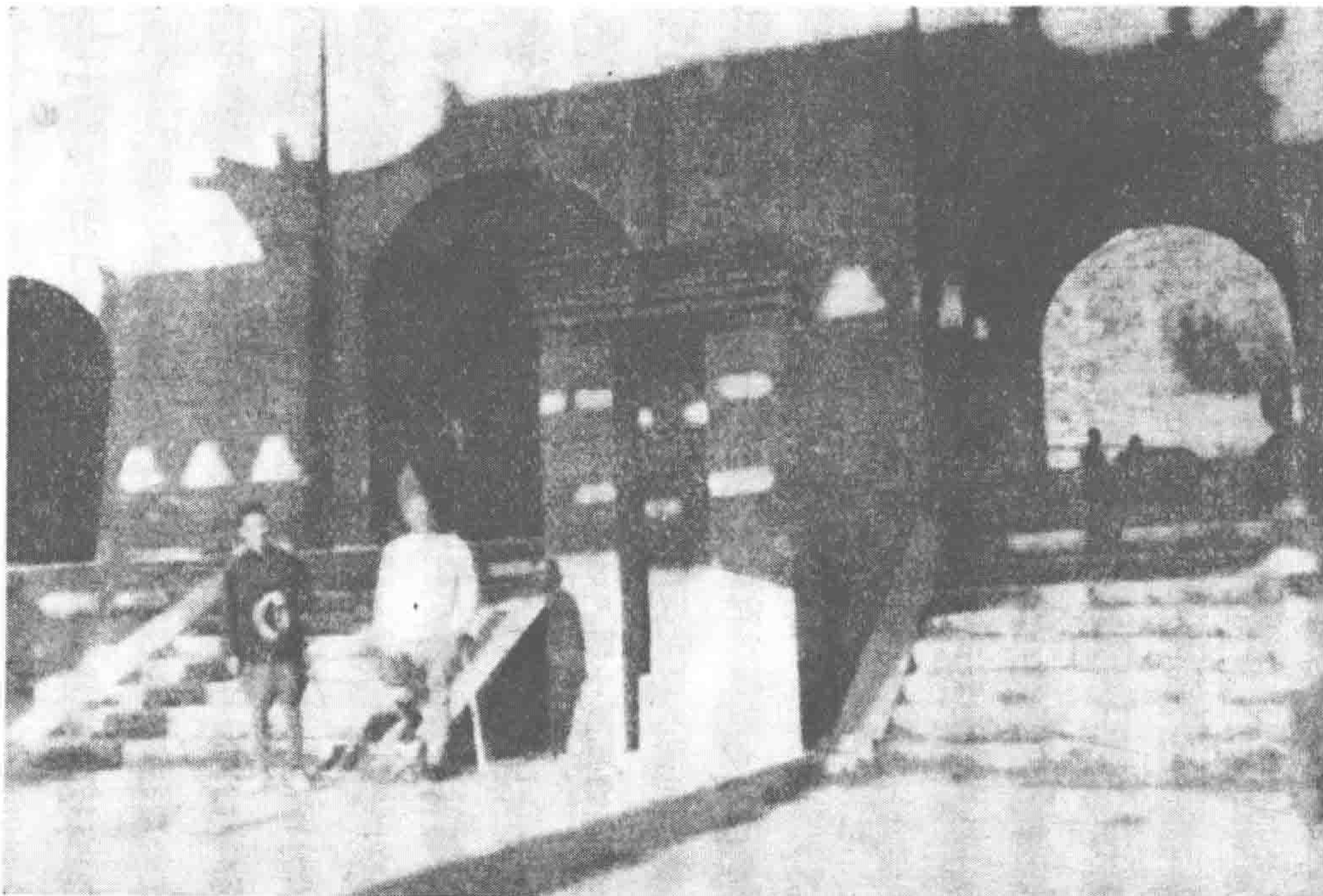
余以爲恆山之爲嶽，與二山之爲一，無可疑者。考之羣籍，管子謂「恆山北臨代，南俯趙，東接河漢之間。」固非一山所能盡，一證也。北魏道武帝天興元年，鑿恆嶺通直道，時魏主將自中山北歸平城，發卒萬人治直道，自望都鐵門關鑿通於代五百餘里。中山爲今河北定縣，去渾源東南將五百里，如以今磁窰口爲北端，與之適合，則兩恆山爲一而北山爲主可知，二證也。曲陽縣，隋開皇七年，嘗改名恆陽，唐元

和十五年復改今名；渾源縣，元初名恆陰，山陰山陽，皆指恆而言，三證也。沈括筆談云：「渾源州恆山距阜平縣大茂山三百餘里，峯巒相接，蓋恆山周三千里，渾源南二十里，與在曲陽西北百四十里，實一山也。」又云：「今半隸契丹，以大茂分脊為界。」四證也。顧亭林作北嶽詩，指曲陽而言；然其所著北嶽辨云：「恆山亘三百里。」「予故先至曲陽，後登渾源。」至者山之趾，登者山之峯，五證也。故魏裔介曲陽志序：「渾源為恆山巔頂，大茂為正支，自渾源發脈由飛狐達曲陽。」又渾源志云：「恆山在州治南二十里，南與阜平之大茂山，三百餘里勢本聯屬，東南騰躍，達於曲陽。」皆未嘗歧而二之。吳寬重修北岳廟碑銘曰：「神靈所之，倏來倏往，來則曲陽，去則渾源。」亦此意也。

夫南北既為一山，則祭所之在山巔與山陽，不足為異。漢神爵元和泰常唐貞觀祠於上曲陽，唐元和時定祀於曲陽，唐貞觀宋乾德政和又祭於定州，皆偶然之事。王錫祺以為「宋失雲中，輶軒不能至，假飛石以文其陋。」尹耕以為「唐人失河北，石晉割燕雲，宋人守正定，咸不能至岳下奉玉帛，且便其在曲陽，無更正之者。」其語良信。顧游覽之事與祀典正殊，祀岳宜乎在山之陽，而游嶽必當陟山之巔，僅至曲陽而未嘗登渾源，雖謂之未嘗游北嶽可也。

余於五嶽，歷泰衡華，初無意於恆也。歲乙亥九月，將為五臺之游。質之嘗游者，謂需時旬日以外，不果行，因改赴恆山。中秋後二日之暮，發自北平。同行者南海張袒雲，銅山張適時，南海郭流堯也。

翌晨，抵大同。站長高生文藻導游雲崗上下華嚴寺諸勝，郭生先歸。十九日早，分乘騾車二啓行，自大同至渾源；為程一百二十里，健足一日可達，以束裝稍稽，遂不及，車價僅銀元四餅而已。八時出城，至南關，有極樂寺甚壯偉，折而東。辰初三刻，渡十里河，亦曰武州河，近河皆細沙，風起眯人。巳正二刻，南行至廟兒村，近人張肇崧游記曰寺兒村，或譌其音曰十二村，謂距城十二里，疑非是。沿途瓜田繁實，居人男婦幼稚，皆捧啖西瓜，卽騾馬亦甘之。其地夙有九十月間吃西瓜之諺，自中秋藏瓜供食至十月，圍爐未已云。吾人立秋後不敢食瓜，食輒腹痛，在此數隨俗嘗之，無恙也。巳正二刻，至內莊，去大同二十里。下車步行者數里。午正，行三十里至上泉，入東盛店打尖，店中所有，但饅首油麵卷雞子，他無可食者。未初一刻行，申正至李老莊，五十里矣。又三刻渡桑乾河，河甚寬，水在南岸，土人裸下體以引涉，惡俗也，宜禁。渡河東而南，至吉家莊，漸近崞山，望山坳而趨。崞山一名橫山，自雲中北來，列嶂如屏。酉正復渡河，入崞山峽，地名甕城口，甕城峪之口也。民居甚多，車夫卽欲止息；余等堅不許，令趨泥溝，乃復行。峽風怒吼，晚寒彌厲，懸崖夾峙，時有流瀑，峽道長可二十里，無休憩所，時天已昏黑，而月色為高嶺所蔽，闇中聞呼叱聲，則兵



恆山山門

役識察道左，心以稍寧。出峽得平原，卽松樹灣，去泥溝尙七里，月始出巖際，淸澈眉宇，戌初二刻，乃抵泥溝，入宿李家老居。

十七日晴，早卯初起，登邱觀日初出。此院正對恆山，濃黛深黝，隱雲霧中。卯正二刻啓行，山皆土，遇水冲刷，輒裂爲壑，所謂泥溝也。頫視數十丈，其下復有種樹藝黍及行人道者。巳初道上，遇吳君稚暉乘架窩（騾轎之名）方自渾源歸。聞人言吳氏游恆山一日，未留宿云。渡河者再，巳正至渾源縣西關，入西門，憩縣署前會賓園。午初，主人張姓導往游城中，經圓覺寺，寺爲金正隆三年建，明成化初重修，有塔十三層在院內。游永安寺，寺爲元延祐三年建，乾隆間重修。寺前進駐兵，其中大殿基偉壯，前有莊嚴二字，段士遠書，後虎嘯龍吟字，張熔書，皆高二丈許。近年戰事，彈痕纍纍猶在。壁階下有康熙四年乾隆三十四五十二等年重修碑記。階下左右爲伽藍，白衣，地藏，霜神四殿，殿額曰傳法正宗之殿，佛三尊，塑工細。次至栗家巷栗氏祠，前河督栗毓美家祠也；額曰宮太保河帥祠。未初午飯，二時索騾轎不得，乘轎子行。城中無山轎，僅紅圍藍呢大轎，須八人輪舁之，議定後日往接，每乘共價五元。入山，水聲甚厲，田畦皆石隄以禦水。申正至山口，卽磁窰口，官廳告示，指此爲金龍口，（近人于去疾游記謂之金龍峪口）左有石磴數千級，已毀，不可登

申正二刻，至磁窰峪，登懸空寺，寺在翠屛山，山去州城七里，高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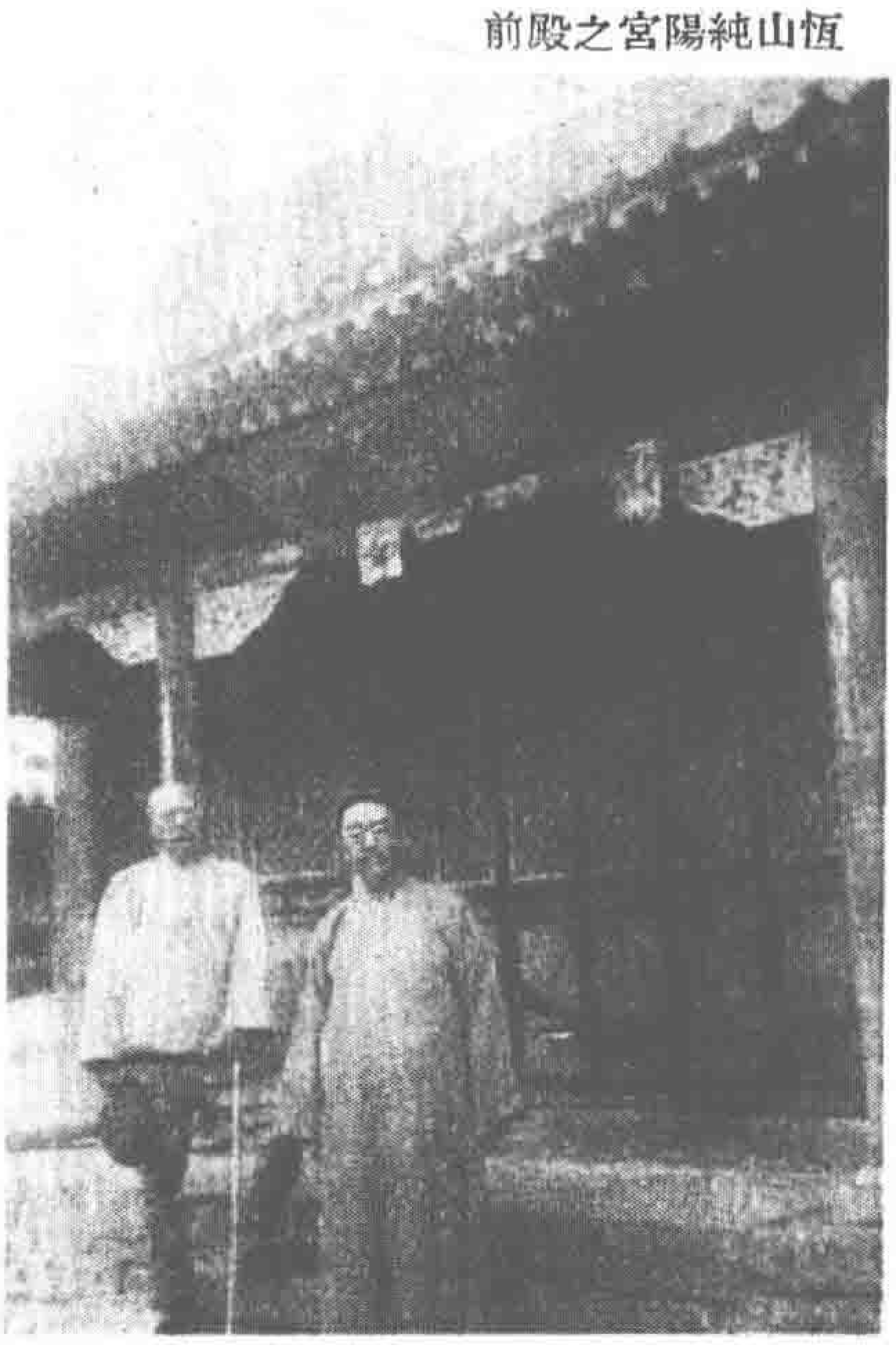
里，一名高氏山，一名石銘陘，滱水所從出，爲北嶽門戶。懸崖三百餘丈，峭立如削成，鑿壁支杙，倚空飛閣，層楹危梯，淩虛相遇，精構入畫，如仙人所居。其下恆滱兩水奔匯處，水聲喧豗，終日不息。壁刻有劉道憲鄭洛詩。（志云李采樊師詩未見）有純陽殿，上祀三茅眞君，額曰法雲鷲嶺，張崇德書。再上供佛，壁有大定十六年，天啓二年李皋諸刻。更前爲瞻溪雲閣，萬歷己亥御馬監太監白忠書，祀觀音，仙佛雜供，此間皆然。倉卒間未及詢李太白祠及題字所在。由磁窰峽西南行三十里爲天賜禪林，亦不知尙存否?

酉初行，過雲閣虹橋，石穴方廣二尺許者，凡數十，兩壁皆有，是其遺跡。州志謂兩峽鑿孔，駕亘梁，搆樓於上，據以守口，可稱天險。楊述程登恆山記，以爲宋初把守三關處，或徑傅會爲楊業，不足信。更前，山際有老爺廟，祀關侯，上有羅漢洞，達摩洞，未及下。

酉初二刻，至山門口，爲入山初徑，于遊記謂之下坡，坡上有龍王廟，方庀工修築。拾級而上，有碑坊曰神功翊運，曰屏藩燕晉，爲光緒間及民國初年所修。門額曰北嶽恆山，弘治十六年劉孚書。下有直碑曰塞北第一山。門內有三元宮，自此入步雲路，沿山嶺行，山多煤灰質，俯拾卽是。時天已垂暮，落日迴暄，好風送涼，秋草淒綠，羣山合沓，碎礫彌岡。酉正一刻，至龍王廟，地名停旨嶺，遙望北山，觀宇林立，皆朱其垣，隱蔽林間，有如燕京西山匡廬牯嶺避暑之所。中間一岬突出，是爲張果嶺與夕陽嶺。緣山腰修道，有牌坊可見，卽虎風口，過時已晚，不及下視。戌初至接官亭下憩，以室少狹，復移至純陽宮宿，住持道士魏圓善。（上登蔚縣人）舊傳宮有呂祖降乩詩碑，已廢爲嶽廟階版，宮中無可觀者。

十八日晴，卯初二刻起，至山上各祠觀散步，純陽宮右下坡爲獊神殿，塑神及夫人，爲山神廟。上坡爲碧霞宮，卽娘娘廟，志謂九天宮，額民國九年方克猷書。所祀曰金靈聖母，曰聖母女媧，曰九天玄女。其左有大悲閣，祀各神，額爲辛酉張宗儒書，旁淩雲閣精構也，宜眺遠。有重修恆山娘娘廟碑，趙國良撰，李玉田書，閣及兩廂皆可宿客。前鐘樓，後有玉皇洞，在殿之右。由純陽宮左上陟，爲太乙天尊廟。廟據純陽宮之上，更東上爲文昌廟，左爲關聖廟，

恆山純陽宮之前殿



四壁皆畫關侯故事，配祀者爲關平，周倉，馬良，馬岱，王甫，廖化，糜竺，趙雲，伊籍，向朗，有重修恆山廟碑記，咸豐十年知州李鎭蔚書。其東爲靈官寺，更上即嶽廟。門外有金雞石，以石擊之，前山應響，作雞鳴聲，額曰崇靈，舊稱玄靈宮，意以避諱而改。中間御賜額曰人天北柱，列巨碑四，一順治十八年知州張崇德北嶽恆山廟碑，碑駢儷，長三千七百有八言，多用古僻字，旁刻乾隆丁未馮敏昌詩，民國八年有合浦張肇崧者，又劖刻題名於下，石作朱砂色，不堅，故可攻琢。一嘉慶二十四年知州孫大山重修北嶽恆山廟記。一道光七年知州王志等具名重修北宗恆嶽廟記。一民國二十二年趙國良重修嶽廟碑，李英姿書。入門，石磴九十三級，（志稱九十八級于記云一百有八級皆非是）爲南天門。左曰青龍殿，右曰白虎殿。旁列杆檜，正殿直額曰眞元之殿，祀北岳鬱微洞淵元無極眞君，上懸清聖祖御製化垂悠久額，光緒朝額二，曰朔野標奇，曰三農有慶。殿柱龍蟠絕壯麗。塑侍臣像，前四文，後四武。殿前寶鼎，甫成於前四年，曰龍泉觀，其本名也。左右石碑林立，凡二十九，皆清代御祭文，康熙五（二十四年三十六年四十二年五十二年五十八年）雍正一，（元年）乾隆六，（十三年十四年二十年二十四年二十七年五十三年）嘉慶四，（元年五年十四年二十四年）道光四，（元年九年十六年二十六年）咸豐二，（二年十年）同治二，（元年四年）光緒五，（元年十六年二十一年二十九年三十一年）碑尚一二不可見。（廟無明代御祭文碑張肇崧遊記謂列明清諸帝碑誤也）又一碣，康熙戊戌王勛草書，述其父王先聲泰衡華恆四儷語。楹有光緒壬辰阮志謙兩聯，尚可誦，其一云：「恆山萬古鎭中原，惟我聖朝，歸馬放牛，敎化已隆三千載。文昌六星聯北斗，是眞才人，雕龍繡虎，光芒應射九重天。」其二云：「天際月輪高，訪古人勝事遺踪，最難忘果老通玄，謫仙載酒。眼前雲路近，願多士舒文廣國，莫孤負杏花春雨，桂子秋風。」東下至太王廟，藍面獠牙，不知何神。崖上擘窠字甚多，有雲中勝覽，瞻天仰聖，壁立萬仞，天地大觀，及毓秀，並不知何人書。題泐極多，記其目睹者。又有枯松，彎環拳曲，著崖欲活，道士謂之四爪龍。

恆山之會仙府



由此左陟百餘步，卽振衣臺故址。其上爲紫芝峪。更東越石梁，（志稱橫柴木爲飛橋亘二十武今已易爲石還亦非仄）登石磴，數十步至舊廟。舊廟者，建自北魏太武帝太延元年，經唐及金元明四次重修，弘治十四年始改建嶽廟於中峯之陽，謂之朝殿，而以此爲寢宮。廟三楹，在峯下，不甚廣，有臥碑爲乾隆代張樹玉書，別二碑皆刻詩有序。此徑卽故浮橋，志謂其上爲浮橋巖，巖有萬歷丁巳崔一元書路接天衢，宋王獻臣書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字。崖刻有麓泉題觀北嶽恆山有感，又萬歷四十五年府同知王希堯記，上有同治辛未南海孔廣陶題名，嘉靖九年李宗楩八分書詩，又拱宸字。正殿額曰天一寶殿，祀神及夫人，有雍正十三年地極天樞額。木櫥四，舊藏經典，爲游人取去以盡。嘉慶間，道流所書紙猶存。左爲還元洞，鐫萬歷六年巡按御史鄭洛記，及萬歷戊寅巡按御史黃應坤恆山復還天巧洞記，樹其側。（此二碑鄭黃二人名志目互易誤也）又萬歷三十五年北嶽廟昭感井記。洞口額曰復還天巧，黃應坤題，志稱深淺莫計，寒侵肌骨，今內已復塞，僅容二三人。其外二碣，亦康熙物。（六年永革陋規碑記二十一年進口會引）崖上刻字甚繁，剝落多不可見，有萬歷丙辰知州張述齡祀岳詩，循右更上，有石穴窪然而深，卽土人所謂飛石窟也。（張記謂窟在通元谷實小舛）壁上有天啓丁卯汪裕恆山兩詩，及康熙三十年捨房碣，胡汝楫題字，窟與洞志皆言在殿內，今則在殿外，不可曉。上一小廟，就崖成之，殆所謂后土夫人廟。旁有弘治七年閻鉦渾源古北嶽飛石窟記，董錫書。（此碑誌稱在殿內今亦不符）舊廟之左，懸崖壁立，有一德峯三擘窠字，峯字不明，遠視如降矣。前一樓，樓下勒草書玄闕詩草，不甚可辨，稽之志，疑爲劉欽順之作。其外懸額曰懷抱縱橫，（于記作縱我懷抱大誤）樓上無梯，循崖後可登。樓懸康熙五十年蘇克濟層巒聳翠額，土人呼梳妝樓，不可解。牆外嘉靖庚戌胡宗憲孟秋登恆嶽詩，謝淮謁北嶽次韻四首，志云在浮橋亭，殆卽指此。崖上復有嘉靖廿年吳新菴題名，正德己卯鮑繼文詩。舊殿之西，上望崖際大字，曰白雲靈穴，卽白雲穴也，不可登。

歸小息。已正，越九天宮玉皇洞而西，問所謂翠雪亭望仙亭，已無可攷。至魁星樓，樓占峯巔，下視縣城，依山足作八角形，民居稀少，池明如鑑。東望應州浮圖，若在咫尺。此間有小路趨城，可捷行十里云。循原道，由娘娘廟之左陟高，復至嶽廟，與道士張圓淸略作周旋，購其嶽圖以行。由廟後登山，可至振衣臺紫芝峪，未及上。十一時，令人導而西，登琴棋臺，臺在山巔，下大石竦，爲身裂縫中，撐拒突嶮，乃可登。其上有平石，好事畫爲棊枰，象戲也，乃非圍棊。下窺通元谷，傳爲張果燒丹處。巖下有民國二十四年莫德惠等題名，及陳興亞圓渾雄厚，莫松森大恆以寧等字。

少頃，轉而東，至會仙府，名刻崖上。殿中祀羣仙，塑像凡二十有四，導者謂上中下八洞仙人也。門外南眺四嶽額，爲乾隆庚戌黃照書。北巖壁碣，有萬歷丁巳方大奇詩，乾隆庚戌朱休庭登嶽詩，乾隆上章閹茂知廣靈縣朱休度嘉慶己卯湯貽汾恆嶽詩。左爲魁星閣，上祀玉皇，更左御碑亭，（志謂萬壽亭）立化垂悠久之碑。集仙洞在其北。巖爲府舊基。北巖崖上巨字，曰崐崙首派，爲遼代郎定言書，壁刻此爲較古矣。

午初二刻下，繞嶽廟行，少停，至二郎廟，於諸廟中爲最高。祀雲適時由此陟山頂，余不往，重至會仙府龍泉觀。午正二刻，獨至寢宮，坐臥眺覽，剔蘚以讀。折往接官亭，亭外有洪武十三年鄭允老撰書重修南北嶽廟碑，書作北魏體，絕佳，惟疑其不綦古。（其前又一永革陋規碑）右爲履一泉，志稱玄武井，又曰太玄泉，凡雙穴，甘苦殊味，今舉山取汲於此。（舊恆山記所謂潛龍之泉相距尺許一甘一苦云在通元谷旁與此似不合）額乾隆庚戌黃照所書，有光緒十年北順城街所上醴泉亭額。亭廡多詩碑，有劉士偉，吳堯，鄭洛，熊明誠，桂敬順，（乾隆乙酉）李淑春，李濤，諸人。正殿爲白虛觀，祀地藏十王及二判官，俗所謂十王殿也。其前馬神祠，左右塑牽馬狀。祠前牌坊，曰北嶽恆宗，曰永奠冀方。未正一刻，祀雲等乃下，謂嶽頂無樹木鑴碣，志所云離地千尺，南面拱立，多矮松亂藤，黃石錯落，庶幾近之，披襟當風，擫瓜大嚼，則一樂也。詰以石脂圖棧雲岡之勝，則未之見。翠雪亭址亦不可蹤跡，閱近人蔣維喬游記云：「山麓至頂，高於平地一千七百二十粎，合華度五千一百六十尺。」申初飯，酉初努力復爲羣綦臺之游，祀雲登焉。復至龍泉觀，循崖而東，詢紫霞洞，乃在東崖上，非途所經，不及上。頃之，至閣道洞，功未竟。復前至衞洞，塑衞道士像，有碑。康熙十六年宣成義等立，閻佳鳳撰書，碑言創建羽化堂衞道士，名清泉，號得一，所謂得一庵也。恆山志乃謂衞爲魏，碑成於康熙，志成於乾隆，不知孰誤？（山中更書作微道寺益可哂）左有小龕曰庚姑，不識何人？路鑿山腰而成，至此而絕。酉正二刻返，至夕陽嶺下，觀落日，嶺西向，適當山缺，故眺夕照最宜。戌正飯，亥初二刻睡。

十九日晴，早卯正起，與圓善作別。巳初一刻，曳杖先肩輿行。路旁崖上立一石，作繆篆印文，不能識，惟旁有口化癸卯敬中字可辨。道左石坎，多類手印及驢跡，士人所傅會爲張果老墮驢所留也。又崖上二篆字，其上大明二字可辨。巳至虎風口，倚山立碑二：一萬歷十七年渾源州會衆施茶清泉銘記，一弘治乙卯董錫所書介石字，崖際又有金龍口，與虎風口相對，其地疑非是，然久已有之。巳初至大字嶺，（亦名大字彎）嶺刻大小恆宗二字各一，大者雙鉤直行，小者則橫列。前至眞武廟，廟占別峯之巔，下對龍王廟。庭前碑尙完好，

一成化七年知州關宗立北嶽神口昭感碑，鮑克寬書，譔名缺。一成化五年劉珝渾源州重修北岳廟記。一成化十五年乙亥知州馮珪祈雨有感碑記，怡庵道人撰。此地元明間碑，多以道號署名，他所罕見也。（志云三碑皆武宗時與今不符又撰人楊信劉宇李敏亦不合）一雍正六年茶山引高爾行撰，各碑無能證何時易祀眞武者，惟殿中神像披髮跣足神將十而已。已初一刻，登肩輿行。自此嶺下趁，土石錯雜，時見煤質。山少樹木，自所謂萬松深處，僅餘百數十章以外，殆不可見。惟田特多，巖巒遠近上下，至深谷彌望，無非田者。已正見山門，更一刻到，山門外村居百餘家，山中日用，咸取給於此。

巳正二刻，下輿登山，至達摩洞，洞僅一像，洞寬可周十餘丈，有門窗炕。更上爲羅漢洞，洞控達摩洞之背，更大，供羅漢十八，有房二間，前韋馱殿，去年重修竣工。午初行，經老爺廟，至雲閣虹橋懸空寺。復望寺北道左，索李太白書壯觀字不得。午初二刻，至金龍口。午正至南宮門恆嶽行宮，殿曰大貞殿，建築亦宏壯。午正一刻，至會賓園飯，購渾源州志與恆山志參證之，渾源號稱八景：一磁峽烟雨，二岳頂松風，三夕陽返照，四龍山霽雪，五玉泉寒溜，六柏巖秋色，七神溪夜月，八遠峪晴雲；以行急不克留，所歷未半也。未正一刻行，車價昂，每車須銀幣五元。申正一刻，再渡河，途中就田家購西瓜食之，每銀幣一角，可得六枚，何其賤也！酉初一刻，取道蕭家溝，酉正至二嶺，小雨，黑雲蔽天，聞前日此間大雨雹。又三刻到泥溝宿。

二十日黎明起，蓐食治裝，卯初二刻行，戴月宵征。卯正三刻，至松樹灣。自此直下坡，循泥溝步行，俯視谷底，爲來時路。峽間山水甚清，土岸時有崩塌，石亦摧徙，前日雨量之大可想。辰初至山邊，未敢仍沿峽行，車夫處處探視乃前進，時而就上坡，則傾斜可慮。路上有一二小屋，亦留人宿，是時並出售饃饃。此山北多土而無石，石狹處東水如門，可喜。巳初至甕城口。巳正一刻過桑乾河。午初至李家溝，尙五十里，將入店打尖，店皆虛無人。復行二十里，未初至上橋，在東盛店飯。未正三刻行，申初渡十里河，輪碾細砂，風飇漲空，眯目撲鼻，衣袂皆滿。未及西，入大同東門，逕赴車站。戌初三刻，乘平綏鐵路快車歸，段長甯樹藩站長高文藻來送別，二十一日晨辰初抵北平。

恆山雖古爲幷州之鎭，然自昔爲甌脫，不甚愛惜。自趙襄子滅代，趙孝成王以汾門易平舒，平舒今渾源也。漢光武一廢崞縣，徙吏民於內地，晉劉琨嘗棄以與代王拓跋猗盧，石晉又割應州以賂契丹。宋雍熙三年，取而復失。熙寧八年，割恆山脊以北地畀遼，迄南宋約金滅遼，始獲歸中國版圖，旋復爲金所取，以至元亡，蓋割據於異族之下者，亘數百年，文化之僿陋，有由然矣！人物既寥寥，復無古今文人好事，爲之藻飾，故山水雖勝，而名蹟甚鮮，遊屐可一日而盡。詩人吟咏，自唐鄭放賈島而後，金有元好問，元有趙秉文劉因。明有喬宇，

楊巍，董錫，楊述程，胡宗憲，王家屏，李夢陽，王世貞。清有魏象樞，屈大均，曹溶，徐繼畬，朱休度，李予望等，幾可屈指。遊記則徐宏祖，楊述程，王錫祺，下至近人于，蔣，張諸氏，亦復無多；因爲記詳悉言之，以餉夫未始來者。恆山物產，稱多神怪，然無所見。山既犂爲梯田，林木稀少，偏山多生藥草，作紅白小花，自鳥獸以至卉木，所見咸纖細，不稱其偉大云。

青島市繁榮促進會
Tsingtao Development Association

輔助地方建設
促進社會繁榮

并編行
青島畫報
半月刊
分中英兩種

定價　零售一角　半年一元一角
全年二元　外埠郵費一加一

全國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上海分銷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中華雜誌公司

會址青島湖南路三一號

浙江興業銀行儲蓄部
各種儲蓄
活期儲蓄　特別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付息　整存整付
特別零存整付　特別整存整付　禮券
總行　上海北京路
分行　杭州　漢口　天津　北平　南京　鄭州

中南銀行儲蓄部
詳章函索即寄
各種儲蓄存款
甲種活期　乙種活期　定期儲蓄
零存整付　整存零付　整存整付
存本付息　禮券
總行　上海漢口路
分行　南京　杭州　天津　北平　漢口　蘇州　廈門
支行　虹口　八仙橋

延陵訪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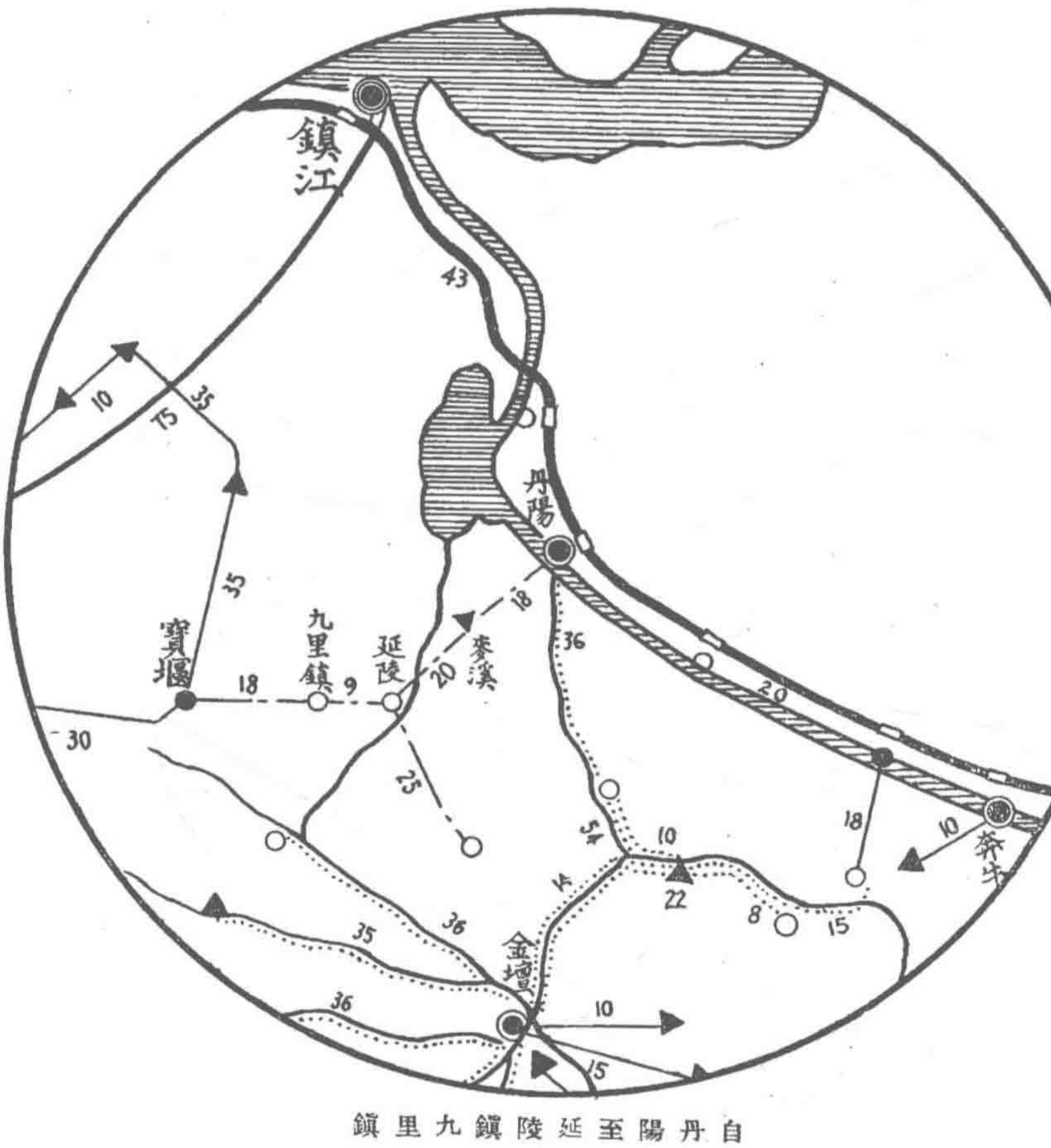
周厚坤

江蘇丹陽縣城西南行三十八里，有延陵鎮，自延陵鎮西行九里有九里鎮，春秋時吳季札之墓廟在焉。余於九月二十九日乘星期日休假之便，前往瞻仰古廟，並探索廟內「重修吳延陵季子廟記」唐碑。茲將此行動機，敘述如下：

予於整理 先君遺篋中，見有舊拓「重修吳延陵季子廟記」一帖，唐大曆蕭定撰，吳郡張從申書。 先君跋云：

今人得九成雲麾宋榻本，輒競爲至寶，張從申在當時，原並駕馳驅者也，猶云北海仿大令，尚病欹邪，從申則無此，況屬唐榻，未曾翻刻，琅玕什襲，豈僅什伯於兩榻哉？張孝思識。（此跋附在新拓本之後）

右從新拓本錄出，詳味跋語，則此新拓本已是翻刻本矣，周同愈記，時在宣統三年五月初十日。



自丹陽至延陵鎮九里鎮

唐張從申延陵季子廟碑，原文共四百三十四字，（此數想僅指記文而言耳）今存四百零八字，缺字無幾，而層次倒亂，

宜整理耳。據潘稼堂先生言，從申諸碑俱亡，今存者獨有此碑，致可寶也。

始知張從申當時與李邕（北海）齊名，然北海名傳千古，而從申沒沒無聞者，何也？後讀歐陽修集古錄，方知從申爲歐陽公所抑。集古錄云：

右玄靜先生碑，柳識撰，張從申書，李陽冰篆額。唐世工書之士多，故以書知名者難，自非有以過人者不能也。然而張從申以書得名者何也？從申每所書碑，李陽冰多爲篆額，時人必稱爲二絕，其爲世所重如此。余以集錄古文，閱書既多，故雖不能書而稍識字法，從申所書，棄者多矣，而時錄其一二者，以名取之也。夫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

歐陽公爲有宋一代文人，議論事物，舉筆輕重，從申爲其一言所抑，無異以石投卵，千百年來，湮滅不彰，宜也。然而寃矣。蓋歐陽公後大有讚揚從申書者，如五十年後「東觀餘論」（宋大觀黃伯思撰）云：

紫陽碑，乃張從申書，李陽冰題，歐文忠不喜從申書，集古錄屢言之。殊不知從申乃效子敬書，頗有東晉風尚。唐人知書者多，故見重於世。今人反此，歐陽公初不嫻瀏書，則從申之蹟見棄宜矣。（尙有跋愼律師碑推重更至現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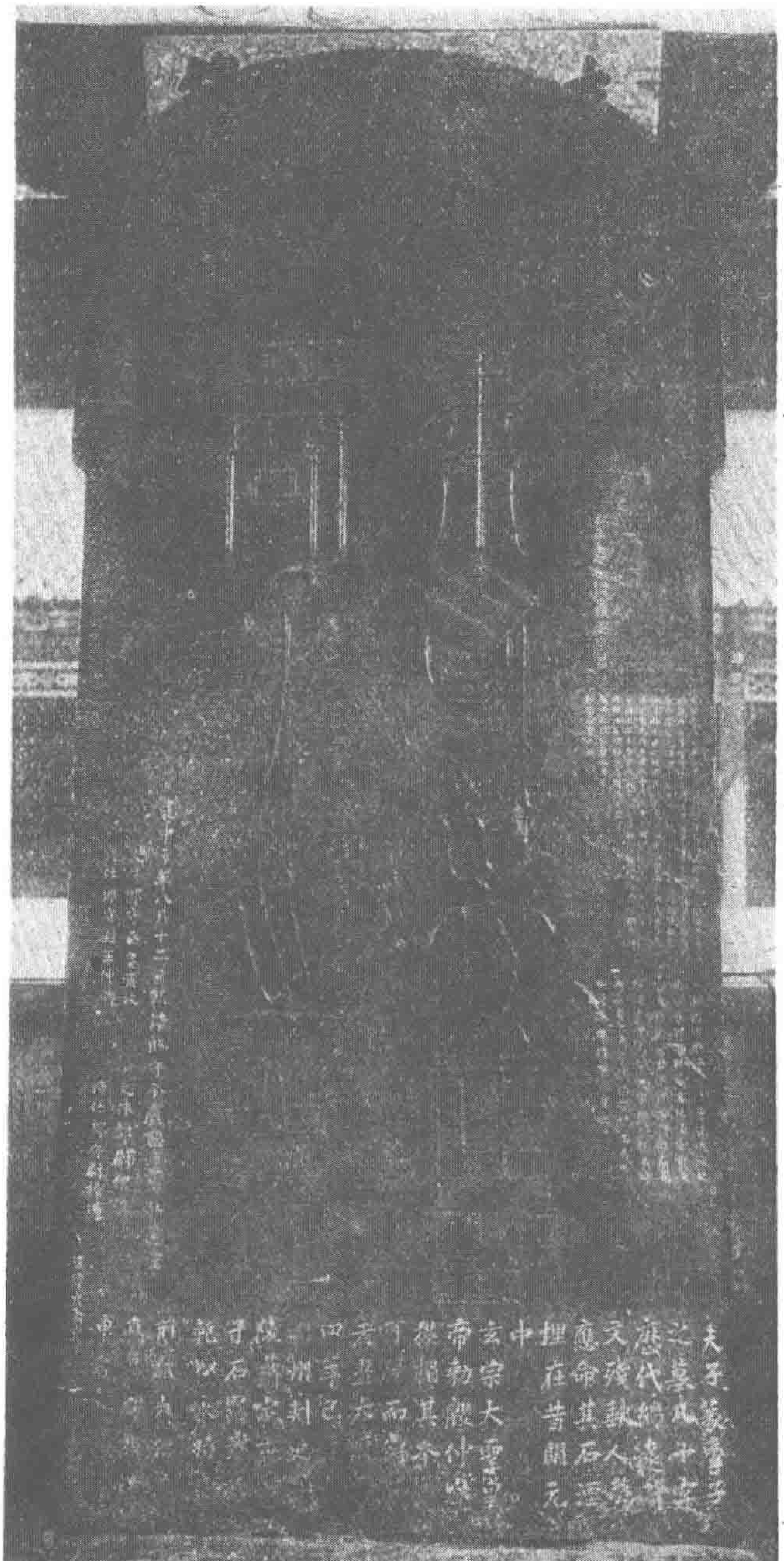
十字碑亭

卽歐陽公亦曰「非衆人之所稱，任獨見以自信，君子於是愼之。」觀此則從申之書，必有可傳者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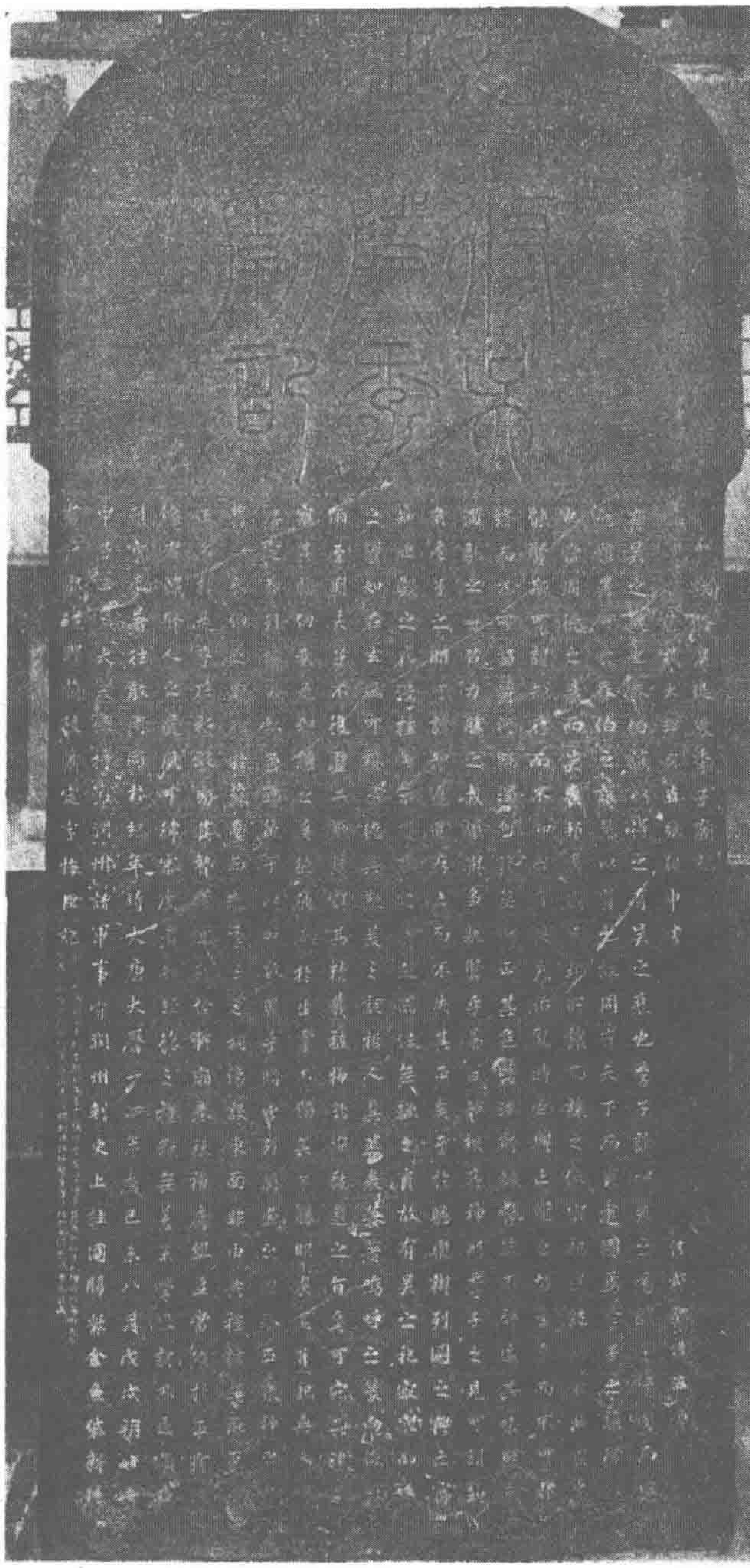
讀金石續編，知張從申所書碑文，凡有紀載者計十種，而碑石存在者，祇「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一碑。自唐大曆十四年以迄於今，已達一千一百五十六年，幾經喪亂，他碑之毀滅也宜。金石續編，成於同治，距今七十餘年中有洪楊之亂，鼎革之役，未識此碑究存在否？假使此碑獨存，則爲表彰其書而連類探索其碑，亦當然耳！

予研究此碑之意義有三：（一）從申既當時與李（北海）顏（眞卿）徐（浩）並重，則其書有表彰之價値，而此碩果僅存之「改修吳延陵季子廟碑記」碑，更有表彰之價値。（二）先君跋中，既有翻刻一語，則無論有無，均須探得其究竟。（三）假使此碑尙存而又完好，則爲完好唐碑之不多覯者，於考古學上大有保存之需要。

予既決意探索此碑，遂於金石書中考查其地址，各書所載，頗有出入，有謂在丹徒者，有謂在江陰者，有謂在句容者，有謂在季子廟者，有斷在季子墓者。後說之來，則碑下橫行漫漶，或爲牛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碑碑面


「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碑碑陰

羊踐踏所致之故。繼而問之鎮江圖書館及諸碑帖店人，亦茫然無以對。最後於顧炎武所著「金石文字記」卷六補遺中見有一節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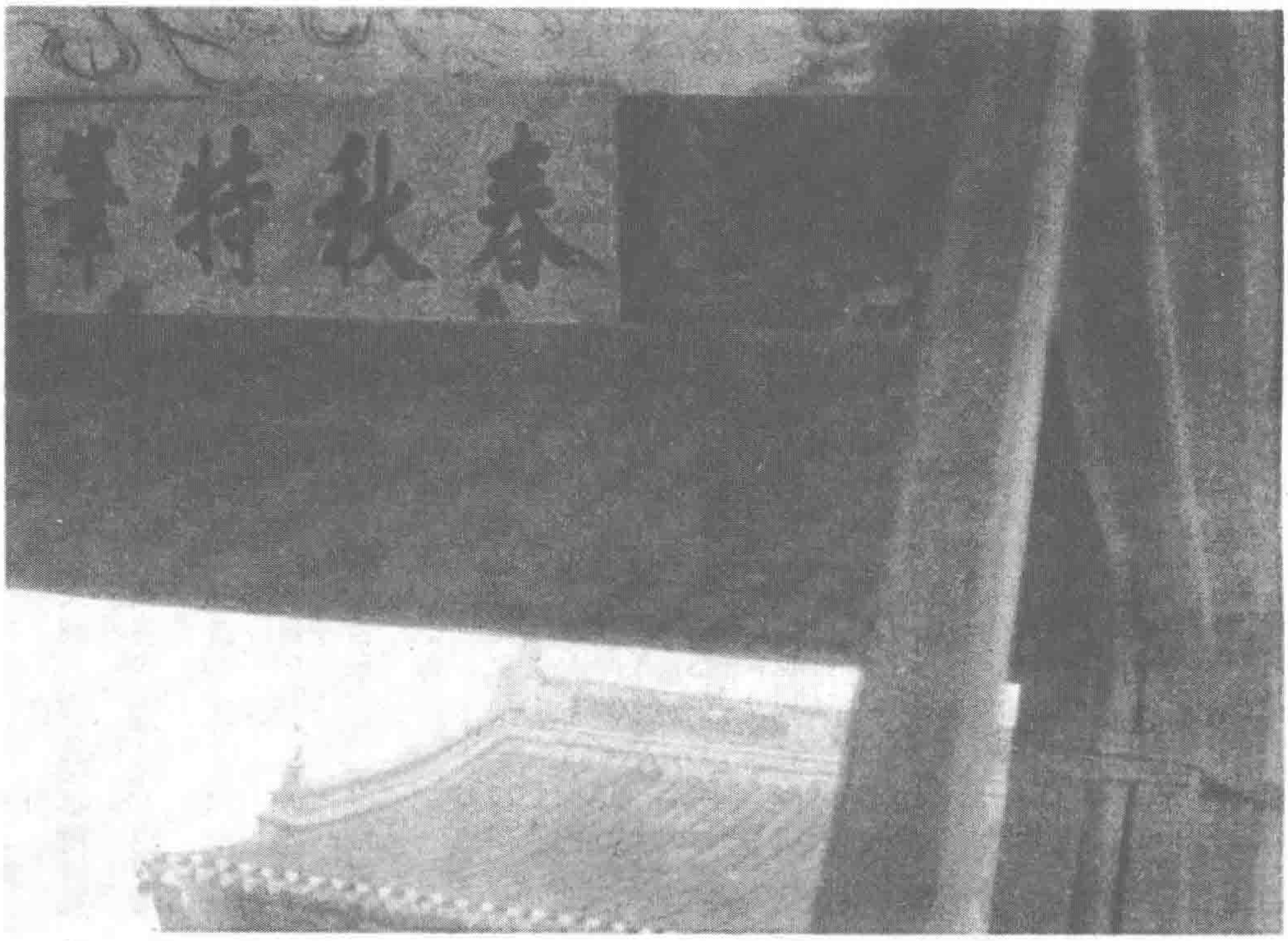
延陵季子廟碑，蕭定撰，張從申書，大曆十四年八月。

今在丹陽縣

丹陽城西南六十里，有延陵鎮，去鎮九里，爲吳季子廟，有孔子十字篆碑，及潤州刺史蕭定修廟記，大理司直吳郡張從申書，並識重刊篆碑歲月，二碑蓋同時立也。……（下略）

夫亭林先生爲清初人，距今不過三百年，而又週遊中國，凡有著述，必考據確實而後着筆，非若他人著述之轉相抄襲者可比。予料其書內所稱地址，必然可靠，遂將江蘇郵政地圖細閱，竟有延陵九里兩鎮，瞭如指掌，不禁大喜。因繪圖請同學吳玉麟兄，托其同事丹陽人朱君探問，覆云確有此廟，然尚未知有無此碑也。但以意度之，在此無疑。

予以秋高氣爽，正值旅行之時，而丹陽離滬既近，又有火車之便，決計前往探索。先一日下午至丹陽，先訪農民銀行經理劉振農先



亭頂匾額

生，蒙導至公園，見孔子十字碑，梁代反字碑。又與照相館約，翌日清晨出發至九里鎮，若有季子廟記碑，當攝影回。

二十九日清晨五時半，僕人與拍照人乘小車起程，予於六時一刻乘轎動身，蓋轎速於車也。余於九時一刻先抵廟，至則見十字碑亭中直立「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碑，數月探索之願，於焉以償，樂何如之！予乃瞻仰廟屋，向季子像行禮，道士爲予擊鼓，並導觀其他諸碑。稍瞬，拍照人至，遂開始爲攝影工作。是日天朗氣清，光線甚佳，碑在亭中，南面爲孔子所書十字碑，碑陰即「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予命拍照人攝影三張，一碑亭，二碑面，三碑陰。拍照人云：凹字內如嵌白粉則更明晰，予然之，於是衆手齊下，約一時而嵌畢，即與攝影。攝至碑陰時，碑之下半截爲石欄所阻，石約方二尺，厚八寸，重大不易移，而道士亦不願移，已絕望矣，拍照人建議搭台一試，予然之，於鏡中試觀，竟全碑在覽，欣幸何似！攝影畢，道士款以午餐。予問：何以此間有孔子十字碑？而公園亦有十字碑？道士云：公園之碑係翻刻者。（予按道士之言甚是。讀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卷一中一節云：吳季子墓碑，唐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在丹陽縣延陵鎮吳季子廟，後人又摹刻於南門外驛前云云，則園碑諒從南門外移入，亦係數百前古物，但較諸廟碑，當然年短，然一則漫漶，一則完好者何也？蓋以

一任風雨之侵蝕，一有亭蓋之蔽護也。）予問：此碑無牛羊之踐踏，何以兩面底下橫行剝落至此？道士云：每年四月間，鄰縣鄉民至茅山進香，歸家路過此間，必燒囘香屆時本廟香火正盛，燒香者兩手合十膜拜前，將燃香擲於碑基石上，遂將觸處炙壞耳。予問：此碑常有人來拓否？道士云：十餘年前有之，近則偶自拓若干贈人而已。予問：碑陰曾否翻刻？道士云：無之。予問：此廟曾否燬於洪楊之役？道士云：廟被佔據，碑幸未毀。又云：其師傳下「九里志」一冊，惜爲村人假去，不克呈讀。談話畢，坐原轎返，計往返各三小時，在廟亦三小時。途中秋禾正熟，四無邊際，起伏如浪，鄉人無論男女老幼，在田工作，有踏車灌末次水者，有割稻者，有打穀者，有種菜者。蓋丹陽婦女，向係天足，在家煮飯育兒外，尚須種田挑担，戶外生活，身體強健，其負重能力與男子同，家無坐食之人，美俗也，願他處效之。

此行結果圓滿，殊非初料所及。至張從申書考據，予將於「唐張從申書考」中詳述之。余目下搜羅所得計有四種：（一）「改修吳延陵季子廟記」（拓本），（二）孔子十字碑題跋（拓本）（三）潤州上元縣福興寺碑（拓本）（四）玄靜先生碑（石印本）讀者如有張從申書，予極願就教焉。

江以南皆吳地也，吳之名，則自泰伯之都梅里始，距今三千五百餘年矣。梅里在無錫縣東南三十里，有泰伯廟。廟有梅里志，其十九世孫季札（即季子）後泰伯六百年，歿於丹陽縣之延陵，葬於九里，有季子廟。廟有九里志與梅里志遙遙相對。二志關江南開化始期六百年歷史，應垂久遠，梅里志書肆中尚有出售，若上述九里志，恐成孤本。好事者如刻而傳之，亦保古之道也。周厚坤又記。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代

君解决「住的問題」如承

垂詢請向上海江西路三六一號本行地產部接洽

中孚銀行

儲蓄部

活期儲蓄存款

整存整付儲蓄存款

零存整付儲蓄存款

整存零付儲蓄存款

支息儲蓄存款

志願儲蓄存款

禮券

（詳章承索即奉）

滬行—仁記路二十七號

支行—靜安寺路葛爾鳴路西首

西門和平路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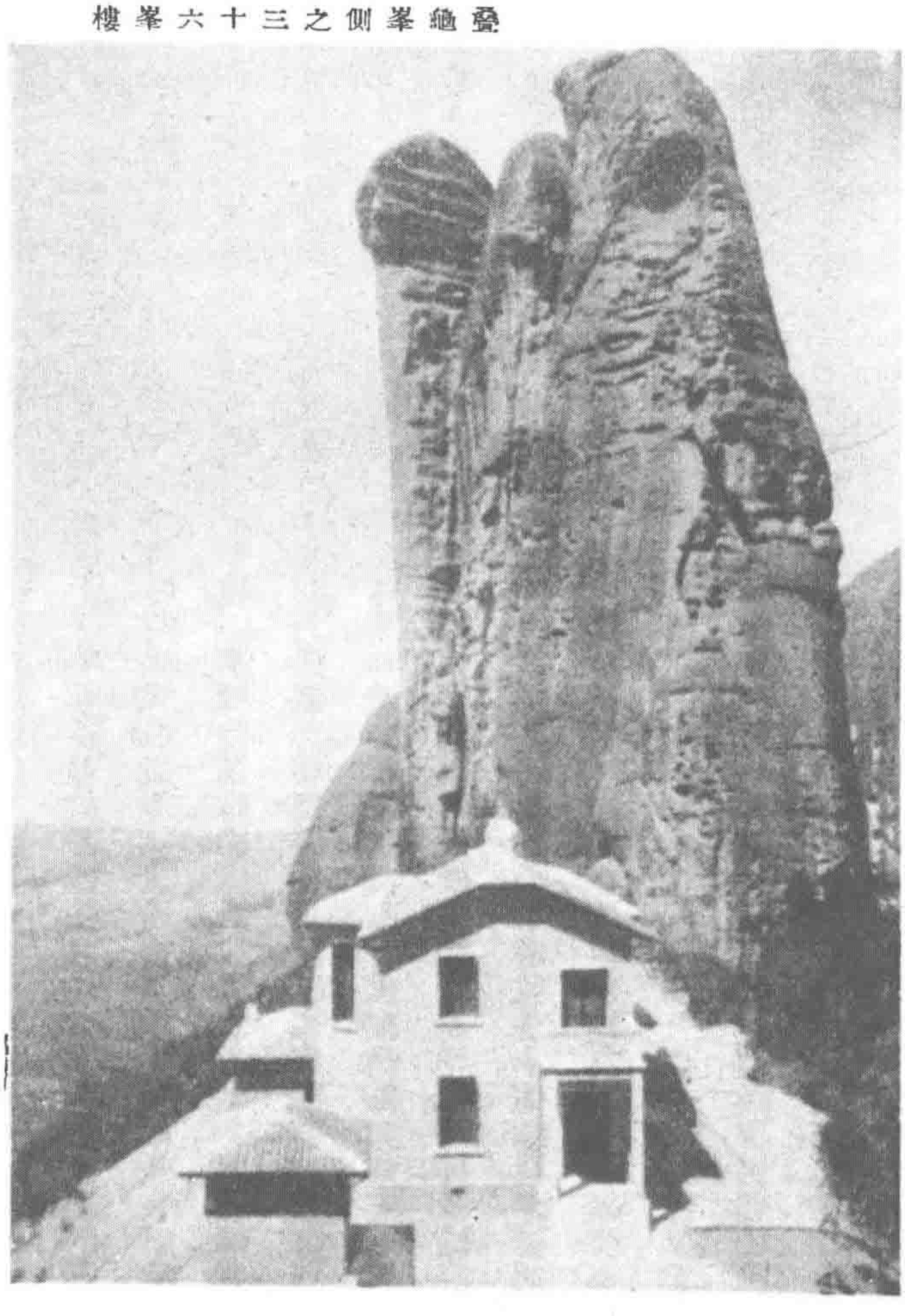
弋貴山水記

曾世榮

（1）引言

浙贛鐵路杭玉段全段通車後，二年玉南段（自玉山至南昌）建築工程，次第告竣費億萬之資財，歷兩載之經營築成新鐵路綫三百餘公里，路局對此重大交通建設之經過與完成應有文以告國人用資紀念於是決就局中原有月刊，特輯「玉南段通車專號」一期於正式通車南昌之日公諸各界人士之前。凡玉南段之選綫，工程計劃，建築經過，經費來源，暨沿綫經濟狀況民情風俗，古蹟景物以及浙贛鐵路所負之使命玉南段通車後有關國計民生之效用等等，分章詳盡敘述，俾閱者瞭如指掌，一覽靡遺，誠國家社會之有用文字，亦浙贛鐵路之光榮史也。余于役貴溪南昌間，以專刊內有全路沿綫古蹟景物紀一篇，迺於進行公務之餘，留意沿綫各站數十里內之名山勝蹟足跡所至，記其山川厓略，道里途徑，示之屬稿人，翼其編撰翔實，爲後日來遊者之指南，抽身雲水，問道匆匆，無桑下之三宿，窺管中之一般，凡所登涉，僅得粗審大概，未能窮幽極勝，探奧搜奇也。連日在弋貴間汎遊龜峯，龍虎仙岩及貴溪附廓之龍岩，小隱岩諸山，行程直徑僅約百里，而百里內耳聞目接之風物民情，頗有足資記述者，爰另寫弋貴山水記，用誌鴻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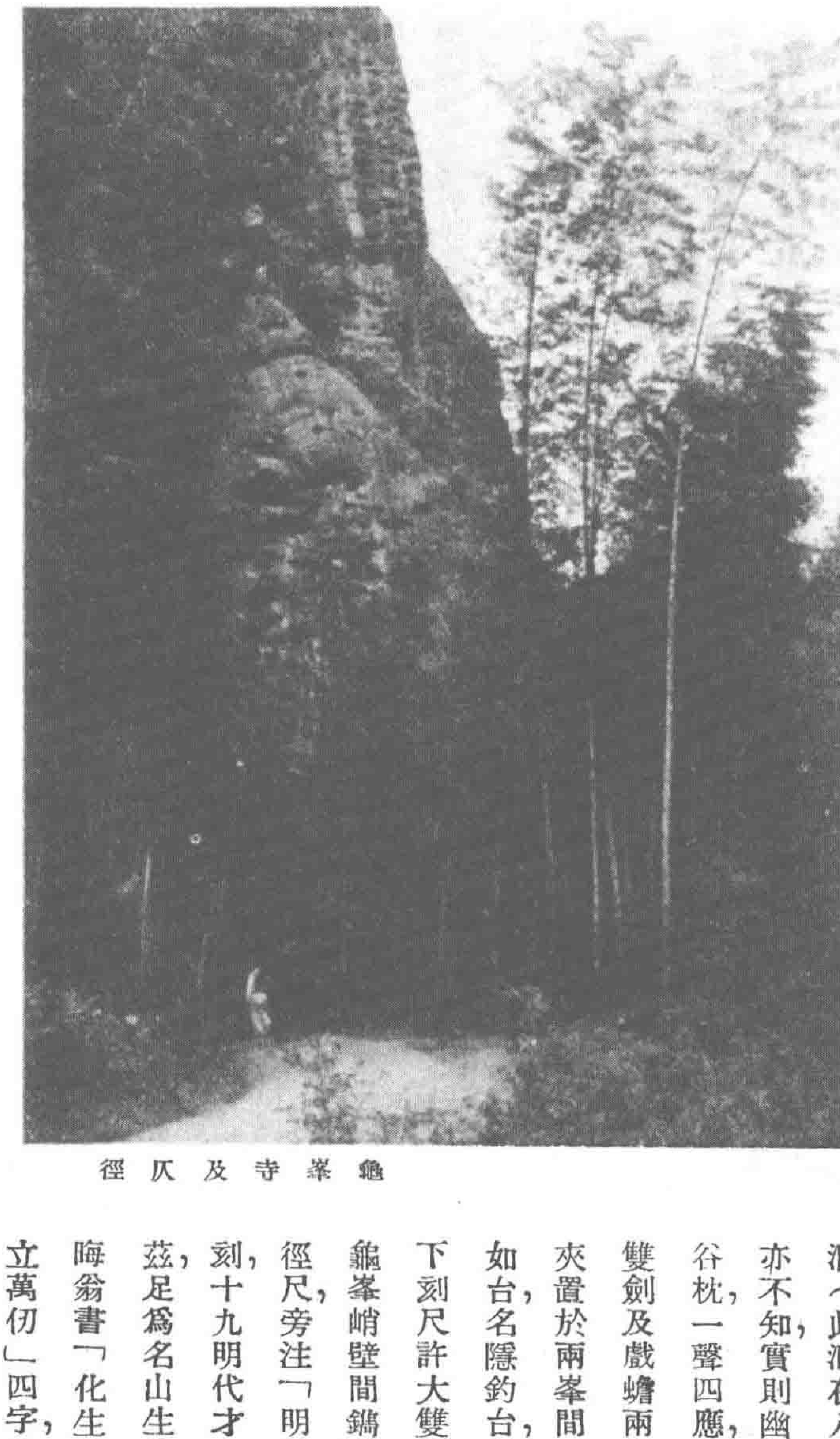
疊龜峯側之三十六峯樓



（2）龜峯山

龜峯東北距弋陽廿五里，西北距貴溪四十里，弋貴汽車道上，望見東南數里外，雲山歷亂，高峯聳峙，卽是山也。弋陽至塘灣公路繞山麓西去，循此路往遊，極稱便利，惟從南昌來者，亦可由貴溪往。是山以奇峯始名于唐，中有一峯，峭拔數十丈，頂上巨石，若三龜叠踞，姿態如生，故名。峯下有瑞相寺，羣峯環抱，幽篁萬叢，界隔塵寰，靈區獨闢，寺建於唐代，紅羊之役燬去，現僅偏殿數楹矣。余自貴溪僱騎往，晨六時起行，出東門十里渡江（信江）至淄口，弋貴鄰界之鄉集也。出市行五里，上弋貴公路，十里至上張村，再三里折入西南小徑，約十三里至龜峯西麓。黛色參天，名山在目，遙見山半有西式樓房一座，雅中着艷，若孤山處士家，忽來宮裝少婦。循弋塘公路東北行（弋縣至塘灣鎮者，由東北入山經此西去）溪流一道，水聲潺潺，過橋數武，東側有樵徑可登山，聞水簾洞，雨花岩諸景，可由此往觀，余則仍遵公路進，蓋欲覓僧人爲導遊也。約前半里，漸入幽深，路旁林竹青蒼，峯巒揖讓，忽而山勢拓展，一谷擴如，寬平數十畝，四園奇峯攢合，老樹修篁中，短垣石級隱現，卽瑞相寺山門。下騎入門，便見羣峯或冠或冕，或嶸或傾，或光如僧，或髮如妓，或若鐘鼎器物，或若走獸飛禽，怪詭離奇，各自爲像。大雄殿石礎猶存，殿後數椽，僧衆所居，西端偏宇，新葺軒潔，休息於此，坐得勝概。住持僧志亮，居山四十年，餉余午餐，素食蔬殺，另具風味。爲余言山中景物，謂是山「八景」「三十六峯，」除東南重谷外，「天柱，」「撒網，」「朝帽，」「螺螄」諸峯，爲「親谷」高峯所掩蔽，餘則立寺前遠瞻近矚，俱在望中。瑞相寺初建於唐，曰「靈勝，」宋眞宗改易今名。歷朝名士巨公之來遊者絡繹，尤以明代爲鼎盛，迨清咸豐朝被兵以後，漸就荒涼，前年（二十二年）復爲共匪佔住月餘，什物毀掠幾盡，嗣幸剿匪司令趙觀濤蒞臨駐節，捐贈整理，又捐建洋樓方亭各一處，樓曰「三十六峯樓，」亭曰「思危亭。」語次，出示龜峯山圖一紙，謂是趙氏於今年四月間派人繪製，余見之喜甚，索得數張，（惜非平面繪法）志亮命其徒覺春導游，欣然偕行。覺春指點某峯某名，因名尋義，以雙劍，畫壁，天柱，斷牆，錦屏，展旗，諸峯爲雄奇，叠龜，戲蟾，醉人，香爐，如意，鷹嘴，諸峯爲惟肖，其他美不勝收，愧余筆拙，莫能狀也。出山門迎面一崗，思危亭翼然崗上，亭之東西南三面，峯巒錯峙，嵐靄挹人。北望田疇萬傾，城廓依微，（弋陽縣城）信江風帆，點點水光天末，南則仰矚羣峯，萬方多態，俯瞰瑞相寺，隱潛幽谷，修竹風吟，疏林鳥語，人在亭上，如在畫圖間也。亭名思危，爲民上者，能居安思危，自可戢禍亂於未然，趙氏剿匪成功，寄情山水，仍曰安不忘危，吾登斯亭，吾知亭必與名山并傳千古。覺春云：此亭初議建之畫壁峯坳，旋慮遊人登臨不便，改築於此，又指崗北伏地巨石云，此靈芝峯也。今年七月十一日午夜，無故崩倒，余聞之，凝睇若失，下崗遵寺西

石磴陂陀而上，磴乃新近敷設，從山門迤邐上，繞三十六峯樓一週，再斜下至寺背，聞耗工料費三千餘金。路側竹樹蔽天，野花欲笑，至戲蟾峯下，岩石特出，上平下凹，若鑲石板於峭壁，曰振衣台。台右一泉，曰無聲泉，深僅尺許，覺春云，是泉乃石隙中水，清瑩而甘，雖旱不涸。其旁石刻無數，或隸或楷，有書法極佳者，惜經風露剝蝕，模糊不甚清晰。戲蟾峯腰鐫「弋水奇觀」四字，徑及三尺，楷書端勁。再上



龜峯寺及仄徑

行至雙劍，疊龜兩峯間，一徑寬約五尺，峯峭如劈，陡立夾峙，愈上愈束。仰視清空如匹練，是曰一綫天。自南迄北長約三丈。疊龜峯下尚有自東至西一洞，初入須蛇行，中則寬敞如室，兩面通光，是曰摩尼洞。（此洞在八景之外，已就湮沒，卽覺春初亦不知實則幽險有趣之景也）洞西峯環谷枕，一聲四應，名四聲谷。谷後轉折數十武，雙劍及戲蟾兩峯之坳，有岩山距地數丈，若夾置於兩峯間者，下則石塊壘庋，上則寬平如台，名隱釣台，俱屬是山八景之一。雙劍峯下刻尺許大雙劍兩字，作行草，筆姿飛舞。疊龜峯峭壁間鐫有「天然三疊」四字，楷書徑尺，旁注「明興化某年月某某」。龜峯石刻，十九明代才人手筆，十九佳妙，數百年於茲，足爲名山生色。聞化生池石壁上尚有朱晦翁書「化生池」三字，疊龜峯下有「壁立萬仞」四字，余俱未得見也。四聲谷前不數武，趙觀濤先生所建之三十六峯樓，煥然新成，卽余在西麓道上所見者，樓凡兩層，純仿西式，牆作月牙色，軒豁麗都，登樓四望，心曠神怡。思危亭在瑞相寺前，此樓則在寺背，皆可揭勝攬翠，而各有異

同。昔韓世忠日遊西湖建翠微亭於飛來峯上，至今登其亭如見其人，今趙氏建樓築亭與衆共樂，點綴名山，嘉惠遊侶，登斯樓斯亭者，得勿仰止趙氏豐儀哉？正擬向西南下外谷，探雨花岩水簾洞仙人橋諸景，折上東南螺螄，朝帽，天柱諸峯，御者謂日影西斜，遲將不及回貴溪，迺悵然循石磴還寺，酬志亮番佛數尊，匆匆登騎而別。大抵龜峯以石峯幻像奇詭，巒谷秀麗見長，所謂八景，則華堂之書畫鼎彝也。至其寺隱叢篁，泉出古洞，樓欄芭蕉，延滿岩谷，諸勝概，非余筆舌所可形容，惟以奇險幽秀四字，爲是山之總評。計其羣峯，經前人襲名者，共三十六，現在靈芝峯倒去，三十六鴛鴦已折其一，他日前度劉郎，重來石上，未識奇峯是否三十五也？

（３）貴溪雜記

貴溪據鄱水上流，古餘汗地也。唐永泰初始置縣，現隸江西省政府，縣治濱信江北岸，江流東來，繞城南城西，迤西門北門之間，方一折而西行，折流處地名潭灣，本路信江大橋，橫跨東西兩岸，若游龍然。城內地勢甚高，居民屋脊，越過女牆，城址東西較長，闔邑山川交錯，尤多名山。信江東自弋陽穿縣境中部而西入餘江，劃全縣爲南北兩岸。江之支流，兩岸分佈。北岸山之巨者曰龍窟山，百丈嶺，主將山等，崇峻綿延，分支不可指數，距城北十餘里有龍岩峯，岩廣念餘丈，四週峯巒起伏，風景頗佳。南岸信江支流分出，蜿蜒東南境者，可

如意峯（左）香爐峯（中）木魚峯（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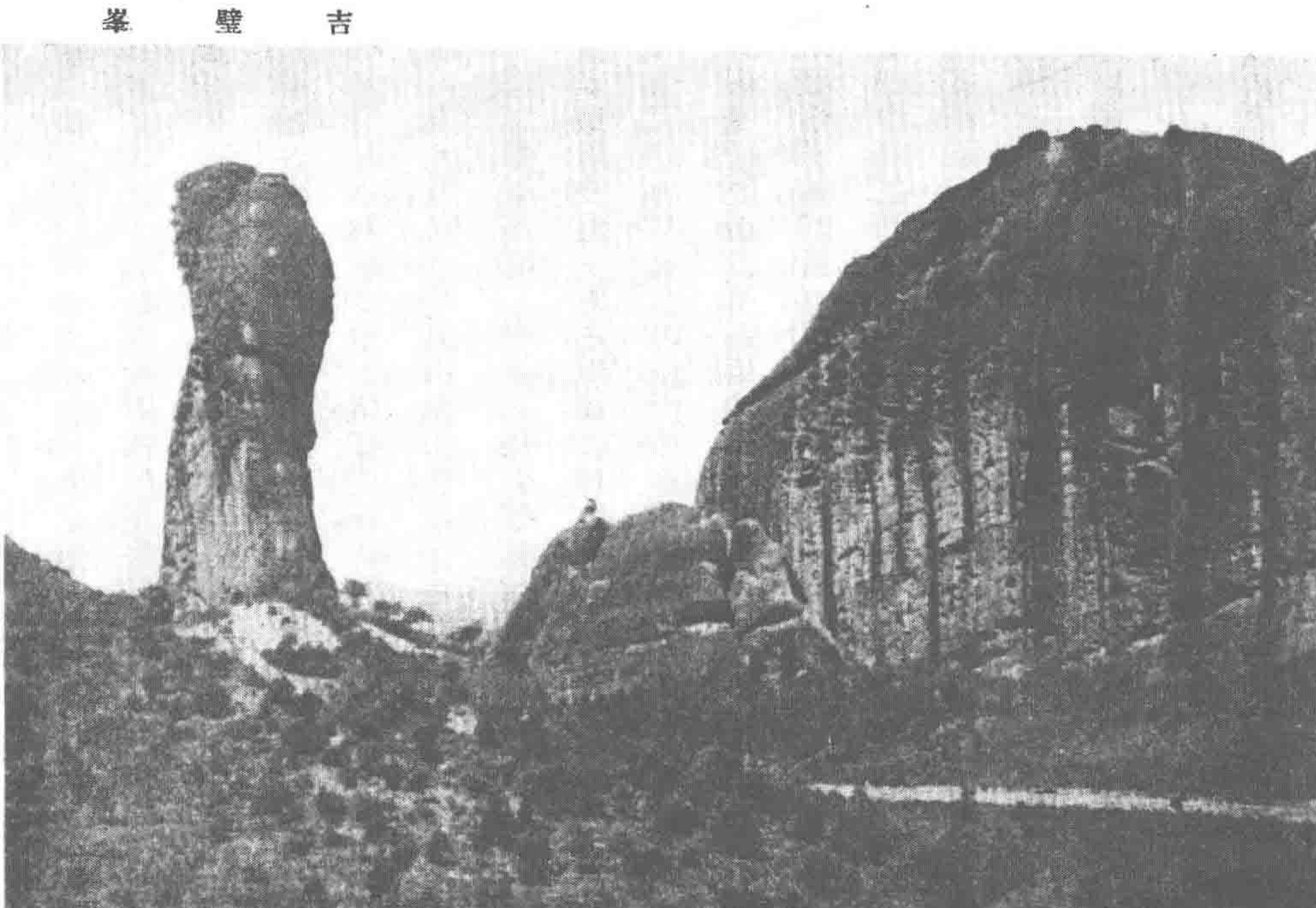
至福建之火燒關。西南境內，另有水曰上清河，西入餘江，東南亦可至福建（發源福建之新關）久已著名道書及歷代名人雜記之龍虎，應天仙岩雲台聖井諸山，俱在是水左右，俱去城七八十里。南門對岸三五里內，尚有月仙岩，（俗名仙人橋）小隱岩，昭眞岩，王表峯，五面峯，三峯山等，巒秀岩奇，以蕞爾縣治，山川如此，難能可貴，無忝厥名也。茲將縣城附廓二十里內之古蹟景物，記述如次：

城內鄉村師範校舍中西合璧，花木扶蘇，構置甚屬明麗。東門城委，有中山公園，地勢清幽，艸創未久，園址宿係禪宇，存有銅鑄彌勒一尊，高幾二丈，重逾萬斤，姿態莊嚴，數百年物也。將來公園佈置就緒，偉然古佛，必多遊人瞻仰。城中昔有象山書院，未及諮訪，不知現狀如何。南門北門外，風景絕佳。去南門二里，有山曰天冠山，三峯品峙，左右山環如拱。東西五里內，東有月仙橋，王表峯，昭眞岩，西有小隱岩，五面峯，一綫天，東華峯等。月仙岩一名仙人橋，高跨兩山之巓，長約十丈，廣約三尺，其下空圓如月，一整個之天然石橋也。橋前一石，趺坐如人，遙從山麓仰眺，生態遠出，昔人有詩言斯岩風景，錄之以見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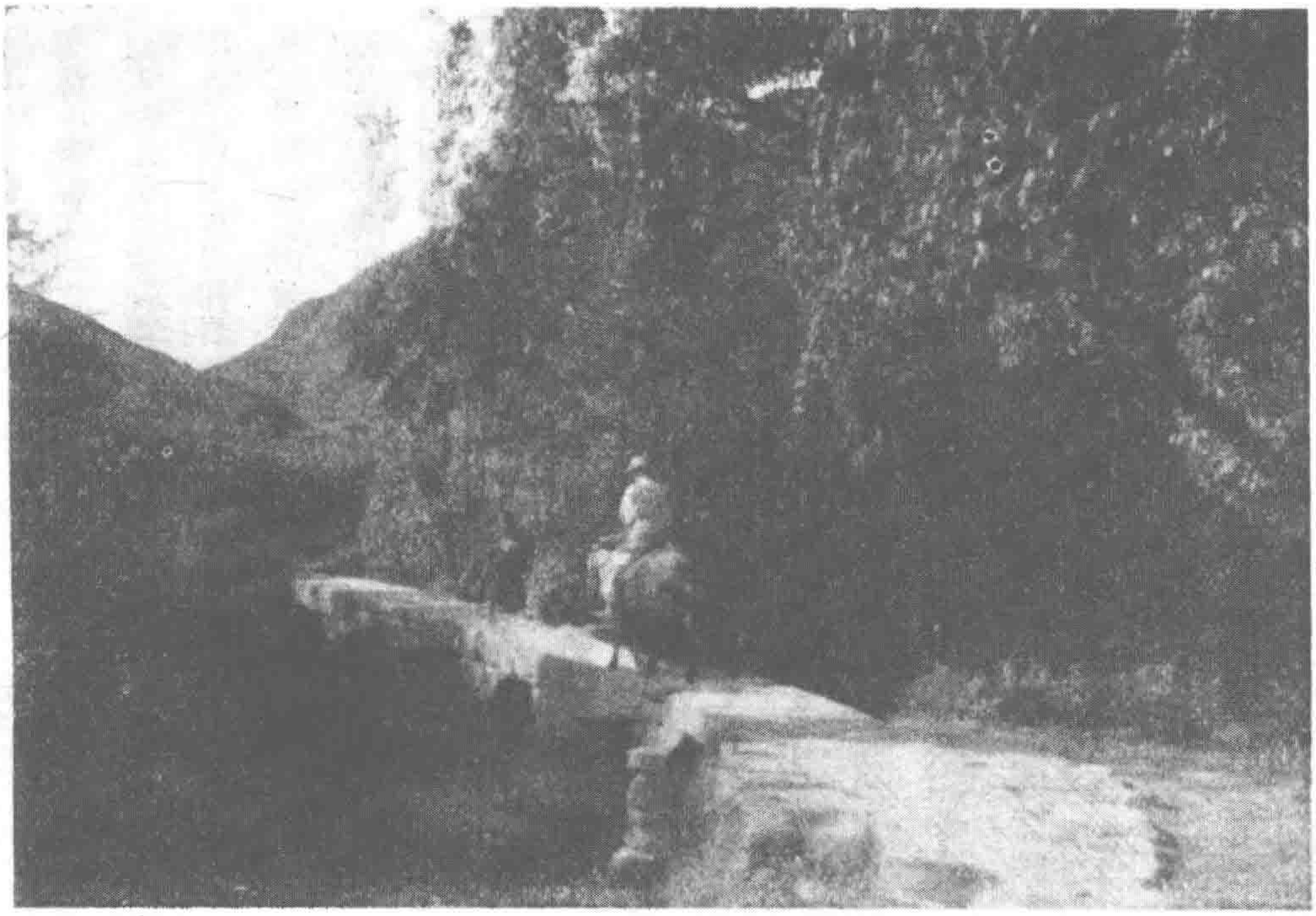
萬山縈合處，窈窕洞門開。穴地尋烏兔，憑空宅雨雷。神工何代巧，
仙馭幾時回？望望松林外，丹霞自石台。

相傳昔有仙人，自此冲舉，石人其遺蛻也，故詩中云云，實則造化弄士，偶爾成形，吾人但賞其奇，何須夤緣附會哉？岩西二里許，一峯崛起，

吉璧峯



二五—一一三



由鷹潭赴上清鎮道中

曰王表峯，西漢王表於此避世，有洗藥池，招隱園，煉丹井，飛昇台等遺跡。其旁一岩，曰昭眞岩，坐西向東，曲折長達半里，王表峯屏立與岩交义，义口圍以粉牆，牆內外林木蓊翳，山花碧草繽紛岩谷如畫圖。岩內有道院曰昭眞宮，殿宇多間，佔地不下五畝，岩之廣遂可知。道院前面左側有一池，長丈徑丈，水自岩簷下注，春夏潺潺，水聲不絕，秋冬霽久，涓涓而微。余遊斯岩之日，適遇暴雨，岩頂山水，如怒龍噴瀑，傾瀉入池，盪滌心胸，頓忘塵俗。是岩之西約一里，即三峯山，面臨信江，三峯奇峭。峯下有岩曰徐岩，宋徐紹讀書於此，後建象山書院，清末將書院遷入城內，現有祠祀陸子靜先生，邑人崇拜陸象山至今勿替，故亦名是山曰象山。山之形勢外觀似不崇偉，其中岩壑，則蕭爽有緻。聞山頂有兩塢，塢中有泉，穿穴崖罅，乘風空懸而下，蔚爲奇觀，惜余遊時阻雨，未及登臨。自此山行不二里，忽見山側林徑幽窅，循徑行約百武，古柯脩竹，濃蔭蕭疏，門牆一道，蔽岩傍山而築，門楣榜小隱岩三字石刻，入門卽小隱岩。岩中一廟如昭眞宮而略小，牆門乃山之左側山門也。廟祀眞武，殿懸一聯曰：

「岩名小隱，擬齊雲宛睹啣泥法相；禊祓暮春，會薌水，應逢捧劍金容。」

旁鐫新安汪承靄撰。據廟祝云：斯岩乃城中徽州商幫每年三月脩禊之所，往昔一屆春季，士女來此進香踏青者，香車寶馬，不絕於



上清宮下馬亭

途，近年商業凋敝，徽人未遑寧處，廟已無人過問，山寺荒涼，惟作吾家棲蔽風雨用耳。余聞其言，戚然有感，蓋盛世熙皋，養衞胥無足慮，執業餘暇，一任寄情山水，及國運衰落，吾民生計艱難，縱使咫尺蓬山，何暇顧及。余服務路界，在斯言斯，余惟冀浙贛鐵路早日完成，俾貴溪商業，得因交通便利而復興，徽人賈其餘力，整頓名區，爲吾儕異日臨眺地也。是岩形如覆掌，位置外景，彷彿昭眞岩，而蔚然深秀，清韵之氣過之，若於殿右空庭，臨窗靜坐，聽時鳥變聲，萬籟交作，不禁動小山招隱之思也。出岩徑，另有一岩較淺仄，坐南向北，曠朗無儔，內亦有室數楹，聞爲前清某宰臣幼時修業處，至今其子孫祀之於此，因其門鍵掩，未往觀。再由此岩迤邐南西行約一里，則有五面峯，一綫天，掛榜山，東華峯等，峯巒競美，岩壑爭奇，莫可指數，此爲南門附廓風景大略。距北門十六七里處，尚有龍岩峯，其岩闊十餘丈，深廿餘丈，中有吊鐘洞，擊之琅琅有聲，岩內亦有蘭刹，供奉拐仙（八仙中之李鐵拐）岩巔石山有脚迹一，長度在二尺以外，若人用力深踐泥上者，相傳拐仙，昔嘗遊憩於此，脚跡其所踐也。拐仙一足，故此迹亦僅有一云云，神話荒唐，不值一哂，然斯岩之崇偉，實出小隱，昭眞諸岩之上，若於其中佈置淨室數間，夏日避暑於此，內則涼氣襲人，外則嵐光入袖，鳥語如歌，風濤如樂，此情此景，何讓莫干匡廬哉？近年兵匪難民，嘗假此作大本營，廟已傾圮不堪，亂世無淨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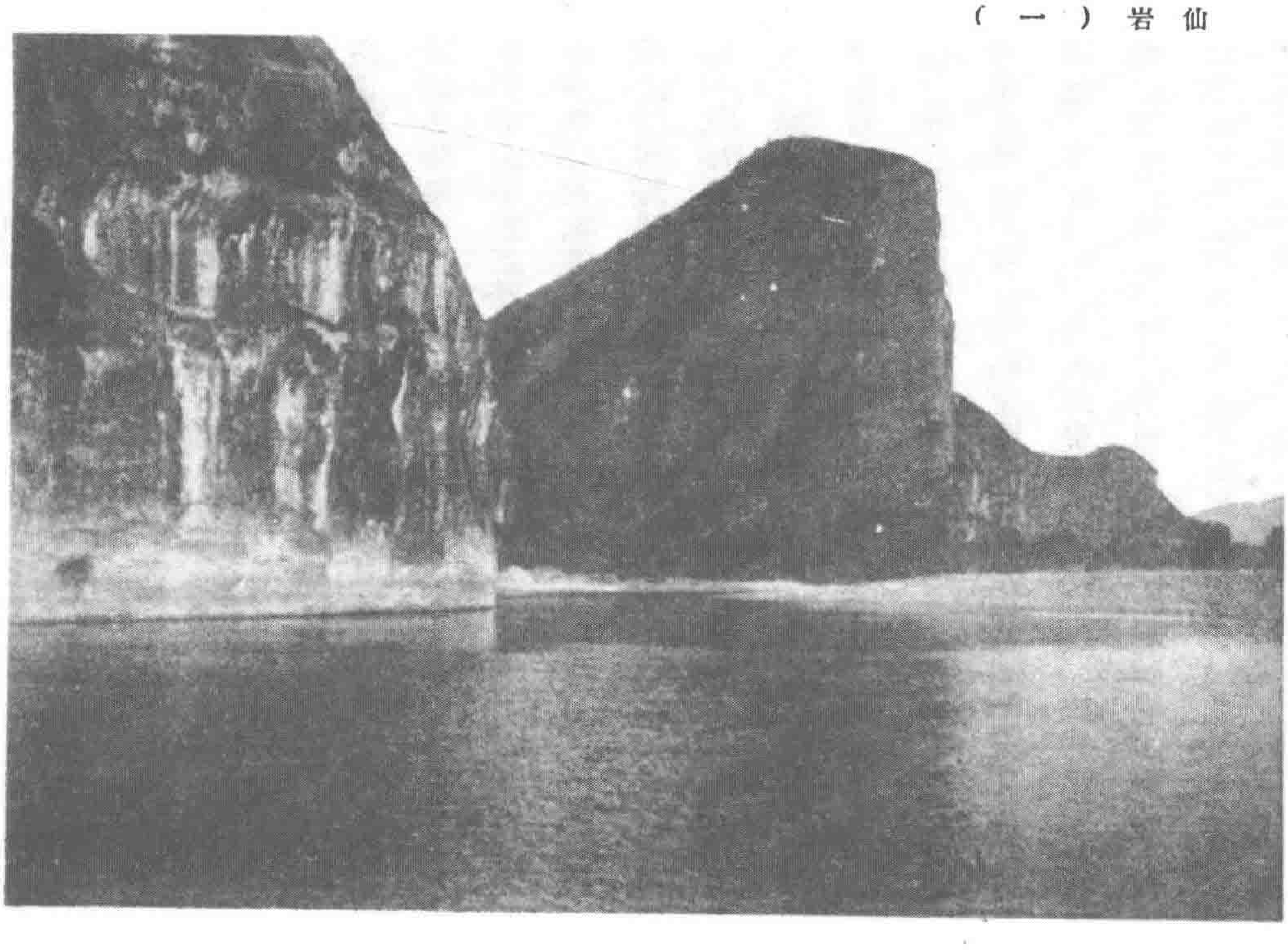
二五—一一五

斯岩何能獨異，岩頂築有碉堡，余上涉眺覽時，頗費辭舌，所謂拐仙脚迹，因在守望範圍以內，終未得見也。遇岩崗嶺起伏，兩面各有一峯，危石拔天，高出岩上，一曰王侯石，西漢王表飛昇處也。一曰仙人石，面臨溪水，背負斷山，據志載其中空洞，爲仙人之窟宅。邑人崇神，但遇景物之奇者，無不歸之神仙，惜余遊時匆促，無暇近臨一矚爲憾。

（4）龍虎山

我國之山，以崐崙爲宗，嵩岱五嶽爲主，載之史乘，見之篇什，然自佛敎入中國，其徒分據普陀，九華，五台，峨嵋，宣揚敎旨，目之爲中國四大名山，鄉僻編氓，耳熟能詳，入人之深，幾凌五岳崐崙之上，是雖因人而傳，然此四山自具奇姿，佛子方因勢而誇張靈異，固非盡致虛譽也。貴溪縣南十八里龍虎山，以西漢張道陵修眞闡敎於此而著名，通國勿論賢愚，無不知龍虎山張天師其名之彰，足與釋氏四大名山京。縣志載：「龍虎山形勝炳靈，佳氣鬱積，天師煉形修丹之地，元壇丹竈在焉，後即其地建上清宮，唐以來歷有修建。」又曰：「漢張天師百二十有三歲，通靈變化，神授秘文，子孫世嗣其法，所傳經籙符劍，代以一人典之，弟子法官，轉相師授，其敎以忠孝正直，感動神應如響，是以歷朝重之，世襲眞人之封」云。余遊罷龜峯及貴溪附廓諸勝，迺順道南遊龍虎仙岩。九月十八日在鷹潭雇騎代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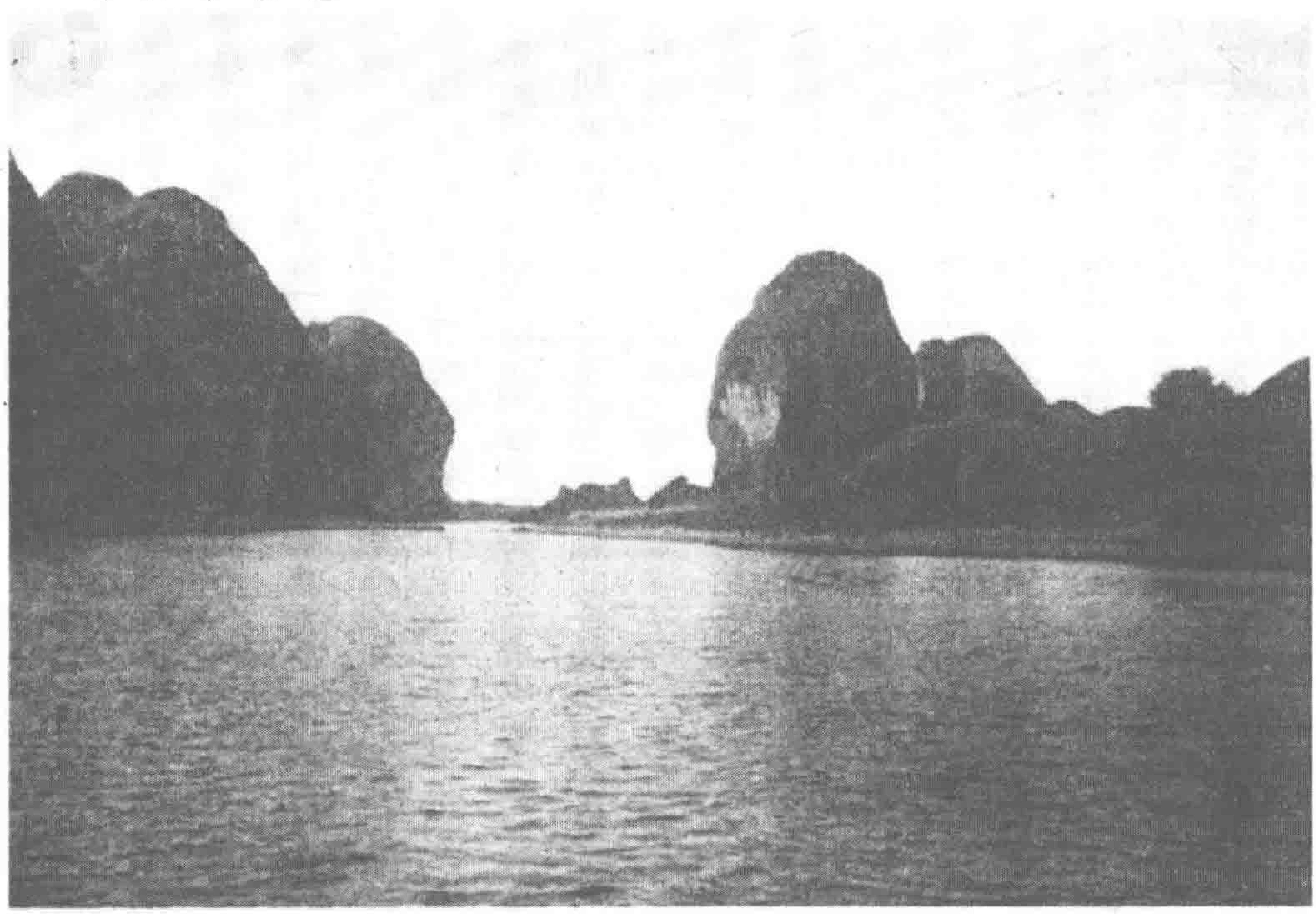
仙岩（一）



而往，（鷹潭鎮距縣城四十里，距龍虎亦四十里）初遵公路東行七八里，（鷹潭至上清鎮公路二五・〇公里長途汽車時有時無，遊侶人多可包一車否則有轎馬及小車可雇。）轉上舊時大道，山徑陂陀，風景殊勝，經竹蓮橋，桃山底，烏龜山，蔡家橋，迄分路口復上公路，鷹潭至此已三十里。沿途山田錯落，晚稻浮波，澗繞山環，幾疑無路，及峯迴路轉，景復如前，微吟山重水複疑無路，柳闇花明又一村之句，忘其路之遠近。迤邐而前約數里，便聞水聲浩浩，遙望路右一溪，寬約十餘丈，溪水清淺，水底鵝卵石歷歷可數，即上清河。（是水東段曰瀘溪，上清鎮以下曰上清溪，通名上清河。）循河而進，至距上清鎮四五里處，路西立木質指示牌一，上書由此往龍虎山，蓋山在鎮西，由此處渡河，有公路直達山麓也。余以上清宮天師府俱在鎮上，擬先至鎮巡禮。乃仍南行，路之兩側，栗樹茂密，枝上纍纍，新栗正黃，就鄉人購而嘗之，脆潤香甜，味殊雋永，爲是處副農產品之一。

上清鎮僅東西直街一條，長約一里，北負華山，逶迤縹緲，西望龍虎，合沓雲端。東南緊臨溪流，（即上清河）碧水澄清，波紋蕩漾。隔岸則應天山衆峯拱峙，遙爲東西屏障，水靜山穆，幽韻絕倫，誠慾界之仙都，風塵之淨土也。天師府在直街中部，面南坐北，氣象端嚴，門對清溪，廣坪平坦，儀門三道，如清季督撫行轅，朱戶獸環，霞垂雲聳，門楣豎「嗣漢天師府」五字直額，門內石砌官道，幾達廿丈，道之

仙岩（二）



西，樟樹行列。其東老桂兩株，枝幹橫出，蟠屈夭矯如梅，狀頗奇異，東園牆外，新葺偏屋一排。內設縣立上清小學，道之中央有一井，爲天師醮薦法水，名「淨水盂」。中堂供奉「皇天至尊金闕玉皇上帝玉陛」十三字神座。樑間橫額曰「道契崆峒」，曰「仙派名裔」，聞昔日自頭門至此，有「南國無雙地，西江第一家。」及「道高龍虎伏，德重鬼神欽。」「天地靈雲藏紫府，乾坤寶劍鎭名山。」「麒麟殿上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等聯，數經兵匪，現均蕩然無存。中堂之後進，卽天師內宅，院宇朗潔，靜雅無華。廳懸朱拓第一代天師像，方頤虎目，鬢髯飄揚，道貌岸然，異常威肅，唐肅宗明太祖均有像贊。肅宗贊曰：「德自清高，聖敎之實，或隱或顯，是樸是質，隱處瓊台，爇香玉室，道心不二，是爲正一。」洪武贊詞略同，觀乎此，足徵張道陵自漢迄民國以前，受人羣崇拜之程度矣。道陵嫡傳已六十三代，現承其緒者，名瑞齡，名刺上仍大書「嗣漢第六十三代天師」。余曾與晤談，年僅三十餘，羸脊平庸，聞其有一妻一妾，俱著豔名。妻生一子，尙襁褓，妾則前以匪亂避地申江。府西有天師祠，祀「第一」「第三十六」「第四十」三天師塑像，配享三清五老及三十六天罡，神像詭奇，其他道觀所未睹。據府中人告余：自第一代天師而後，惟「三十六」「四十」兩嗣，爲能篤志潛修，上繩祖武，故六十餘像中，祇彼二人得次昭穆云。府與祠之間有後苑，佔地十餘畝，苑有池，曰百花池，據謂第四十代天師道成之日，卽於此地白日駕舟飛昇而去。池水乃山泉停蓄，清可鑑人，往昔園中木茂花繁，池塘倒影，滴翠搖紅，故名百花池，余來當劫後，又屆深秋，所見景物僅老樹婆娑，方塘冷落，徘徊池上，不禁起仙蹤迢遙，人世興衰之感也！出府向東行約半里，街盡處現紅牆一抹者，卽上清宮，門樓規模，彷彿北平舊皇宮而小，門楣直額曰「大上清宮」。坐北面南，丹堊斑剝，門之東側，矻立豐碑兩座，高逾一鼎。余以申初至此，暮色蒼茫中仰視模糊，一碑漶漫若無字，一則鐫字，約兩寸見方，楷書秀媚，碑文極長，若常經人摹拓，嗣聞人言，此碑係趙孟頫氏手筆，余素愛趙書，不期對斯眞跡，却如霧裏看花，未加鑑識，殊屬憾事！第上清宮數度劫燬，此二碑何以獨能完好無缺，不無可疑。宮門內甬道曲折數轉後，一樓巍然，曰「下馬亭」，當帝制時期，軍民百僚至此，皆須下馬致敬，若文武聖廟例，今已危樓殆圮。過亭數百步，廣場荒闐，卽宮院故址。殿門石柱六根，依然各峙，螭結蛟蟠，彫琢工緻，就此點可想像當年崇構巍峨之概。殿內地勢陂陀，石級石礎，埋歿離離荒草中，尙有若干可辨。據現代天師謂上清宮燬自清初，天師府則係咸豐末年新構，此宮以費鉅工艱，二百年來未嘗重振旗鼓。然余曾見貴溪縣志載，清雍正十年尙一次賜天師田三千四百畝，永爲世業，是天師在民國以前，物力不爲不厚，何以對此宗敎靈魂寄托之所，迄未一加

眷顧。聞上淸鎭有童謠曰：滅不滅，絕不絕，六十三代歇一歇。去年瑞齡妻產一子，衆遂以爲正一道敎天師中興可期，余則以爲物腐蟲生，由來已久，唐頵氣脈，詔示我人者，從知其式微，實非偶然。瑞齡正値壯年，其望其及早憬悟，律已以示範後人，則此絕滅之謠，自可及身而免。上淸一帶，產竹木，每年集上淸鎭，運售南昌等處者，達數十萬元，農民以竹木廢材製成粗紙，行銷內地者，歲亦不鮮，竊計以爲待浙贛鐵路通車後，若就上淸宮廢址，創設大規模造紙廠，原料既豐，運輸亦便，則廢物利用，當地人民，社會文化，數者均沾實益，誠有勝於留此大好荒場，徒供遊人之唏噓憑弔也。渡上淸溪西行約十餘里至龍虎山（名四十五里，實僅十一二里，水陸俱可達。）有公路支綫直達山麓，近雖路面先修，旅途仍稱便利，而乘船尤多奇趣。溪水澄瑩，游魚可數，夾岸峯巒蒼鬱，岩壑爭奇，自上淸經龍虎以迄仙岩，二十里間，順流如矢，縱目眺覽，不啻舟行畫苑也。龍虎山以山形環抱岩龍虎得名，山無巨瀑危峯，幽岩古洞，惟雄猛之姿，如虎躍龍攫，不可嚮邇。又如幽燕傑士，咽嗚叱咤，鬚眉戟張，令人畏亦令人愛。所謂氣勢勝人，不藉纖巧取媚。遊者但當以之作山水畫軸看，不必若遊其他名山之登臨跋涉也。山隈有蘭剎曰「正一觀」，卽張天師煉形修丹處，後人就址建觀，以道陵曾封「正一眞人」因以名觀。據當地人云：張道陵遺帨，卽在觀中神座下，余曾問之現代天師，則云在觀後，均經探求，莫得究竟。觀址不甚廣，殿宇荒涼，荆榛蔽地，除道陵神像尙完好外，餘無長物，不意最有名之古觀，而圮廢湮沒如此，若與天師府相提並論，殊有上下牀之別。余欲求古蹟，無一可稽，獨見偉大巨鐘，尙如魯殿靈光，巍然存在，迺憤力連擊數下，誦蕭寺鐘聲咽夕陽之句，聊舒弔古悠思。觀前數百武，昔有池曰「七星池」，七孔週迴，象形北斗，滄桑久歷，審辨依微。觀後左側之丹灶，已無遺跡可尋，丹井則尙存，據謂斯井水質凝重，甘洌殊常，乃張道陵鑿以煉丹者，名山之上，必有淸泉，斯井或如無錫惠泉，金山中冷之亞。聞觀後山坳內有小瀑，箐密林深，臨覽不易。正一觀左面石岑，起落若犬牙相錯，名「排牙石」，蓋以張天師位並王侯，媚之者遂以名山作官衙矣。歷來靑烏家無不豔稱此山風水，余亦覺其於正大中見豐神，瑰麗中見雄挺，獨異羣倫，自不同於凡俗也。由龍虎山再西去約三里至棲眞岩，是岩爲仙岩二十四岩中之最崇廣者，峭壁臨流，高凌空際，岩口上穹下凹，如撐宮扇。岩中建廟，若貴溪附郭之昭眞，小隱諸岩，獨廟之左側，傍岩架一懸空之木質七層樓，絕險絕奇，匪夷所思，斯樓一面傍岩，餘則俱無附麗。其架造之法，乃將岩石鑿就若干孔，以巨木橫塞孔中，再就橫木豎柱度板，斯爲一層，以上層層如此。樓之三面，圍以欄杆，木梯上下，愈上愈因岩之斜勢而向外傾突，高約全岩三分之一，岩以作頂，風雨不侵，人登其上，如凌虛

御空，下瞰清流，心驚神奪，余上至第三層，卽已腿輭目眩，無餘勇可賈矣。廟前岩石嵌空，巨細岩洞以數十計，巨者高廣數丈，細者亦數尺。在樓之每一層俱可左右窺視，岩壁上石刻甚夥，曰「玉壁凌空，」曰「神仙」曰「鶴逕留影，」曰「仙蹤縹緲，」曰「仙岩環翠，」曰「可接，」等等，滿目琳瑯，與奇岩爭勝。廟內一聯曰，「桃種三千，夾岸花能來禹錫，懸岩廿四，半篙春水蕩吳萊。」爲清初休甯吳古元氏撰。廟外石級數十層，斜出溪面，漁艇行舟，常來寄泊，對岸則雲山萬叠，繞翠攢青。自岩左山道進至廟內，傍岩木庋走廊，曲折數十丈，下臨清流，宛如圖畫。總而言之，斯岩本身之瑰偉，已屬絕無僅有，加以巨細穴岩之千奇百狀，及岩前風景之幽秀美麗，非余禿筆所可形其萬一。若至龍虎水行至此，歷觀二十四岩，山色波光，更難形述。距栖眞岩三里內，倘有「乾仙岩，」「香罏峯，」「賀仙岩，」等各具奇景，各有風緻，惜余自上清以一日之期，遵陸遊遍上述各處，並須行三十五里趕囘鷹潭，（栖眞岩至鷹潭三十五里）凡所登臨，乃如頭陀行脚，非所以言遊覽也。後來遊侶，如欲賞鑑上清鎭玉仙岩二十里內之山水者，請以三日爲期。

觀影狂笑而逝

埃及京都開羅某電影院放映美國著名滑稽明星勞萊哈代所演之影片時，一觀客忽怪聲作長笑不已，未幾仆於椅下，院中職員趨前救護，送至醫院診視，客旋逝世。據診斷結果，係因血管破碎所致，當極度興奮時，體弱者往往有此。

防盜氣囊

匈牙利警士裴瑟夫華爾德倫，近發明一種防盜利器，不但可以阻止宵小之行竊，且可自動捕獲盜匪。此種防盜器具，極形簡單，卽於保險箱內預置一小氣囊，當盜輩設法撬箱時，囊內卽有毒氣射出，當者昏迷，非歷數小時不能復蘇。經舉行公開試驗後，成績頗佳。

幼童因妒縱火

維也納幼童安娜史登法，因其父母愛其幼妹，心懷嫉妒，三次縱火，卒將所居化爲灰燼。事出後，闔村驚異，警局恐有別情，乃將嫌疑人一併帶局審問，安娜初不吐實，嗣經警官善言勸導，始直承其事，謂父母愛妹，遠甚於我，憤而出此云，過去兩次之火，警安娜亦供認係伊所爲。安娜年纔十齡。

上海東萊銀行

儲蓄處

本行爲提倡人民儲蓄起見呈奉國民政府核准另撥資本設立儲蓄專處營業獨立會計公開並負無限責任保障存戶力求鞏固利息優厚手續簡便章程函索卽寄

活期儲蓄　此項存款自銀元一元起均可存貯開立存摺隨時憑摺收付

普通定期　期限自一年起至五年止計分五種所定利率較爲優厚

特別定期　例如存洋二百元六角四分十五年期滿可得本利洋一千元

零存整付　例如每月存洋十元十五年期滿得本利四千二百八十餘元

整存零付　例如存洋一千元十五年內按月支用本利洋十元九角二分

行址◉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M.M.

本公司郵船每二星期開往馬賽經過香港西貢新加坡哥倫布奇布蒂波賽等處

上海　法租界外灘九號

法國郵船公司謹啓

電話　八二〇三四（共三綫）

三峽道觀

高伯琛

上海漢口沙市沿長江而上抵宜昌，若欲一遊雄險天成之三峽，則到宜而後，旅程略有不同，而境物亦因地以異。宜昌下游，江面寬闊，水流平緩，兩岸淺草平沙，雖丘陵起伏，時隱時現，然究不如何傲岸雄奇。宜昌上游，則萬嶺層叠，峯巒壯麗，川流極盡曲折，兩岸懸壁高聳，江束成帶，急流奔竄，如沸如騰。沿途石磧嵯峨，暗礁四伏，尤以三峽一帶，壁銳入雲，高不可攀，輪船行駛宛在谷中，仰面上窺，天空一線，峯尖攢集，陰雲濛濛，境至淒厲。每値羣山四圍相合，江流不知所來，亦不知所去，旅客至此，觸目心驚，惴惴生懼，多作山窮水盡之感者。然每經轉折，則又另出境地矣。蓋三峽之奇，不只於矗立之高峯，縈絕之削壁，而江流一馳一驟，巖石之儀態萬端，變化無窮，朝與夕異，勝境實不勝舉。

宜昌以下行駛之輪船，爲長江班，船身較長，噸位較大，然馬力不足與川江之急流抗，故長江船抵宜而止。宜昌至重慶行駛之輪船，爲川江船（間亦有直航中渝兩地者，僅限於洪水時間，枯水則須在宜轉口。）照海關規定，川輪不得長過二百二十呎，馬力特大。吾人苟在宜昌轉輪，首感驚詫者，爲川江輪船機艙地位，幾佔全船三分之一以上，其餘貨艙客艙，均較狹小。尤有異者，長江可以晝夜開行，而川江則只行白晝，夜須停泊，且以航行困難，成本燃料費用均耗，故票價亦較長江爲昂。由宜上渝，統艙約二十四元，下水十二元。

旅客到宜昌，若非乘洪水期間直航申渝之輪船時，在宜必須換船。昔日川江航權，多操諸外商之手，船舶無一定班期，航行以運貨爲主，向不重視旅客，且船小客多，設備招待，均不快意。川江初開航時，由宜至渝統艙客票，索銀四十兩，而無一席之地，可以安身。近年民生公司，崛起四川，對待旅客力求便利，該公司有「促起省外人到四川遊歷及促起四川人到省外考查」之語。故於二十三年夏季起，定期航行渝申，渝宜，渝敍等線，輪船班期洽相含接，且能水陸運聯，直達嘉定，成都等地。船上設備，亦臻完善，統艙客票，亦固定鋪位，不另取値，每日三餐，菜飯俱有，安全設置，更屬妥善，幷有巡迴文庫，供客閱覽，洗澡間供客沐浴，茶房侍應恭順，不索小費。此誠國營航業界之最振作者也。

中國旅行社及川江旅行社，在宜均有分社，可以代客辦理一切旅行手續，至爲簡便。惟應注意者，宜昌江岸水流頗急，若在洪水期中，旅客上岸或過檔（由此輪坐小木划換到彼輪）不宜夜間，每年常有覆沒木划之事發生，最好在白晝上下，以免意外危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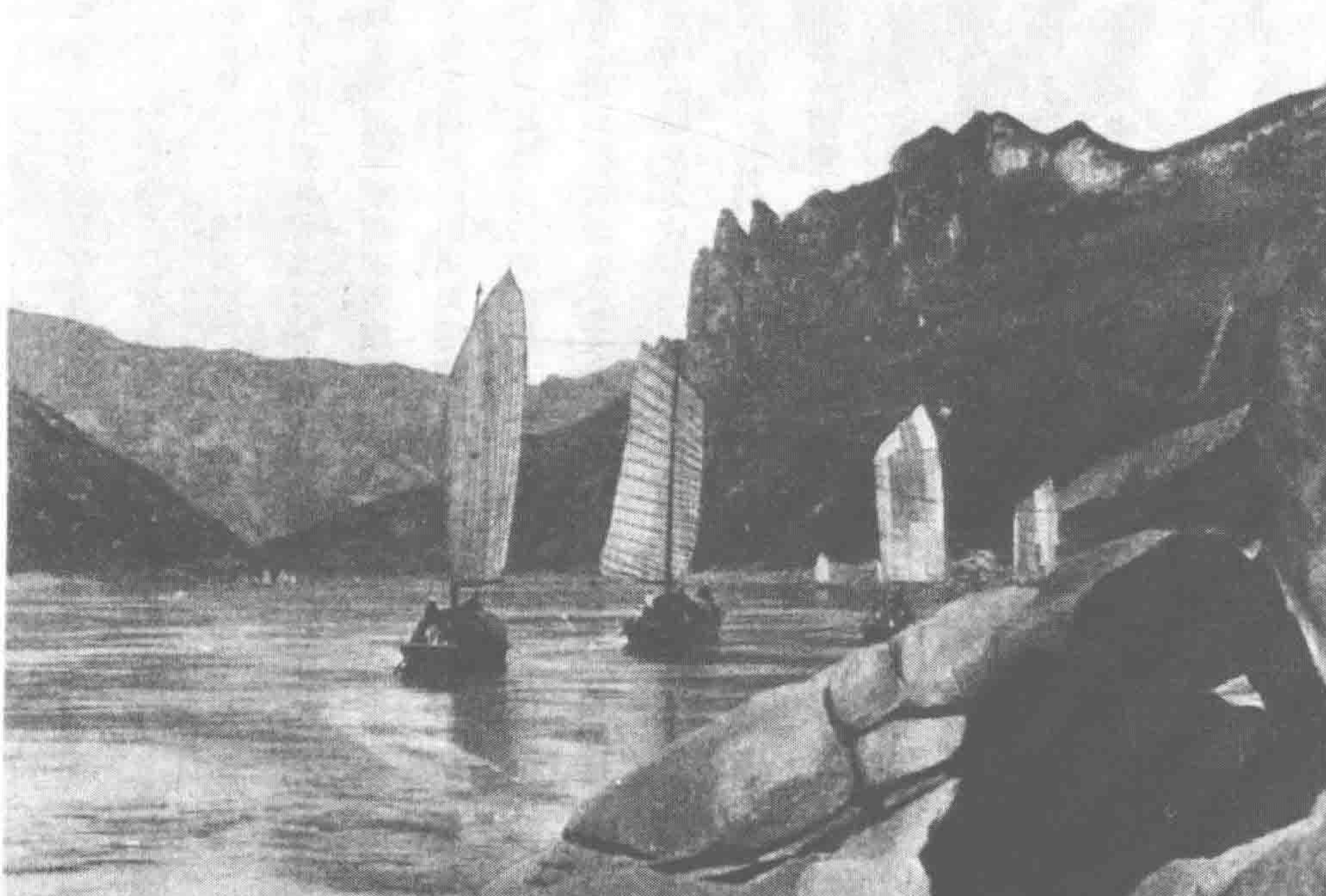
宜昌上駛溯江達重慶，共計三百四十九浬。灘凶水惡，未闢航線時，上駛木船，以人力縴之而上，需時一二月，設在峽中不遇上風，更

有遲至三四月不能達到者。輪船通行以後，只需四日，卽可安抵。計第一日宜上宿巫山第二日宿萬縣第三日宿涪州第四日抵重慶。下水則第一日到萬第二日到宜此亦不過指大概情形而言，有時因江水暴漲，或濃霧阻航，又或裝卸貨件，上煤絞灘等事而有所躭延，遲一日半日，亦常有事。

「三峽天下險」，所謂三峽者，係西陵峽，巫峽，瞿塘峽之總稱。計由宜昌入峽，奉節出峽，長凡一百一十浬。每一峽又各包含若干段峽，另有專名，段段風景不同，峽與峽間，多係險灘，峯出峯上，石伏石顛，觸目皆奇，無境不勝。凡入蜀者，靡不神移，古今旅客，多有記載。輪船開行以來，雖蜀道化險爲夷，再不難如上天，輪舟鼓浪，行駛迅速，愛好美境者，若不留意搜覓，大有稍縱卽逝之概。作者，爲導觀峽中景物，特將由宜昌起至奉節止，凡經歷之處，逐爲記之，旅行家憑此，不難按圖索驥矣。

川江輪上駛起點爲宜昌，古稱彝陵，城於大江北岸，烟台條約闢爲商埠，上距重慶三百四十九浬，下距漢口六百七十三浬。昔頗繁盛，近年商業蕭條，漸不如昔。新市區濱江岸，馬路頗整潔，城舊址街道稍狹，長江輪於此轉口，手工製造之木船模型及香木手杖，均可購作旅行紀念物品，又產紋石，晶瑩可愛，不亞於首都之雨花石。

燈影峽中馬牙山



西上三浬北岸一帶，有礫石磧壩頗廣，名葛洲壩，揚子江上游水力發電廠擬在此建廠發電，據調查可得數十萬匹馬力。再上為南津關，即入西陵峽口。溯江至此兩岸山脈驟縮，水為山束，江面漸行漸狹。兩岸多小村，竹籬茅舍，或二三家或七家，望之宛如圖畫。

西陵峽，三峽之第一峽，自南津關至香溪口止，長凡三十餘浬，因北岸山名西陵山，故即以名峽。南津關至石牌，為峽之第一段名宜昌峽，一名黃貓峽，入峽北壁巖高數十丈，色淡黃間灰色，半壁上有人工所掘之縴道。蓋木船須以數十人引之前行，舟在水中，人在岸上，匍匐前進，舟乃得上。壁間復多大穴，土人居處其中，有太古穴居風。南岸石壁則略呈灰白色，壁巔立石如柱如錐，甚為奇幻。



牛肝馬肺峽

峽北岸距宜昌五浬許，有小溪曰牢溪。溪上架橋，遠望似環臨水，輪中可見。溪內有勝地曰三遊洞，係宜昌最著盛名之古蹟，風景甚佳，洞如洞屋，內壘壘垂石鐘乳。唐白居易與其弟知退及元微之三人曾來此遊，宋歐陽修及蘇軾蘇轍亦曾遊此，均有碑文記載。人稱白元等為前三遊，歐陽及二蘇等為後三遊。洞下溪水清澈見底，最宜游泳，春秋佳日，宜昌遊人來此者甚衆。旅行雜誌八卷十二期所載「獨遊三遊洞」即此。〔編者按：本期又載吳天放先生之『遊三遊洞』，讀者可加覆按。〕

再上行約四浬許，濱南岸巖壁上有一深洞，名石龍洞，洞中垂鐘乳亦多，洞內地面有龍形物之化石，蜿蜒如三四龍互交而化者，其鱗斑斑可捫，袁世凱僭帝號時，好事者竟舉以為瑞。其上游為石牌。

石牌至南沱一帶名燈影峽，西陵峽之第二段也。兩岸峭壁巍削，聳入雲際，半壁有洞，土有居其中。巖色或黃或灰，或作銀白與暗褐色。南岸奇石，有嵯峨怪異如巨獸者，有玲瓏苗條如美女者，更有石



巫峽

一貫，士人謂係小說中之唐僧，孫行者，猪八戒，遙望之儼然人影憧憧，故峽名燈影峽。石牌在南岸，係一小村，居民約數十家，對岸有小廟數處，分列山崗間。

燈影峽上三浬許北岸一小村名羅漢店，沿途林木甚盛。再上里許爲黃穎洞，洪水洞口常被淹沒，枯水可見。神話相傳此洞可通西湖，宋時僧濟顛用以建造西湖淨雲寺之木材，卽係由此洞投入，至湖寺內井中浮出，不經之談也。此段山光水色，均頗秀麗，尤以北岸天主山，南岸馬牙山爲最俏。馬牙山巖石分裂，幷立如牙，饒有趣味。

黃陵廟，又名黃牛峽，亦西陵峽中之一段。距宜昌二十浬，在南岸，有村鎭，居民百數十家，臨江有大廟，卽黃陵廟，祀大禹。江中石蹟四布，有綿延長十餘丈者，分江水爲二漕。兩岸山脈，南高峻而北平伏，林木亦茂。木船行此，以流急礁多之故，每難於行，有「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日三夜，黃牛如故」之諺，行駛之難，概可想見。

崆嶺峽，西陵峽之第三段，又稱空舲，空冷，通嶺諸名，俗稱牛肝馬肺峽。兩山對聳，叢草矮樹藤葛雜生，間種桐樹。北岸巖壁露垂石鐘乳壘壘，巖紋平直作黑色，雜以白黃灰諸條，陰陽相間，如肺如肝，洵屬奇觀。入蜀記作馬肝峽。江面被兩岸緊束，水急浪汹，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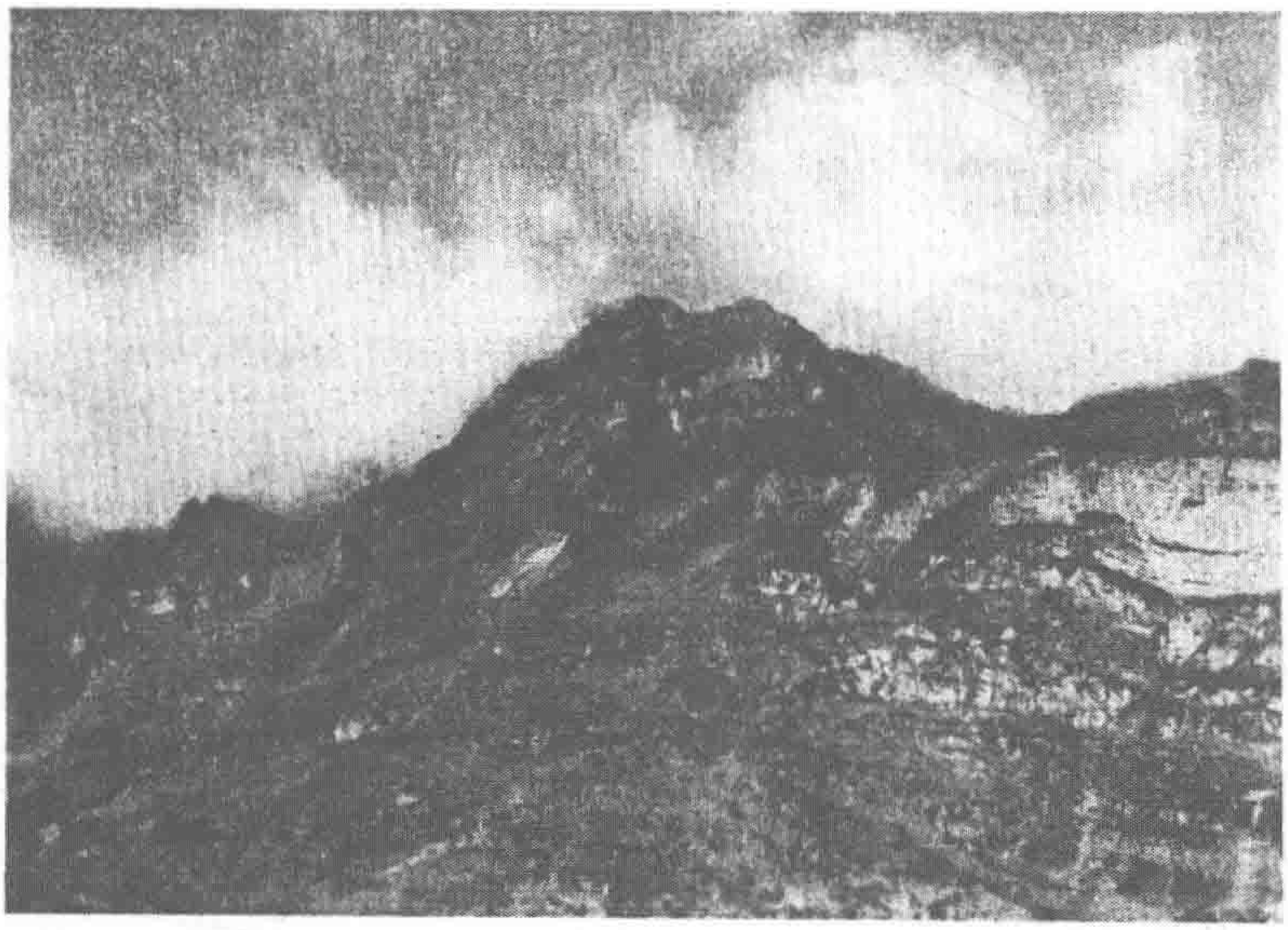
巫山十二峯

濤怒吼，峽之下，即川江最著盛名之險灘——崆嶺灘；距宜昌三十三浬。此處江面既狹，而江中復突出大石，分水流爲二，暗礁潛伏，不勝擧數，江水愈枯而行船愈險。諺謂「新灘洩灘不算灘，崆嶺才是鬼門關。」航行道路係傍北岸，民二十二年海關及川江航務處會同將南漕亂石炸去，本可航行，然川江領江者積於習慣，未敢輕易途一試。開航川江之鼻祖輪船瑞生號在此觸礁沉沒，其後福來平福，福遠先後失吉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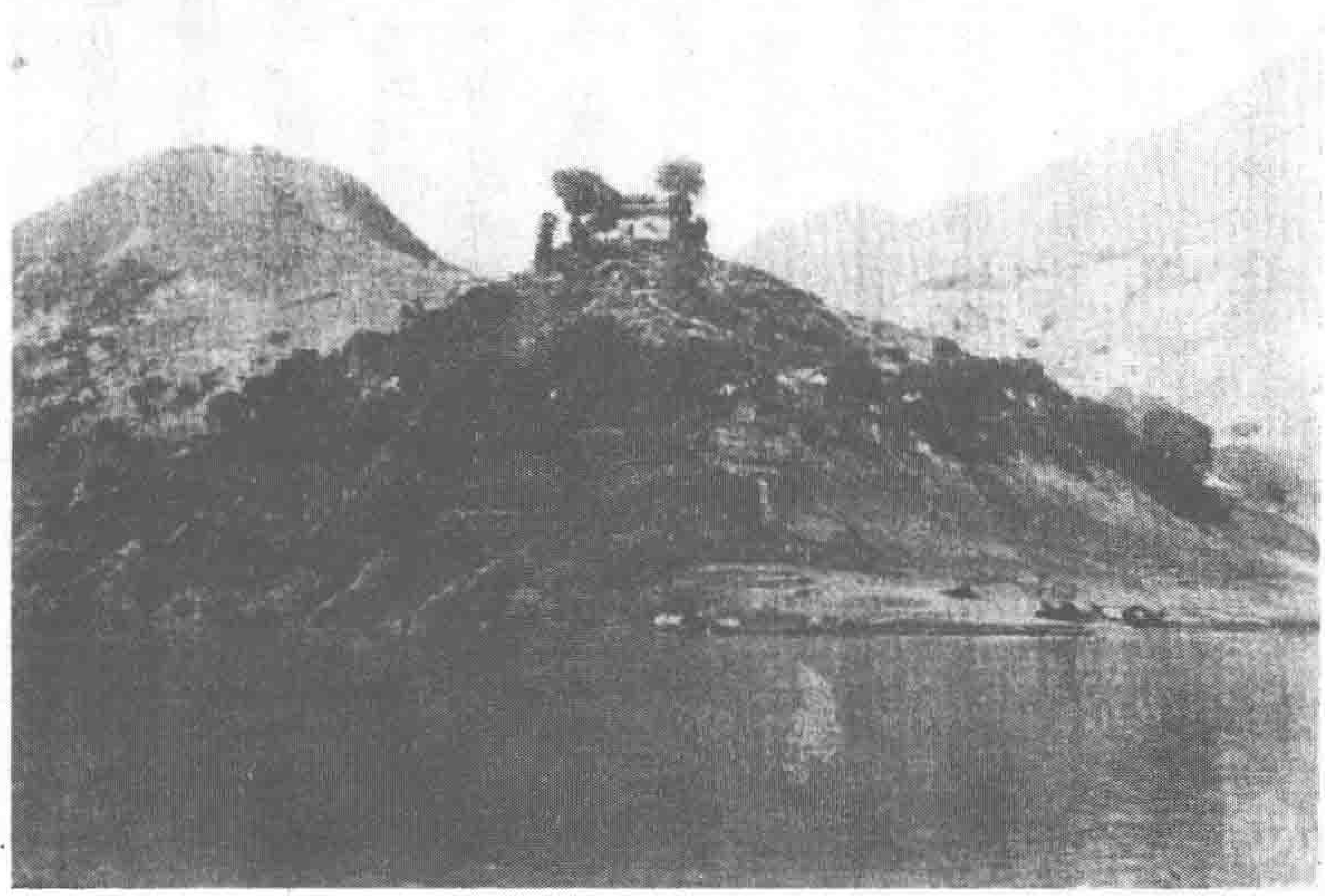
出峽上五浬爲新灘，又名靑灘，枯水險極。此處水面較闊，但水量爲峽中最淺之地，明礁暗石，星羅棋布，沿岸大石參差，半露水面，半沉江心，急流奔馳，觸石怒號，吼聲達於數里外。傳係宋明清歷代崩山積石所成。江水若到海關水位零度時，水流下灘陡如瀑布，水頭高下竟差尺許，航行更屬困難，是時任何輪船皆須挽絞，始得上灘，曾在此沉沒蜀和輪船。北岸居民四五百戶，沿江居住。稍前行，有一大廟宇，巍然屹築高崗上，風景頗佳。上行輪船至止，遇枯水時，抛纜岸上，村民三四百人，泥首塗地，伏岸力挽，輪身亦竭其馬力快車鼓盪，始克緩緩而上。凡輪挽絞一次，大者費四五百元，小者二三百元，洪水時則水流較緩，而水量亦深，馬力較足輪船，勿需再加人力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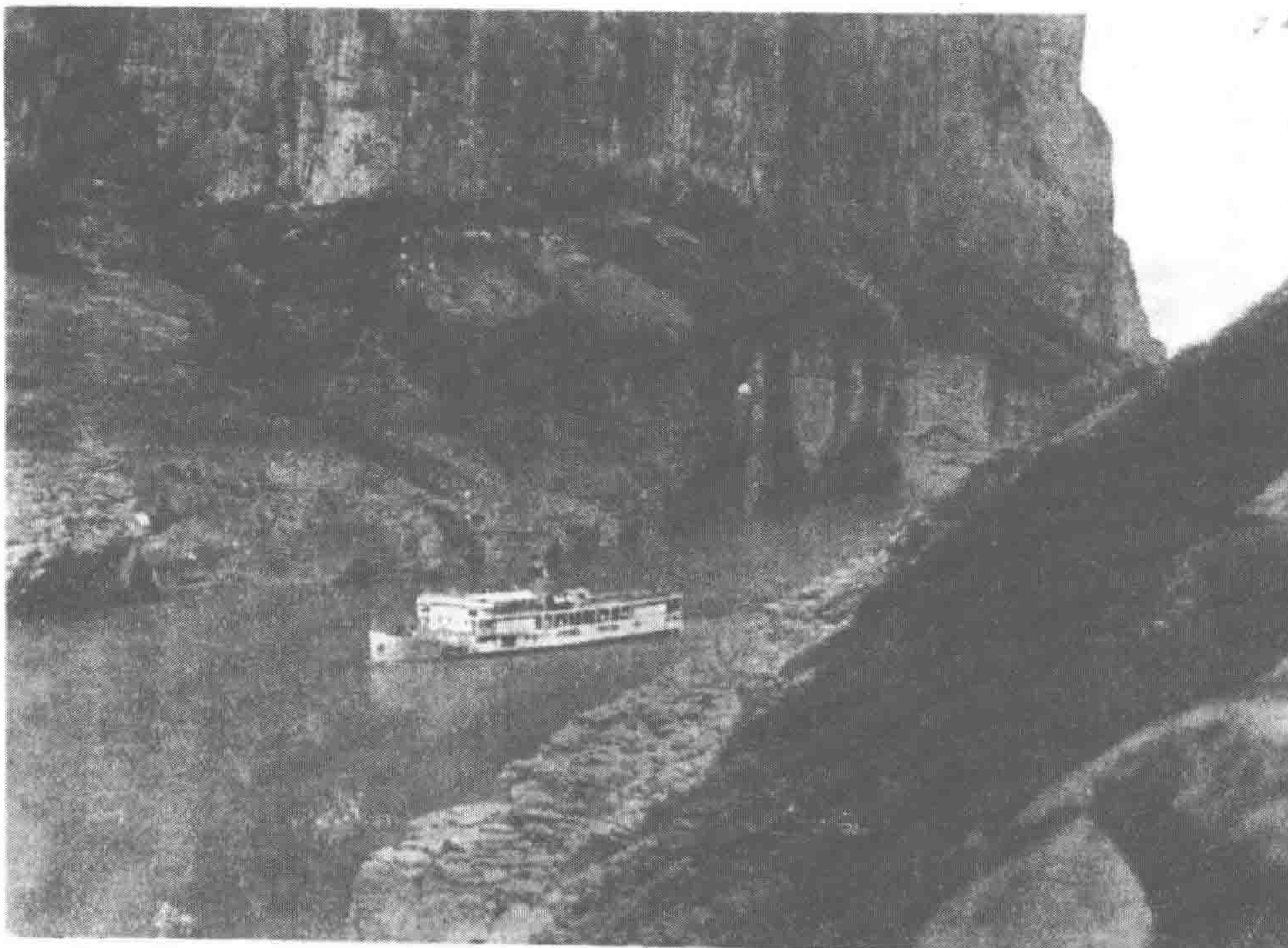
此灘產白魚，漁不用網亦不用釣，取魚之法至便。淺水處對石

之間，江流一束，魚喜於此躍泳，漁者立石上，以竹製之籃順水舀之，魚卽入籃，每日人可得百十斤。此處漕口至狹，兩輪不能并駛，或對過，必須相讓，視他輪開後，始得上下，故常有輪在此拋錨候船。漁舟借此機會兜售鮮鱗，價極廉，惜味欠佳，士人卽以挽輪售魚爲生，多不事耕種。


金盔銀甲峽

米倉峽，又名兵書寶劍峽，更稱舊峽，爲西陵峽之第四段。距宜昌四十二浬，此段程稍短而境極壯。兩岸諸山，飛插入雲，削壁陡絕，其色或青或綠或赤或褐，盡石色之變幻，風景最佳。山半石壁中間有大穴，穴偶有瀑布飛出，下墜數百尺，濺珠散雪，如素練垂澗，相傳武侯藏寶劍兵書之所。出峽北岸爲香溪口，明妃滌粧處也。傳係王昭君故里，工部有詩云「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亦有村。」蓋詠此。西陵峽至此止，上經秭歸巴東二縣而入於巫


巫山神女廟



瞿塘峽

峽。

秭歸縣，在北岸距宜四十六浬，有屈原祠，女嬃廟等古蹟，城臨大江，依山而築，成葫蘆形，江岸壘石如堤，可泊木舟。居民約五六百戶，市廛尚屬整潔。上游不遠一石脊伸入江心，水流頗急。附城諸山多黃土，雜生綠樹，景色頗調和，望之神怡。

秭歸上巴東下中有灘名洩灘，洪水異常危險。江中急流成迴旋水，愈流愈速，轉爲泡旋。迴旋水其始如一大環，中凹如漏斗狀，徑丈許，水勢繞環急溜，週而復始，流至最快時，忽而下陷，立復激出水面成一大泡，高湧數尺，其力至猛，木船航行不愼，觸泡無不覆滅。輪偶當之亦受掀爲之傾側不勝，曾沉沒利川，巴江，嘉陽等輪。灘在枯水時，無此險況，恰與新灘互爲起落，有「有新無洩，有洩無新」之語，蓋各灘各具特別之性質，依水之漲跌而有別也。過灘後，南岸有小溪，溪旁白塔孤立，勢獨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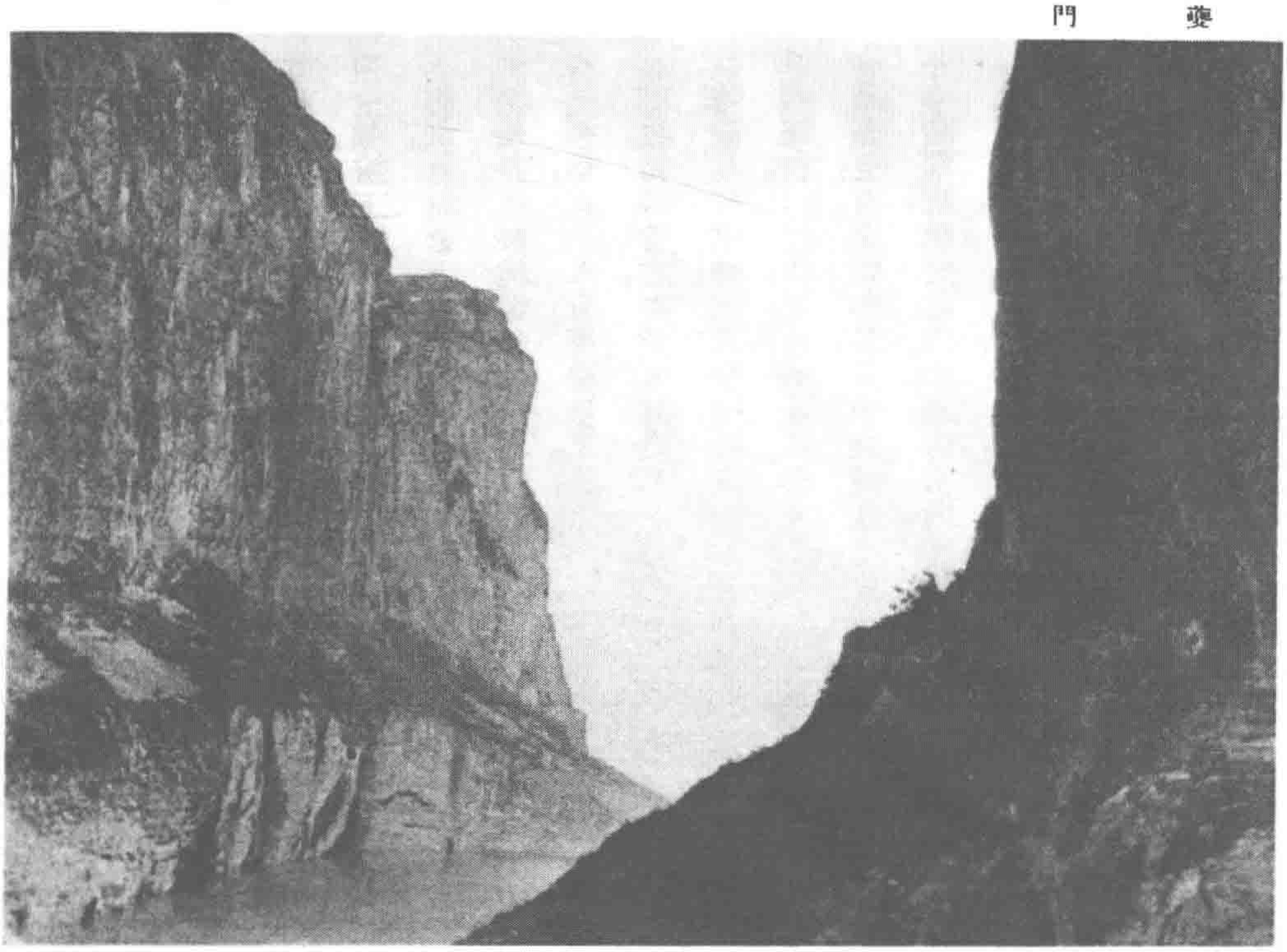
巴東縣，距宜昌六十浬，在南岸，幷無城郭，背負巴山，高峯聯立，分列三崗，形似金字，頗偉大，爲川鄂要道。居民只千數百家，宋時寇準未入相時，曾任縣令，今尚有寇萊公祠，又存秋風亭，當時準吟詩題詠之所。再上入巫峽。

巫峽，三峽之第二峽，由巴東上首之官渡口起至箜望沱止，統名巫山峽，長凡二十浬。入峽處距宜昌六十五浬，經楠木園，金扁

擔，鯿魚溪，培石，青石洞而達巫山十二峯。楠木園一帶，江面甚狹，山勢峻峭，極秀麗，樹草葛籐叢生，兩岸巖石古色斑駁，且多浮石，又有小礫石集成大石者。巖上橫斷紋，隱隱可尋。金扁擔一帶，北壁似屏直立，高昌能攀，數里不斷，巖上有長條之石作黃赤色，形如扁擔，故卽以爲名。南岸巖色紫，尤多空穴，貌奇古，鯿魚，培石一帶，巖上草木甚茂，壁轉灰銀色，爲川鄂交界處。培石，係一斜層之巖石，露出江面。

此段峽又名大峽，水經註「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三峽以此段最奇最高亦最險。重巒疊嶂，山重一山，隱蔽天光，暗淡欲絕。輪舟至此，但感冷氣森森，雖值晴晝，亦甚淒涼愁慘，山勢若欲對合，船行深在淵底，舉首仰望，一線長空。旅客心驚膽怯，怦怦然，惴惴然，不勝恐懼。古諺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淚沾裳。」更有「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句，讀之不禁泫然欲啼。巫峽現已無猿跡，更無猿聲，只山高氣寒，萬仞夾壁中，加以風聲水聲，錯雜交鳴，陰沉可怖，慣於南中暮春三月之鄉者，驟易斯境，目呆心駭，嘗至墮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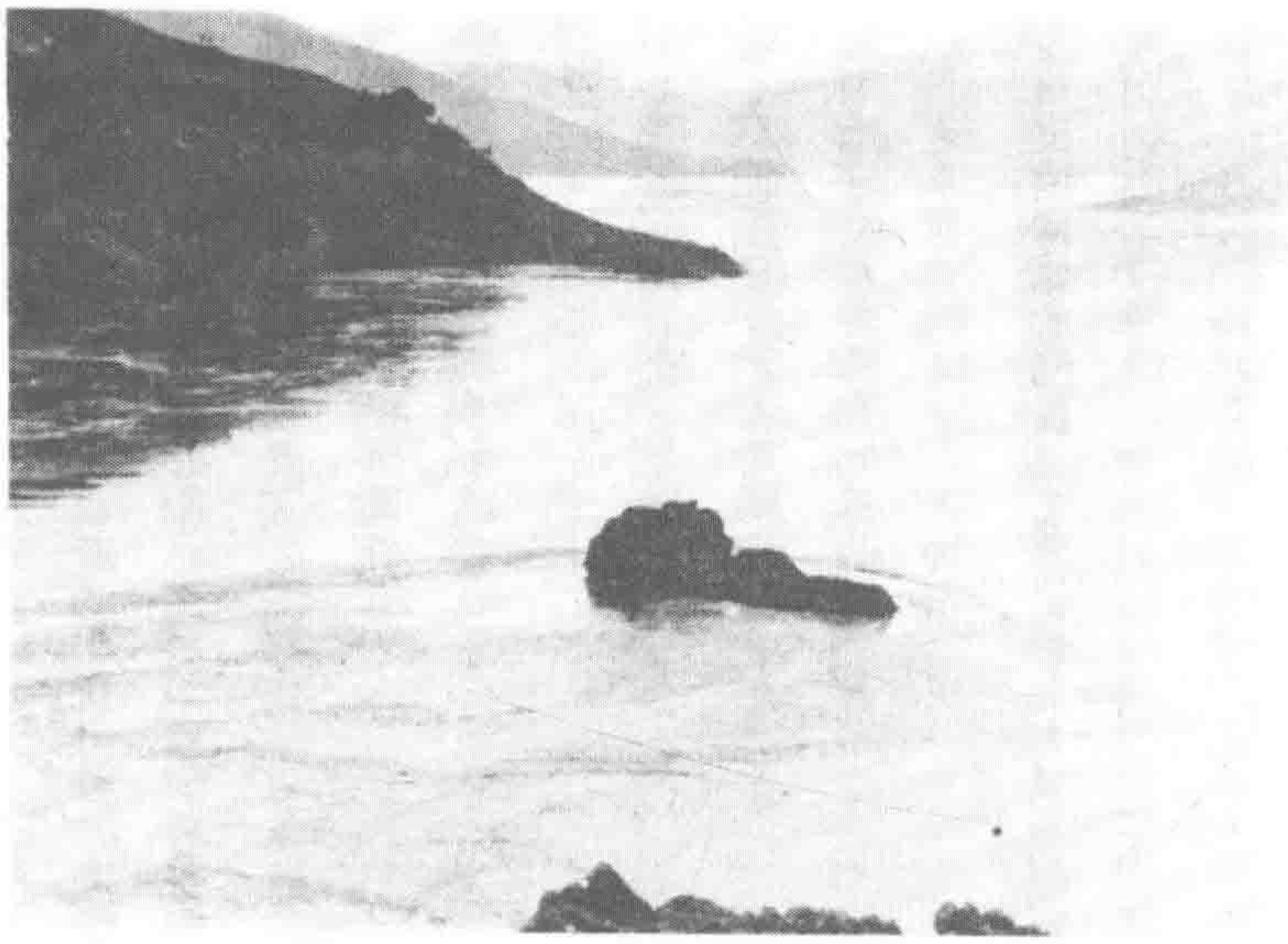
過青石洞後卽係巫山十二峯，距宜八十二浬，懸壁削立，兩山對峙，高數千尺，平直如板色青黑似鋼鐵，叢草纏籐，壁上高峯層疊，亂石陸離光怪，如筍如錐，如撑天之柱，如引臂之人；或一峯獨



夔門

立，若鷄羣之鶴，或兩峯相峙作犄角之勢，更或三四峯亂攢，層復一層，幽窈不可勝計，諸峯中以神女峯爲峭麗獨絕。峯數計共十二，南北兩岸各六峯，臨江可覲者僅九峯，餘三峯，距南岸有十餘里，江中不克望。北六峯名集仙，松巒，望霞，朝雲，登龍，聖泉；望霞峯下有摩巖書「萬壘保障三峽」六字，惜已剝蝕迨盡，不能辯認矣。人多稱之曰孔明碑。南六峯爲聚鶴，翠屏，飛鳳，與集仙，松巒相對；其餘三峯名淨壇，起雲，上昇，則不濱岸矣。峽壁既高聳幽暗，而其頂又羣峯層出，以致低在江中，森冷肅殺之氣，中人寒竦，峯巔冬則積雪，春秋常爲愁雲慘霧籠罩，江面除正午外，不見日光。即屬麗日和風之際，入峽亦矇矓昏暗，所謂雲雨巫山，至此而彌信。

將至箜望沱，峽名金盔銀甲，雙壁雖稍遜於十二巫一段，然境特


灩澦堆



白帝城甘夫人之墓

幽美，石紋直行，黃灰白三色相間，無異金銀，江岸巖石則轉入煤色，略有光輝，排立如堤。居民三五家，集屋山半，其狀甚危。出峽後，抵巫山縣。

巫山縣，距宜昌九十浬，城基於北岸，山勢坡度稍爲平坦，南岸仍甚高峻。縣城形勢頗佳，居民約五六千戶。江水在濱南岸一帶作一小灣，流度較緩，可泊輪。由宜昌上駛輪船，第一日大都泊於此。縣城東山名象嶺，嶺有建神女廟，宋玉曾作神女高唐兩賦，騷人墨客，多爲醉心，豔稱千古。城西有高唐觀，楚離宮故址，俗稱之曰細腰宮。

由巫山起椗上駛不十浬，入瞿塘峽，三峽最後之一峽也。又名風箱峽，復稱舊峽。由黛溪入峽至白帝城出峽止，共長不過五六浬。兩岸飛崖斜峙，其勢欲互傾然，壁色青如鐵，綠如玉，烟嵐交映，形色均佳，此段爲程較短，爲勢極雄。輪舟過此，風鳴水嘯，山谷四應，江流亦急。將出峽，南岸粉壁巖上有摩巖書宋中興聖德頌。峽門兩岸崖壁對立如門戶，卽夔門。

逾夔門不數百步北岸名白帝城，距宜昌一百零七浬，一峯突起，林木青翠可愛，有山而無城，劉先主託孤於此，現尙有漢王廟。大江西來，至此折東南注入峽口，東南山脊上有廟宇二所，濱江危立，形勢雄偉。江中一巨石凸出江面，灩澦堆也。正當峽口，諺有「灩澦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澦大如牛，瞿塘不可留」之語。又有「五月不可觸，猿聲天上哀。」之句。

白帝城上數里爲八陣圖，在江之北，亂石壘壘如墓，相傳武侯所佈，枯水時居民掘沙以煑鹽，故又名臭鹽碛。過碛面抵奉節縣。

奉節縣，卽夔府，民國時始改縣治，距宜昌一百一十浬。城建於北岸兀立小坡上，背接高山。縣署後有蜀漢甘后墓，城東瀼溪，爲杜工部草堂遺址，均可以資憑弔古蹟。產柚子，味極美。居民約六七萬人，入川之一重鎭，工商業亦尙發達。江面放闊，帆輪雲集，至此三峽已終，四顧諸峯，縹緲若在雲中，岡巒隱約在望。

由宜經三峽至此，景如上記，憶少陵詩曰：「白帝高爲三峽鎭，夔州已過面牢關。」錄以結此文。峽終於此，上駛重慶，尙有二百三十九浬，沿途山水自有可觀，然不復若峽中之奇幻中人。

乞丐榮譽制

捷克京都某書局近於門首張一招貼，曰：「請取一枚」其下置一盤排列數十銅幣於其上每個約值一發新（合四分之一辨士）此項銅幣係專爲施捨乞丐而用者藉以免去乞丐登門需索喧吠之煩囂也。事實上雖每一乞丐可以任取銅幣多枚，然從未見有人作此不道德之行爲者蓋恪遵「請取一枚」之告白也。如所置之銅幣已經發罄，則後來者惟有俟諸明日再來，不得入店强索。乞丐榮譽制，爲全世界破天荒之創舉，實行以來頗爲各方所注意云。

遊三遊洞

吳天放

昔人有詩云：「彝陵多名山，彝山多名洞；三遊最著名，喧傳自唐宋。」凡至宜昌者蓋無不道三遊洞也。愚蒞止半載餘，尚未領略。適暑期中家人自滬來遊，復得三北輪船公司經理任君子卿餘皇之助故得登覽。丹陽賀子肩堯長沙劉子肇杜紹興樊子杏腴同邑吳子平之等亦同行。自海關碼頭解纜，三刻鐘達西峽口。濱大江之岸，有一橋弓起，旁有巖石壁立而平，適與船身等高。於此停泊登陸，不啻天然碼頭。山麓仄徑，積垢欹削，杖而得躋。數十步過橋躡石磴二里許，雖險尚可着脚。纔至一坪，灣轉下走，輒抵洞矣。

洞大可畝許，若覆蓬屋。中垂二柱，闢然如門。築有寺舍，傾圮未修。佛像雜置，塵垢滿蔽。道士泄沓，貌近於頑。蝠矢積穢，幷發異臭。入內幽黑峻險，陰嵐撲面。怪石嶙峋，飛瀑濺地。導者執煤油燈，暗如鬼火，



前排吳平之賀肩堯樊杏腴第二排吳天放後四人爲吳天放之夫人及男女公子

傴僂而進，稍縱則溜。聞水乃止，氣爲之鬱。於是出而登樓，遙望峽山，騰雲如浪。下瞰谿壑，壁立十餘丈，流水潺潺，如白晝聽雨。竊此洞之奇勝，實爲天成，何當地人士而未加以人功，豈其地爲「民競刀錐，俗鮮風雅」乎？且巖下碑碣，無端塡塞，頹欄敗壁，隨處鴉塗。夫元白之鐫壁誌其「始遊」，蘇黃之弄翰留彼「芳躅」，皆係「勝地待人傳」也。后之「俗士」東塗西抹，豈欲以「人待勝地傳」乎？若爲袁中郎所見，必爲之「氣短」，而曰「可厭可厭。」中郎說：『律中盜山伐鑛，皆有常刑。俗士毀汚山靈，而律不禁何也？』

三遊洞之稱爲何？唐元和間白樂天自江州司馬徙忠州刺史，與弟知退偕行。元微之自通州司馬受虢州長史，遇於彝陵。傾倒闊蹤，共話生平。微之送樂天至下牢，翌日賦別，酒酣耳熱，忽聞泉聲淙淙，不知何自，乃策步以探。奇巖怪石，心跳目驚。遂「率夫芟蕪刈翳，梯危縋滑」，始獲此洞。「慨念吾人難相逢，斯境不易得」，各賦詩題壁。樂天且爲文記之曰：『以吾三人始遊，故目爲三遊洞』也。

洞之得名，蓋以此。故清聶光鑾（宜昌府知府）有詩：「我聞榛狉初，荒崗窟麇鹿。自從白傳遊，光輝照崖谷。老泉携二子，相繼留芳躅。勝地待人傳，高風更誰復？」後人以蘇氏之遊為後三遊。子由詩：「洞前危逕不容足，洞中明曠坐百人。蒼崖硉兀起成柱，亂石散列如驚麏。清溪百丈下無跕，水滿沙上如魚鱗。夜深明月出山頂，下照洞口纔及唇。沉沉深黑若大屋，野老篝火清如燐。平明欲出迷上下，洞氣飄亂如橫雲。」東坡詩：「凍雨霏霏半成雪，遊人屨冷蒼苔滑。不辭携被巖底眠，洞口雲深夜無月。」可知東坡子由曾侍其父老泉遊宿於此。老泉亦有詩云：「洞門蒼石流成乳，山下寒梅冷欲冰。天寒二子苦求去，我欲居之亦不能。」愚以盛暑之遊，尚覺陰沁入骨。況在「携被」與「寒梅欲冰」之時，無怪蘇氏「苦求去」也。

其後如黃山谷往黔，陸放翁入蜀，各有履痕，並作文記。山谷之遊，一見於穴門上之石刻；曰：「黃大臨弟庭堅同辛紘紘子大方，紹聖二年三月辛亥來遊。」後有人繼見於一偃仆之崩石，刻曰：「黃庭堅弟叔向子相姪儆，同道人唐履來遊。觀辛亥舊題，如夢中事也。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庚寅。」有人評之曰：『山谷初謫黔南，以紹聖二年過此，歲在巳亥。今云辛亥者，誤也。』夫鄭康成以祭公為葉公，不害其為大儒。司馬子長以子產為鄭公子，不害其為良史，山谷雖以巳亥為辛亥，自亦不害其為「宋代大家」也。設山谷在，將謂此乃手民之誤乎。放翁之遊，僅於洞前巖下之小潭，取水煑茗。有詩為證：「汲取滿瓶牛乳白。分流觸石佩聲長。口中日鑄傳天下，不是名泉不合嘗。」此潭未知是否即下牢溪？下牢之水，如瀉如灑，跳珠迴沫，色亦如牛乳白也。吾人自飲長江黃水之宜昌而來，能不為之渴仰？

附小詩

劉郎一去客來稀，為問桃源是也非；大竅何人開混沌？彝陵山水最光輝。

元白幽踪誰步武？蘇黃以後我方來。登臨不盡興亡感，戰伐江山賸刼灰。

廿四年八月三十一日在宜昌

異想天開之籌款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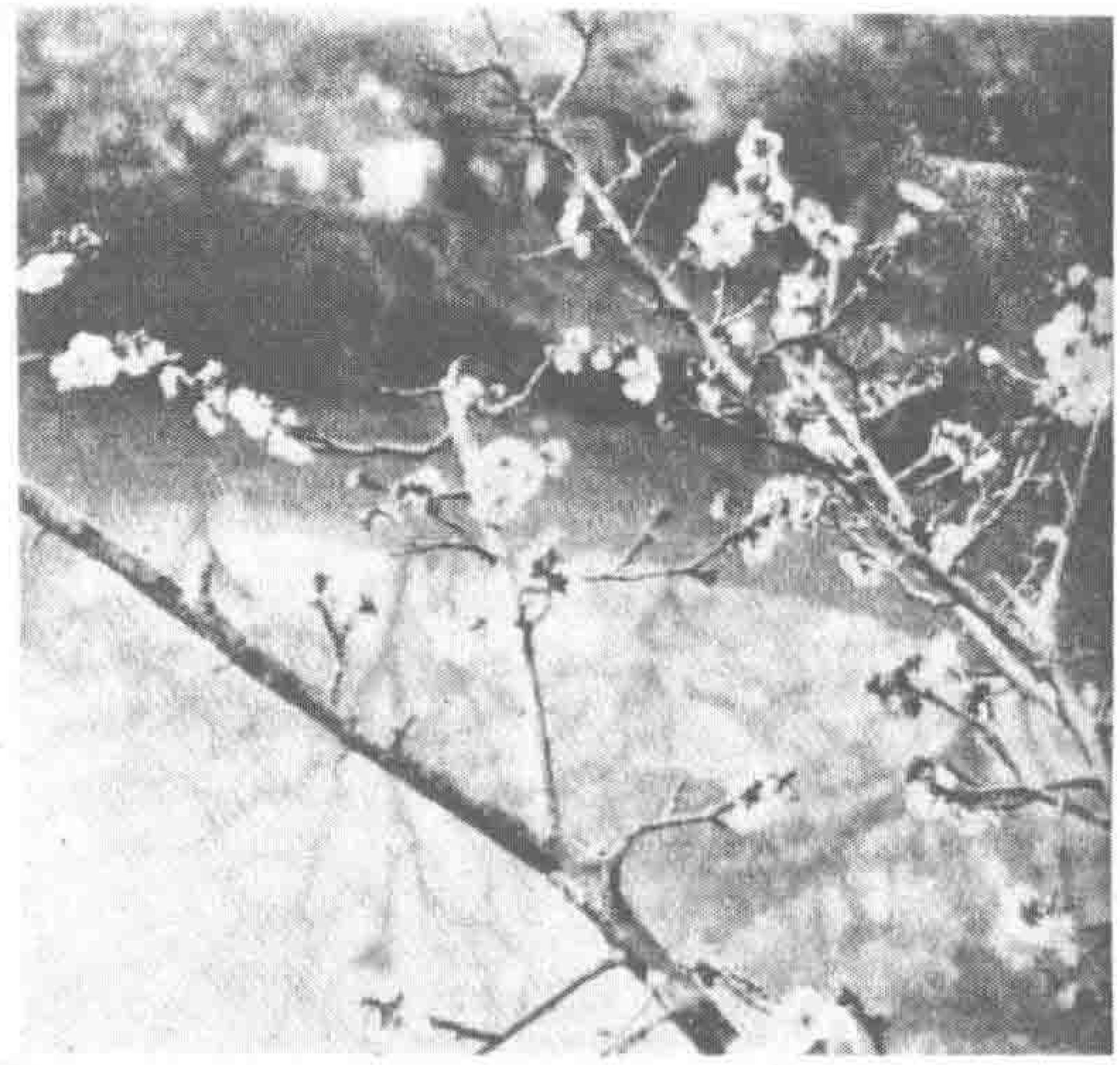
美國詹米哈寧(James Horning)者，年三十二齡，一腿折斷已久，不良於行，欲裝假足，所需甚巨，阮囊羞澀，苦無可呼將伯者，近忽異想天開，登報公告，謂渠擬擇日乘飛機自二千呎之高度躍入長島外之大海。凡欲參觀跛足者跳傘之絕技者，幸勿失之交臂云。

美國民衆，素性好奇，果也消息所播，轟動遐邇，至期而羣集來觀者二千人。詹米哈寧於其友人之飛機高翔上穹時，奮身一躍，在安全傘之阻力下，緩緩降落於大海中，隨由一預置之汽艇救起，幸未受傷。聞收入之資，已足敷裝一假足而有餘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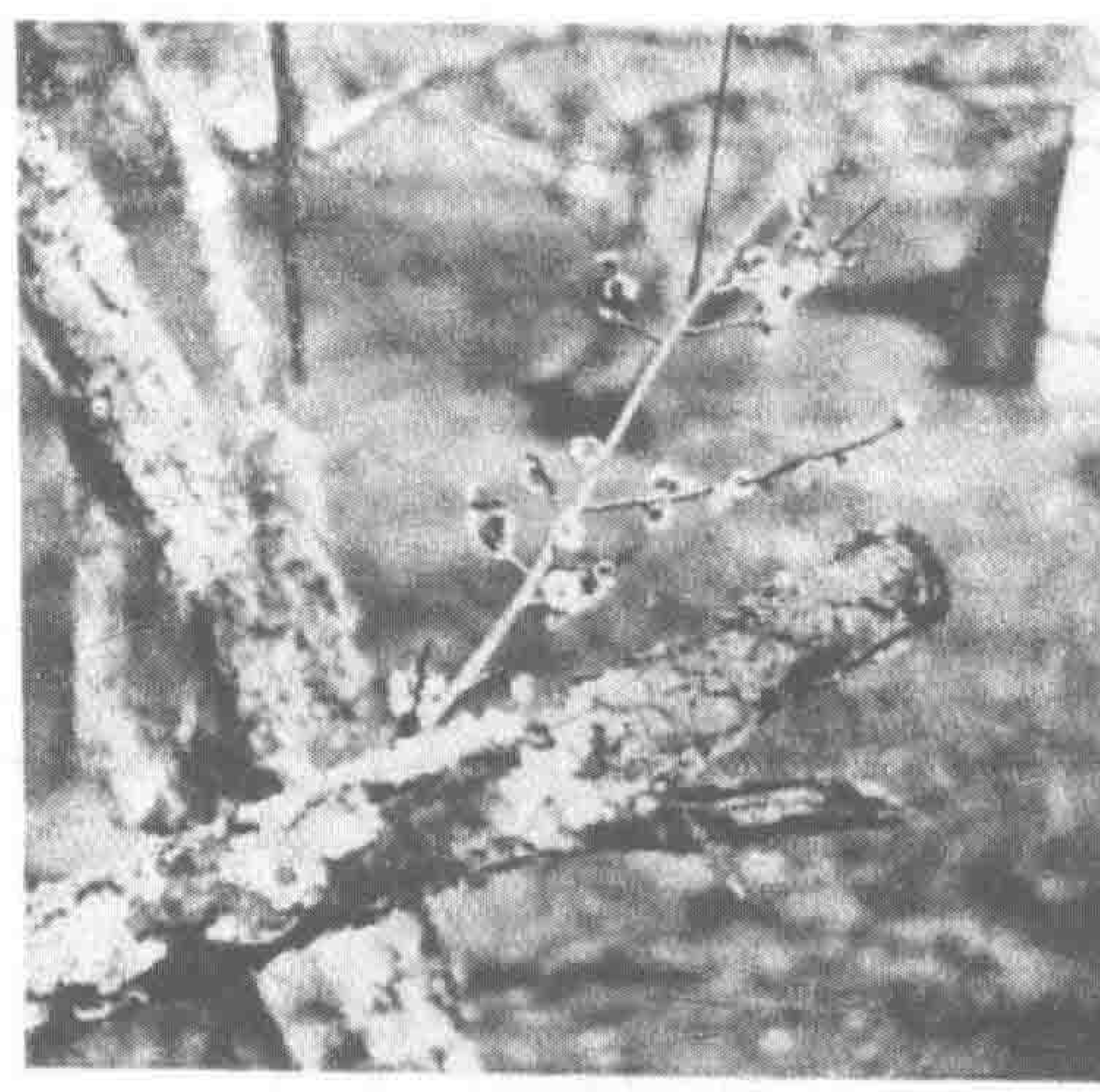
暗香浮動

香雪海〔王學通〕





疏影橫斜〔蔣錫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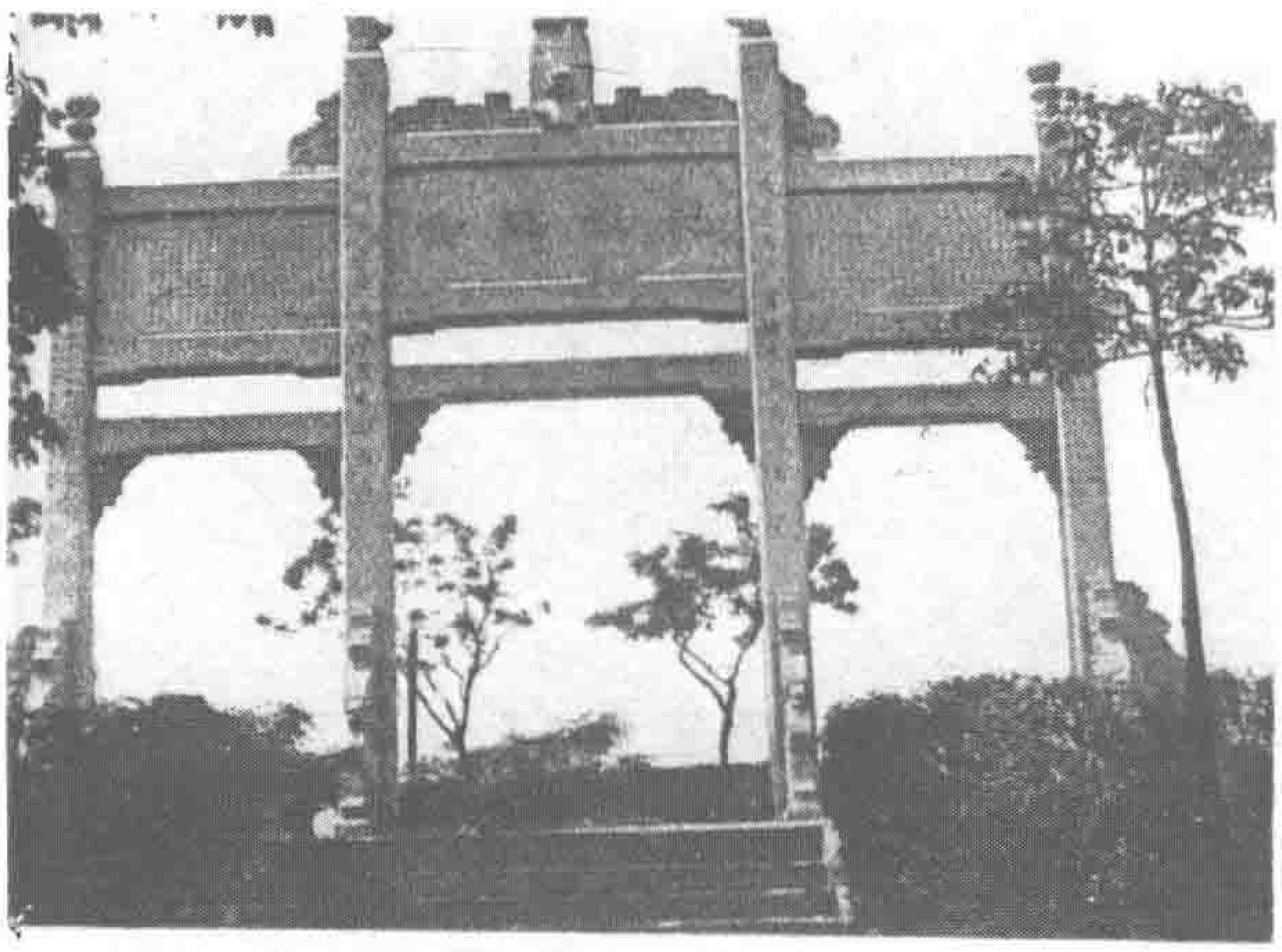
蒼老之趙山宋梅〔蔣錫環〕

鄧尉之梅〔王學通〕



粵秀山上之新建設

司徒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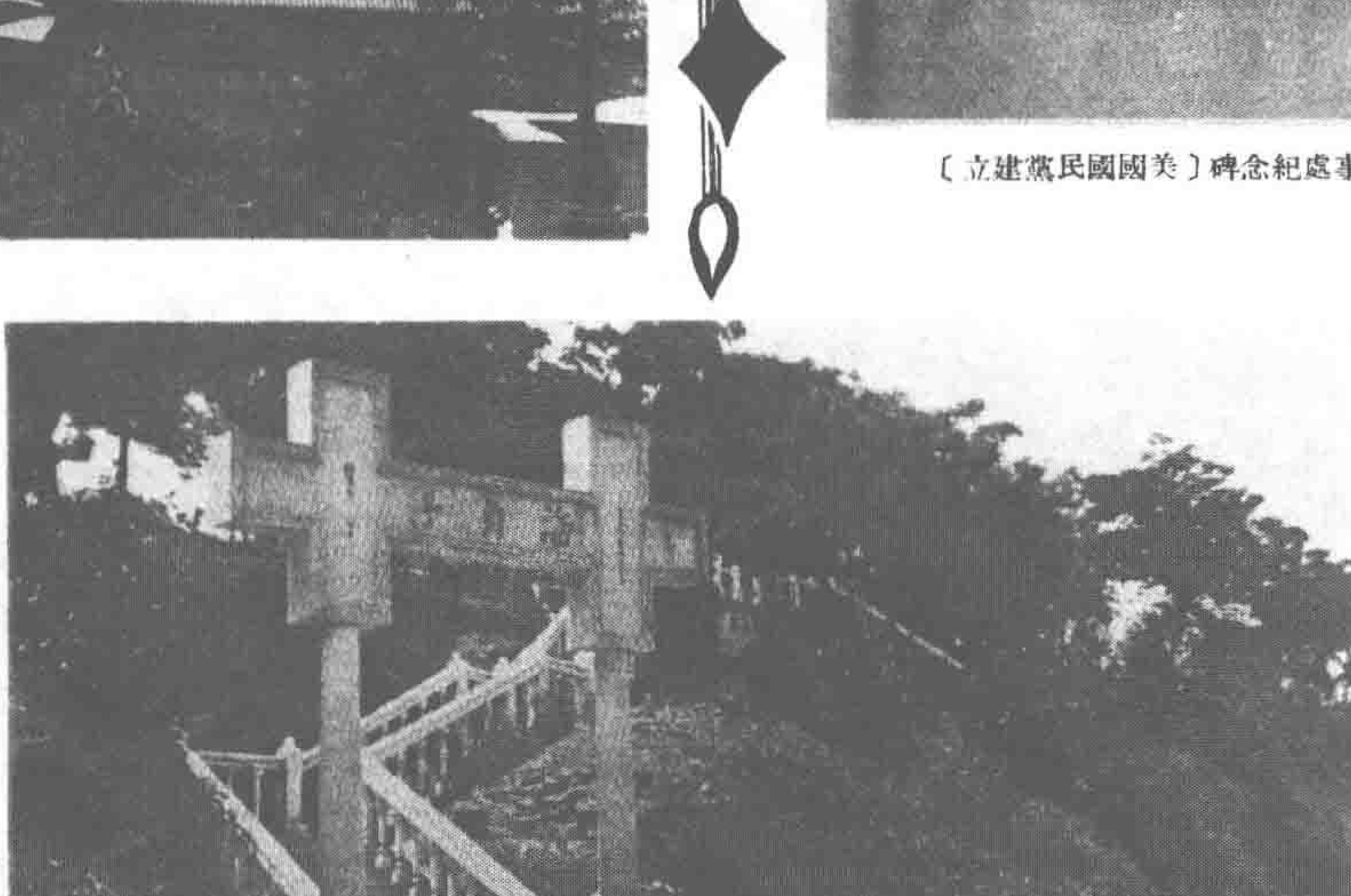
光復紀念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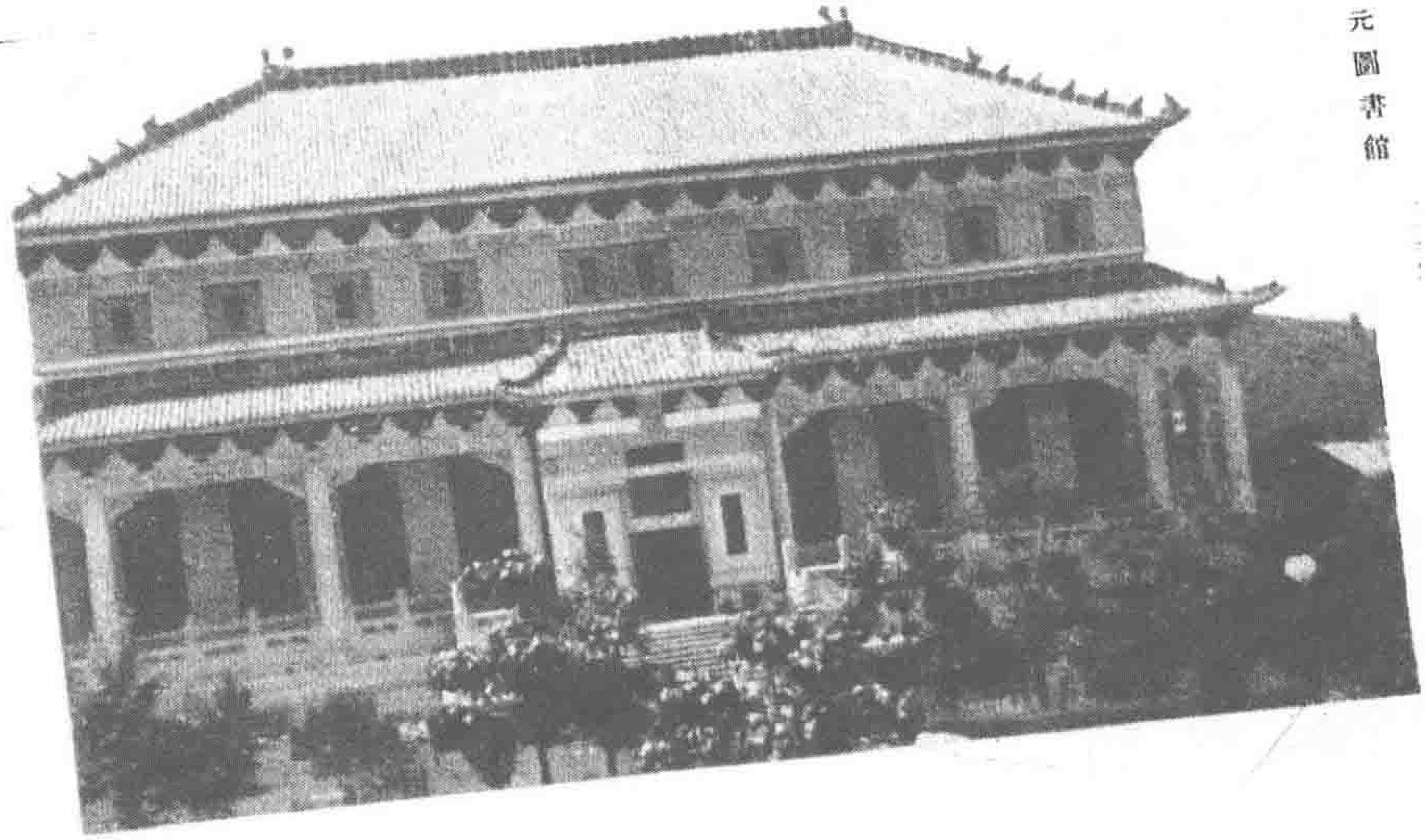
孫總理讀書治事處紀念碑〔美國國民黨建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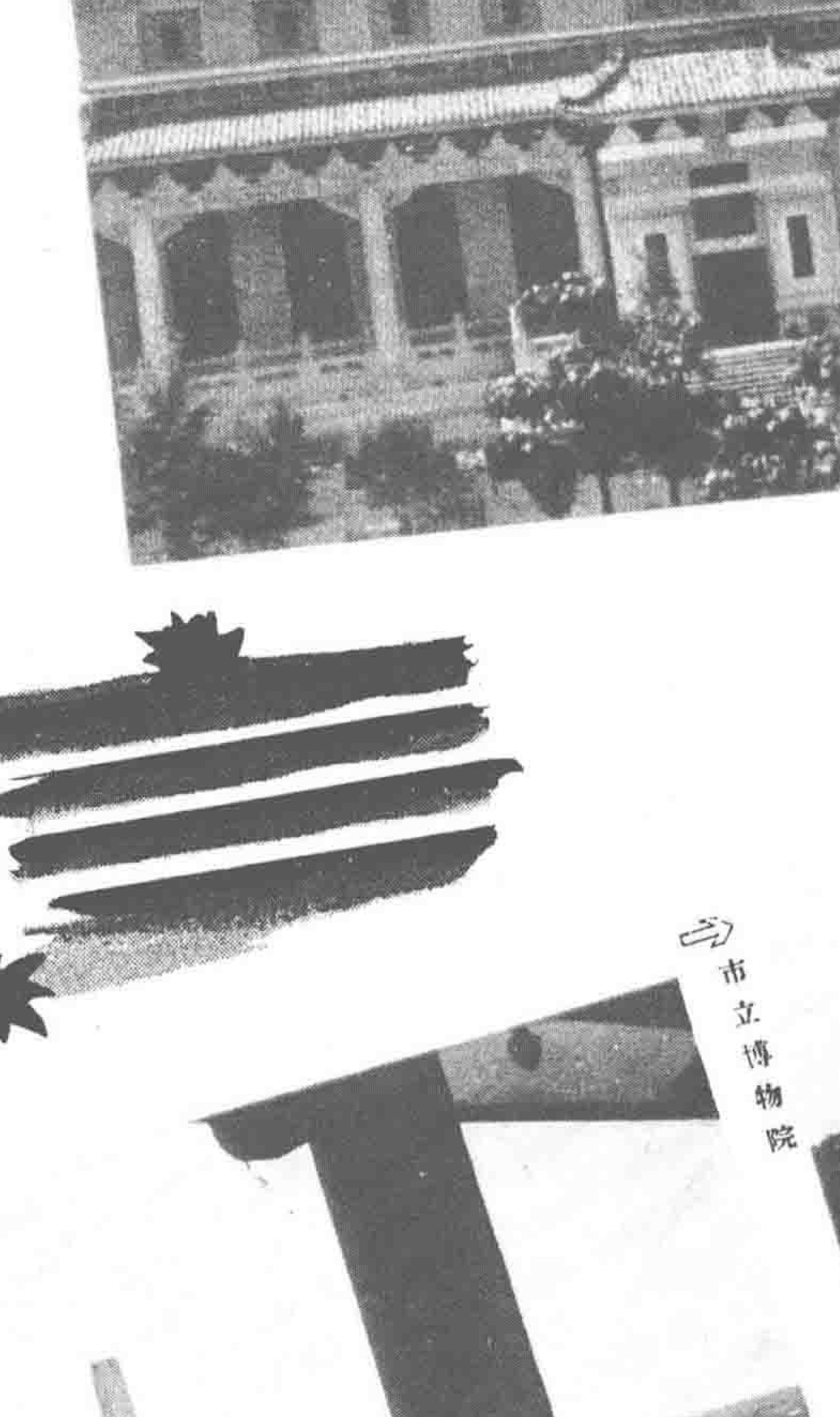
粵秀南麓中山紀念堂爲廣州市最偉大之建築物



海員亭係紀念歷次內爭殉難海軍



仲元圖書館



市立博物院

由五層樓南望高聳之中山紀念碑爲廣州最高建築物其上可俯望粵城全景其右爲水塔



食在廣州粵秀山不覺也有幾座酒家以應文人雅士之需（南越酒家）



靈岩風景

白旺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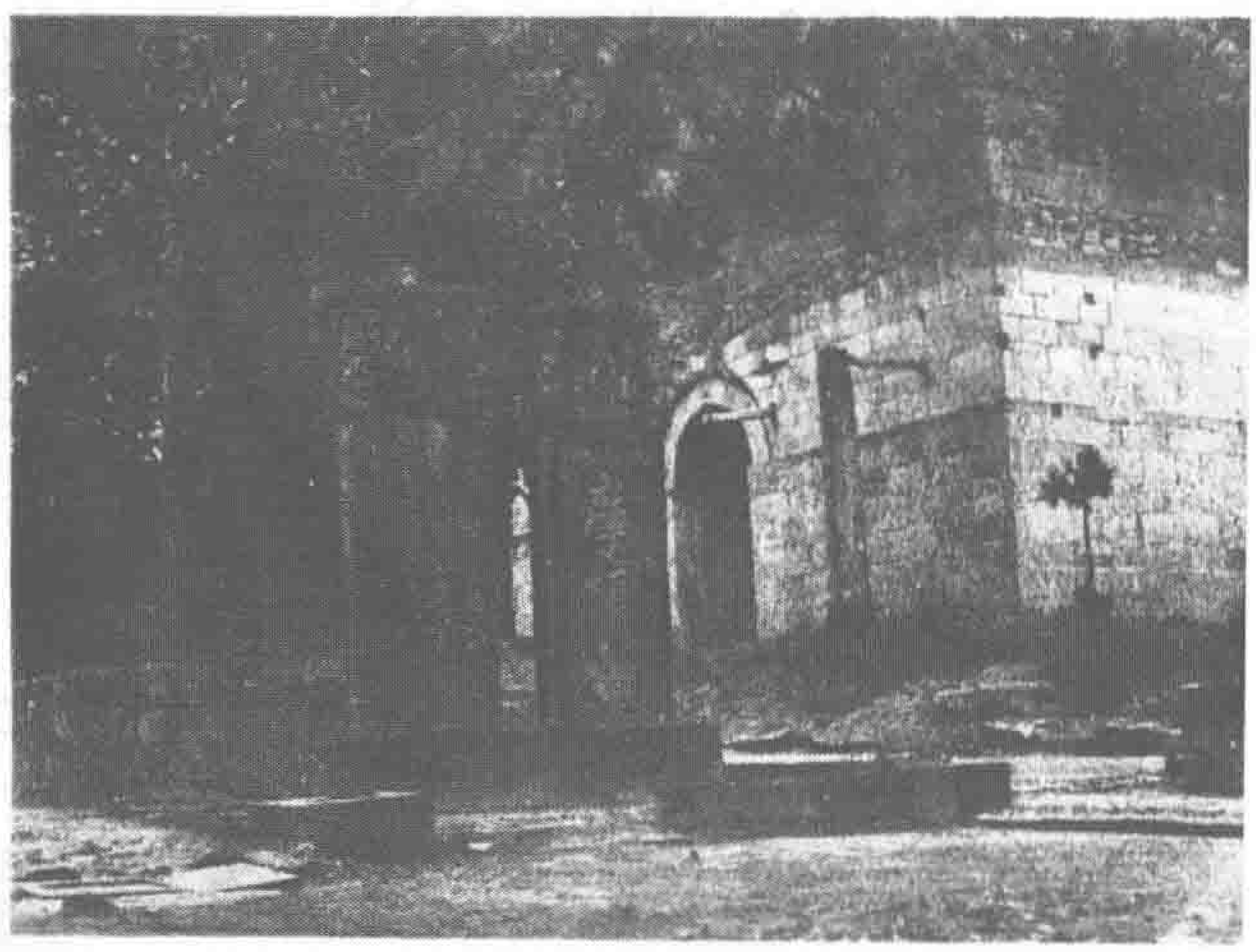
靈岩在濟南之西南長清縣屬間巒環抱林木蓊翳有唐代石刻與宋代塑像

⇩宋代塑像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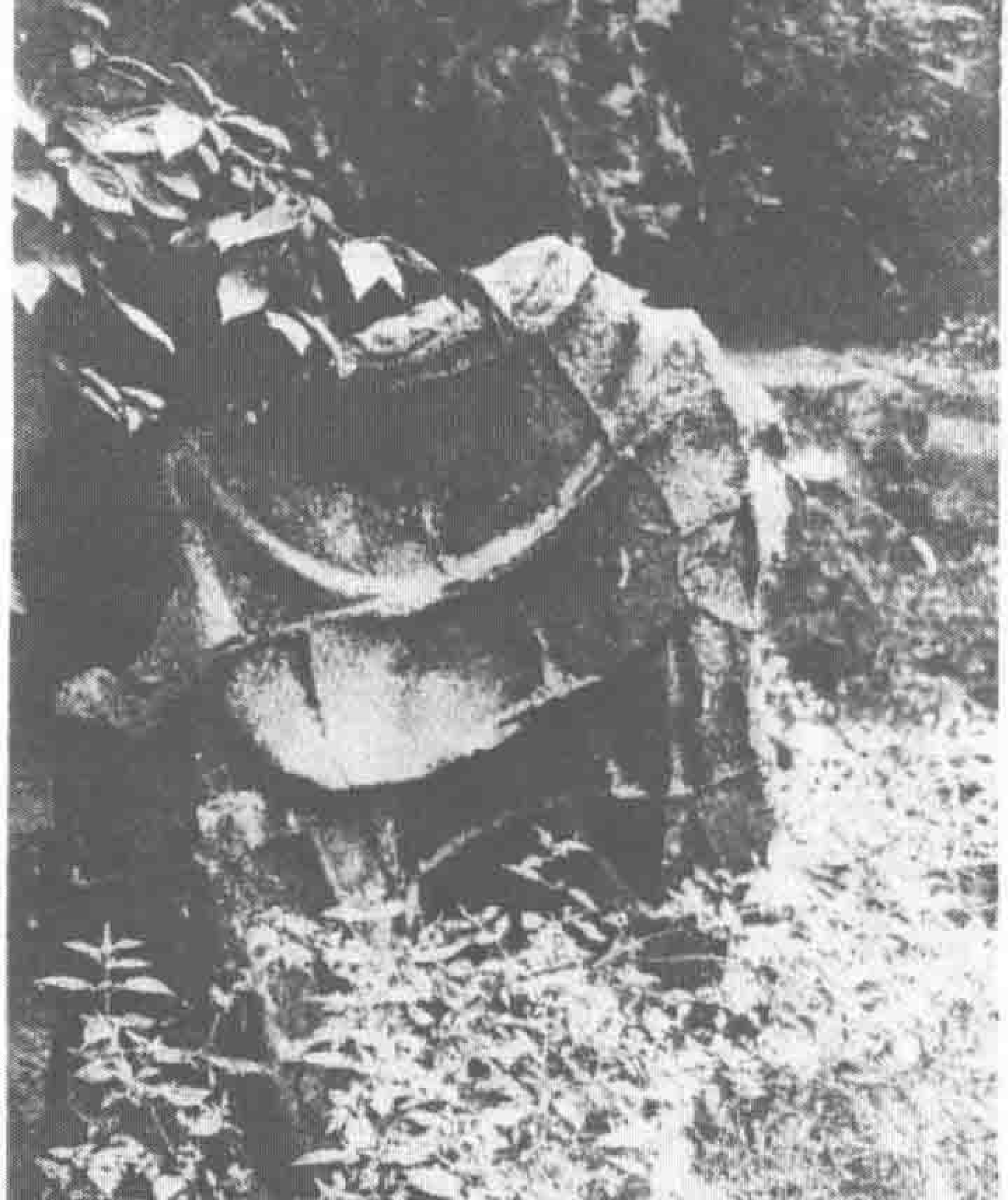


⇧靈岩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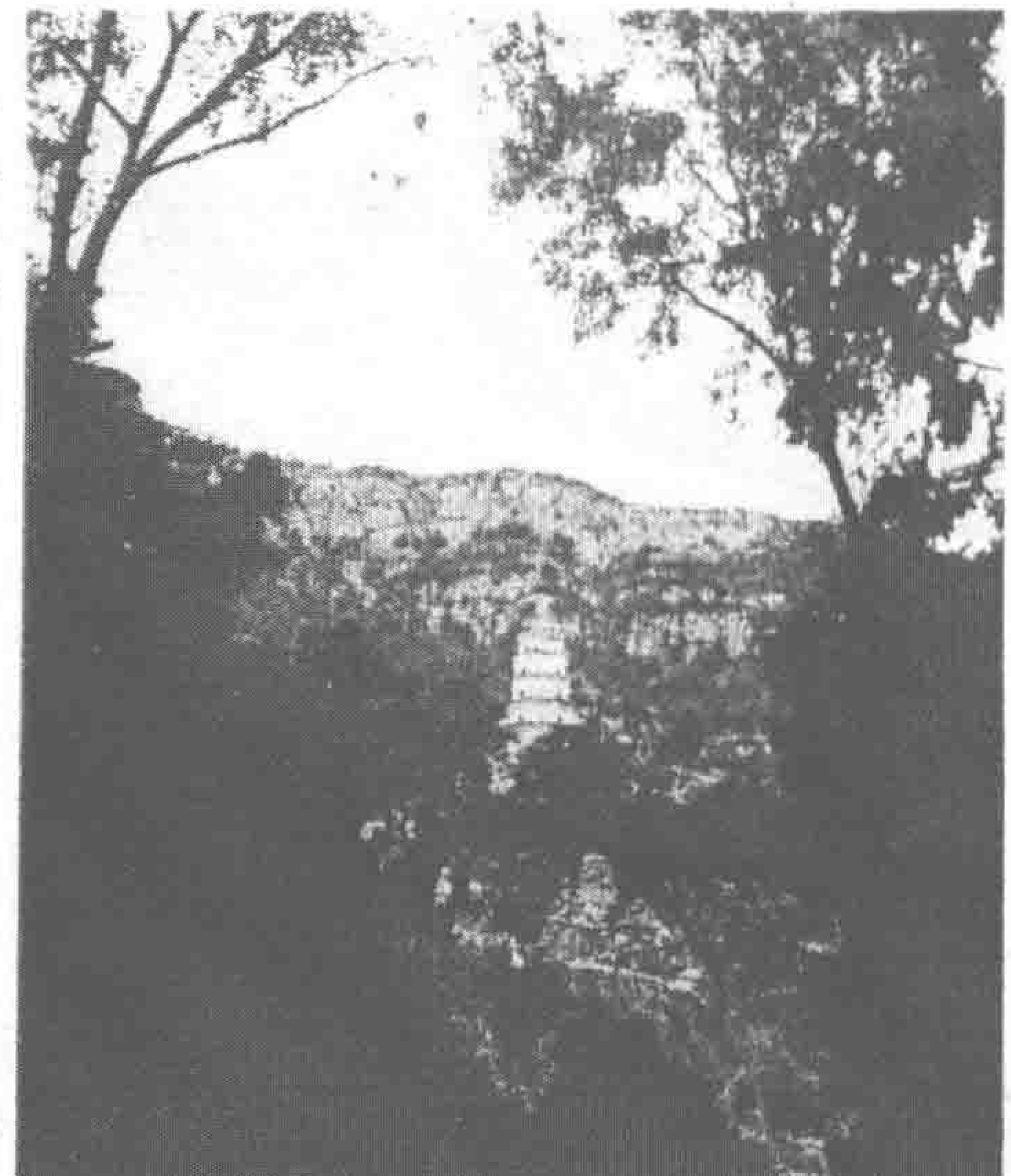


⇧摩頂松及五華殿遺蹟

⇩鐵袈裟



⇨靈岩塔遠眺



比利時冬日的回憶

周 峻

今晚參觀比國現代名人畫展囘來，覺得很有興趣，所陳列的畫雖祇得一百三十一幅，但其中有許多幅，是我的熟人所畫的；例如 Richir 畫師是我留比時國立美術學院的院長；Bastien 畫師是我在紅十字林居住時敎我圖畫的；Baes 畫師等都是那時同學的父兄們；所以我把這幾位的作品仔仔細細的看了又看，直等到那位管理先生報告我：「時間已經到了，明天再來吧！」我才離開畫展會。因爲看了幾幅比國的雪景，驀然地囘想留比時過冬的情形。

在民國十二年九月中，到巴黎，九月底，到比京，等我搬了四次家以後，天氣已很冷了，我把襯絨衣服着上，出門還覺冷，後來到 Enovation 百貨店去做了大衣，方才可以禦寒。有一天從學校裏囘來，一按電鈴，照例的，那房東的女僕就來開門了。她指着天空對我說道：「太太！您看灰色雲密布，迷迷濛濛的，快要下雪了！」我說：「那好極了！我們不久有雪景可看了！」她愕然的問我：「您眞的歡喜雪麼？」我說：「自然是眞的，我們住在上海的人，很少看得見雪呢！」她說：「那你住在這裏，不久就要討厭牠了！」我說：「下雪，多麼有詩意！多麼有畫意！眞有天趣，所以不論牠冷到怎樣，我總情願受的。」她向我笑笑，就走開了。的確不久就下雪，初下的時候，我們多麼起勁，吃完晚飯，總要出去賞玩雪景，帶便散步。後來感覺到寒氣襲人，道路泥濘，實在難走，慢慢的厭了。

我早晨到比國國立美術學院去上課，午後校中無課，又到 Vanstradank 畫師處特別學習。午餐時是不囘到寓所，相近的飯店去吃的，總是早晨起來預備兩片麵包，夾點牛油，放在書夾裏，午刻下了課，就一直到V.畫師的私立美專去，那時候別的同學都去吃飯去了，我就一個人到畫室裏拿出我的中餐來吃，好歹吃麵包是一點不會把地上弄髒的，吃完了就可畫，又淸靜，又看得仔細。有時V.畫師吃完了飯，拿了烟斗，到畫室裏來，他一看見我就說：「你好用功啊！」我說：「不是特別用功，實在因爲離家太遠，我又走不快，囘去吃一次午飯，要費一點多鐘功夫，人也疲倦了，所以情願在此地吃點麵包。」他說：「那你若想喝點咖啡或紅酒，都可以向我的女僕去拿的。」我說：「謝你；我有果子糖解渴，不要喝什麼了。」他總是坐在我的旁邊，一面吃烟，一面談天，有時指着我的畫說：「那裏不對，」「那裏還好。」我的基本畫實在從他那裏得到不少的益處。」V.老先生上了幾歲年紀，有一次他覺得不舒服，他對我說：我老了，四肢酸痛得像要破了。」我問他：「你的兒子呢？」他說：「他在船上服務，沒有功夫來看我。我的兒媳婦同孫子不久就要來

了！」我覺得如此年紀，要是在我們國中舊式家庭裏有兒子媳婦侍奉晨昏，也不至於如此寂寞。幸而他們總有點專長，雖然老了也可以收幾個學生解解悶。

最有趣的，有一天，雪下得特別大，廉下了課，就有她的弟弟等，來同她到岡湖去游玩；就拿畫具交給我帶囘。還有些青年的同學，也活潑潑地要緊出去了。我正在收拾畫具，猛抬頭，看見摩特兒凍得手足都不能移動，襪子也找不着了。這個摩特兒是鐵匠出身，筋肉特別發達，老了無事可做，所以到V.畫師處作摩特兒，看着也覺可憐。我把畫具整理好，就從畫室裏出來，等電車等了半點鐘，車還沒有來。起初看看雪景，覺得那天的雪，什麼柳絮啊，撒鹽啊，都不能比擬了，祇好說仙女在天上散棉花呢！那時看獃了不覺冷，也不覺飢。後來天也黑了，我也等得急了，好不容易來了一輛電車，我就匆匆的上了車；車走不到多少路，車子又停了；修了好久，不能開；坐客下去了不少；我因爲不大會走路，祇好坐在車子上老等。好容易開車的把軌道上的雪和冰都剷去了，方才能開車。我下了車，又順道買了幾色子吃的晚飯菜，因爲子那時候有胃病疾，不能到飯店用膳，總是我替他特別預備的。到家已六點鐘了。子說：「怎麼會到這時候囘來的？廉囘來的時候，我問她，她說到岡湖去的不曉得你的情形。我寫了一會書稿，看看已有五點多了，你還沒有囘來，我又到門口去望望，仍舊不見你囘來，想來找你麽，雪下得太大，實在難以行走，又怕你在車上，不容易遇着。唉！這樣晚了你還要去買菜，冷不冷？」我說：「冷倒不冷，不過時候晚了，有點着急。」我就趕快燒好了他的晚餐，我自己到對面的飯店裏去吃晚飯。

到了那裏，連飯廳裏的火爐都已熄了。女東家很好，請我到廚房裏去吃。比國普通人家膳廳即設在廚房中，所以廚房特別的整潔。我剛進去，她的一對雙生女兒就高興得跳起來；我一邊抱了一個，又從袋裏拿點糖給她們吃；所以她們兩個最歡迎我，女東家也很高興，特地做點雞蛋啊，生菜啊，給我吃；末了還請我吃杯很好的咖啡。

這天雖然囘來晚了，但是看見如此美麗的雪景，又吃到合胃的晚餐，囘想起來，還是很有趣的，我怕忘了這天的情形，所以那時就做了一首詞，現在也抄錄在下面：

賣花聲　迷路

寒訊滿天涯，風雪交加，頓教枯樹着奇葩，踏碎瓊瑤渾失路，無計歸家。

幸有夜行車，窗幕深遮，指途省識已非遐，攜得魚蔬囘去也，笑語頻譁。

二十四年十二月六日

英倫重遊〔譯〕

汪倜然

卻利卓別麟（Charles Chaplin）著

——卓別麟世界漫遊記之一——

在過去的二十年內，我從洛斯安琪爾到紐約去過七次，到歐洲去過一次，這些旅行都是與事業有關的，所以總不免有惴惴不安的感覺。實在是，在洛斯安琪爾住了二十年之後，我的性情是很容易感傷的了，因此引出許多麻煩。戀愛，榮譽與財富的幻滅使我成為一個傷心的人，我除了工作以外，似乎渺無歸宿，而二十年的工作卻又日漸地可厭起來。

我需要精神上的刺戟。

我厭倦戀愛，厭倦交游，我要獨自一個人。我要重度我少年時代的生活，重味我兒童時代的心情與感覺，我要撥回光陰，使模糊了的往事再集於焦點之下。

想到舊地重游的趣味，不禁十分興奮，我買了一些倫敦的地圖，就在我加州的住宅裏查起路徑來，一面想到我孩子時候所經歷過的那些地方。那些使我悒鬱的工廠高牆，使我害怕的房屋，使我悲愁的橋樑。我要重新體味昔日的哀傷和喜悅，更要看看那所孤兒院，我在五歲進去，住了兩年纔出來的。

這些回憶，都是清清楚楚的，我要趁早去纔好，否則滄桑的變幻正多，我這次是不能再失望的了。

× × × ×

我到了紐約之後，就邀著名漫畫家及著作家勞爾夫巴登和我同到歐洲去，算是我的客人。他自認近來覺得很頹喪，曾經一度想自殺。可憐的勞爾夫！我記得我這樣地勸他：『生活是從來打不倒我的。除了肉體的痛苦，什麼都不要緊。我們的悲劇是我們自己造的，並沒有什麼大不了。』其實勞爾夫是感到創作上的枯竭，這事情使他很難受，所以他後來的終於自殺而死，一半的緣因就是為了這個。當時我想鼓起他的興致，我說：『一切的藝術家在他的工作中都要經過一種枯寂時期，這其實是重新耕耘灌溉着新的經驗。但是日後你就可以得到創造上的大收穫。』我笑着說『你需要的是新奇的經歷，來吧，同我到歐洲去。』

他終於接受了我的邀請，我們就搭了船到英國去了。

勞爾夫是新近剛從法國回來的，他承認自己向來不喜歡英國，或者英國人。『他們是一個古怪冷酷的民族，被古老的傳統和有史以前的風俗所束縛着，他們庸俗勢利得很。』但是我駁他的話，『庸俗勢利，是一種民族的缺點，那一個國度不是如此呢？共和國也是一樣的。譬如說美國，他那社會的階級何等地嚴，俱樂部的限

制分得何等地清。』我們就這樣地消遣着，無所不談，往往談到深夜。

我們决定在樸列茅斯登岸，到那裏時是早晨七點鐘，已經有許多朋友來歡迎我們了。接見過新聞記者們之後，我們就乘了一部專車向倫敦進發。車上有幾個記者要特別訪問我，但我都一概拒絕。假使我讓這種事情開了端，那我自己就不會有一些空閒時候了。

兩旁都是紅磚的房子，碧綠的郊野，英國的鄉村眞是恬靜可愛。勞爾夫見了這地逢縣鄉間景色的美麗，是快活極了。

× × × ×

倫敦終於到了！車站上的羣衆，擁擠不堪，當我走出去時，無數的開麥拉對着我。警察想將衆人推開，但這些人却興奮得不得了，我們一路在衝擠之中被擁着走，但是我愛這種情景，我覺得這好像親愛的擁抱一樣。

旅館裏又是有大羣的人在等着，這卡爾登旅館！我在孩子時候不知有多少次在它門外張望，驚奇着它的富麗宏偉，却不知道我有一天會在這裏頭定住一套的房間。我們被招待到廣大的房間裏，看見有許多的信和請帖。那一夜我們在公園巷沙遜爵士邸裏晚餐。

次日早晨，百靈鳥發出鳴聲時，我已起床了，就在早餐之前作一次長途的散步，走到西區去，然後搭共公汽車到肯林頓，我的老家。當我站在肯林頓公園時，我眼前就好像看見我母親坐在一個長凳上，我在她旁邊玩着，那時我還祇五歲咧。那一天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當我從兒童公園玩了出來，輕輕走到母親背後想去嚇她時，却發現她在哭着。我就跑到她身邊去，不禁也哭了起來，兩人哭得非常傷心。以後不久我們就落入貧民院去了，從此我看見公園便覺得心中難受。

× × × ×

有一天，勞爾夫和我應阿斯脫夫人之邀去午餐，到的客人很多，其中有一位高個子的紳士，飄然白鬚，玉立於火爐左邊。自然，我一見就認得他，這是蕭伯納。我覺得他的舉止間彷彿有一點怕難爲情的樣子。阿斯脫夫人介紹我，我傻樣子地微笑着說道，『啊，自然哪，是蕭伯納先生，』接着就很窘地打了一個「哈哈。」會見這位名人，我在興奮之下，竟然話也說不出來了。

午餐後，女客們都散開，男客們就拉攏椅子來，一邊喝咖啡一邊閒談。但大家都有點窘，還是由蕭伯納先生做了發動者，他滔滔地說着，講了好幾個軼話，我覺得這是很溫靄的，足以表現他老人家底可愛面。在談話之際，我有一個機會去細看他，他那面色的豐潤

使我驚奇，他的眼睛，仍有年輕人的晶瑩，而且在談話時，銳利有神。我想揣擬他沒有鬍鬚時的面貌，覺得他的下頜是長的，下嘴唇是厚的，具有仁慈的表情。蕭給你的印象，並不是一個諷刺家。

以後，我們散往花園裏，由阿斯脫夫人，愛梅强生，蕭先生和我，合攝了一張照相。『請向這邊轉過來點，蕭先生，』拍照的人說。

『我不做這樣的事情，』他和氣地回答。『你祇能拍着這一邊。』

× × × ×

倫敦眞是迷住了我！我再也領略不厭。我重履十年前所走過的那些路，將我自己浸潤在倫敦底羅曼的風光之中。富人們的世界，如海德公園，藍卡斯脫門，攝政街，格勞斯芙納廣場等區域，都是各有其靈魂，各有其性格的。格勞斯芙納廣場的那些莊嚴大廈，很一致地列成環狀，希臘式的圓柱像哨兵似地排着，眞是又高雅又威嚴，我覺得它可以代表維多利亞時代的優雅。

接着便是通往特拉發加廣場的國會大街，不知有幾多次我走過這條街上，總在那座美麗的建築物，查理王宴廳前，停步徘徊而不忍去。查理王一世就是從這個大廳走出來就刑的，他走出屋角的那個長窗，踏上了窗前所造的斷頭台。那窗子至今還在，石塊等等都毫未改動。

此外還有與我個人有關的一些地方，如南白斯，肯林頓，小河街，西場，威寺橋路，等等，那些處所的店舖，我至今記得很清楚。

南白斯，這是手風琴奏樂的地方！當我走過這些幽暗的街道時，我低低哼着舊時流行的歌曲之一，

我爲什麼離棄白龍斯貝的陋室，

那裏一鎊一星期儘足供我生活——

這些古老的歌有許多的聯想，因之無窮的回憶湧上我心頭。街上冷落無人，並有薄霧籠罩，房屋祇現出一點輪廓。在這些窮僻的所在，我踽踽地走着，如探訪仙幻之境似地。

這時我深願有人奏手風琴，使我飽聆一曲，但那已是不可再得的了。當我走過一幢房子時，屋裏有人在開無線電收音機，發出莊嚴的交響曲。這是何等地矛盾！如此卑微的處所而有如此驕矜的音樂！那時已是十一句鐘，我必須回到西場去了。

西場！正在瘋人院的後面。小孩子時候的情景，我所能記得的盡於此了。在這地方，我約摸三歲的時候，我們曾在一所大屋子裏住過的。

我在西場漫步着時，走到一家文具店前，是出賣着玩具糖菓和烟草的店裏所發出的氣味，喚醒了我的記憶，覺得那很像聖誕節的樣子。我看見櫥窗中有一隻諾亞底方舟，裏面有着木頭的禽獸

等。我熬不住了，就進去買下來，祇是想嗅嗅那種漆彩的氣息，和裏面塞有鉋花屑的感覺。

× × × ×

我久已想看看英國的監獄，於是去接洽了兩處，一處是「老衙門」(Old Bailey) 倫敦底中央刑庭；一處是溫茲華斯監獄，就是王爾德曾經關過一些時的地方。當蒙倫敦執行官底允許，約期領我們去參觀「老衙門」。我們先旁聽了兩件案子，然後和法官們同吃午飯，最後的一件案子是一個女人用硝鏹水擲她的情人，因為他虐待她，她弄得無法可想了。但是她並未擲中，他本人又不願告發，因此陪審員決定的結果，認為情有可原，請法庭從寬處刑，法官就判她六個月的苦工。我想這件案子斷得很公平，而且耗時不過廿分鐘。接着我們便去吃午飯了。

我們坐着一張丁字形的桌子，一共二十個人，執行官作主人，各法官分坐兩旁。倫敦執行官吃午餐是要自己掏腰包的，這是英國歷代相傳的老規矩。

從那兒我們再到溫茲華斯監獄去參觀，由典獄長引導，各部份全看到。英國對於犯人，至今還採用强迫靜默的制度，我以為這是不合理的，言語乃是人類社會溝通文明的主要工具，到現在還要剝奪他們這種權利，未免太不科學化了。

最後我們走到死牢，並參觀行刑室。我看見活坑門上面有白粉的痕跡，顯然是最近有個不幸者在此站過的。室中的光線，幽怪悽澹，是從高處一個小窗子射進來的，將我們照成黑影子。美國的辦法，是偷偷地割斷了繩子放開活門，英國人却不這麼心軟，是由劊子手老實不客氣地將一根機關棒一撳，這情形確很慘，但是幸而那時候沒有人要行刑。

參觀畢後，我們和獄長及他的夫人一共喝了點茶，她丰度嬌美，對我們招待慇懃。

星期一早晨是專門買東西，在倫敦沒有比這更有趣的事了。我買了好些華美的睡衣及便服等，我這個慾望是從小孩子時就有的，那時我看見白林頓商場中的這些美麗衣服眞是不勝羨慕，總想將來如果有錢時買他一大批來穿穿。

勞爾夫和我常常在夜半時分漫游倫敦市上。我們有時會摸入弗里特街底後面，去訪吊沙繆爾約翰生底故居。一到那裏，眞如踏入十五世紀十六世紀中了。

有一天，我決意到孩子時曾經住過兩年的貧兒教養院去看看，我的歐洲之遊，這可以說是主要原因之一，我想看看這個學校現在怎樣了。我在那裏所度的生活是我一生中最苦惱的，我們窮得不堪，而貧窮就與犯罪無異，我在七歲的稚齡就明瞭這種意義了。

我們事前並沒有介紹函，也沒有得到許可，我們是去試試看，但校長一聞之後，就請我們進去。他說道：『是的，我們差不多是在等候你來哩，外面已經有過這樣的謠言了。我已經翻到了舊簿冊，查出你是在一八九六年出校的。上面寫着，「雪泥卓別麟，由母親領回，一八九六年三月十日。却利卓別麟，同上。」』

校長很客氣，但我急於要去參觀了。是的，一點也不錯，孩子們都在那兒，樣子絲毫不改，但是比從前快活得多了。我走入飯廳去，那不是我的坐位嗎，第四隻檯子底第三個位子！不知道現在是誰坐在這兒！我記得有一年的聖誕節，我曾坐在這位子上哭得非常傷心。原來那天的前一日，我犯了校規，這天到飯廳吃聖誕晚餐時，照例每人是有兩隻橘子和一袋糖果可得的，我很起勁地等候輪到自己，因為我們每年和橘子祇見一次面，而那一次就是在聖誕節。我正在打算着怎樣吃橘子和每天祇吃一粒糖，可是，最後輪到我了，分東西的人却推開了我，說道：『不——沒有你的份兒，你昨天犯了規則。』

於是，就在那兒，第四隻檯子的坐位上，我傷心地痛哭。我這檯子上的小朋友們，就每人分了一顆糖給我，補償我的損失。

然而現在，我站在這餐廳中時，幾百個孩子底笑臉兒都仰望着我，他們似乎都快樂活潑——同我在這裏時是大不相同的了。招待的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說道：『學校的方針和您在這兒時已經不同了，從前是採取的嚴格訓育，現在却較為放任，並且待遇也好得多了。』這話是眞的，從孩子們歡笑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他們這時都圍在校長周圍，他宣佈道：『孩子們，今天這位客人送你們一架電影機，今晚咱們要快活一夜，有電影看，還有糖果和橘子吃。』

× × × ×

我的朋友勞爾夫巴登次日要回美國去了。他近來的舉動，日漸古怪起來，他動身後我就沒有得到他的音訊，直到兩個月之後，我逗留在法國南部時，忽然在報上看到他自殺的消息。可憐的勞爾夫，我萬想不到他竟會如此！他是一個極有才學的人，他死後我知己的朋友又少一個了。

我在倫敦，被各種的邀請和要求所包圍，信件更是堆積不堪，我是非改換地點不可的了。因此祇有一個辦法，我如果不願意得罪大家，我就須收拾行裝，離開倫敦。突然間，我決計到德國去。

怪異之函件

印度加爾各答郵政局職員，一日於揀信忽見一怪異之函件，信封上書「世界上天，嘉布利爾收」。當時郵局人員熟視有頃，如入五里霧中，經一度討論後，決定啓封檢查函內，謂本年時令風爽約未至，請求嘉布利爾神速將甘霖用航空快信寄下，以蘇民困等語。郵局立將原函送呈總局核辦。

三英人國外游記

〔譯〕金克木

約翰 麥謙特 原作

譯者附記：後面這篇幽默的小說是用世界語（Esperanto）寫成的。作者英國人約翰麥謙特（John Merchant）不但在世界語創作文壇中佔一很高的位置，並且還是世界語運動中的健將。他曾當過許多次國際世界語大會的主席。這篇游記本是他的遊戲之筆；但因爲故事緊張有趣，人物滑稽而又不失英國人的個性，所以出版後立卽風行一時，博得無數人的贊賞，並有其他的國語譯本出現。不過本書又不僅是茶餘酒後的消遣品，也不是世界語者的自吹自擂的宣傳品；因爲一則本書中只有幾處提到世界語，而所說的幾件利用世界語的事又都是在歐洲極容易遇上的，決非嚮壁虛造；二則看本書時除了開心笑笑以外，還可以得到一些旅行的知識，更可藉此窺見英國人自己描畫的英國國民性，並不僅是滑稽有趣。因此，譯者才花了些工夫把它譯成中文，以供不懂世界語的人閱讀。如果能增加讀者們的旅行的興趣，安慰旅行者途中的寂寞，譯者的希望便算達到而勞力也並未白費了。譯得不好，請多原諒。閑話已畢，請看本文。

第一章



勃朗吃完了晚餐，按了按鈴，叫女僕進來收拾餐具；這時他坐在安樂椅中打算要在就寢之前安安靜靜的過兩點鐘悠閒的生活，一面喞着心愛的，不乾淨而又發出强烈的氣味的烟斗，一面讀着差不多也同樣心愛的小說。

應了鈴聲進屋來的，却不是他所招呼的女僕，而是穿得極誘惑人的一位太太，那女房東自己。勃朗立刻臉色蒼白了，但是那位太太却很和藹的望着他，輕輕的說道：『晚安，先生，你已經用過了晚飯嗎？』

『啊！難道是你嗎，太太？』勃朗突然用一種有點失禮的腔調喊起來。『那麼，難道女僕病了嗎？』

『完全不是，只不過我願意自己儘量能常常伺候你。』她帶着迷人的微笑囘答。於是她帶了幾樣餐具出門去了。

勃朗微微嘆了口氣，咕嚕着說道：『看來好像我簡直就永遠不能過一點平靜的生活似的。剛剛我才從一個狡猾的寡婦的手裏好容易逃了出來，立刻又掉到另一個的手心中了。』

這場思索是不能繼續下去的，因爲就在這時候，斯納普太太，『風流寡婦』的典型人物，又囘來了。勃朗已經後悔不該租她的房

間了。

『這天氣可不是眞可怕麼？』她問道，但是她不等勃朗答話就又說道『這天氣就是對於畜生也不合適，不過有好些家庭的主人却也許會感謝它，尤其是那些好請客的太太們。你不以爲是這樣嗎，先生？』

勃朗雖然心裏希望着她趕快走開好讓他一人淸靜，却覺得應該說一句話，便含糊回答：『也許明天天氣就會好起來吧。』

『天氣？是的，但是我問你的並不是天氣，是別的問題。』

『問的是什麼，我一點也不知道。』他回答。

『你是覺得人家常常不同情於你，是不是？』

『不，我是很滿意的。』勃朗說。

『聽你說這話眞令我高興，』她答道，『因爲一直到現在我還不能確切知道你是不是在我這房子裏覺得樣樣都合意。當然你的這一句客氣話要使我非常高興了。』

勃朗的頭腦裏就只有一個念頭，就是『她什麼時候才走開呢？』而在斯納普太太的頭腦裏也只有一個唯一的念頭，就是『我怎麼才能把談話繼續下去呢，若是他總這樣好像帶着恐懼的眼光望着我？』她望了望窗外，又說道：『天氣是愈來愈壞了。到這裏來，你自己看看。』

『請原諒我，太太，』勃朗又輕輕嘆了口氣，『不過你的意見在我就已經夠了。』

『啊，多謝多謝你的好話，』這位寡婦喊了起來，粧得像是非常高興，『我希望我能永遠值得，永遠受到你的這樣的誇獎。』

不幸的勃朗環視室內，好像想找出什麼藉口來出去，但是總不能找到。趁此時機，這位寡婦又想出另一個題目來討論了，於是她又問，用一種非常和藹有禮的聲調：『你很歡喜讀書嗎？』

這位狡猾的寡婦的堅持到底的精神是不可忽視的，於是可憐的勃朗在她的手裏就像溶蠟一般的柔軟了。

『是的，我非常歡喜，今天晚上我——』

『我也是這樣，』她打斷了他的話，興奮起來了。『不用說，狄更時（Dickens 英國小說家。）是我歡喜的一個作家，』——這時勃朗手裏正拿着一本『辟克威克』（Pickwick狄更斯的一部書的縮名。）——『可是我只要有機會所有眞正出名的人的著作我都讀的。你對於『羅米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莎士比亞的一部悲劇）。有什麼意見呢？』

勃朗本來就沒有多少勇氣和太太小姐們交際的，卽使有他的朋友們保護着都不行，現在一被問到『羅米歐與朱麗葉』的戀愛故事上來，他就更加軟弱，更加膽怯了：他覺得幾分鐘以後，這位

寡婦就要把他降伏在她的脚邊了。他想撒個謊來逃脫，便咕嚕道：

『我不能發表意見因爲直到現在我還不曾讀過它。』

『你簡直使我吃了一驚，』她說，『請你允許我說，先生，你若還沒有讀過這部有名的著作，你是還沒有資格評論英國文學的。請你答應我你馬上就讀它。我請求你答應，因爲那裏面有一些最漂亮最迷人的話，談論到人類的最高貴的一種感情——你可以猜到，我是指的愛情——而在我個人我是全副心靈都愛着羅米歐的；他是所有浪漫文學中的最迷人的年輕人；又漂亮，又勇敢，又有禮貌，又忠實，他使我想到一位先生，那位先生現在離此地還不到一百里。』

『不用說，你的意思是指的你那位尊夫了，』勃朗立刻接着說。

『完全不對，』她鄭重其事的答道。『斯納普先生已經故去了；他過世的時候我還是個年輕的傻姑娘，好久好久我都不想到他了。不對！我所說的那位頂像羅米歐的人是——但我不敢在你面前說出他的名字來——』說了這話，她用小手巾蓋起臉來想掩去她的頰上的羞紅，

勃朗還是不安的坐在桌邊，靜靜的，誠心誠意的禱告着這位可怕的女人離開這間屋子，但是，不幸她的意思却恰好相反；她從小手巾上面望着他，又很客氣的問道：『你有「羅米歐與朱麗葉」這本書嗎？』

『有，在那書櫥裏，我很樂意把它借給你，』他懷着一點希望回答。

『啊，我倒不想借它，我是想得到你的允許把那一幕指給你看，那一幕，依我的意見說來是那悲劇中的最偉大的一幕——只要，』她又補上一句，一直從他的眼睛望進了他的心，『只要我不使你討厭。』

勃朗想說：『你已經使我討厭得夠了，你要是再不立刻就走，我就要把你推出房門去了，』可是他還未能說出一個字來，那位寡婦已經謝謝他的默認了；於是她從書櫥裏取出了那本書，在不幸的勃朗身邊坐下，把書翻到羅米歐和朱麗葉花園相會對談情話的那一幕。她用低低的甜蜜的聲音讀了一點，竟使勃朗不能不驚異於她的能幹了；但過了幾分鐘後，她向勃朗提議一件事，這幾乎致他死命。這提議便是，讓他扮演羅米歐的脚色來讀，而她自己便扮朱麗葉。也許這件事會辦成功的，假如他要不是在斯納普太太進門前就瞥見了『辟克威克』裏的一幅插圖；那幅圖使他想起了辟克威克先生和巴德爾太太的不幸的經歷；那位狡猾的寡婦會使那位可敬的無罪的先生花了很高的代價，就只爲了他沒有履行她意想中的婚約。

他還沒有能夠決定接受或拒絕那請求時，忽然聽到門鈴響了。勃朗希望着那來客是要見斯納普太太的——而這位寡婦却聚精會神的聽着希望是人家找錯了門，立刻就會到別人家去的。一分鐘後，（勃朗覺得像過了一個月。）女僕來敲門了，告訴勃朗說有兩位先生要見他。

『天太晚了！』那位寡婦說，『假如我要是你的話，我就請他們明天再來。』但這條建議却未蒙接受，因爲一聽到了鈴聲，可憐的勃朗的心中就已囘來了一點希望和勇氣；所以他立刻就說：『無疑的一定有要緊的事；請他們馬上就上樓來呢。』

眼睛裏帶着微笑，女僕走去引導那兩位客人去了，這時候納普太太轉過身來對勃朗說：『可惜我們不能繼續我們這有趣的讀劇了，不過也許我們還可以有別的機會的。晚安，先生，我讓你和你的朋友們在一起，我自己囘到我的孤孤單單的房間裏去。』

勃朗答道：『晚安。』立刻他就眞正誠心誠意的表示他的最深的感謝，感謝人家把他從這位可怕的寡婦的手中救了出來。

第二章

來客是勃朗的兩位很親密的老朋友。他一看到他們走進房來就立刻迎上前去，同時拉住兩人的手，他快活的喊起來：『歡迎！至誠的歡迎！我的親愛的人們！』

『你又受了什麼屈了？』兩位客人同時說。『有什麼嚴重的事情了嗎？』

『沒有，沒有，沒有！』他高興的答道，『只是我很歡喜見你們就是了；請坐，請摘掉帽子，請說出你們要喝的是什麼。』

這兩位年輕人帶着異驚常異的眼光望着他；他們覺得他好像是受了什麼非常的大刺激，自然他們也就急於要知道那原因。

『你們要喝什麼，葡萄酒，威士忌，咖啡？』

『謝謝，我喝咖啡。』那位更年輕的說。

『我也是一樣。』另一位說。

勃朗按了按鈴，但這一次來的可不是女房東而是女僕了。

『請拿咖啡來。』勃朗說得很客氣。

『是，先生。』

女僕一出去，兩位朋友中的一位便喊道：『好了，現在告訴我們出了什麼事吧！』

永遠是有點不好說話的脾氣的勃朗這時臉紅了，他膽怯的望着那兩個人。過了一會，他在他們面前放了雪茄和紙煙，才慢慢的低聲說道：『沒有什麼值得告訴的事，不過我告訴你們，你們要走的時候，我要跟你們一同出去。』

『爲什麼？難道斯納普太太也有和那些別的女房東一樣的念

頭了嗎？』

『可嘆得很，正是這樣，也許她還要更加危險呢。』

『我的親愛的湯姆，』那位朋友用又像同情又像嘲笑的口吻說，『我來保護你，我決不讓你離開我的眼前。』

× × × ×

這時候女僕進來了，我現在就利用她在安排桌子的時間來向讀者諸君多少更詳細一點介紹這三位年輕人。

湯姆勃朗是大家已經知道了一點的，他在三人中年紀最大。他已經不好算做眞正的年輕人了，因爲他已有了三十五歲。他的頭髮都已脫落，至少是剩不到幾根了；但是別一方面他却是很有錢，很可以不做事而過舒服的日子。在男人中人家叫他做『有趣的有經驗的伴侶，』在女人中他却是過於謙虛過於胆怯了，竟不能得到人愛。

兩年以前，他總是和他的妹妹住在一起，但是她一嫁人，他便只好獨自租房子住了。起先他的女房東是一位媚人的寡婦，是他的故友的妻子。三個月後他搬出來了，因爲她問他爲什麼到現在還不結婚。在第二次租到的房子裏他立刻就發現了女房東要把他捉去做她的又醜又老的女兒的丈夫；於是他又不得不重新找房子。最後，在迷人的斯納普太太的家裏，他相信這回是非常可愛的地方住了，他就一點也不害怕的住下一直到她提議要他和她同讀『羅米歐與朱麗葉。』這時他完全知道了，危機是非常嚴重的，如果他要再不馬上就搬走，他就一定會變成那狡猾的寡婦的俘虜而他的自由也就要成爲過去了。

所以他一看到他的兩位朋友時，他的快樂意是那麼大，簡直和你第一次吻到你的第一個小愛人的玫瑰色的嘴唇一樣了。

兩個客人中的較年老的一位是長得很高，有點漂亮，又有點好喧嘈的却利魯濱孫。他雖然沒有像勃朗一樣的私人收入，却也是一個很幸福的青年，因爲他的在曼撒斯特做工廠主的父親給他不少的錢和時間；唯一的條件便是却利決不要入分廠的辦事處去，因爲他在幾年以前曾到分廠辦事而結果弄得一塌糊塗使別人幾個月的工夫都清理不了。不過雖然他並不聰明，他却是能幹的運動家，在 Cricket 球場等等地方他是著名的。

另一位青年叫做傑克麼里斯。他既不像勃朗那樣有私人收入，又不像魯濱孫那樣有富足的父親。但他也還是非常幸福的，因爲他有很好的地位和很好的薪金。他是在倫敦的一所考古學會裏做事。他漂亮嗎？絕不！其實依我的意見說，眞正漂亮的男人就從來沒有過。我天天碰見許多非常漂亮的女人，但是非常漂亮的或只要有點漂亮的男人呢——從來也沒有碰到過。他愛讀書，愛運動，

更特別愛女人，所以就永遠帶着一副高興的微笑的面容。

可是現在這場介紹無法繼續了，因爲咖啡已開始用了，而這三位年輕人又正在談到對我們很有興趣的事情。

「這樣看來，我們的來到眞是正當其時了，」摩理斯說，「你說你想離開此地幾個星期，而却利和我就正是來邀請你去和我們一起旅行的。」

「我希望不要是往布萊頓（Brighton）去吧。」勃朗問道。

「不。不勃萊頓在如今的地圖上都沒有位置了。我們决不去想到它。」

「是斯卡波羅（Scarborough）嗎？」

「不，也不是斯卡波羅，也不是別的什麼沿海城市，在那些地方你已經遇見過不少可怕的年輕女人了；我們要到外國去。」

「那怎麼能夠！」勃朗大吃一驚，說道，「你們除了英語外，別的語言一字也不懂呀！」

「你錯得太利害了，老頭，」魯濱孫答道，「你忘了我能講法國話講得和他本國人一樣好嗎？」

「眞的嗎？」勃朗問道，同時微笑了一下。

「眞的嗎？當然眞的，眞的嗎，你這個傢伙，」魯濱孫喊起了，「你自己什麼也不懂，就以爲全世界上的人都和你一樣笨嗎？」

「別生氣呀，却利，」勃朗說，「你要眞懂法國話，我就誠心給你慶賀；但是你說你的本國話總說得那麼壞，竟使我從沒有一刻兒能想到你還能說外國話。」

「趁早別譏諷了，不然我就把你獻給那「風流寡婦」了。」

「我不說了。」勃朗說，伸手做乞饒的樣子。

「我，」魯濱孫正式的說下去，「我在法國當翻譯，傑克就在德國當翻譯。」

「傑克，在德國？傑克還懂德國話嗎？」

「Ein Wenig」摩里斯答道。

「這是什麼意思？」勃朗問道。

「啊，」那一位就有點驕傲了，「這意思就是「一點點」在德國話裏這樣說。」

「那麼它的意思就是不多了，」勃朗驚疑的說；「那麼，也許你懂得的就不多吧？」

「也許是，也許不是，」摩里斯答道；「你請放心一直到回你的Vaterland（祖國）的時候，那時你自己就會有了正確的答案的。」

「謝謝，到了時候我總要努力想起這樁事來的；」勃朗說，「但是直到現在你們還沒有說明先上那國去，又沒有說我們走的原

因哪；我等着你們告訴，卽使不是性急不耐了，至少也是懷着很大的興趣。』

『我們把這一層忘了，』魯濱孫答道，『傑克要到巴黎去替「古會」搜集點材料，所以，自然他就要找我幫忙了。』

『找你幫忙？』勃朗重復說。

『這話不大對，我只是找他陪我一道。』

『那麼你父親知道你要上外國去嗎？』

『當然囉，要想錢口袋滿滿的，不告訴他怎麼成？』

『但是到了巴黎以後呢？因爲巴黎還不是我們要等着聽傑克的一嘴漂亮的德國話的 Vaterland 呀！』

『到了法國以後，我們也許還要從別的幾國經過一下，因爲要替考古學會做點事。』摩里斯說，他是永遠把他的會說出全名來，不肯像魯濱孫那樣說「古會」的。

『用費都是「古會」出嗎？』勃朗又問。

『當然。』魯濱孫說。

『對了，所有的用費，』摩里斯補上一句，把聲音放低了，『只要是它派的代表的而這代表現在就是我。』

『要是在別的時候，我就一定拒絕了，』勃朗說道，『可是現在我却不挑剔那些地方；我的唯一的願望便是離開這該死的屋子；也許在我們的大陸旅行中我還可以有機會利用一下我六個月以前勤勉學習的一種語言呢。』

『什麼語言？』

『所有人類的第二種語言！』

『我不懂，』魯濱孫說；『我看是那寡婦把你的頭腦弄昏亂了。』

『請你不要提到她；』勃朗答道：『我說的是世界語（Esperanto），我可以告訴你，那是世界上最可驚奇的一種語言。』

『我再也不能忍耐了，』魯濱孫答道，『給我一杯櫻桃白蘭地吧，可別讓我死了。』

勃朗把酒瓶推給他，接着說，『我再不提到世界語了；不過也許你們的法語德語說不通了的時候，我倒可以利用它呢。』

『壯哉！我們喝一杯慶祝世界語的成功和它的著名的擁護者勃朗教授吧，』魯濱孫喊起來，和摩里斯碰了下杯。

『世界語萬歲！』他們笑着喊。

『我謝謝你們，』濱朗正經的說道，『現在你們該告訴我怎樣才可以偷逃出這屋子不被女房東知道。』

『這件事讓我來辦，』魯濱孫說，『不要害怕。』

他立刻按了按鈴，叫女僕去請太太來商量一件要緊的事情。勃

朗臉色都變了，儘量坐得離門遠些。但魯濱孫却抽着紙煙，好像還非常滿意於這時機呢。

『我是勃朗先生的法律顧問，』他向那位驚疑的寡婦斯納普太太爲禮，接着說『我非常抱歉不得不告訴你一件事，就是在美洲的一場可怕的不幸事件發生之後，他失去了很多財產。他的事務要求他立刻離開英國，所以他就不得不離開你的精緻的房間了。因此我請求你立刻將他的房錢算清，由我來付款；他的所有的東西，都由我明天來搬。』

斯納普太太吃驚得簡直不能做出適當的答覆了，於是她向魯濱孫行了一禮之後，咕嚕了幾句這些年輕人不懂的話，就走了：她已經不再可惜那場中斷的讀劇了，她甚至還對勃朗的不幸的命運生了一點同情。

同時，勃朗和摩里斯向他們的朋友致敬，又斟滿了酒杯祝福這『全世界最大的造謠專家。』

南昌 中國旅行社

開幕通告

敬啓者本社爲謀各界旅行上便利起見特於本月一日起開幕附設中正路上海銀行內經辦下列業務

發售火車票　代客運送行李

發售公路車票　代客收發電報

預定輪船艙位　預定旅館房間

預定飛機座位　計劃遊程旅費

如蒙　惠顧竭誠歡迎諸希

公鑒

南昌 中國旅行社 啓

地址：南昌中正路上海銀行內

電話：八十一號

電報掛號：五八八七

法屬印支汽車探勝記（上）

楊安伯
Maynard Owen Williams 著

間於憂患頻仍之中國，與朝野臬兀之印度者，爲一四風景綺麗，社會安甯之樂土，是曰法屬印度支那。其全境以殖民地一，保護國四，組成之。

境內橡皮產量頗豐。承辦之工人，悠游自得，搾取此森林子孫之液汁，絕不似價格飛漲，徵工不及時之竭蹶爭先。

至年方十九之安南幼主寶帝，歐游十載而歸，秉政之初，既不令朝臣反其固常，亦不強民以所難。渠於恭謁先皇陵墓以表孝思外，對功高望重之攝政王，敬禮有加。

儼然中土名繪

延印度支那之北鄙，其景色直媲美仙境。千載以前，南宋畫家所作繪事，會將其特點着意描摹，維妙維肖。

此處山勢，蜿蜒曲折，多饒奇趣。自雲南迤邐而來，起伏不定。峯巔有一無草木，只餘傲骨凌雲之蒼松者；有蓊鬱陰翳，下臨煙霧迷漫之深谷者。參差錯落，直至寰宇無雙之阿龍海灣，乃幻爲島嶼，先後環列如雉堞，以禦彼淼渺之汪洋大海。故身居斯地者，幾疑逍遙於中國名畫之中。

法屬印度支那之簡圖　法屬印度支那包括交趾支那殖民地
暨東埔寨安南東京及老撾保護國



供我馳驅之汽車路，初經沖積土之平原。沿途多堤壩，莫不較限

二五—一五九

制密士色必河之水流者爲亘。既而路線轉而向後，地勢傾斜，漸入雲霧迷茫之處。但見雲堆霧擁，峻嶺倏成孤島，四野平鋪，大地宛如亘浸。變幻靡常，其情景當爲中國藝人所深諳。行行復行行，或見萬木森森，一無穿越之途；或見危崖峭壁，懸懸然高舉於溢水稻田之上。

此神秘之地，古樸之原始人，生息其間；姦宄强梁，更出沒不窮，施展其鬼蜮技倆，此埋彼伏，以冀有所攫取。各部落之民衆，則從事於闢草萊，斬荊棘，與林木爭一日之短長，以便茅舍有建築之所。乾河故道，被視爲通衢；良民盜寇，胥賴乎此。自法國之三色旗隨游擊隊招展而來，推進一處，肅清一處；社會之安甯，乃能實現；荒郊野塞之盤踞者，乃見絕跡。

其地斷續山脈之尾端，蘊煤頗富。東京礦工，戴低頂尖帽，於驕陽之下，孜孜不倦，努力開採。圓形類劇場之礦穴，緣正塊地殼之逐一挖空，其廣闊與日俱增。至遠在南陲之鄉村，其周圍叢莽，尙未經斫伐；祇肥沃稻畦，已予紹倫城華商，以致富之機遇。該處近十年中，人民三倍於前，突飛猛進，極爲旺盛。

印度支那之財帛，雖另貯他所，其警界則設根據地於林深樹密之東京北部；以和緩政策，培殖人民之忠愛，藉博其擁戴，而奠社會於磐石之安。

喀雷烈奈蕘岱與霞飛服務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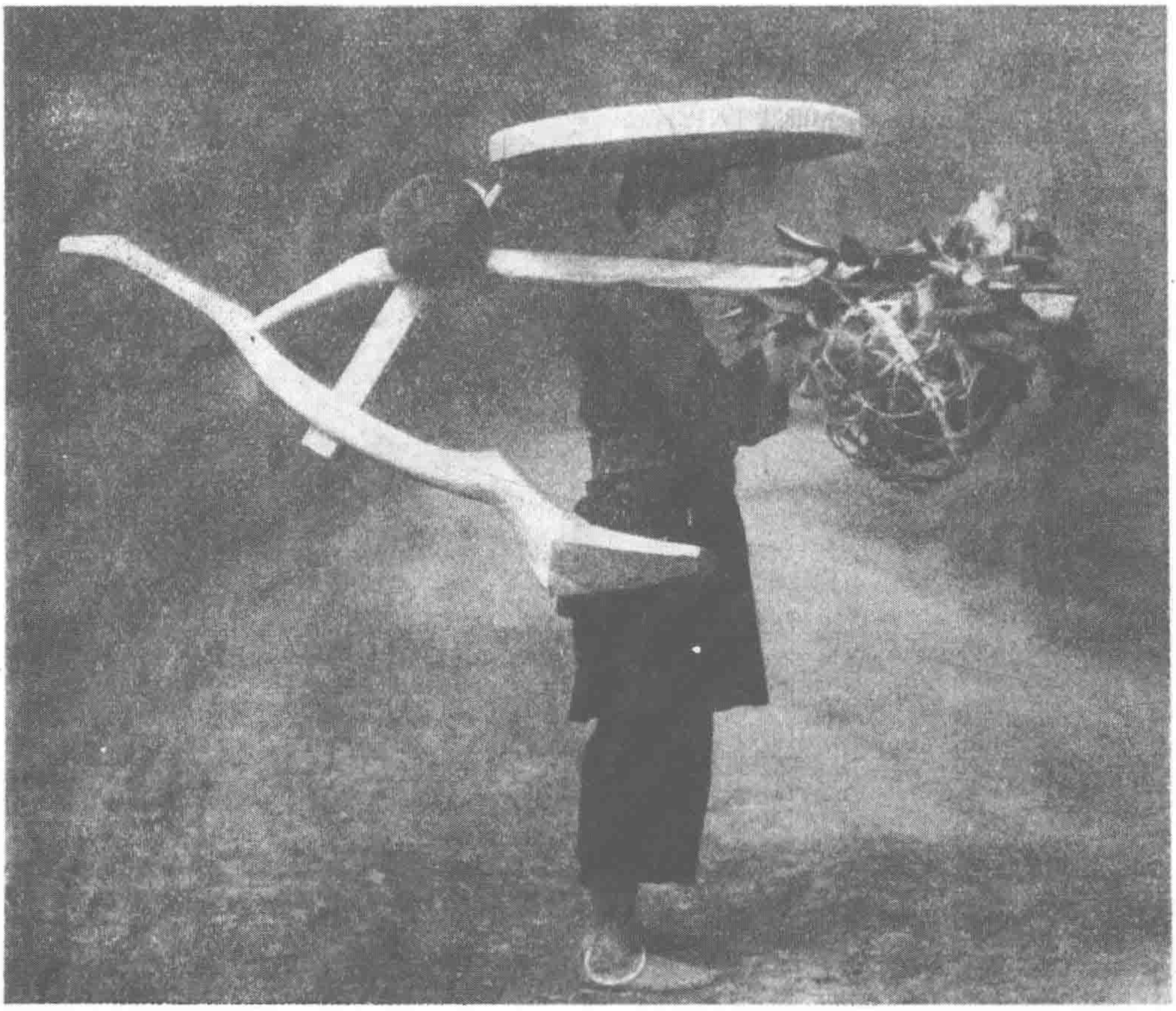
楚歌四面，復於東京萬木叢中，迷失向背，兼之全軍已有在陳之虞。彼時，法蘭西某團長仍態度閒逸，偕參謀長奈蕘岱，蹤論昔賢文筆，以略一澄清其腦府。如此舉措有方，鎭靜而儒雅之軍官，便爲十年後歐陸鏖兵，德師邁進，巴黎瀕於危殆之際，身統汽車隊士，衝鋒陷陣，殺退强鄰，援法都於滅亡之喀雷烈團長。

一八九五年之七月卅日，喀團長曾自諒山致書奈蕘岱，即世人譽爲現代摩洛哥之英傑者。書中有云：「巴黎之可憐蟲！終朝碌碌，非趕劇院，賞新編戲曲，便緊繫於細君裙帶之旁。絲袴色彩，革履寬窄，莫不勞其品題稱職；殫精竭慮，所事不過爾爾。方沾沾自喜，以爲見盡世界生面！殊不知余深愍之。」

十稔回溯，諒山今址，還屬荒郊，霞飛將軍，已蒞臨此邦，爲國宣勞。迨後，某也元戎，某也主席。惟於渠輩手創之天邊殖民地，偶爾追思，其依戀不忍遽離之神情，流露於返旆摯愛法國之一剎那者，猶歷歷如在目前。

某次法軍挫於諒山。主征服印度支那之腓利氏，遂被詰責至體無完膚；其政治生涯，從茲一蹶不振；後更遭狙擊，飲彈畢命。其海防之紀念碑有銘云：「余頗以要求『東京人』之稱號爲榮。」

此法屬印支，雪羅紋哈德橫越亞細亞遠征隊，曾視爲終極目標，



首戴棕葉餅形帽足飾踝環之東京婦女所負爲無鐵尖之新犂

幾達一年之久。

吾等千五百英里之旅程，起自海防，迄於暹羅疆界，即將着手。惟光榮時日，難免爲過去之陳跡；吾儕英勇而才識兼人之領袖，喬治瑪利哈德氏，導游三次汽車旅行隊，飛渡撒哈拉沙漠，幷亞非二洲者，固已於香港，與世長辭！吾儕歷年之所籌劃，安得不付諸東流！

亞洲旅途之終段

旅行隊之藝術家，亞力山大雅客賚甫氏與余，備蒙總督巴潔愛氏敦促，作全境之精密考察；爰偕印支奪標畫師魯易勞勒氏，開始工作於泰鑾羅羅，及蠻娥四部落。彼等一切，幾郡堪入畫；位於印支北部，司邊防重責。

余於雨晨，偕客向考邦等地啓程。客爲當地銀幕影師。雅客賚甫暨勞勒氏，則共琪恩亞甫克萊氏先行。渠爲卓越之考古家，總督特派充吾儕環歷印支之嚮導者。

長達里許之杜馬橋，其建築示吾人以工程師之戰勝妖魔。往日祭師之膜拜於河干，似已不復見。過

橋約一時，達村鎮，則雨濕之彩旗飄拂。詢其何爲？敏捷之青年土著警官，答以備迓雪羅紋中亞遠征隊者！

雅客賚甫車先吾過此，土人未之知。吾負致函市長之使命，車遲遲後殿。乃急急穿雨林，馳抵總督代表之駐所，而與儕輩晤面。該處爲法籍警官三人卜居之所。

送殯儀仗慶節

泥濘載道。觀衆列長蛇之陣，排立兩旁。幾人手一傘。傘之大小，僅勝於帽，所以蔽風雨者。路之中央，送殯儀仗，緩緩而來。應具陳設，收羅殆遍，鉅細靡遺；所付缺如者，尸體而已！

稀世之古綢衣，與炫耀之紗紙飾品，亦雜沓於此慶節之儀仗中。疏鬚可計之祭司，端拱於人力車，鳴鑼者簇擁之而前。悉心粉飾之棺臺，書「壽」字華文，而不厭其謬。身白衣之特約痛哭者，涕泗滂沱，自遠而近！

飾苦塊昏迷者，罩面幕，傴僂而步，以作有力烘托；並面向所輿之櫬，導之至埋葬之地！

其祭司，便裝加法衣。與其名爲五色繽紛，毋甯譽爲脂膏垢膩之展覽所爲確切！但彼等肅恭將事，與路隅寂然無聲之觀衆，堪稱雙絕！

令人詫怪者，祗廿餘名肩竹架華蓋之愚氓。渠輩於筋疲力盡之餘，對此奇觀，反悍然不予以重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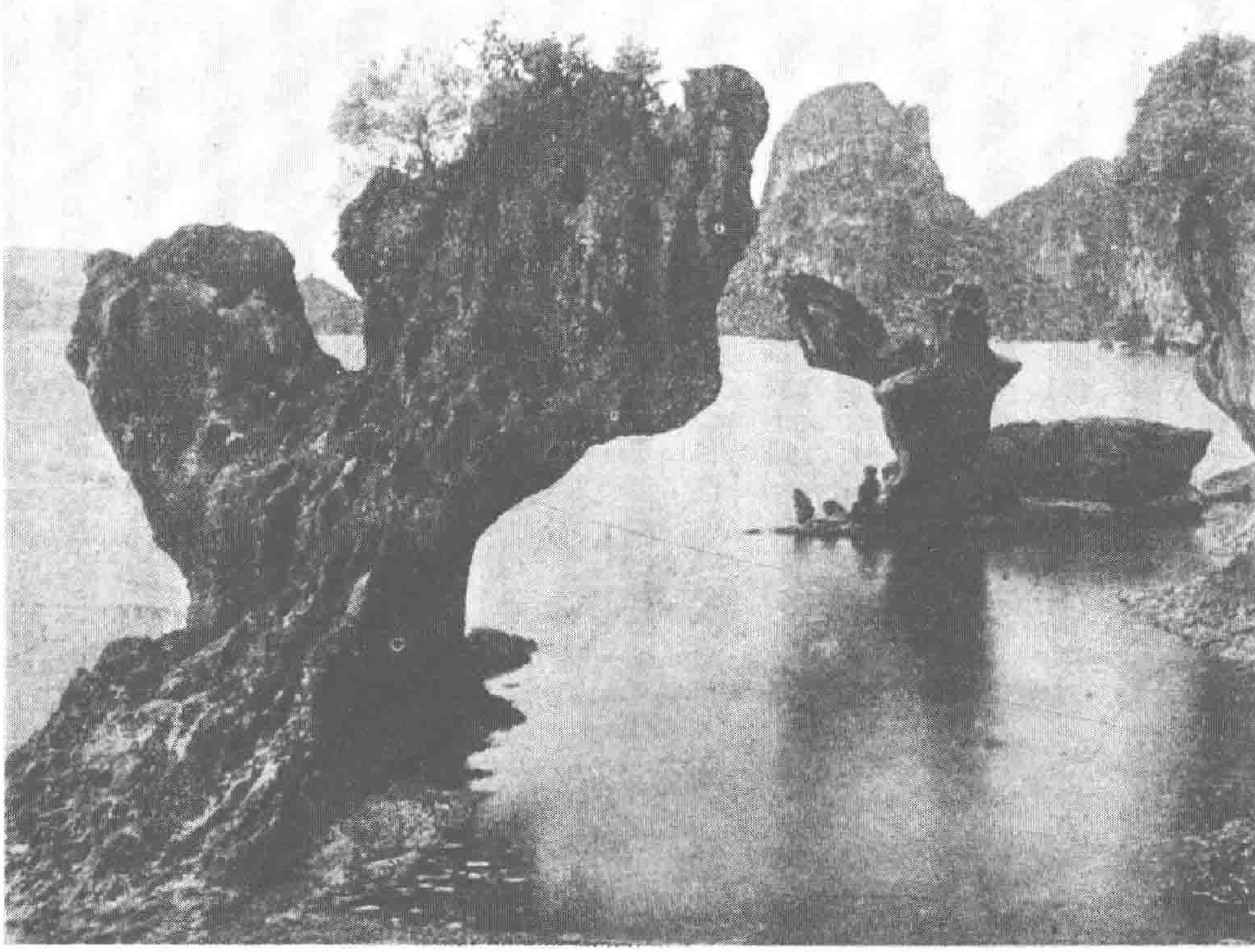
山居部落觀光城市

傾盆暴雨，盡驅吾儕於當地公園之小亭。適龍，泰，蠻三部落之代表，來城瞻仰。一人携火繩鎗。鎗尾端已烏有；馴至機械日被風雨塵埃所侵蝕。惟若輩用之，仍不失爲邊防利器。

其婦女有身衣粗服而盛飾，青絲剃盡而纏布者。布層層繞額，外箍串珠，光閃閃耀人目。縕袍之上，則繡以圖案：或肖孤星，或擬箭簇，或作卍字，或成菱形。另懸燦爛銀器，疊床架屋之適體與否，不遑慮及。

此爲諒山民衆自動慶節日。其儀仗絕非出於法國官吏之强迫。卽他處，法吏亦從未與聞。其狂歡於鄉村者，擇廣場，上懸一鵠，距地約四十尺。與賽男女，相向立於兩端。繩繫彈丸，狀類投石器，猛擲懸鵠。對立者，乘繩彈飛舞空間，迅攫而投之。往復循環，以期中的。鵠不毁，投不止。鵠以紙製，彷彿餐盤。直至其竟體毁滅，片紙無存，競技方始告終。

翌日，晨曦初上，向東黨城進發。城位於鎮南關內。途次東京軍隊排立。暗黃制服，與藍白相間者互見。沿街三色旗，以塞上峯巒爲弼，益覺生動。繼此者爲猛龍數尾。龍頭藉持竿者之膂力，左右掀蕩不已。


阿龍海灣之奇峯處處如熱帶海洋之墨色冰山

男巫整衣便戰惡魔

某華劇團，盡陳其精繡之傘以聯歡。其男巫，則出長柄「瑠鐸，」暨纏結之鐵環一簇，爲數綦夥；所以備獨戰羣妖記時之用；醜類茍潰敗乞憐，鐵環亦將限制之。

彼杏眼女首領，頭緊紮黑巾，遍插華麗飾物；身披袍服，長袖繡仙禽，純以金絲描就，艷美得未曾有。

此等旅行劇團，負衣櫥，携彩景，足跡遍於各方，初無固定之地；逢鬧市，輙演其傑作。

道及大凱城之第一軍食倉屋，悉其端賴臨時賭捐而成。捐皆出於風靡一世之小賭場。邊邑能使村氓奉作極樂世界者，以此。

「包光」爲婦孺皆知之博名。憑首尾，定得失。法以錢幣四枚，白其一面。杯聲嗟嗟，擲注者，無論爲華僑抑爲安南村民，勢必妙手空空，阮囊羞澀而去！

車抵大凱城。迓者之狂熱，幾令文士如余，無所措手足！深恨不身屬軍團，可恃馬刺「克喇，」以匹敵其高呼！

詳細秩序單，久付複印機。士著青年，操無可指摘之法語，登臺致辭，敬迓嘉賓；運動競技，咄嗟立辦，迅捷而無誤。諸部落男婦老幼，蜂擁而來，欣賞盛會。使偕渠輩同返山居，則將涉漠漠

水田，探陰陰林徑。耳飫奇聞軼史；如山麓九尾狐，吞人無須兩口；彼處童貞女，死人僅以一暫等齊東之談。姑妄聽之，或可平添逸趣。

生人充棋子

雅客賚甫及勞勤，於考邦城僑寓之廊，支其畫架，埋頭藝事。余則駛赴旅迎賓城，攝製彩圖。村氓，魔師，織女，決予以兼收並蓄；幷將採取人棋，以光篇幅。所謂人棋，原爲蠻谷蠻殿兩部落盛裝少女，權充棋子之名。演行，曾允二人以選出類拔萃之模型，供粉本之用。

既達其地，此輩候我者成行。不恃鉛華，而麗質天生。影師當之，讚歎驚奇，殊難自已。默念幸逢竟月歌舞昇平之年節，遊踪處處，暫予解除閨禁；兼以祝賀新歲，矜持未遑；否則山寨女流，盡日深藏，異鄉客休想識荊。今茲淑女羣集，數幾六十，陰沉市廛，也爲之生色之盛況，設求之於馬背談判，成績當瞠乎其後。

乃爲雅客賚甫及勞勤精擇其尤。幷無意而得之酋長愛女，計十有二人。一一爲覓年青男友爲伴，更輔以女監護人甚多，俾符習尚。全車窄小，不敷用另乘以堅牢公共汽車，馳往考邦城。

車經奕處，閨秀而棋子者，猶未即位。此莫大棋盤，以稻場承之；上置竹片，區分成格。時余腦海中久泛一幻想：覺往昔蒙古族之女奴，宛似活躍眼前！


珠飾增光安南坤伶之微笑

一日一衫

蓋十六世紀，威震印度之阿克霸大帝，曾以人棋自娛。黃褐色之女奴，備數宮娥，衣蟬翼羅衫，隨美髯貴冑指揮，旅進旅退於方框。衫

脆薄逾恆，不崇朝而棄，迨後荊棘銅駝，所有帝都遺蹟，最令余憧憬者，爲赤石舖道之棋格！

余頗致疑，古印人棋，如非東京舶來之女郎，容貌艷麗，姿態柔和，則動定之際，其不觸怒貴介者幾希！緬懷往事，引證當前，小盤一着初定，若左若右，無不如響斯應，凝神復演，奕人幾有運動教師，導田徑名手，操練黑板繪圖之興致！

至旅迎賓城之祭司術士，實予人以難堪。若輩祗敬謹遵行不可思議之神諭，對於在上者之誥誡，聽而不聞。

其參加降神會者，酷肖昏厥。吾儕苟加以干預，將認爲褻瀆！而以一魔術門外漢之陸軍將校，能誘之外出，靜候照相透鏡攝取，殊屬費解！因渠祗能强制其肉體，無從使用其魔法。惟一覩若輩掌內，燦爛者，非銀幣而何?!彼等更炫術於旅迎賓城之市場，以故法行政官奇蹟爲標榜！據云：殖民地豪傑奈蓋岱，其英靈尚生存於東京北部。

返大凱城，適逢貿易薈萃期。華劇與安南劇團，賽於闤市。各悉索敝賦，期博觀客讚許。東方仕女，僅重戲劇之要，繁文末節，概優容之。臺上之黑衣漢，可許爲隱形；蟒袍玉帶者，彩鞭飛舞，僉認其身跨龍駒。彼職司道具者，滿臺橫行！顛躓噴嚏，悉隨己便！雖血氣方剛之少年，無加以呵斥者。

歐西戲劇，則別創風格。絲毫不苟之藝人，苟遇不幸，招致臺下嘩笑者，鮮不悚然；倘屬匿笑，其沮喪尤深。

瓦特浦山寺爲稱有之參禪說法地圖中並可見聖泉之水



二五—一六五

影攝於犴庭

方余登臺，臺已搖搖。遂立於背部衣箱，由緆紋婆子，扶持三脚架。婆熟諳華劇掌故，蒙其滔滔敘述。此時噸笑俱無，羣衆猶未悉底蘊；迨豁然於所觀者爲攝影，乃爭窺全豹。臺經擅碰，勢漸傾側；萬不獲已，迫而退入獄庭，以畢吾事。

其他安南諸伶，常服未卸，貌陋而邊幅不修。縱苦心孤詣，塗脂抹粉，竊恐難臻化境。私計旅途迢遰，盍舍之？既而轉思：「禽已在握，姑俟其潔羽。」因暫不言去。

「少頃妝能，現色相於氍毹。光彩耀人，迥異曩昔，宿願大償，慶幸不已。」村姑瞬息而王妃。珠翠滿頭，星眸斜睇，偶爾嫣然，益增其雍容華貴。雉羽成雙，高翹於螓首，剛勁斌媚，更兼而有之。

次及男優。慘淡經營、成績伯仲之門。飾皇子者，衣錦袍，佩金屬盾形章，鑲以純白羊毛。鶴立雞羣，堪作市人偶象！又誰知此美丈夫，竟脫胎於瑣瑣之人！

女巫之居

日昃，吾儕緣高梯而升，步竹廊上。架擱鬆弛，震撼特甚，頗有臨深履薄之雅！廊達巫居，入室探幽，庶藉其媒介，以通款曲於冥冥！

所奇者，巫術宗教，混雜而不分畛域。各保尊嚴，毫釐無損，法政府，悉任其自然，不予阻撓。吾儕來此，人云：「切勿擾其儀節，必其寒暄。」果也，女巫四人，均若未省室有異鄉客而呈變態。

巫身披絲衫，質柔而色和，正跏趺於潔蓆之上。足趾間和節奏而屈伸。音韻之異，非塵世所習聞！

三巫年稚者，首包黑帕，外束白帶，彈「瑲鐸，」蒙以蛇革，雖狀吉塔，而只三絃。其第四巫，齒最長，坐近朱漆神龕。磁鉢炷香，煙裊裊騰空。手閃爍之環一簇，頻低昂之，於小方猩紅絲墊之上，使揮弦者，高下疾徐合度！

渠屢輟其神秘之環聲，噴栗色椒葉汁於唾盂。盂小而光，汁多且厚，連綿而出，川流不息！液盡，啜茶以滌垢！黝黑之牙，掩蔽於深巨口腔，未由賞鑒。

但氣象嚴肅！吾儕鵠立，巫對之，未敢旁顧。降神大典，必恭必謹。椒葉之輕嚼，確無碍於虔敬。時屋中「瑲鐸」抑揚，環聲噼啪；長指緣瘦頸往復，環之震動，速而有音節。吾儕候久，自忖秘奧未能遽與，爰躡足而出。

遙揣此室，於暮靄沉沉之中，燭影煙雲，氤氳空際，當別具勝境！余則不及復往，須赴總督代表暨客麗茵夫人之茶會於諒山；即夕余車燈，並須風馳電掣於河內之平原。

新舊交輝之河內

遠東城邑之染歐化者，其市容極矛盾之能事。此法屬印支首都

河內，亦未克獨異。銀樓業，陶器店，藥劑師，象牙工，綢緞業，髹漆作，聲應氣求所謀相同，肆集一處，以名其衢。年來滄桑無改，率由舊章。其城中湖區之外，則茶舞爵士，仕女所宗，純粹歐風，別有天地。雖然，北起哈爾濱，南至孟買，凡維新者，誰不如此？

榕樹一株，蟠踞湖隅，蒼翠欲滴！賣花女郎冠純白闊沿帽，搴屈其膝，足跟作座，小憩濃蔭。鬟影湖光，天籟流露，不愧河內皎潔之花球！總督巴潔愛，嗜藝術，錫以佳號。余則腦際縈迴者，除二日後，香江霧罩之恬靜，另有一經歷事固瑣屑。蓋余曾於潮濕而溫度低之日，往肆購信套。拆視套口未膠，一再易，膠仍無。肆汗牛充棟，規模宏大，竊訝其疏忽。嗣知該地濕熱之季候甚長，套塗膠，將牢黏作書翰者，祗得案備膠瓶以補救之。

遠東法校圖書館開幕，余等躬與大典。其博學鴻儒，於此中印馬來間，民族宗教文獻連鎖地之所有，甦生之，衛護之，迻譯之。無忝厥職，成効斐然。

循官道向順化城啓行。擔重載者，竿頭頓於肩；手獨輪車者，聲轔轔，共喘吁合拍。熙來攘往，不啻東京人之活動勞作寫眞。地理團員某君之先期詔我者，不爽累黍。



現代文化建橋於順化城之整潔運河小
立船頭者爲生於斯長於斯之船孃

迄駐順化，渠友悉成吾友。一夕，赴貴孀筵宴。妙齡女郎，翩躚起舞；婀娜帝子，「璫琅」輕撥；柔荑纖趾，相輔相成。「璫琅」絃數，多至十六，揮送隨心，無繁複之苦。所御波紋綢衣，乳白絲袴，摺疊整潔，身蹲而條理清麗如故。

所引爲遺憾者，櫻唇噏檳榔，烏編貝；習而安焉，不惜與其娉婷腰肢，背道而馳。惟力脫羈絆者，則擯棄檳榔椒葉，力保其瓠犀，晶瑩賽珠玉。其玄秘之一粲，西人士當爲之括目。

親王比廉懸金章，佩象質官制版，名「班牙」者，款吾儕於邸第。公主玖珈，其千金；齒稚貌妍，爲宴居平添幾許融洽！教部員司伏莊，

則紫袍翅盔，靜俟雅客賚甫爲其塗丹青，描行樂圖。其活潑嬌兒女，或觀藝人施絕技，或戲金鱗於荷塘，天眞爛漫，惹人憐愛！

香江水上生涯

日晷既斜，炎威斯歛，命駕河干，行綠蔭下，草廬倒影，修竹凌空。一小艇，蕩漾而前，挾萍藻與俱，遂息於水灣以待。艇行以棹，操舟者二人，推之挽之，擘刺聲輕，益顯水鄉之靜！鬧市之喧囂，袪遣無遺。事後追思，此香江水上生涯之逸致，餘韻猶存。

順化似北平，紫禁城位於其中。宮內亭一所，充博物院，蒐集之豐，無遜於他處；其鑲嵌精美確當，法考古學家每尋繹其意義。所藏盡珍物，匪具特長，毋得濫竽。

此香江都城，卽寶帝西歐倦遊，賦歸與之所。司法改進，教部增設，議院制度之邀准，國務會議之加主席，青年天子，莫不與以諾言。

渠雖金縷帝衣，而心焉跣足黎庶。執政之初，親臨女學暨貿易專校，周詳視察，誨勉有加。順化固文物之邦；特自古化雨春風，祇許男兒沾潤，婦女均抱向隅之恨。此舉值得揄揚。至境外貿易，民所企冀，漿領未御也無傷。

印支常年預算，耗於興學者，爲數之亘，令人咋舌！遠東教義，哲理之散見於華，梵，巴利語者，罔不共西來科學，分庭抗禮。民間積習相沿之生活觀念，則概予優容而保毓之。

小艇輕漾於香江旁之水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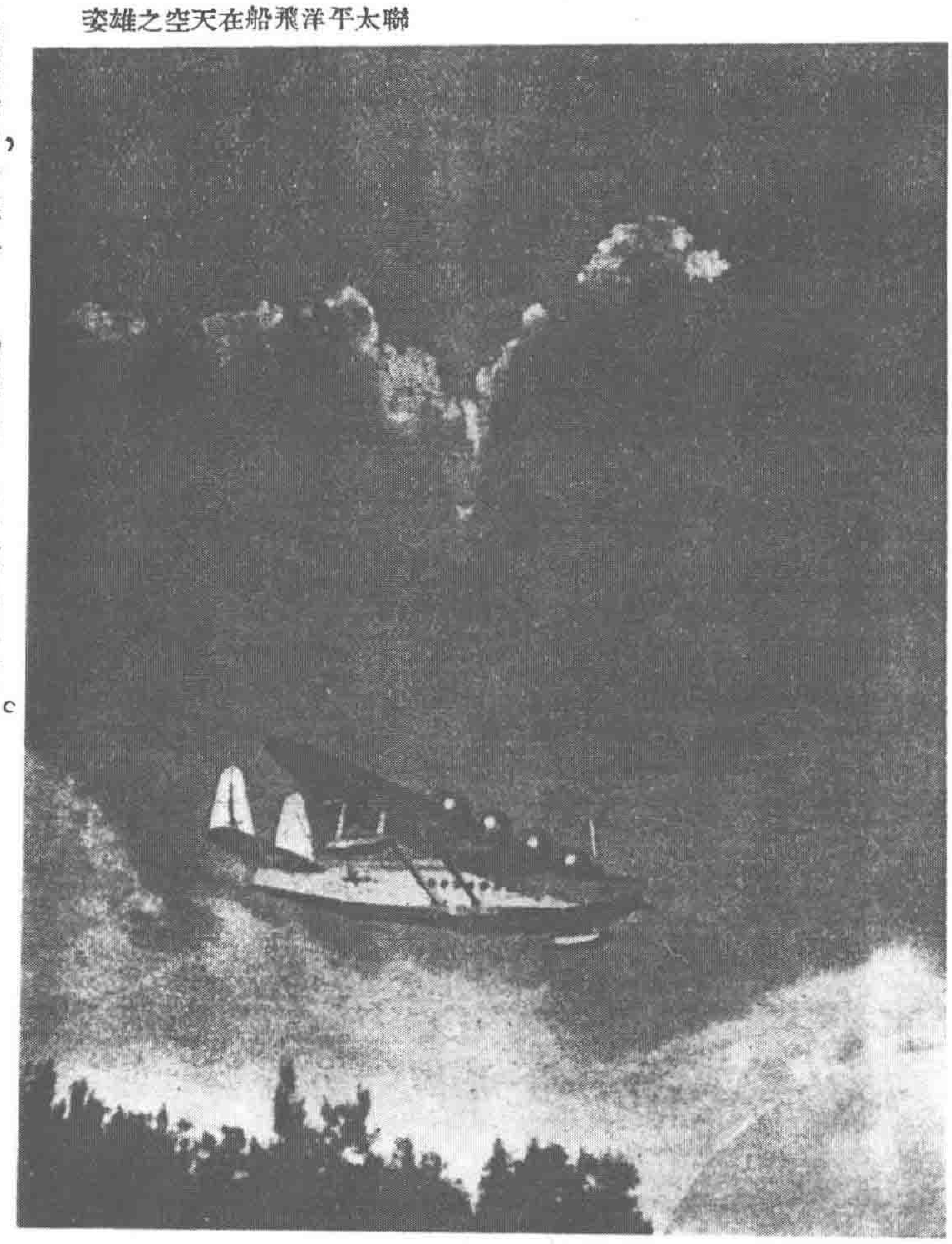
十日飛繞全球記

孫恩霖

去年十一月底中國號飛船從舊金山到馬尼剌在五天中完成她橫渡太平洋八千哩的壯舉，從此美洲與東亞之間增添了一個連繫，而在環繞世界的空航線中也更進了一步，這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這篇「十日飛繞全球記」原著者爲雷門氏(Lauren D. Lyman)刊登在紐約泰晤士報雜誌中，他把未來的——其實在四年中定可實現的——世界航空旅行情形，用很眞實的筆描摹出來。裏面所稱的福格先生，便是這次十日旅行中的主角。我們且隨着他兜個大圈子罷！

這是午夜，紐約的劇場觀衆除了去吃半夜餐和上夜總會跳舞之外，都回家去了。停泊在北河的一艘橫渡大西洋的大輪船，被十多條拖輪曳着，用盡了許多力量，向前慢慢地移動，開始她東航的途程。

在大輪船解纜和卸脫跳板的時候，附近海面飛機場中一架具有一千四馬力引擎的大飛船，也已鼓動着機器，發出聲音來，這架百慕大飛船已經一切準備好了。船裏載着二三十個客人，駕駛的船員一起是六人。船主已經把最後接到的無線電氣象報告，微細地思量了一會，再把鍵針撥到諾福克，却爾斯登和哈密爾頓幾個站上，他點點頭，維繫飛船的纜繩都解除了。引擎不斷地震動着，飛船在水面上斜掠地上昇了。



聯太平洋飛船在天空之雄姿

霎時之後，大約在大輪船天橋上站着的船員，對拖輪上的駕駛人發出命令的時候，那隻飛船已挾着她二十五噸重的船身，離開

了黑暗的河面每小時速率一百五十英里成一個大的曲線形向着上昇。片刻之間，紐約的燈光已經在脚底下閃鑠着。再一刻工夫，它們已移在船尾之後，成爲一條水平線，祗有那帝國大廈的尖塔，金光燦爛地矗立在黑暗的上面。機力已經增高了，飛船向海空駛去，開始她環繞地球的第一部航程。

× × × ×

十天間環繞地球麽？這個並不是夢想，也不是現代維綸所作裨史中的理想話。這是由航空專家經驗所得的一個答案，並不是空談。在目下已經有大半的航線在飛航中。在冬季之前，泛美大飛船將載郵件，和偶然的幾個旅客，在馬尼刺和金門之間飛渡太平洋。所以到冬天的時候，祗有大西洋線，和爪哇馬尼刺間的一千五百英里，尚須加以連繫的航線能了。

至多在四年之間，一個旅客可以從紐約港搭乘飛船，一天半的工夫橫渡到歐洲，四天中可達新加坡或荷屬印度的蘇拉白亞。再四天由馬尼刺飛到舊金山，最後費半天光陰橫越美國，重返紐約港，這樣子經過的時間恰巧十天。

荷蘭人已將開始波羅州和菲列濱間的測航。不列顛帝國航空路已經公佈在一天半之間，來往新加坡和香港間的計劃；此外又要照了美國飛船的樣子，造一隻大型的單葉飛船，以每小時二百英里的速率，兩星期一次來往倫敦遠東之間。荷蘭，英國和美國，現在都在經營大西洋的航線，德國人則將在兩年之間，利用高速度的齊柏林飛艇完成北大西洋的空航線。因此現代的費萊士，福格，可以計劃一個十天環繞全世界的航程。

我們已經在午夜送這位福格先生從紐約動身，讓我們來跟着他環行全球罷。

× × × ×

在大飛船上昇空中的五分鐘前，船主已經用電話把航線指示舵工。飛船上的機師這時候正留心機件的熱度，和聽它們所發出來的聲音。兩個人把舵，一個是船主，管事員一人，兼司駕駛和無線電通信的職務，他把一切事情弄妥貼，使旅客們都很舒適。每一個船員都是有經驗的駕駛人，無線電收發員和領港。

半個鐘頭過去了，這隻渡洋的大飛船，在茫茫的黑夜中向前奔駛着。管理員把燈一開，旅客們立即能望到在他們所坐的平穩而舒適的艙房外面的世界。他從舷窗向外望，可以看見天空中顆顆的繁星，一些也沒有遮蔽，比了從陸地上望要近得多了。衆星在水平線上高拱着的穹蒼中燦爛地發着閃光——一個夜間飛航的幻影。黑杯的邊緣，衆星所停留的地方，便是水平線。這時候飛船好像在黑杯的正中，一些也不動地空懸着。而那底下的世界，徐徐地

在移動，宇宙在後面迎頭籠罩了全體。

紐約城的一些白熱光在大地上已經模糊得看不見了，飛船的引擎滑潤地用力工作，速度已達每分鐘三英里。飛船現在向百慕大島進發，已經飛過百英里多了；而那條大輪船呢，纔緩緩地經過柏特萊正向恩勃羅斯前駛。一個鐘頭過了，又是一個鐘頭開始。大輪船這纔入海，領港也離去了。大西洋飛船比了她在前三百英里，正迅速地向着第一部航程中的半途停歇地前進。這時候旅客已一個個地入睡了，在駕駛員煞機下降到地上的時候，他們纔醒覺。


駕駛員態度鎮靜而安閒

× × × ×

東方水平線上透出一些黃白光，大地還是黑沉沉的。飛船自己的浮標，在大海中放着光，在哈密爾頓港口附近的特桑島便平安地降了陸。那地方已經另外有一隻飛船等候着，引擎也已燒熱了。

從紐約來的飛船中約有六七個旅客立刻轉入這船，隔了十五分鐘裝油和載運到歐洲及東方的郵件之後，巨大的引擎又在深夜中發着聲響了。

這隻接載旅客前奔的飛船，小心地，慢慢地，掠過水面而起，把她巨大的身軀昇到空中，船主在這時候開着氣管。霧浪向船窗打來，駕舵員在把船身與海水間的吸力打破時，這隻載重的巨船便搖動起來。半英里——近乎一英里——後，機翼纔握住了急流的空氣，這隻飛船正向亞查爾進發；她船身和所載的東西共重三十噸，全程長二千二百英里，向着金銀光照紫紅相間的東海曉霧中衝鋒。


廚房中管事員烹調美味

天氣報告預測，在五千尺高的天空中可得風助，現在無線電訊又證實了這個報告，飛船便在這個高度中翱翔。引擎的聲音在正

常的速率中，很是穩重有序。管事員給旅客們進一頓熱的早膳，有個旅客把無線電收音機開起來，於是有人聽新聞報告，有人欣賞音樂，各從其便。

時光一些一些地過去，太陽越曬越高，旅程中的景況也沒有什麼變更。偶然有陣暴風雨，打在船身上，便簸搖了一下，睡着的旅客不期然的被它攪醒了。艙中備有紙牌和桌子，可作葉子戲和下棋，還有各種飲品，旅客如果需要，便隨時由管事員供應，此外船尾還有一間吸烟室。飛船前進的時候，不時可以望見海中的船舶，在波濤洶湧的大洋中屹立着，望見了一股烟之後，接着便是船的外形，再接着看見整個的船體在下面，最後在水平線上成爲一個模糊的黑影——這許多印象都是在幾分鐘間顯現着的。

× × × ×

夜間，在豪太島上又降陸一次，照樣迅速的轉換旅客，郵件，在黑暗中又開始海程中的最後一站路——到里斯本還有八小時，離開紐約已經二十七小時了。在這裏旅客多分程出發，惟有我們這位現代的費萊士，當他進了一頓急促的早餐，沐了個浴，整容了一番之後，便爬進了一架陸航飛機，預備橫陸飛到馬賽。他在空中已有好久時候了，但是他並不疲倦。他在已往的二十七小時中，一半的時光都安睡着，而且船中的食品又是非常可口。

在大西洋上單調地飛行了許多時候，現在陸空飛航到馬賽，感覺得有興味多了。山峯和黃色的村落在下面溜滑過去。地中海在右舷顯露着，風在海浪面上吹打着，時而綠時而藍，又有時候變了白的顏色。八個鐘頭後，駕駛員穿過雲層，把船降落在馬賽的一個飛機場中。一輛街車載了費萊士絕駛來到一家旅館，他在眞的床上少睡片刻。次晨老清早，他換搭帝國航線的飛船，開始向雅典和東方前發。

現在飛船遵照着老的貿易路線開航。地中海的景象常在變幻之中，深藍，淡藍，又變成了綠色。意大利海岸籠罩在朦朧的閃光中，在勃林迪西這隻巨型船又下降一會，急速地更換郵件和一兩個旅客，繼續的向東飛航。

飛船在亞得里亞海空中翱翔着。這種帝國航線的飛船，比了狹長的美國飛船，速度要減小些，但是船身却較寬大。悅目的帆檣點綴在亞得里亞海面上，灰色船身的軍艦，在貨船和載客汽舟中，冷酷地向前移動着。這個亞得里亞眞是一個忙碌的海。希臘境地出現了，白色的崖壁，很明顯地和靑山綠水劃了開來。黑越越的森森地，和壁削的山峯，映照着蔚藍的天空，參差不齊，好像鋸齒一般。飛船拖着重身體，越過科林思的伊斯默士，向薩拉密斯灣而去，雅典的海軍曾在這個地方戰敗實克賽士的艦隊。再向前進，便是拜里

厄斯，飛翔在亞克羅卜立士上空，那白石的高冠柱，放着閃耀的光，矗立在工廠林立，人烟稠密的近代亘城之中。

飛船中的旅客，因爲趕路匆忙，所以沒有時間在這光榮的古阿提喀城盤桓。添油之後，不到幾分鐘，船又飛越愛琴海，這個是希臘羣島最佳的呈露所在。第二站的停靠地爲亞立山大，在那叫人窒息的埃及熱地。旅客又換乘一架陸航飛船。他們這纔再得到清涼新淨的空氣，高度從一千尺，昇到兩千尺。是呀，那裏是金字塔，前面便是東方。薩伊德港和蘇彝士在茄石停了一下進早膳，重複在天空中向前到巴格達去。猶太的山看見了。那是「伯利恆小城」，羣羊在黃色的山邊噬草。極左邊是耶路撒冷的叢塔尖高矗在天表。這時候飛船鼓着機翼向上——現在已高到一〇，〇〇〇尺，避免那從沙漠中所散射出來的可怕熱浪，在羅特拔惠爾士地方又添加了一次油，於是摩托又開動了。巴格達是第二個停靠站，船員和旅客都到旅館裏，舒適地睡了一晚。

× × × ×

黎明之前，我們這位費萊士福格又出發了，還沒有到夜，他已過波斯灣，哇孟，和巴勒芝斯坦的青色海岸，都已向西移動。又經過了幾個鐘頭在莘特沙漠，和棕色的印度野原上空飛翔，於是到達了加爾各答，福格在次日早清駕車回返飛機的途中，祗看見許多的士人，枕着街沿石睡在街道中。從恆河起飛入海，在下面可以望見港汊岐流，水道很多。

經過了燥熱的印度，便覺得緬甸的綠蔭，令人精神一爽。著名的佛塔，放着燦爛金光，這是仰光的特色，在二十英里之外，有一個白天用的礁標。從這裏到暹羅的運河城盤谷，爲時不過兩個鐘點。旅客到達新加坡之後，便已完成了環繞地球的一半路程，從紐約出發到現在恰是五天。他一切都依照了原定計劃而行，可是也沒有一些時光可以浪費了。新加坡終有一天要成爲國際飛航線的聯運站。荷蘭人業已提議從爪哇接通太平洋航線，因之旅行者便費一天的光陰，從新加坡飛到蘇拉白亞。

第二天早晨，他又搭乘飛船，預備沿婆羅州海岸，作十小時一千五百英里的長途飛航，經由西里伯等海峽，就是約瑟康拉德曾經航行過的，而到馬尼剌，在那裏又有一艘狹長形的高速度飛船等待着他。現在已經沒有時候去觀光馬尼剌了。在今後的三天中，預定計劃要飛航八千一百七十英里。

從馬尼剌到關島爲程一千五百八十英里，在下午起程之後，次晨便在那裏降陸，添油和食料，再向威克島進發，作相等途程的飛行。船裏因爲裝了許多油料，又有六個船員，所以這次長途飛航所能搭載的旅客，人數祗有六個。威克島滿地都是珊瑚沙，短灌木和

棕梠樹，調換新船員作第三天的太平洋航程——向東北飛航一千二百五十英里目的地是三叢環礁的密特惠島。大飛船再行裝添燃料和油，作一夜的飛航，終點為火奴魯魯。

在夏威夷又有一架飛船轉運搭客和郵件，船員也多換了生力軍。旅客們急速地登船之後便開始她們最後一站的長海程，二千四百英里到舊金山。一到早晨在朦朧中下降舊金山灣。這個時候，這位現代的福特先生，已經飽覽海境，所以暢睡到船過金門，直到降落在哇克蘭一邊的海灣，停着在亞拉美達的斜坡上，管事員始把他喚醒。「還有三十分鐘搭乘東行的郵航，」他說着。

× × × ×

舊金山灣的哇克蘭飛機場被大霧籠罩着。但是那一架十五噸，四個引擎的波林飛機，像銀光的靈怪般在迷霧中，很迅速地穿過雲霧，到一個新世界裏。那晚霞紅光微微地在水平線上高拱着，渲染那層雲疊霧，成為玫瑰色和黃金色，又把那遠山籠罩在紫色之下。夜間在燦爛的萊諾機場降陸，此外又在鹽湖，維嫣納下降，到但佛去的郵件和旅客都這裏登船。餓餓的旅客大家走進，橫斷大陸飛機場中的上等飯館，匆促地吃了一飽，於是這隻夜航船，裝足了旅客和馬尼剌，東方來的郵件，開始前進。

從海濱到支加哥不過九小時的行程，沿途沒有很高的山峯。在那又停頓一下，添裝燃料及油，而這時候旅客們大都已入睡了。到紐約祇有七百英里的行程，三小時就可飛到。當這隻夜航船經過德拉威亞，映照在東面的孟哈登島高聳着的摩天樓時，天色已經大亮了。

從海邊到這裏十二小時，從火奴魯魯來二十四小時，從紐約出發到回來，祇有十天工夫，或者還不到一些。我們的福格先生現在是回來了。他的行程好像過快了些，去看這許多東西，好罷，他如果再有兩三星期的閒暇，他可以很從容的週遊全世界，到處瀏覽佳景了。

視力特異之竊賊

匈牙利京都布達佩斯城某晚，一肩負巨袋之某甲，就一警士問訊，謂渠擬越過市街，但燈光耀目欲眩，不能視物，請為引導等語。警士訝其言，詰其所負荷者為何物，甲形色慌張不能置答，檢視之則為盜竊而得之贓物也。因拘至局，警據供名佛倫克司，年廿八歲，渠之目力與常人迥殊，蓋僅可於夜間黑暗之中視物，日光及燈光之下，皆以過亮不能逼視。因家貧業穿窬已數月矣。警官遂判解法院按律懲處。

汽車中生產

美國鹽湖城居民司東夫人，於三年前因待產乘汽車馳赴醫院，乃車行中途，其子傑克已脫穎而出。其後司東夫人語人云「以後決不可再有事」。乃今年誕生幼女瑪麗，竟又與當年生傑克發生同一情事。蓋汽車行至中途，呱呱者已墮於座下矣。

地中海秋巡記〔上〕

林葆恪

在開篇之先，作者先自己介紹與讀者，作者與同學共五人於去夏離國來英，進英海軍學生練習艦"Frobisher"號爲學生，該艦之三個月秋巡，係航行於地中海，作者因求學而得遊南歐各國之口岸，遂有此遊記焉，讀者既知作者之身歷，則對於以作者立場所作之記載，當能更爲明瞭，同時亦能稍知海軍之生活，至於寫作之粗率及不合紀事法等，尚祈原諒！

九月十三日（作者由倫敦出發）今日係艦上傳令報到之日，匆匆飯罷，即改穿制服，豈知在國內西裝已少穿，而硬領又是第一次用，領帶幾乎扯斷，領結仍不整正，時間已到，也祇得馬虎些，當即僱車往火車站，到車站後數分鐘，我國駐英鄭海軍武官偕其女公子及秘書來送，蓋亦因余等年輕，且係方出國，進此素以紀律嚴苦著之英海軍，故特來少作安慰，並與以勉勵耳。其女公子則謂 Hope you enjoy yourselves 此語應用於海軍人極乎適合，要不知自尋樂趣，怕不因困苦之作客生活而悶死乎？在站中復見及古樂門及其夫人，稍道寒暄，渠在前數年任我國艦隊教練官，而今則回國任英第一驅逐艦隊隊長之職，今日亦來此送其子進學也。須臾車動，即與送行者告別矣。二時餘抵艦，許多行李均由學生自搬上船，當即整理行裝，將應用物件放置櫥櫃中，並領取衣物書本及受船上醫官檢驗等。晚領取吊鋪氈及繩索，今日起又重溫吊鋪生活矣。



本文作者林葆恪君

九月十四日（船在 Chatham 塢中）今早見艦長，其訓話謂船上學識均靠實習逐漸學來，有所不知，當即詢問，勿任其輕易過去，此爲求學之唯一要訣等語。午後舊生來艦，又是一番忙亂。四時餘離塢，五時餘抵 Sheerness 繫水鼓。

九月十五日　早油船駛靠船旁裝油，而岸上之火藥子彈亦由駁船送到。學生出動，牽拉繩索，並用滑車拉上火藥，分送各藥艙。至此始知英國新實行之學生訓練，注重於熟悉水兵工作。近日實無異於工人也。一切裝卸畢，四時餘離水鼓，開出泰晤士河，遂在英海峽中望南駛去。

九月十六日　今日星期，早起床較遲半小時，粥後擦銅蓋，領備檢閱也。九時餘停工，各將工衣換却，穿上第一號制服。雖稱不起雄糾糾，却亦服裝整潔，較諸平日工人裝束，一身均呈花斑狀，相差實遠。十時艦長檢閱全船，吾人則站隊以待，檢閱後船上人均往後段作禮拜。余非基督教徒，趁此亦得稍作私務。

九月十七日　今日仍作搬運木料等粗笨工作，因總不願被英人說一句中國人不

會做粗重工作，遂亦不得不多賣些氣力，工作後亦覺累極。傍晚抄棄船及失火演習。今日往船上販賣部購鉛筆一枝，要兩辨士，後將鉛筆上小字一讀，有 Made in Japan 三字，不意竟在此地購買日貨，同時日貨之傾銷於全球，連此艦上之小小販賣部亦有之，較諸吾國工業之無保障而日趨衰落，思之徒增悲感耳！

九月十八日　今日風浪頗大，學生等暈而吐者不少，船上無痰盂等設備，吐時均須往厠所向馬桶而吐，故今日厠所人數激增，魚貫出入不已。余等雖前在海上鍛鍊多時，亦不能感到十分舒適，但較初來船上之英人則已較勝，而英人遂驚異而相告曰：「中國人不會暈船」。連日多做粗重工作，今日手錶竟告罷工，工人實無帶手錶資格。

九月十九日　今早風浪較靜，作全速度試俥，船上本有鍋爐十座，改為練船後已廢其二，結果仍有廿七點七浬（海里）每小時。此種試驗係每六月舉行一次，平時則走經濟速度，前數日聞該艦走十二浬，以為英艦速度亦不過如此。今日一試方知余實太外行。艦隻平時走經濟速度，戰時則用全速度，此種高速度為余前所未見。船旁水紋激旁，船尾則因俥葉鼓動，一片白沫，煞是壯觀。在此情形立甲板上大有望海而驕之感。但此非中國艦，所飄者係英國旗，想及中國海軍自民國以來除寧海一艘可稱建設外，則未見有其他巡洋艦驅逐艦潛水艇之建設，夫復何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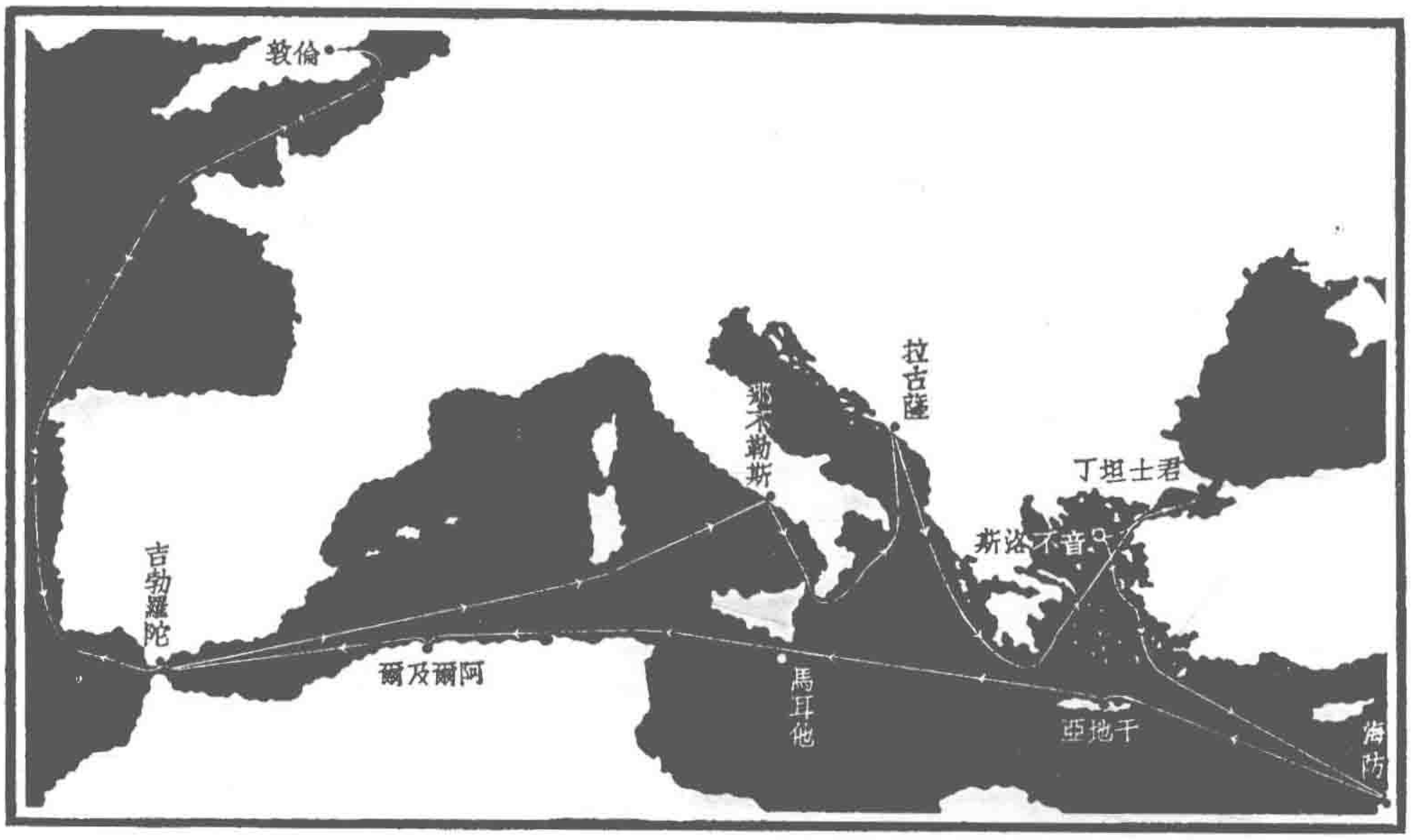
九月廿日　早七時餘，抵吉勃羅陀 Gibraltar 進港，靠船塢碼頭，在港中有一艦，以吾人推測約在萬噸左右，續後查悉係二萬二千餘噸之戰鬥艦 Revenge 號。雙聯裝砲塔四座，計十五吋砲八尊（我國兵艦上最大口徑砲祗五吋半及六吋）兩旁尚有六吋砲十二尊，船旁尚有外護殼一層，確係一艘實力雄厚之大艦，而余目實可謂為肉眼矣。

九月廿一日　今日上課及工作後考試游泳，由船塢一端能游至對岸者即及格。英人對於游泳均甚精明，陸續跳躍攢入水中，而余對於此三十餘呎高之跳水，從未學過，至此亦不得不跳，結果式樣不對，水打身上痛苦之極，而鼻血亦脫鼻而出，幸尚能勉強游到，獲得及格，但不會跳水，未免被英人所笑耳。

九月廿二日　今日星期六，下午有半日休閒，遂往一遊此蕞爾小地，沿途稍加探問，所得關於該地史迹及現況等誌下：

吉勃羅陀

該地位居地中海西端，而地中海之西口通大西洋，遂稱為吉勃羅陀峽，若以相當海軍扼守於此，南歐各國之海軍勢力萬難侵入大西洋。歐戰時英駐艦於此，嚴防德潛艇入地中海擾亂航運，其貢獻於大戰者實多。且該地有船塢修理船隻，添裝煤水，軍事上之價值可知。同時在中英郵船路綫上為必經之口岸。凡由英郵船直往英國而非由威匿斯或馬賽上岸者，必能在此地耽擱數小時。讀此後對於此地亦有相當認識矣。現先述其史事。該地在希臘時代稱為 Calpe，據云在紀元前六十萬年至五十五萬年間，歐非兩洲相連於此，依考究古史者之解析，謂係大西洋之狂流冲破此邊界而汎濫於地中海之低平原，直待地中海之水平面高於大西洋時，始止。此為地中海西口之由來。該地既三面環海，而一面則與歐洲大陸西班牙之 La Linea de La Concepcion 邊界毗連，相通處為一片狹地，長兩哩闊僅半哩。至於該地名之由來則係 Gebel-el-Tarik 所化，即摩洛哥語之塔力克山 Hill of Tarik，蓋於紀元後七一一年摩洛哥人名塔力克 Tarik Ibn Tizard 者在此建築砲台，遂以名也。一三〇九年曾一度為 Ferdinand of Castile 所克，而於一三三三年復為摩洛哥人所有，而成 Granada 王國之屬地。一四六二年西班牙收復此地，一七〇四年英海軍陸戰隊統領 George Rooke 佔領此地。（此為英海軍陸戰隊史最榮耀之一頁，至今陸戰隊



一九三四年秋季地中海行巡航迹圖

所用之鈕鉑，均有吉勃羅陀一字，若問之，則消然應曰：此地係陸戰隊得來也。）佔領不久，西法聯合艦隊卽來攻時；陸戰隊火藥已感缺乏，但仍沉着應戰，相持至晚，敵人遂退，但不久又來圍，至翌年英海軍上將 Leake 戰敗法海軍，圍始釋。一七七九年六月廿一日著名之大圍攻又開始，而石上則由少將 Elliott 率五千人竭力防守，翌年英上將 Rodney 來救，圍遂釋，此後經多次與敗，西班牙由法國援助，復於一七八二年九月八日至十四日大舉進攻，用紅衣大砲燒毀，浮砲台但石仍不能陷，終被擊退，而戰事遂告結束，此役戍兵死僅十六傷六十八，天險之地，其獲益於地利者實多。自此（一七三八年起）該地均隸屬於英國而無復糾紛焉。該地原係一大石，近代墾闢新地，現已有居民約三萬人。一切建築均已歐化，但街道狹窄，店舖高低不一，欠美術，衛戍該地者，有步兵兩聯隊，及少數砲兵及技師，石之上部爲要塞，舊砲台及新按之砲均在焉。該地食水則由石東部之水門汀斜坡積聚於蓄水池，池可藏水六百萬加侖，居民遂得無缺水之虞。其界綫在石之北方，與西班牙界綫間有一中立區，約四分之三哩長並無居民，房屋因亦少却糾紛。界綫兩端均有兵警站崗，檢驗來往人物。鎭之大門鎖鑰則於每日日落時送交行政長官，故日落後遂不能入。此地有一特別禁例，凡外國人在此生子女者，其父母被科以罰金，蓋此地係自由口岸，來此者不用護照，外國人欲其子之生長於英土地，因而得避免其本國之稅賦者，勢將盡來該地，故有此奇妙之法律以制之，實則避免西政府之困難，專對西班牙人而言也。Village of Catalan 在石之東係一漁村，歐人生活繁貴，對此貧民之漁村，遂極感奇異，遊人均以一覽爲快。Europa Point 爲歐洲大陸最南之一點，有燈塔在其上。爲 Alameda 花園狹小而長，頗幽雅，尙値一覽。鎭之南門，水門汀地下爲 Trafalgar 戰役死亡將士之墓。鎭上有一敎堂，其外觀則似土耳其浴室云。吉勃羅陀爲歐洲唯一有猴之地，據傳說其來源係非洲之猴至此遊，因地中海西口決裂，遂不獲返。俗諺有謂「何日猴離此石，此地卽將失於英。」石之最高點爲千四百呎，爬山者須領有許可證，否則以違法論也。現述及其

二五一一七九

氣候，此地從不極熱及極冷，平均溫度在一月為華氏五十三度，八月為七十六度。盛夏嚴冬，均不過如此。春秋二季平均約為六十四度，因氣候之得宜，歐人遊地中海者，故均在此小駐。由倫敦至此之單程船票二等八鎊，頭等十二鎊，來回船票二等十二鎊，頭等十八鎊。此數在歐人並不見貴，而在作者來英過此時，因上岸觀覽，來回小火輪船費要兩先令，遂犧牲不去，想其他來英之客，當不至窮如作者，則亦可一遊矣。現再將該地之重要名勝列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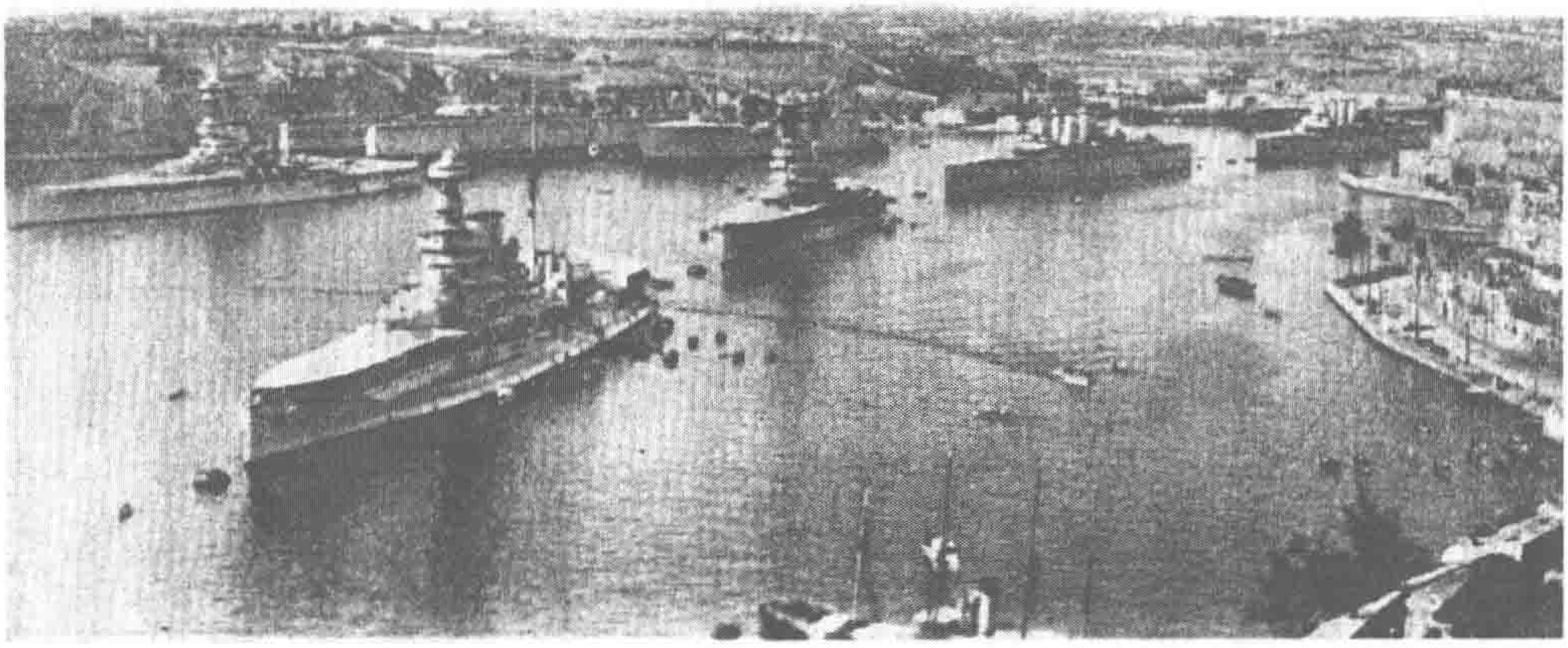
（一）「石室砲台」在石之上部，因在要塞範圍內，往參觀者須領許可證，非英人大約難於領到。在石脚下上望，則殊難推測該砲台之何在。蓋在室內極隱秘也。

（二）「摩洛哥要塞」在石之中部，砲台與塔，均建于紀元後七百十一年，在今日自無價值可言，但在千二百餘年前，能有此種建築，古代文化，確有足羨者。

（三）"Rosia Bay" 離碼頭約二哩餘，於 Trafalgar 戰役，納爾遜大破法西聯軍後，其旗艦 Victory 號駛泊此港，是役納爾遜受傷，抵港後，當郎遷居岸上小屋，（現該屋尚存，）而其旗艦則在塢中趕修、以備載此大將榮歸英國，此港遂聞名焉。

以上係關於吉勃羅陀之紀載，雖不謂詳，亦不云少矣。

九月廿三日　今日星期，午後登岸，知西班牙區今日有鬥牛之戲，此為西班牙所特有之俗尚，而僅於夏令方有，現屆結束時期，機會難得，遂僱車直往吉地。交通雖有汽車與公共汽車，因面積甚小，故大都會所罕見之馬車，在此地則極適用，而佔多數。車經中立區而入西境，因吾人所着係半制服式之便衣，守衛亦知吾人非運私貨之流，遂不加檢驗。抵場約需時廿分鐘，車錢兩先令左右，入場購票，普通座為西班牙辨士三十枚，要英幣三先令。實則祗兩先令餘，在西區欲用英幣，此亦應有之虧本。但如能先在吉地換得西幣，則可免此虧耗，蓋吉地西人與英人人數相若，故市面有兩種錢幣流行，任何兌換，均無損失。往西區遊者以換錢後去為妥。場與馬戲場相若，中為泥沙地，外加柵欄，約人肩高。柵欄之內有數小柵，小柵與大柵僅隔尺餘，以便鬥牛者危急時避入其間，而龐大之牛遂不能為害也。柵外之圓周，均為石級，坐石級而看尚清晰。鐘鳴三時，全隊人員擁一騎馬女士整隊而出，向特等座致敬後，開始表演。聞該日特等座上有行政長官在，西人之羨鬥牛於此可見。演時先放一牛出，女子馭馬奔馳，引牛來追，隨以手中之長矛刺之。但女子馭馬之術，並不超人，而力又不及，大約做招牌營業性質而已。故結果牛受刺尚輕，而馬被牛角所猛觸，反鮮血淋漓。馬雖經訓練，經數次受傷，遂懼牛甚，而常不受控掣，至此馬憊而牛亦疲時，女子遂退，由一善鬥牛者及數助手出，各手持一方布，一面作紅色，而他面則為黃色，以此引牛，牛卽來追。大約此二色為牛所仇視者。一人引之，第二人第三人相繼引之，牛遂旋轉奔逐，有者則由一人用布旋轉引之，牛亦從之旋轉於其身旁，足見獸物之不靈，知有布而不知有人也，其間牛性蠢動兇猛，追逐時則急速避入小柵之內，牛雖勇亦無用矣，牛經此後疲憊已極，喘息吐沫不已，而鬥牛者此時則一手持刀，一手持布引之，但牛已疲憊，怒目而立，鬥牛者遂以布蔽身或徐步而進，或跪地徐進，其意無非使迫肖某種獸類，以增牛之嫉視。及牛來衝時，則以刀刺之，所刺之部位在牛背，又須為要害之處，並有相當深度，經數次刺擊方克奏功。今日所見刺入最深者約一呎餘，以牛皮之堅厚，手勁與姿勢二者，非有相當之練習，殊不易也。且為欲施出全力，勢必與牛作正面衝撞，遂至不能避牛，而須以身頂牛頭刺之，此時目光須極度敏捷，置身於兩角之間，以免牛角之撞觸，刀刺入後，人被牛所頂，多不能穩立而倒地，隨卽急滾轉地上，而置紅布於身旁。此時牛必仍觸布，如布仍在身，則殊危險矣。連殺四牛，一鬥



地中海英艦隊

牛者滾地被觸受傷，上身衣被血浸濕，仍繼續將牛殺死方已，確一勇士也。縱此將場分而為二，中間以木柵，各放出兩牛，兩方同時開始，先以短刺刺牛背，數刺之後，牛背遍豎短刺，而刺則均用色紙包紮，故花花綠綠，煞是好看。及牛均疲憊時，復以刀刺了結之。一場牛鬥共殺八牛，余感覺未免太慘，而西人則均欣欣有意味，余係軍人而殘忍心尚覺不如也。鬥牛之戲，在夏季為盛，在此結束時期，能看到實屬幸甚。時間為三時至六時，遊客過此，適遇有鬥牛之日，則不可不一瞻此西班牙之風尚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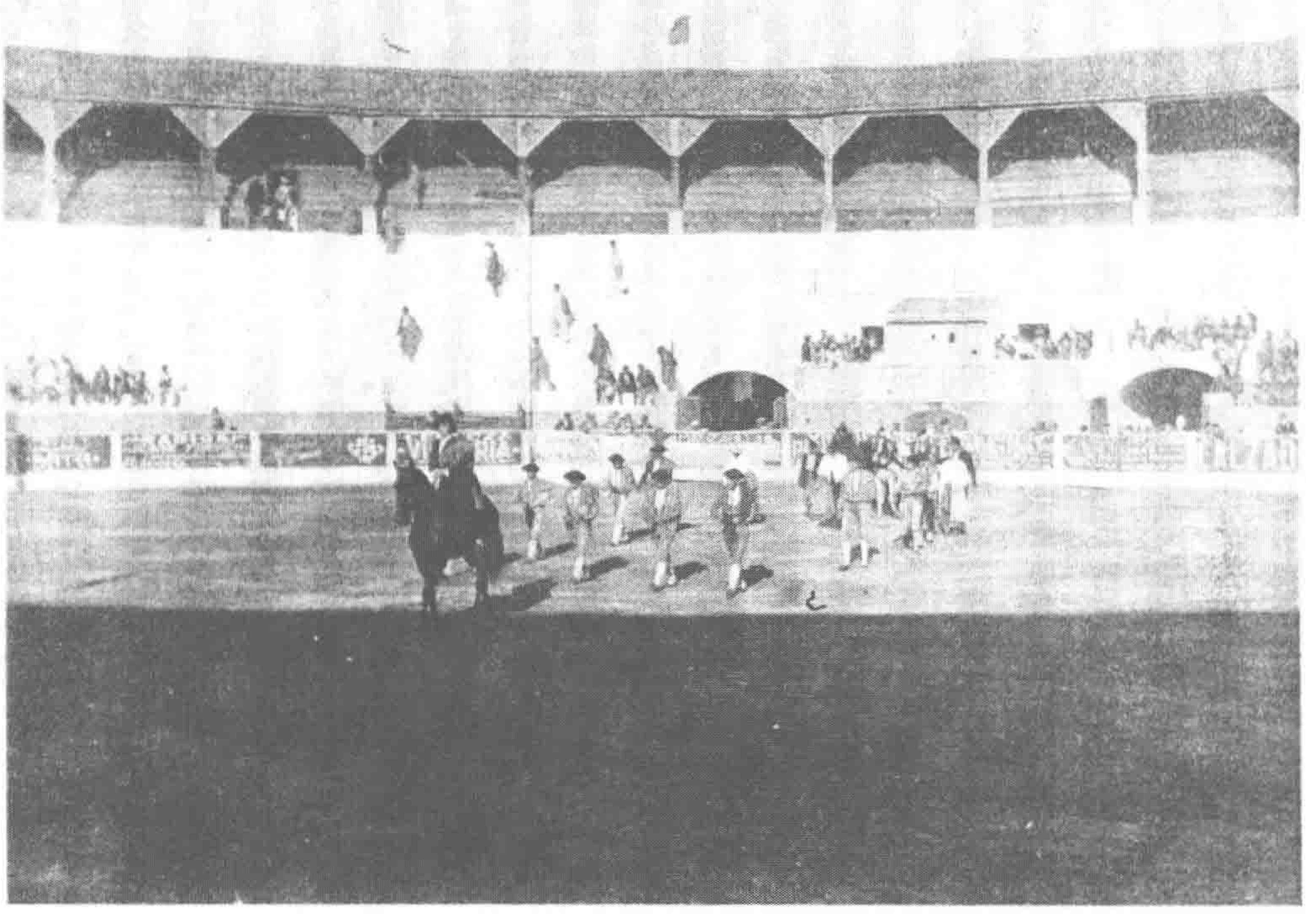
九月廿四日　今早有一飛船過此，聞係德國飛船，飛往 Port Said 者，英人見此不免又有談虎色變之態。（與英人談話以不說及德國齊伯林為佳，渠等受齊伯林之賜，至今尚膽寒，談之或將以為欺笑也。）此飛船為余第一次見到者，或將謂余見識太淺乎？飛船容量之大，有持久性，而聲息細微，用於夜間轟炸，固極佳也。下午工作後，全班出發參觀石室砲台，至石脚由一戍兵引導而上，約十分鐘達要塞區域。所有攜帶之相機等均寄存兵衛室內，蓋要塞區內不許照相也。約再十分鐘步行達石室砲台。該砲台係一七七九——一七八三之四年期間受西法聯軍大包圍時，由英技師設計所建。將此石山開鑿成一石洞，於洞內按砲，依石為衛，砲與砲兵均不至為敵所毀傷，而居高臨下。則攻敵又極易。在十八世紀時代砲之構造仍極幼稚，下鑲四輪以備發砲後退力向後之伸展，至於旋迴砲座更未引用，故發射之方向極有限，而由石洞之小口發射，在當時固為至善者也。該石室於被圍後設計動工，至一七八二年五月廿五日完成一部，按砲四門，翌年三月全部完成，增砲十尊，計室長約千呎，同時鑿一頂洞以避氣窒，以石室位居半山，鑿洞穿頂，幾不可能，經精密之測算，幸得一便利之點，遂成在各砲位之小口內，均有橫鐵銲一，及鐵環數個，乃懸掛厚索氈之遺迹。蓋該時均用黑藥發砲，所生之烟極多，室道曲折而深，空氣不易流通，若所生之烟吹入室內，將歷久不散，砲兵致不能工作，故於每小口處均懸一火不焚之厚索氈，砲放時一兵牽動繩索，氈即下垂，以禦烟也。達石室之終，緣旋轉式之木梯而上，可至室外之望台，登其上可遍覽西區全境。此時引

道之戍兵，手指西區而作獰笑曰：「此等人均在吾人足下，看渠等究有多少能力爭抗。」此語入余耳，倍覺難過，弱者戰敗國之受人奚落如此，當英人至香港參觀要塞時，其引導之人將作同樣之奚落，以應用於中國人矣！國人其醒諸！現該石室中，尚餘砲八尊，口徑約六吋，此砲台完成後戰事即結束，此後又無復糾紛，遂使此英雄至無用武之地。在一八九〇年曾試砲一响，用藥六十四磅云。現英人復於石室下擇山凹稍平之處，加以建築，按五吋砲七尊，用以保護船塢，及攻擊魚雷艇潛水艇之來擾。石頂尚有路可通，並有旂台等，因今日目的僅爲石室，遂折回，至石脚時，仰首凝視新裝之砲位，不可得而知，即石室之各小口，亦不能見，建設之精善可知也。

九月廿五日　今日輪機課時，敎習帶往船廠遍覽，規模雖小，而一切需要，應有盡有，較諸中國之內容少而擺空架子者，不能與比。廠內各種機器，均加試驗，常識方面增益不少，在外國讀書之優點，即多看到實際及多實習耳。

九月廿六日　今晚（星期三）係請客夜，晚餐後後段有樂隊奏樂，可以跳舞，但學生何處來女客，同時亦不能請客，（請客僅指官員言，）遂男與男跳，此種事在歐西各國，可謂絕無，除男與女外，有者爲女與女，而在海軍人水中生活，也祗得如此，所謂過癮而已。

九月廿七日　來艦後已兩星期，昨日有令此季新生早間將與舊生同操作，於是每晨須早起半句鐘，並往艙面洗甲板。第一次見識此英國海軍之洗甲板，係每人執一棕帚，狀如丄，利用人之重量，壓於帚柄，擦洗甲板，結果極佳，較諸中國之Eoconut 壳，人須跪地擦洗者，輕易實甚。但此種帚較 Eoconut 壳價貴十餘倍，我國爲經濟起見，故不得不情願勞苦工作，而在器具上省却經費。今年第一次洗甲板，亦頗覺興趣也。



西班牙人鬥牛開幕之儀式

二五一一八二

歐遊散記（五）　周新

Sir Philip Gibb 著

七

離了烏什爾，我們到亞芙蓉（Avallon）。亞芙蓉是一個愉快的小城，並且有着一個可愛的名字；從一條迤長的種着高大的栗樹的大道引到一個羅馬時代的城門，該撒曾經坐在他的轎裏在這城門中通過。從一個古塔裏鐘聲響了起來我們看到一些過路的人在一個露天的場所聚集着，這使我們擔憂着在這個城裏也許將會有什麼騷擾的事情發生了。立刻地從亞里斯蒂特白利安路上來了一羣穿着白色衣衫的青年，他們擁着一面法國的國旗，還隨着一隊軍樂隊。我們站停了在一個小公園的土臺上，我便和一個正在那些亞芙蓉居民中間瞧着那隊伍的年青人談話起來。

『體育家啦，』他回答着我的問話說。『他們時常這樣地表演着顯現着他們的體美啦。』

他帶着譏刺的神氣微笑着。

『亞芙蓉目下的情形怎樣？』我接着就這樣地問着說。『這裏的人民怎樣地過着他們的生活的呢？』

這個漂亮的法國人——他有一張美麗的臉龐，並且也是一個上等階級的人物——他告訴我們亞芙蓉地方的情形是從來沒有什麼變更的。許多人民在硝皮場和工廠裏賺着錢。但這裏主要的還是一個農業的區域，可是有一件在他們是感着非常傷心的事現在的葡萄場已經生產不出很多錢來了。

『我們全都希望着一些比較舒服的時候，』這個漂亮的年青人說；可是在我想但我並沒說出來，在各個時代裏，無論是什麼地方的人們全都希望着一個比較舒服的時候的。

我們瞧了一回那些穿着白色衣衫的孩子們，一面我們便閑談到普遍一般的事情。結果我知道亞芙蓉實在並不是一個激動的城市，那裏的生活是非常地平靜的。我們的這位新的朋友也說了幾句英國話，他也和那藝術家略微談了一回，他告訴他他曾在過法國受戰傷。這話使我感着非常奇怪，這樣一個法國人也曾在歐戰中打過杖的，他的年齡看去似乎還不夠哩。但他曾經歷了伊泊爾第一次的毒氣的襲擊，他曾在亞蘭斯受到過一次傷，在凡爾登受到過一次傷。

『現在，』他鄭重地說，『另一次的大戰又在臨頭了。』

我極力地對他說這種恐懼是過度的，我認為這種威協至少還將有幾年纔會臨頭的。

『幾年嗎？』他回答說。『那有什麼用處？究竟是幾年呢？四年？五年？六年？』

『如果人們有意於和平的話，這些時候已儘夠造成世界的和平了。』

他搖了下頭。

『德國又武裝起來了。每個德國人都是一個兵士。當他們準備好了時，他們又將襲擊法國來了。這是我確實知道的。我斷定這祇是五年的事。』

『希特勒提出了親善呢，』我向他說。

『誰能擔保得來他的誠意呢？』

『那麼為什麼不相信着牠把牠當做一個試驗呢？』

『法國不能冒着這樣的危險。我們的生命是在動搖着呢。祇要瞧上次所遭到的事情。那次我們並沒有事先的準備，我們的軍官們便受到了極大的犧牲了。我們是始終沒有準備的。下次我們也許不一定有這同樣的同盟了。法國的意思怎樣？從報紙上看來英國似乎正在親法和親德的兩種相背的政策中徘徊着呢。』

『我們應該設法架起一座橋來啊，』我說。

他似乎認為如今在法國和德國之間是沒有橋樑可

以溝通的，並且是永遠不可能的。

『他們不斷的談到日內瓦。這萬國的集團眞是一個迷惑的東西。英國借牠還延着一切重要的决斷。這不過是把一握塵末散進了世界的眼簾。當日本攻擊中國時，他們卻不能發展出了什麼。你不覺得這是一種可笑的組織嗎？』

這已是早餐的時候，喀邁正在等待着，他是需要着吃些東西了。我們便和那個在他的心坎中正抱着一種悲觀思想的男子握了手。當我們分手時，他含笑地向我們三個英國人非常有禮地脫下了帽子，雖然他對於英國的外交正感着不很滿意的。

我們到郵政旅館 (Hotel de la Poste) 裏去瞧了一下。那裏看去是非常精緻的，但牠的餐食的價目使我們退了出來，我們便决定在附近的一家小飯店裏節省地吃一些東西，在這裏我們可以用一半的價錢吃到一頓早餐，還包括酒。菜很精緻，酒也很美。並且同座的一些客人們也都是非常有趣的。有一個捲着襯衫袖管的客人——一個法爾斯塔孚式的莽漢——他是一個幽默不過的人物。他不息地，誇大的，向着一羣年青人講着話，他們很早來吃了東西，現在當他們進着咖啡的時候，他們正非常喜歡從他得到一些詼諧的材料呢。他們似乎正在討論着政治，我聽到他們許多次的提到了杜美格的名字，還有赫理歐和泰狄安。

『青年是做夢的時代，』我們那個法國的法爾斯塔孚說，『過度的愚蠢正是青年的特權啊。』

這些苛酷的說話似乎使這羣青年感到了極大的趣味；在我猜想這些青年，他們大概是屬於青年愛國黨，或甚之是法蘭西行動派的。

『這個老頭兒是很有趣的，其中的一個回答說。『他是太肥了。他講着一些獃子的說話。』

我很想加入他們的議論。我渴望着能夠聽到一點這種在老年人和年青人之間的談話。但是從偶然中給我偷聽到的一些說話也就使我很滿意了。

從那些亞芙蓉的狹窄的街道中走去，到處都有着這一羣一羣的在那大廣場列着隊伍的少年體育家。他們現在已經解散，正一小隊一小隊地向各種方向的地方走去，呼嘯着，唱着歌，擺動着他們的光着的臂和腿。這是我在法國所看到這種情形的唯一次。在德國這種少年結隊而行的事是隨時可以看到的。

八

我們懷着一些愉快的記憶離開了亞芙蓉，又去訪問一個名字叫做凡塞萊 (Vézelay) 的城市，『別忘了到凡塞萊去，』一個朋友曾經這樣說過。『那實在是非常奇妙的。』好吧，我正預備去訪問凡塞萊或是在這個法國美麗地面上的一些勝地哩。我們的車駛過了一個鄉間地方，那也許就是從前的蘇蘭 (Surrey)。這裏有着一些掩沒了的蘇蘭小徑，零落地矗立着一些頹敗的籬笆，高高的樹。這裏有着一些就像我所知道的一個村落附近的一樣的田地，全都長滿了銀色的雛菊和黃色的金鳳花。這裏也有鳥在唱着歌——不幸的，法國並不是全國各處都有鳥在唱着歌的，一般愛好運動的紳士們作爲他們的一種娛樂的已經把牠們射光了。這裏有着一些古舊的小村，太陽照在牠的一半木製的屋子上和愉快的樹林裏，有時幾片雲朵在天際擴大起來——英國式的雲朵——在牠們的上面飄過，使牠們在暗影中躲進了片刻。

喀邁我們的俄國朋友，他和我談起了人道的問題。

『人道，』他瞧着在那田裏工作着的一些農人說，『人道是田綿羊，狠和牡牛造成功的。在別國如此，在法國也正如此。在鄉間，綿羊也許是占據着一個極優勢的地位的。法國的農民是不很思想的。農人都是沒有思想的，他們祇知道在人道報或法蘭西行動報上所讀到的一些東西，那當然都是不確實的。我們不能相信，或至少是

很難相信這些百姓是知道怎樣治理他們自已的。他們對於政府懂得什麼?例如，他們對於日本占領『滿洲國』的意見有些什麼價值，或是杜麥格和赫理歐兩人的道德和學問上的比較的意見有些什麼價值呢?那是沒有一點價值的!在俄國——你是知道的，我是一個俄國人——那裏有着一萬五千萬農人。他們都是沒有智識的。他們從不爲他們自已轉一些念頭。他們是絕對沒有思想的。因此他們是需要由一種獨裁政體統治着的——沙皇或是一個斯太林。斯太林便是現在的沙皇，雖然他是有着另一個名稱的。一個國家必須達到極文明的地步然後纔能採用自治政治。但到了那時這也並不是可取的。這種政治是從來沒有成功過的，但歐洲那一個國家是文明了的呢?少數人是文明的。世界上是有着許多有知識的人民的。這裏在法國，在某幾種階級裏是有着極多數的有知識人的。我汽車行裏和我談話的那些汽車夫都是極有知識的人。我們曾有過極有意義的談話。他們懂得人生。他們到過的地方很多。他們閱歷得很多。但在這世界上大多數的人——我並不是專指法國——都是沒有知識的。他們需要訓練。他們必需敎着幹些什麼。這就是我的信仰。但我以前是俄帝國軍隊的一個軍官。這使我想起了——』

他想起了一些有趣的奇聞，這使我在法國沿途時常的發着笑，但這裏面的事蹟我却已經忘掉了。

我們望到了凡塞萊。牠正在一條迤長的曲折道路的盡頭。牠的位置正在一個山谷上面，牠的房屋攀在這個高處地方正像普魯汶士(Provence)的一個山城——聖保羅城(St paul)或是維斯城(Vence)——所有牠的擠雜的屋子全都擁聚了在一個直立的高塔還有其他兩個較低的塔的旁邊。一條大道曲折地就像一條緞帶樣的繞着這個山峯。

『我在這裏不繪一張圖畫，我就可以永遠不用畫圖了，』那藝術家說。『但我們必須先上去瀏覽一番這個迷人的城。』

我們把車駛了上去，在一個莊嚴的寺院前面停了下來，我們進去參觀着。這是在八百年前救世軍所建築的，他們揀着最可愛的地方築起了他們的屋宇和敎堂，那種建築是永遠都顯得莊麗而富貴的。

大自然替我們安排了一幕好戲。在這山上突然落下了陣雷大雨。叉枝樣的閃電刺破了昏暗的雨天。沉濁的雷聲接連地響着，使我想起了在塞城那個有着一個詩人的靈魂，和一個擊鐘人的熱情的小人兒牽着那大鐘的繩索發出來的回響。那陣雨的壯麗的景色使我站停了望了一會，然後走進這梅特蘭尼的寺院，這裏有着一個偉大的廳堂，那是寬大而作白色的——除了有着一些黑石的奇特的花紋——靜寂而壯麗的。那些救世界都已散去了——那老年的克里蒙棱便是那些禁止這種最後的宗敎軍隊中的一個——這裏除了我們幾個在這神廟中間便沒有一個人跡了。閃電的光線從窗子裏射了進來，一片寒酷的白光耀着牠的高高的白色廊柱，牠的團圞的拱門，牠的寬大的空曠。

在這個敎艮台深山裏的寺院是值得玩一下的，我將永遠不會忘掉牠。

九

我們又走上了我們的路，到賽默(Semur)去，我們的藝術家曾經在那裏住過三個月，認識了許多朋友，現在他希望再去瞧一下他們。這次的旅程使我們經過了法國一個極美麗的角地，經過了一個有着極多稜堡的古宮，隨後又穿過了一個古門，這裏有一個吊閘依舊還掛在愛波易脫村(Epoitte)村的外面，隨着便沿着一個壯麗的花園走去。

喀遵一面開着車，一面望着那花園裏。

『大部舊家都已分散了，』他說『這些地方現在都屬於一些製造朱古律糖或女人襯衫的人所有的了。』

我們又到了那名字叫做蕎納的美麗的河邊。

這把我們領到了賽默城，牠的位置正在一個聳起的地面上，那種富有生趣的樣子看去差不多就像是一個假的東西。在賽默河上面有着一架已經在幾百年前頹毀了的橋樑，現在還剩下了一個寬大的架徑。高高在上面的，一座牆聳出一座牆的，現出了一個中世紀的城市，側面有着四座大塔，中間擁擠地推着許多教堂，古宮，法國復興時代的邸第，和一些紅屋頂的住宅。

『這簡直像是一個神話故事哩，』那小說家說。『我相信那睡美人正在這個地方。我相信我們將能看到她還睡在這些中間的一個古宮裏面呢。』

那藝術家也許正感到他是像了李泊文惠格爾（Rip Van Winkle）了。他探望着他的朋友們，但他們死的死了，離的離開這裏了。他打着掛在一些古老門邊古老牆上的鈴，但沒有人應着；走後有一個女人從街上走來，向他望了一回，稱呼出了他的名字。她住在賽默的一個邸第裏。她打開了一個門。我們隨着她走進了一所屋子裏，那看去是非常荒涼的，隨着她又引我們走到了外面的一個露臺上，從這裏看出便是一片寬曠的可愛的景緻，這使我們不禁驚呼了出來。那條河流正躺在我們的下面，還有那賽默的下部的城市，幾架橋樑和深色的屋脊。那藝術家問起了許多幾年前他所認識的人們。其中有的已經結婚了——那些曾經和他一同作畫的女郎，以及那些曾經和他一同笑樂着的青年們。某某夫人已經死了。某某先生已經老得不能見客了。賽默城自從他的那次遊覽後已經變老了。我們也變老了，這使我們想着不禁起了一陣激動的感覺

在接近一個高門塔——這是已經從頂到底的頹毀了——旁邊的一垛牆上，那裏正有着一塊寫着一種古體法文的平板，我們讀着上面的東西覺得非常有趣：

Les Sem rois
Se Plaisent
En L'Acointance
Des Estrangiers.

（賽默人
多好客
喜結交
外鄉人。）

承霤口從屋簷上望着我們。在那復興時代模式的古門上的壁龕裏雕着一些小的聖哲像。在那些花園裏，各處都有着一些離奇的泉源，就像是意大利的東西搬到蘇萊來了。我們沿着在壁壘上走去，以前這裏曾經有過一些穿着沒有護面甲的盔，拿着長槍的敦艮台人走在這城牆上面，巡視着不使增惡他們的法國人接近。那些通過天主教堂去的狹小的街道全都掛起了旗幟，據說是在慶祝聖女貞德的節日了。

我們在金綠旅館裏留宿下來，我有着一個寬大的臥室，還有一個洗澡的小室，一共是二十個法郎。在樓下的餐室裏，那裏的牆上正有着一些現代的畫圖，但這簡直是非常可怕的，其中有些除了是一般愛好那種顏色雜塗的現代畫的人纔能感到欣賞的。這些都是一般抱着極大希望，帶着許多潔淨的帆布到賽默城來的藝術家中的一個所留下的東西。那侍候我們的女侍者曾經在這裏留下了好幾年的，但她已經記不起我們的藝術家來，他是曾經領着一班學畫的女生徒在這裏住下過的——在他相信那是這種人羣的第一批。後來她曾經看到過許多這種人羣的，但自從有了一些什麼事情發生之後，他們便不再來了。

黃昏之前，晚飯的時候還沒有到，我便到那天主教堂裏去參觀了一下，在寺外的臺階上，我遇到了一個牧師和一個助手，我和他們攀談了起來。他們搬出了一個小的簧風琴，那牧師正用他的手指彈動着奏出了一些愉快的短曲，那種聲音就像是進行曲樣的。我覺得非常奇

怪。在這空場上並沒有一個人。他爲什麼在這黃昏時候在那敎堂外面奏起了這個樂器來呢？我走前去向他問着，他仰起了他的一個瘦削的，但是幽默的臉，抬起了他的一雙愉快的眼睛望着我。

『我正在預備着慶祝聖女貞德的儀仗呢，』他告訴我說。『這就將在今天晚上九時開始了。我們還將表演着一些焰火和各種奇特的節目呢！』

他是非常和善的，他在賽默城遇到了一個英國人感着非常高興。

我表示非常抱歉英國人曾經那樣不客氣地對待了聖女貞德。

他非常熱誠地笑着。

『我親愛的先生，法國人在那次縱火焚她的事件中也並不是完全無罪的啊！』

他闔起了那簧風琴的蓋，就像是預備有一次談話的樣子。

『賽默城的人民幹些什麼工作『嗎？』我問。

『賽默城的人民是絕對不幹什麼工作的！這是他們的特性。瞧在我們前面的這個廣場。這就是代表着在賽默城的生活啦，我親愛的先生。』

我瞧着那廣場。那裏看不到有一個活動的人的影子。賽默城的生活大概就笑這個廣場一樣的空虛哩。

『這是一個擁有產業階級的城市，』那牧師說。『現在因爲稅和其他種種災害使這擁有產業的階級也感到非常窘困起來了。但終究我們都還能生活着。今天晚上這裏就將有一些燈彩的慶祝了。這裏就將有一個小興奮了。』

他想着在賽默城裏的一個小興奮感到了非常高興。

我相信他正是佈置這一切的主持者呢。

隨着在這次友誼的談話後，他便告辭了。這是他的晚餐時候了。他希望我能光臨瞧着他的儀仗和燈彩的慶祝。他有一個姊妹在英國。他曾經到那裏去過一次，得到了一些愉快的回憶，但那是已經過了一個很長久的時候了，那還是在歐戰之前的事。他已經把所有的英國話全都忘掉了。

他熱誠地伸出了他的手，在我的手上緊緊地握了一回。我照着他的樣子，那樣迅疾，那樣靈敏，那樣幽默，那樣有禮地向他行了一個脫帽禮。

晚飯後我們走去瞧着那慶祝聖女貞德的儀仗。當這儀仗開始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在那敎堂前面的空場裏已經擁滿了居民——那些受着賦稅的苦壓的擁有產業的人，還有兵士，店主，和他們的孩子。我看到這些人羣都穿得非常漂亮的衣服。那些孩子都是非常可愛的。那裏有一個穿着一套水手裝的小孩，金色的頭髮正像是一個英國人一樣的。他正一刻不息地在候着那儀仗，他常離開了他的父母爬上了一些高的臺階上，吊上了一些舊水溝裏，把他的頭探進了一個石欄干裏。

『那個孩子該會折斷了他的頭頸哩，』我說。

『我希望他如此，』那藝術家說，他有時常有着一種殘酷的性格的。

我們擠進了那人叢裏。我正站在一個端莊而高貴的長個子牧師的旁邊。他並不喜歡說話，我設法和他談着，他祇有禮貌地直截地回答了一些我所問的說話。也許他對於英國人的焚死聖女貞德正還懷着一種怨恨呢。這些人民都很肅靜的，就像是正在敎堂裏一樣的，講話也講得非常低聲。隨着便響出了一陣鼓聲，和銅樂。從一個牌樓裏走來了一串燈籠的亮光，就像是火把的火焰樣的。幾十個少年兒童在這裏整隊走過，在他們後面還隨了一大隊女孩子。他們都聚集了在敎堂外面的前廊裏，我的那個和氣的牧師正在那裏拿着他的簧風琴，開始在奏起來了。一隊歌誦隊在那紅色的燈籠下面唱出了讚美歌。歌聲傳遍了這廣場裏，許多賽默城的百姓全都應和着。這是一個唱得非常緩慢的帶着一種端莊的

旋律的歌曲。

在我旁邊的那高個子牧師回答了我的一個問話。

『C'est le Chanson de l'Étendard』。

這是一個爲了紀念聖女貞德編出的旗歌；聖女貞德在他不曾被人誤爲女巫焚死之前，他曾幫助法國得到了勝利的。

隨着在這賽默的大教堂裏便產生了一個奇怪的事蹟。一個小的人影沿着在那許多高塔中間的一個的圍欄旁邊跑着。所有的人全都仰起了頭望着。一個號角響出了一個顫動的聲調。突然的一簇紅色的火焰高高的衝出了牆頭，所有這教堂裏的黑色人叢全都照亮了。這整個大的建築物的高塔和大堆的扶壁全給這跳躍着的火花染紅了。這個火焰亮了一回便息了。於是歌詠隊又唱起了歌來。這個空場重又變黑了。那大堆的建築仍舊暗了下來。但全體人羣依舊默默地在等待着。一個焰火在那塔頂上射出直衝到了天上。號角又響了起來，焰火便散出了許多星朵。這個教堂突然的又光燦了起來；這次的亮光使牠變成了一個白色的迷人的東西，就好像這是在夜間像一個美麗的境樣的夢現了出來。經過了一陣昏暗之後，這個教堂又第三次的亮了起來；這最後的一次是最動人的。金色的雨滴突像然急流樣的落下了在塔上，尖閣，鉛框玻璃窗上，以及一些扶壁上面。這就好像是一個金液的小瀑布從黑暗的天上落下似的。

『天啊！』我想『如果這些東西在威斯敏士持寺院裏幹起來時，人們不知會作什麼感想了。』

我覺得把火像這樣地在法國的一個光榮的建築上面玩着眞是非常危險的哩。假使這種假火落在這教堂上面引起眞火來了怎麼辦呢？這是誰也不會顧慮到的。他們默默地欣賞着這個景色，但却沒有一點熱情的表示。一個歌又唱了出來。那些拿着紅色火把的男孩子離去了。人們抱着睡熟了的孩子回轉家裏。所有這些火焰也許正表示着了，那曾焚死了她的洛恩的祝火的。

無線電情人

自無線電收音機盛行以還，美國中人之家，均皆置備，以爲日常消閒遣愁之需。而利用無線電宣傳之廣告術，亦風起雲湧，層出不窮。美國支加哥某播音台近爲吸引聽衆起見，特聘一音調優越，談吐雋美之男子，每日作一次之空中談話，名曰「無線電情人。」凡美國中部及西部各地之置備收音機者，皆可聞之。

當此項談話開始時，柔情脈脈，婦女聽者；無不神往。茲錄其談話之一節云：「現時僅我與君及君之無線電三者矣，座無他人，曷移君之坐椅以近予，予將與君作密語也。」

「無線電情人」之節目，自上午十時起，蓋此時藁砧已外出辦公，主婦操作家事甫竣，疲乏之餘，聆此遣興，頗適需要也。

倫敦塔之火警

倫敦古塔，具有悠久之歷史意味，其形如城堡，平日開放，可供京都人士之眺臨。日前該塔忽然發生火警，由守衛該塔之第三隊士兵發覺，卽發出緊急求援之信號，十秒鐘內，士兵將各塔門一律鎖閉，登塔游覽之仕女千餘人，悉遭囚禁，蓋恐若輩聞警爭先逃避，反釀巨變也。

守衛長立卽命令各士兵拔鎗出刺刀，保護藏有皇室鑽石之隣室。又十秒鐘各救火隊員已聞訊趕至，急速施救，歷三分鐘而火告滅，秩序立時恢復，臨時幽禁之千餘觀客，亦卽釋出，若輩雖見外間情形略有慌張，然尚不知有火警也。

事後調查火警發生之原因，實係走電所致，計共焚去一室，救火時擊毀玻璃數塊，損失尚微。

美國之鬼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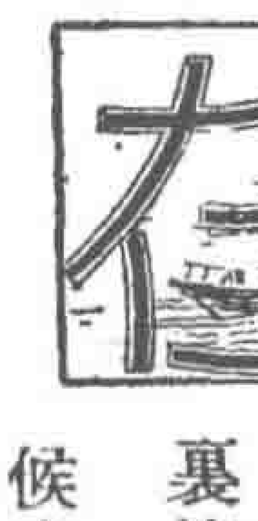
美國意利諾州石島居民喬壁治令斯雷（George Billingsley）所居，隣一墓地，而尚相安。自本年五月以後，每夜必有鬼魅之騷擾，有時作呻吟聲，有時彈玻璃作怪響，有時榨取牛乳，紛擾迄無寧日，喬治苦之，因雇衛士數人，俟魅影出現時，卽出槍轟擊。顧旋滅旋現，終且加厲。某日喬治夫人偕子女觀電影歸家，忽見一鬼踞坐車頂，又有一次，陽台上之坐椅，竟爲鬼移去。

鬼之服餙，往往而異，某次出現於玻璃窗上者，係衣白色長袍，面部手部均作黑色，某次又衣黑色長袍，面部手部則作白色。入夜嘆息與喘氣之聲，聞者股慄。科學昌明之美國，有此怪事，亦殊可異已！

旅行講座

高夢旦先生訪問記

趙君豪



嚴寒的冬天，午後不到五點鐘，天已完全昏黑了。日裏沒有空訪問高夢旦先生，是約在五六點鐘的時候去的。高先生住在滬西膠州路，馬路很冷落，兩旁的樹影，和搖幌不定的路燈光，顯出一個清冷幽寂的所在，下了車，便叩高先生之門。

高先生是一位旅行家，我是向來知道的，上次從聽到蔣竹莊先生的言論，我更曉得高先生的爲人。高先生非但歡喜游覽山水並且爲人處世極其風趣。

× × × × × ×

在會客室中等待片刻，高先生便出來相見。

蔣竹莊先生嘗說高先生「無足游山」，這句話是形容高先生游山非轎子不可，辜負了兩足。我腦經中幻想的高先生，是身軀高大而又極肥胖的人，然而現在所見到的，恰與我所想像者相反，高先生是一位清癯嚴整的高齡學者，並且好像很能健步的。

拱手寒暄以後，我們便靠火坐下。

我說：「上次和蔣先生一談，知道先生極其歡喜旅行，所以請蔣先生介紹，想請先生談一點游覽山水的趣味。先生到過不少地方嗎？」

「江浙幾省，只有天台山不曾去過，其餘天目，雁蕩等處，我都到過。北邊如西山，泰山，南邊如香港，廣州，也曾去游歷。廣西僅到了梧州，偏是山水甲於天下的桂林，倒沒有去。這幾年來因爲年紀老了，雖然也出去走動走動，但是沒有往年的豪情了。」高先生說話，響亮而急促，神情之間，生氣勃發，一定很亢爽而富於熱情的。

「五嶽都到過嗎？」

「只游了兩嶽，就是華山和泰山。恆山，嵩山，和衡山沒有去。我很健忘，游歷時欣賞山水之情，游歷後又懶得動筆，所以未曾寫遊記，現在什麼都不大記得了。」

我想了一想，高先生並不是不肯多說話，實在是一時無從說起，只得多問一點罷。我說「先生到外國去的情形如何？」

「外國我到去過幾回。」

「是那一年呢？」

「我到過日本，到過歐洲。年代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我從歐洲回來以後，歐洲大戰就開始了。那時，先兄子益先生，在意大利當公使，

我們是去遊歷的，意大利，法國，俄羅斯，都去玩了一趟，回來是從西比利亞坐火車歸國的，來去共是四個月。」

「那時的歐洲，想來極其有趣的。現在到歐洲，不過二十三天，先生去時，路上要不少天數嗎？」我繼續問，



高夢旦先生近影

「要三十幾天，先到香港，後到新嘉坡等地，在法國馬賽上岸，經過了法國德國到羅馬的。」

「先生爲什麼歡喜旅行呢？」這是我一個很平淡而可怪的問話。

「旅行是我最大的嗜好，所以很歡喜了。」高先生答復得很有風趣。

高先生繼續笑道：「可惜我脚力差一點，險地不敢去，蔣竹莊先生膽子大，時常拉我走路，我們是幾十年的老友了。」

聽了高先生這一句話，蔣先生所說的「無足遊山，」我方纔相信，心中暗暗好笑。

「可惜中國交通不方便，有許多名勝，都被埋沒了。」

「交通現在還好，比較從前便當得多了。」

「先生，黃山到過嗎？」

「去年去的黃山很好。我看見過許多山水，以黃山爲第一。」

「南方的山水，比較北方的山水如何？先生有什麼見解？」

先生笑道：「沒有什麼見解，泰山的水與樹木，也和南方的山差不多，然而北方的山，好像比較偉大一點，但是南方的黃山，也不能算小呀！我們在書本裏所知道的泰山是大得可以，但也不見得大呀！

我問道：「先生對於中國避暑的地方，覺得如何？」

「避暑我也不時去的，廬山去過，青島住過一二天，莫干山範圍較狹，住過半個月，我覺得黃山希望很大。黃山現在的交通很方便，

食宿有中國旅行社，我們從上海去要過一夜，至於囘來的話，早上從山上動身，當夜就可以囘到上海。」

我們談到這裏，我請高先生寫幾個字，高先生不肯，他笑着指壁上的對聯，我擡頭一看，壁上挂的是：

夢旦先生六十大壽

喫肉走路罵中醫年老心不老。

喝酒寫字說官話知難行亦難。

丁文江造胡適代書

我看了這副對聯，覺到做得好，寫得好，但不知其所以然。

高先生於是乎告訴我罵中醫的典故，是說丁在君先生家裏請中醫的一段笑話，中醫的姓名，在這裏不必寫出。

高先生叫我看對聯的最大目的，是證明他的字寫得不好，並不是不肯寫，我當然也不敢强人所難了。

字無法取到，我又要照片，高先生上樓取照片的時候，我起立徘徊，又看到胡適之先生一首小詞，怪有趣的，連忙抄下來：

「很小的問題，
可以立時辦到。
聖人立言救世，
佔不多不少。」

「一生夢想大光明，
六十不知老。
這樣新鮮世界，
多活幾年好。」

小詞一首敬賀

夢旦先生六十歲生日

夢旦先生在家庭朋友間，有聖人的稱號。我這首小詞，只是從我眼裏看出來的聖人哲學。將來續有見到之處，當補作聖人哲學續編，等夢旦先生七十大壽時寫出來博他的一笑。

民國十八年胡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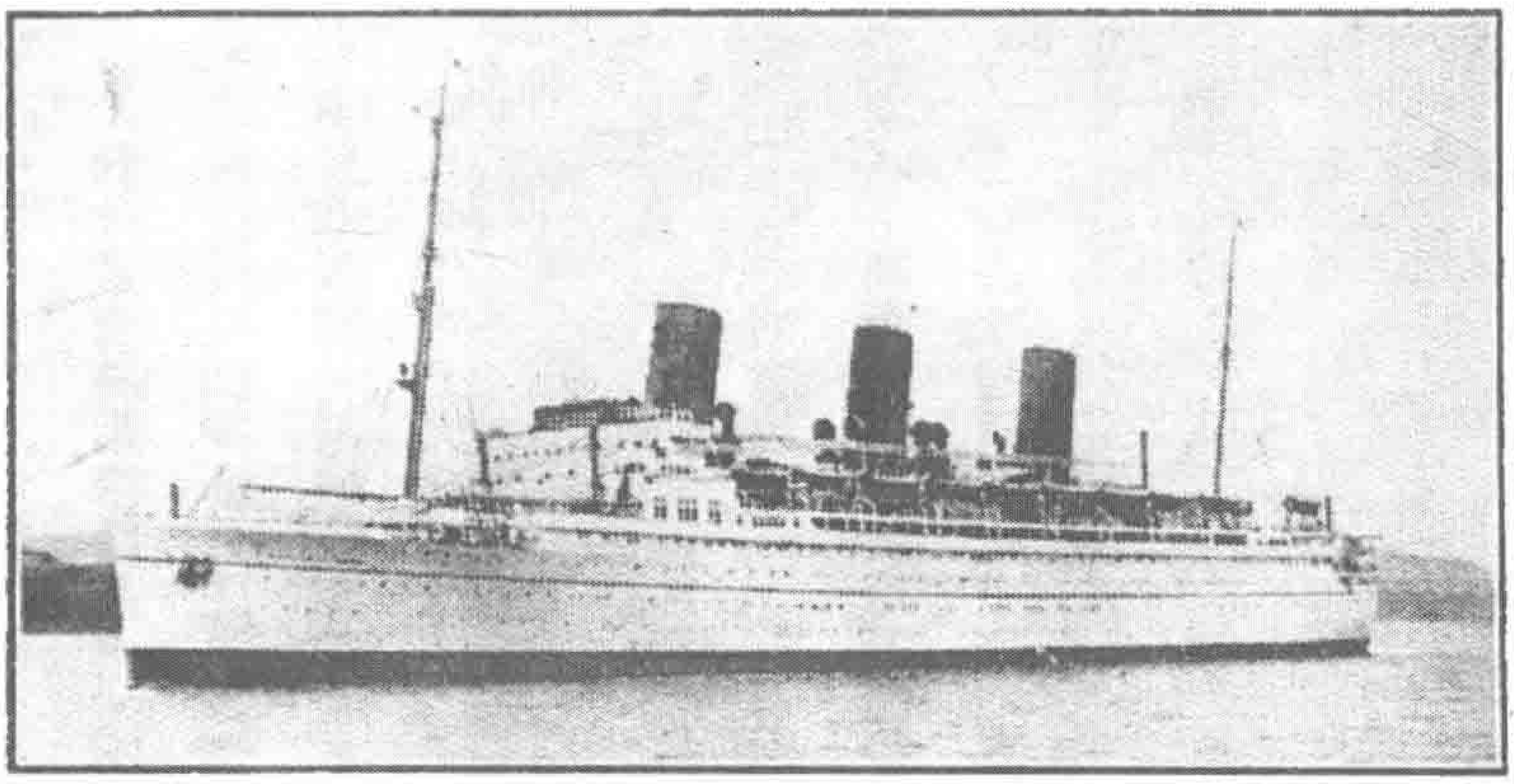
剛剛抄好，夢旦先生也下來了。我得到他的允許，把這首詞登在這裏。夢旦先生的爲人，從丁在君胡適之兩先生的對聯和小詞中，是活活的描寫出來，也無庸我多所紹介。

不過，我想夢旦先生所以如此亢爽，所以所此生氣勃發，所以如此有風趣，當然得力於旅行不少。

××××××

當握別的時候，夢旦先生以爲談話好像無系統，再三表示歉意，還恐怕我不夠寫，然而先生所給我的一切是儘足夠寫一篇訪問記了。

歸途雖然是一片清寒之氣，但是夢旦先生所給我的印象，活潑而有生趣，宛如春光明媚之天。



本公司馳名之白色皇后號輪船爲航行界之巨擘噸位最大行駛迅速而無暈浪痛苦由上海至香港四十二小時可到至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船中設備擬比皇宮大廈有跳舞場浴室花園影戲院休息所游泳池健身房閱報室並有無線機搭客通訊應用便利至若餐膳烹調適口招待週到尤其餘事有口皆碑無待贅述本公司兼售歐美來回票價格特別從廉並有自辦鐵路及高尚旅舍遍滿坎拿大全國是故久爲旅行家所稱道如蒙預定艙位或垂詢一切無任歡迎

上海北京路一號

昌興輪船公司啓

電話一九四九〇號

上海至香港—小呂宋

正月十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正月三十日	俄國皇后號
二月廿六日	日本皇后號
三月十日	亞洲皇后號
三月廿五日	加拿大皇后號

上海至日本—檀香山—雲哥華—西雅圖

正月十六日	日本皇后號
正月三十一日	亞洲皇后號
二月十三日	加拿大皇后號
二月廿八日	俄國皇后號
三月八日	日本皇后號
三月廿二日	亞洲皇后號

亞洲及俄國皇后號不往檀香山

二五—一九四

約智齋擬唐人說部

汝南女

趙叔雍

汝南女字梅君，著籍滃洲，其先蓋河洛閒人，累傳始南遷。父尙，事貨殖，越重洋，漁鹽之利，惟所獨擅。生子女三，梅君其季也。邑有義塾，飾古刹爲黌堂，尙遣就學，二子好弄，梅獨穎悟，輒冠其曹。尙晚歲納旁妻，勿理所業。婦氏陳，則屏居姨氏之家，挾梅與俱。梅特明豔，方十四五時，奇花初胎，朝霞散采，挾書篋糈，往返隴畝閒，羣稚多就離落，絮絮款語。皋比亦謬致期許，將爲進身之梯。梅不解事，徒以矜才，鳴其得意。於是議婚者雲集，豪族隴西，顯宦遍海內，欲以幼子就婚。尙以梅右母別居，謀卽遣嫁，而梅見譏昆季，一勿之顧。會蘆子城去滃洲，衣帶隔水，旦夕可航，蕃市賈胡，四向雲集，漲金迷碧，論者比於波斯之海市。梅側聞勝概，遂請於尙，謂「村學無可津逮，研精首貴勵志，蘆城庠序，甲於海國，僅遜西京。懷兄微多嗜好，難事遠游，倘以弱女，走侍慈闈，兼求問學，他日得一技之專，亦吾家錫天膺之福」尙素憒憒，惡其言，斥勿之許。梅又訴之阿母，陳媼韙其言，定計且行，遂謁尙索行資。尙從旁妻言，持千緡，遣之去。陳去，小室且得主中饋，於勢益張，故陷而促其行也。陳媼得資，遂挾女附海舶。濤瀾千疊，素雲一帆，煙靄迷空，曈曨漲旭，梅以弱女，背離鄉國，扶舷惆悵，至於雪涕。翌晨，舟次蘆城，以妗氏之介，謁一戚串，客其家。或謂刀圭之術，惟西胡獨精，苟得其技，足以名世，梅納其說，遂師一夷醫，彼以海客鰥夫，來投中夏，初非良士，尤利梅色。每接款語，心醉神陶，明燈斗室，便來促膝，且多餽貽，冀惑梅意，梅頗許其誠。陳媼則乍來闤闠，迥異鄉居，梟盧縱夜，酩酊繼日，鄰里歆其多資，胥小於以啓跡。梅或歸承顏色，初不易博萱室之歡。又覘所擕，已喪其半，自省非計，戚然大悲，有時亦決絕留夷人家，欲以暌離，少資幾諫，媼沈湎盤龍，殊不挂意。夷醫窺見隱哀，屢托詭詞，憐其身世，終爲持挾，得遂非禮。梅事後尋思，自慚衾影，付之茵溷，既無諧於百年，終暌異於萬里，而鑄錯已成，徒呼荷荷！此夷既暢所欲，喋瀆日繁，梅本不之顧，轉以生厭，漸亦乘閒，浮舸將去。言別之際，索一倩影，謂「天國海涯，斯別或且千古，願得展對，如接神交，」梅亦靳之。於是西胡既行，梅亦輟學，而同室習技，有數共几研，向謀圖逞者，至是遂合力貢媚，日造梅所，甘言蜜語，紛至沓進。又引之赴廛集，爲致：粉霞之帔，方空之紗，龍涎之香，火宛之布，下逮葡萄名釀，吐綬錦雞，凡可博美人一粲者，無不輦而進之。時海隅盛行波斯胡旋舞，士女踏歌連足，應節赴絃，挽手凭肩，目成心許，夷人倡之於前，闢廣廈，設帷鐙，列蛾眉，隱現於靡曼之閒，挑招於酣醼之際，中朝名閥，觀之心醉，輒爲效顰，多致麗姝，鏗鏘以赴，比之上河祓禊，盛況倍蓰。羣從至

是亦勸梅習之，梅修夜無俚，既不得承愛於膝前，遂以遨翔消晷刻，秉茲慧質，若獲天授，不旬日，其術大進，周旋於紅纓翠蓋之林，光彩盈庭，明珠無色矣。海國習尙靡侈，每作夜游，拂曙未已，同游林生，白皙宛好，善柔事婦人，卒獲奉身，與梅繾綣；梅漸更世故，謀得寄托，亦微申其私情，合歡累日，竟爾忘返，林父恚而偵之，得其跡，略禁以歸，爲之別婚名閨，梅亦無計，徒爲抑鬱，肝膈爲之勿舒，因造大梁鄒大夫，求已其疾。鄒以醫術名，駟馬連枚，座客常滿，獨罕嘉耦，自接梅，驚其容采，加意憐存，劑和之屬，一一手奉，並時過其廬，爲按方藥，一日或三四至，深夜非俟成睡，不忍言歸，梅感其稠疊，竟以委身。大夫稅宅敦仁里，鄰其醫所，用爲外府以款梅；又爲飭置奩事，斗室雅潔，布署楚楚，梅奉媼居而安之，大夫日數至，卽有寸晷，亦必過省，少釋其行役之勞；同牢三月，無歡勿共，梅以爲可托之終身，則促其涓吉成禮；大夫固有荊室，奉親鄉邑，亦聞至廬城，遂不敢越禮以取咎，則僅唯諾，謀緩時日。而矢愛之忱，未嘗少釋，遂厚其贈給以慰之。更三閱月。禮數猶虛，梅不可奈，淹淹復病。會大夫有同學子彭生，方就庠序，暇或與大夫同來，生方十九歲，儀像嫻整，見人靦覥，如好女子，私欲暱梅，梅將吐復茹，眉宇之際，神思飛越；梅詢而得之，以爲久更世習者，難共歲寒之盟，初冐塵絲者，正入英年之選，況以弱質，屢敗貞堅，小劫千春，僅當於調笑，及時行樂，何吝乎形骸，遂示意預許幽約。始而瓊樹瑤林，輕車單舸，繼則茜窗鈿閣，噓暖量寒。嘗一日。梅以奉母禮佛。去海南。海南爲大士感應所屆伽，沙三尺潮，音半樓，陰攜生俱，結契道場，生與梅誓，盟之以死，更必結縭，世世生生，喜果人天，善緣梵界；並貽以雕翠之飾，用示表記，謂「苟毋相輕，永繫皓腕。」梅親受之曰：「他日願以爲殉，弗忍一日，去此奇珍，」自是而還，更略形迹。生出庠舍，立造梅居，大夫覺而異焉；藉隙廉偵，終得其實，排闥直入，人影連衾，交履在地，生大慚卻退，梅翼之以出，大夫直言抵梅，梅抗不相下，於是大夫曰：「經年幻泡，至此俱醒，別矣汝南，無更相見。」梅亦含憤竟去；臨別斥大夫曰：「始願相從，永共枕穴，不圖衍約，誤我芳時。彭生實愜余心，何忝君事？鎩羽分翮，此正其時矣！」方梅欲行，陳媼初不之直，而梅卒加反詬，母氏無可置詞，襆被同出，覓宅遷北門金張里。時梅資耗殆絕，彭生之來，解顏爲歡，漸識其狀，單寒學子，亦莫能振之也。金張里鄰女霍氏，性非孤介，口多便給，嘗從蟻媒鄂君六娘，陰以淫行自給，彌足存活。比見梅至，視爲奇貨，爲介六娘，與款曲。六娘遂引諸少年，與共游宴，少年事獵豔，求得匹配，六娘故昂其需索，謂「待字之花，殊非蜂蝶可倖致，」梅亦廉得其情，自度良家，何致淪諸藪澤，前所遘引，雖喪厥躬，猶出心許，此則市利，無逮恩義，外此又罕良策，足以自存。歸面嚴親，必遭訶譴，貽笑昆列，騰謗衆鄰，展轉思維，漏永怯睡。晨鷄甫唱，動平旦之情，玉影移枝，寫啼紅之

淚，終以萬物炊爨，何獨軀幹！生不能托於專愛，便當騁其英華，藉此權奇閒賫游戲，莫待秋風倏起，見招團扇之捐，且教春豔乘時，先盡標梅之致，因爲首肯，以報六娘。最後得諧者一人，其人若申天爵，喜不自勝。梅與之約旬日相見，移時卽行，月奉百貫。如是者數面。忽泥其來，斥爲宵小，此人至不知開罪之由，因六娘以訊之，則曰：「吾非豕之就屠，椎之待務，今雖抑居此中，所希冀者兩端，一掬心見示，對以血誠，鄉愚鄙夫，在所不卻；一凜奉吾言，無少見背，喜怒百態，惟實自主，少獲人生頤指之樂；百貫以市吾身，萬緡不能奪志，余降辱之餘，安能更汨此心，伴歡以應厮豎耶。」六娘無以難之，飾詞謝客，別爲之妁。於是飛天將軍張偉；國戚平成，海賈胡立人，綰轂胡技士，陸續至共寢處，梅或少假顏色，或默無一言；而張平以偉男子工行媚道，特加垂存，約過所居之金張里。胡技士且偕游京雒，瞻中山王陵，游孫氏園，並影造像，等之伉儷。時梅差足自了，芳意拳摯，猶屬彭生，生亦排日來會，梅陰爲部署，勿使相值。卽鄒大夫亦屢造其居，求賡舊夢，梅性剛果，不復之許，相見徒及寒暄，大夫自負夙好，亦終無所成也。其年，吳藩世子，奉嚴命有事海疆，整飭之暇，左右或以聲色來侍，世子視之蔑如。右丞錢超密啓曰：「凡姿俗陋，甯邀嘉睇，但當得其巷陌，斯有可觀，若意有屬，願以裙釵所知者進。」世子聞之，命卽召致。鄂君因以美姬爲飾俱至，世子試其藝，微爲動容，未有所注，而超問六娘，曷不與梅君來？六娘笑曰：「梅君負令名，新又有屬，雕陰神豔，非輦金帛，不易致；世子若不加禮，媼亦且汗顏無地。」世子曰：「安有神豔而不屬意華胄者耶？願一接之。」六娘唯唯，世子遂單騎就鄂君，梅適來會，相見移晷，都無片語。梅驚世子俊采，世子亦惑梅丰裁，兩情若契，秋水欲流。六娘知事諧，斂扉以退，時爲文明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海隅風物，漸涉亢熱。梅曳玄裾，束深衣，蘭肌暈雪，菉指銷紅，鬢髮如雲，素臍切玉，喘息則細吐眞香，笑語則微波春靦，溢蕩思於秀肯，攜治魄於明眉，片晌而私語凭肩，迴眸以扶醒選夢。世子素習清標簡貴，不善夸語，梅亦酣醉，但挹穠香。須臾，進白請推愛枉顧所居，世子頷之，厚餽以別，六娘含笑，送至門外。世子於是以長史俱，翌日往謁梅，小樓深巷，地不盈弓，應扉阿鬟，莫知賓禮。梅方浴起，操縵而歌，遽聞客至，掩袂逢迓，漸忸特甚。世子脉脉無語，不敢偭越，而陳媼來殷勤致語，世子尊之爲姨輩，與及家常，媼亦晉接，惟恐失客意。世子得閒語梅曰：「璧桃花下，乍擬千秋，兜率天前，便如隔世，日昨勝會，叨侍仙娥，得毋斥小生之唐突？幸鑒恕之！」梅嫣然一笑，神宇流暢，神韻飛越，似有所動，酬其深恩，世子爲之忐忑，小坐便行，乍前復卻。梅則推襟私語，約以重來。世子步歸朱邸，若有所失，期會薄書，意俱勿屬；天色就暝，卽赴別飯，召梅與會。梅固尤物，別逞恣態，意象高華，尤勝於容裝以外，益復解事，言必有中，文彩斐亹，述

其身世，侃侃無隱，世子益憐而惑之。如是浹旬，世子忽拜朝命，將游百粵，有所句當，計程而行，揮巾言別，海隅空外，彩妒霞明，月落潮生，爛兮星上，初縈別緒，言念嬋娟，日草花箋，寄聲珍重，情不可斂，則進而誓之貝闕曰；「幸値休明，得與汝南，一共色笑，相見伊邇，情緒萬千，睽異雲泥，望懸南北；雖今生離合，未敢遽言，而再世因緣，期在必卜。幽明之際，實鑒鄙懷，人天相通，宜存丹愫。謹以盟書，布諸水府，明神所燭，不渝此心。」世子蓋知梅意或不能專，將後約以期玉清之再世也。維時梅周旋諸生閒，動定如昔。迨匝月，世子自海南歸來，解維深夜，出諸艨艟，先赴別館，走伻相約，梅竟不至，展轉衽席，無以自甯，迄於卓午，忽然涖止，神光煥發，一如別時，喜極欲涕，責以後期。梅自承使來，適出預盛會，歸已寅夜，未敢相擾，亦不詳省，約自伊誰，懼遭狂且，或致凌暴。世子密愛深憐，轉詞而慰之，並出象貝龍鬢之屬，申其嫵婉。自茲同留別館，凡三日夕，始覆朝命。梅堅約世子，過從宜繁・少申別緒，世子亦遂無日不扣幽棲。會一日，詢得梅赴他約，歸加切訊，梅涴瀾自白，痛加懲改。曰：「公子果加見愛，何敢以自汚者汚人，此中委曲，請勿復問。」世子以愛之彌篤，亦遂釋然，餘情不宣，衷腑俱熱。歲日將邁，胡帝胡天。世子又嘗語梅：「知卿多情，亦復解事，世多蕩子，側媚令說，自分不如，情獨見鍾，甯非異數？請畢其詞。」梅則含涕答之曰：「緒出望系，身世自憐，墜比胥泥，情高雲嶽，心期千刧，合諸濁流，游戲化城，無慚薄倖。竊懸準鵠，徵逐塵凡，自信能以容色。奪人所愛，足鳴豪誕，不爲非樂。次則謹身之流，未歷世故，赤心見剖，事我以誠，不薄其愿。更有殷勤見侍，聽余揮斥，鞭撻無忤，縱多僞態，亦快我私，聊共宴游，列之朋錄。再則初逢花底，遂策輕鑣，一度隨緣，便加訣絕，爲風爲絮，邂逅水萍，余初無存心，亦不能涉之契好。若公子者，相從累月，推解俱誠，陰獲私衷，遽以身許；勝因所種，日月爲光，涪溉所加，槁灰重熱，初非褭馬之盛，名器之重，能使弱女，迴其已斷之腸，續其垂離之筈也。」因請許字專房，期有歸宿，世子未有以應。如是者經歲，封胡擾我巖邑，天下震動，朝旨又以世子監軍，戒期出關，無許輕逗，世子黯然，引梅言別謂：「此行奇險，能否更面？不可預期，彌年之歡，行擢旦夕，他日得有嬪托，風宵星夜，一荷深思，泉路無知，亦當感浹。」梅聞之嗚咽，殊不可仰。囁廉曰：「公子有事疆場，必操勝著，余閒得京訊，痛茲陸沉，廉頑以興，榮膺綬節，不敢效兒女子故態，亂人意緒，請奉陋影，以伴旌旄，抽暇相見，便通神契。」言次出造像，儀態卓絕，扶闌立於中山王陵之次，並留題曰：「王功業彪炳，百世如生，丈夫子爲國爭强，庶不負憑闌者仰止之心眼。」書未已，粉淚交睫。世子素性剛果，亦爲扼腕，揮劍贈之曰：「此平生所習御，相隨廿載，迄未去身，斬水不流，揮斤可堊，今以留別，供卿拭玩，斬芟之盛，竊欲比之覩物懷人，無閒戶闞。」言次別去，歸府署，屏當上

道；軍次臨榆，以片紙抵梅，梅又以造像報之；像在海濱，拍浮之餘，披襟爲樂，世子如得瑰寶，襲之衣底。初，世子獲交於梅，梅芳意有加，漸疏故舊，平成以貂嬋之貴，延陵以行賈之富，並爲擯去，世子一一知之。梅曰：「茲數子者，曩亦承余顏色，資余膏沐；但見君子，便惡凡近，不圖衒衍之餘，何獨爲公子所顚倒？」惟所眷彭生，閒來臨蒞，梅亦不諱其事。曰：「此子禮余如天神，貞我如冰玉，守信行義，背之不祥。當荷見容，完此私願。」世子笑而存之。世子之行，彭生又偕赴海南，故造像於揭渡之際；又嘗預盛會，偶患不繼；世子遠征，無由周給，則掉臂爲踏歌娘，出入舞榭，纏頭甚富，而朋交亦雜。既坐樞府易人，內移廟算，外更宿將，世子知事未可爲，整旅南歸；復與梅合，苦道別後短長。梅聞戰訊，心有餘悸，又持以定力，謂「恨不櫜鞬從侍，同奏凱功。」時夷勢益張，別以奇兵出蘆城，樓船夜發，矢石晨集，創夷遍地，及於市廛。媪辟地先行，梅子身至不敢交睫；世子既多經畫，復日往慰視，宵分始去；而炮火之來，禍迫咫尺，虛欿所被，鮮獲倖存。遂駈市人，列伍爲陣，欲以殺賊，轉爲賊敗。彭生亦慷慨在行間，梅先知之，殷憂益切。蒲淞之役，殉者逾千夫，遂不更獲音訊。梅哭之至哀，語世子曰：「余廣交而情壹，經歲以還，歸於平淡。公子漸移余愛，而私衷仍佑彭生，欲論昏媾；今爲國殤，翦擴無地，妾命之薄，夫復何言！願以微軀，托之公子。」世子聞之，同爲于邑，然以地望攸異，上公嚴督，伉儷

莊敬，佯爲承許，陰實抑之。梅廉得其情，不無耿耿，亦懷貳志；然以世子情種，彌不忍遽背去也。梅性剛柔兩絕，與人善，嫵媚承志，惟恐不獲人歡；一旦決絕，反顏勿顧。或逆其意，負氣啜泣，抵死不留餘地，終其身亦不更面之。自奉閒約，獨好華妝，衣裾豔異，逾於豪族，以爲金縷霞帔，惟美始彰，被之貌躬，庶以無愧。復好阿附，愛人譽其麗質，儇佶者遂緣以進身。暇日不愛讀書，授以章句，每每棄置，而慧心所運，彌極神思，說部過目，便能成誦。處世既久，悲樂多方，造詣高朗，理致玄潔，不談阿堵，又恨濁世，詆爲火井。凡此故態，狂比於狷，世人或不之善，轉爲世子，引與同調。一日，世子壽誕，禮筵紛錯，府庭麕集，獨以輕車就梅，持鏊尊酒，梅勉爲薄醉，秀態嬌發，不可自抑。語世子曰：「余固有家，輕拋以去，浮漚上下，風露支離，瞻念前修，絕無歸宿。今茲容鬢未衰，幸沐恩誼，他年侲僂垂老，何以圖存？微聞海外，烏托神邦，食力謀生，戶能結足。一逾年歲，即有所養，引領北望，心實嚮之。」世子曰：「卿何多思，以殫遠慮，天緣有定，無事忮求。象服山河，從容申候，即謂愚身，難僭敵體，亦必屏擋，以供餘年，神樓天外，甯可引喻。」梅曰：「公子言當，殊泐盛情；惟是朱門碧瓦，華胄簪纓，偶荷枉顧，已辱寵幸；而寸心所衷，頗圖慰藉，白首相共，未卜其人。偶屆顚沛，形影淒絕。疇昔感寒痁疾，劑和之事，屬之雛鬟，午夜煩冤，無以自解，孤鐙面壁，痛不欲生，即於是時，絕塵乘化，夫誰知之！公子稠疊，何以見教？

」世子聞此，悲慨無言，引栝曰：「天壤遙瞻，卿毋敗興，鰥生蓄意，苦難自申，以扣蒼蒼，留覘來日。卽卿涉迹臺榭，諱而勿言，余亦夙知，正深隱恫；何以此說？遂相煎迫。」梅曰：「公子厚我，闢以骸殖，流連圖存，必蒙衆謗，忍之再四，宜予曲原。」世子曰：「余未能畫一久謀，更不敢空言見阻，愛我罪我，伏竚玉裁。」言次，嚶嚶啜泣如小兒女；世子生平，不以頹喪示人，於此獨不能忍。梅轉爲破涕曰：「今日嵩辰，宜圖良會，愼勿苛責，滋其罪戾。」世子始盡興以歸。後得玳霞石，飭良工琢之爲環，以上之梅曰：「曩見珍飾，知爲彭生之貽，莫敢或奪；比以微物，代證同心，當苟哂存，同隨戒體。」梅欣然約之素指，並以南金舊製者，還獻世子曰：「或云夷俗，交贄爲姻，以亂夏制，甯無不可？願郎守此，無去諸懷，物疏意篤，用當進御，南天冀北，如妾隨侍。」世子鄭重受受，語梅曰：「重卿見愛，賤子誠何以副之？」在梅初意，冀托終身，世子未能仰如其意，同喚奈何而已。藩郡長史，嘗見梅挾書生，中宵同行，以白世子。世子詰梅，梅白其枉，且曰：「三年以降，謬期婉變，貪歡片雲，幸獲恩澤，亦不遑計及來茲；側身面客，同於冶倡，情非素甘，用以將母；子亦恕我，何獨苛求。至謂葑菲中姿，略勝凡豔，久謀奉屬，未荷收錄，招邀來集，固拒維艱；怨托雲羅，身同絮泊，人閒無地，容此贅疣，金闕有靈，許爲上籲，仍復督過，行誼之誰屬，情愛之謂何？」公子見狀，彌致不忍，悻悻而退，心知後期白首，空負芳言，前度紅襟，虛傳佳耗；惟是平生游倖，雖眷好殷繁，而此際尋思，實情魂淒麗。初擬百凡無恤，列之後堂，走俗抗塵，樂此餘歲；既以朝命所被，軒冑攸加，聳動觀聽，騰誹府庭，決難自處。又圖捨去，以就緇剃，留長恨之生，韜和光之迹；回環數四，寸晷難安。長史諷得其情，爲之語曰：「緣盡則散，物理所同，天不吝恩，重冀良會，此際傲擾，非可謀諸桑中；而彼美宵征，亦難斂之就範，情愛所伏，尤慫相集。公子若圖之當初，末僚當進繕鴛牒，比則轉石之迹，已襮其端倪，向日之葵，少弛於嚆曩。尅情赴理，正昔賢之所難，順天乘時，斯離之爲兩美。度以臆測，闤闠之下，能復幾時，花謝瓊春，扇捐秋葉，若留不盡之餘思，圖他年之晚蓋，則梅之拜惠，甯有涯涘？公之令名，無傷纖芥。眷之既篤，柝合何殊，少覘其後，斯爲上策。」世子計無所出，勉如其言，而踧踖不遑，終於寢疾。時則羣醫進御，莫知措手，起之衽席，少有歡顏，上公亦引以爲慮，從長史請，將移世子，養疴北國。於是世子將行，張讌崇軒，約梅對飲。梅偕婢子，珊珊而來。世子語之曰：「近遭拂逆，所事特繁，過從略缺；忽攖痼疾，將接幽途，北征寫憂，如何斯已，此行久暫，匪可預期，萬一奄忽，甯非永割？微聞有人，屬意之子，倘亦吉士，善相其人，執手於茲，以俟瞑目。」梅知所私已露，雅不欲言；仰望世子，容色槁厲，亦爲怛惻，亂以他語，勉事綢繆，破曉始別。翌日，世子將戒征途，意良不釋；仍趨金張里。梅忽涕泣，盡白其事曰：「非余寡情，背於公子，實

緣愁老，竊爲自謀；舞榭羣癡，日日望余顏色，余知其僞，屏之不遑；獨有一人，積歲以來，日夕見侍，未有二志，余故泥之，亦不見棄。公子北去，來破岑寂，持躬不謹，竊懼遺羞；以君見愛，更懼意外，欲言復茹，頻累月日，私心如擣，神情摧抑。不圖昨者，少罄衷腸，圖爲宵會，因告以姻婭罹疾，宜往存省，其人唯諾以退；今晨又至，余方出行，逗引小婢，遂按其實，反脣醜詆，使難自容，遭逢不辰，遂致決絕。余心瘏結，莫可名宣；公子愛我，當恕既往，情事了了，敢以披瀝，或加誅鋤，或連宿好，意緒如麻，並候指迪。」世子得訊，初意屬梅，屏去此人，使圓宿夢，芥蒂都釋，則前事可忘，而來局難持，且伊於胡底。長史之說，亘諸胸膈，義慾之爭，交於俄頃；縱乃決策，勉抑情私，自遠嫌瑕，以語梅曰：「碎此瘵屍，何足洩忿，必加戮芟，反掌閒事。惟卿多情，冀盟白首，捨此之去，更將誰圖，竊謂其人臧否，必荷月旦，若不足語，宜早竄逐；今既後時，奚用亟迫。海隅多眚，招之則損，或爲反噬，寗卿之福？余矢膜頂，竭以忠誠，所闕失者，假之名分，留爲後圖，卿所不許，轉引蜂蝶，僝僽宜然。厲鬼在身，膏肓莫去，行乞藥石，後晤有期，揮泪天涯，招魂塞北，單寒翠袖，自愛自憐！」言未遽已，婆娑清淚，奪眶擁袂，終於別去。瀕行，贐以朱提三千，便資給瞻。梅展轉無計，而此傖又至，餌以甘言，梅知世子暫無留法，亦委屈就之，終多隔閡；於是藥鑪茗盞，非復鏡底丰標矣。世子既北行，得良醫，進湯藥，又輔之以青囊攻剽之術，瘳疾少已；醫者窺其隱，軌導以泯閒斷際之方，世子格於忠誥，誓斬魔絲；而不得梅況，亦頗怙憶。梅與此人，居不相安；其人固僉壬，利其容色，尤且歆其資斧，不暢所欲，亂而棄之。梅轉念世子，襟宇恢宏，柔情纏迫，更長夜靜，一箋馳介曰：「公子之行，所以療疾，未獲躬侍，悵惘五中；地絕雲山，心懸衽席，禔躬康復，式符臆度。竊以凡陋，深荷厚注，舊情縈罥，時難去懷；向者遠行，錦書絡繹，少事熏沐，以答平安；今玆闃然，都無隻字，令人不奈，終夜無歡，公子解人，寗以前事，棄置如遺，不復存念。羈零如妾，怨艾興言，更復何詞？以酎知已。新造一象，顧影清癯，欲以奉寄，不譎崇鑒，曾否愛玩？猶如往日，未敢冒昧，先布腹心。斜行作草，憐而鑒之！」世子得訊大不忍，又受醫戒，未許遽行，則答之曰：「宿疾漸已，見問拳拳，卿未忘情，余豈寡義？潭第休祉，應中鄙懷。玉照如臨，盥手晤對；惟遵醫囑，移地山居，鱗鴻莫由，緘璫均斷，兼月而後，庶可重面。芳姿在邇，延佇成勞。」梅得之，以世子暫不南返，則約長史，款以酒食，與商至計。長史初不欲世子重綣情絲，則塞以游詞；梅不獲已，重入舞榭；因以接一尤生。尤非端人，治灤州皮影，小慧側媚，見憐婦流，乍見梅，豔其盛飾，遂相往返。梅飽更世變，舉目都非，以爲隻身人海，幾同寄蝨，每有所愛，均不克諧；乖戾相乘，五張六角，所恃花貌，顚倒衆生；則轉而疾世，拚付飄零，不致心於長策，但取快於剎那。尤以僞來，亦以僞對，尤乃說梅，稅駕別宅，願任輜重，梅亦無所

拒，則自金張遷新國里，而靜安坊，粗共歲月。世子病起，適奉詔出塞，撫循諸部落，遂以氈車越大漠，渡賀蘭；胡騎千羣，饒歌三叠，清宵殘召，流連其閒；雖舊情不删，而雄姿活發，溫柔之致？少減前茲矣。游踪既遍，部署來歸，士夫重其賢勞，流連高會，旬日不釋。迨之廬城，忽遽亦未暇招梅，而梅又嘗與尤忤，自邸鈔知世子還旆南旋，以爲若見注者，歸必告語；今既疏我，實傷素心。又不願遝以赴愬，則就長史訊之，長史以白世子，取進止。世子瞻迴舊跡，影事成塵，試往申謁；珠樓鈿閣，無改年時，玉豔霜清，益傷故劍，矜持之態，比縱哭爲難堪，怨抑之深，視纏綿爲更酷。陳設壺漿，甯甘於下嚥，繼以歡笑，無解於酸鼻；日影西斜，躡屐而退，珍重後會，徒以爲詞。此後竟屢會，會必深談，談多耆臆，世子因從訊近況，梅始則游移，漸吐蘊結。曰：「此子臧否爲難，而情猶貞固；至於互傾衷曲，甯似阿兄，意緒背馳，自所不免。賤妾處境至逆，而酣歌如恆；倘欲以意氣，爭勝人前。必有一日，揮之戶外。」世子哂曰：「誠如卿言，何以先駈鰥生，人事代謝，一至於斯！」梅曰：「公子有室家之好，等威之尊；余則迢遞歲華，亦傷去故，撫時感事，妄圖苟安。前者屢有陳乞，未蒙慰許；北胡南越，何獨責於丈夫，東鰈西鶼，願以期諸來日。」世子曰：「尚能與吾梅君相守瓶笙閒耶？」梅曰：「公子請少抑舊情，余亦乘時推化；若不遷異，好合可期。世緣多幻，歷賢劫而堅，人事無常，爲造物所弄。」世子曰：「蟾圓七度，等之浮漚，駒隙千秋，期於一逝。高唐洛浦，徒憐騷些之資，壖岸邯鄲，終是銷魂之路；卿得自處，余則坎坷。所冀無食帶礪之前言，守昭明之舊諾；以卿傲習，甯慣依人，惟是不才，庶堪備配。將離扶檻，最怯春殘，夜合有情，以供淚眼；得卿掬誠之語，當開復合之機，表之昊天，僅茲片語。」梅聞世子，吐屬淒婉，留去兩難，勉作歡顏，握手鞠跽，世子亦縱之，翩然以逝。迨其既行，世子悲慨有加，游踪四出，欲滌舊痕，望眼大千，難消倩影，惆悵之餘，轉自策勵，鎮日勤於政事。然每晤長史，又未嘗不爲之欷噓；雖有歌酒之樂，朋從之會，而雲階月地，視同獃犴，青女素娥，等諸嚼蠟。梅君亦歲月不居，仍難自遣，每於侘傺之際，作縹渺之思；一念世子，爲之神往。告其母氏，謂「平生未嘗循理以抑情，遂致游騎無定；茲雖比蘘花前，寸心仍同茹蘗。倘得再諧公子，於閨闥之內，博言笑之歡，實視角逐紅塵，泊浮塵劫者，奚啻萬倍！陳媪亦然其說，屬以勿忘世子。謂「世子肫摯，終當勝於常流。」因之梅亦閒以伻使，走晉戟門，世子亦爲之酬箋勿輟。更一歲，尤絕裾行，世子雄鎮方面，得梅書，更不勝離苦之情，立商長史，爲置館舍，別款美人；且以白媪。媪同爲欣然。謂「弱女之有托，實公子所矜全。」量珠之夕，長史走賀。曰：「離合無常，憲參商可同軌，强求則勿逮，力取則橫軼。愚夫之見，早徵良果，以爲經此小劫，情愛靡甘，勝於當日之奪諸人手。」世子就少房告梅君曰：「長史之言，宜復不謬。」而梅君聞此，梨頰籠雲，掩耳卻走曰：「公子仁人，卻扇之日，當事歡娛，不宜見迫，使妾無地以自容也。」

萬事通（一）

秦瘦鷗譯

The Man who knew: By Edgar Wallace

譯者敬白

依茄華雷司 Edgar Wallace 是英國近代很傑出的一位小說家，——至少限度是一位很成功的小說家；可是當他生前，（他已死去約四五年）却並不曾如何受到人家的擁戴，他也不曾得過什麽奬金，領過什麽奬章，甚至也不曾出賣過怎樣高價的稿子，常在窮苦中掙扎，直至撒手歸天。待他死去以後，才有人認識了他的偉大，給予以相當的讚頌，而他的作品也始得漸漸刊行，並獲得巨額的銷數。他的夫人受了他那種絕代才華，鬱鬱不遇而死的感動，竟誓願打破了寡婦例得再醮的西方習俗，爲他守節。這件事當前年或去年，曾在歐美文壇上傳爲美談，上海字林西報，也曾有過記載。

我所讀到的他的六部作品全是偵探小說，其實，說它是社會小說也未嘗不可，因爲他所寫的案情，絕對不像普通一般偵探小說那樣的疑神疑鬼，那樣的脫離現實；而對於現社會中各階級人物的描寫，却是非常深刻的。不過，他的作品有一個弱點，（？）就是開始時往往十分平凡，十分乾枯，越往後讀，興趣便越濃，假使耐性不好的讀者，便難免要辜負他的一番心血了。

前年，我曾以殘燭遺痕一書介紹給本誌的讀者，據趙君豪先生告訴我，幸而還受歡迎，我因此就決意再繼續的貢獻一篇，我覺得讀偵探小說是必須一長篇一讀的，不宜零零碎碎的每日讀去，所以對於月出一期的本誌，比較更相宜一些。

本書的背景是倫敦，及其附近，所以我想繪一張簡單的地圖，把書中幾個重要的所在畫出來，那末看起來必然格外的有味了。而在每期篇首再寫一段「本書線索」略述上期之事，使從中間讀起的不致茫無頭緒。

一　實驗室裏的一個青年

這是一間很小的屋子，而且是和正室隔離着的。當這孤立在野外的韋莊未曾易主以前，它原是被當作一間彈子房的；然而自從新主人梅瓊遷入以後，他老人家既沒有打彈子的時間，更沒有打彈子的耐性，便一直把它空關着，後來爽快就讓他那一位富於化學思想的祕書先生佔了去，不復顧問。

在這間屋子的某一面的牆上，釘着一條很簡陋的木板，板上是滿堆着許多玻璃瓶和試驗管一類的東西。屋子的中間，有一張一般也是很簡陋的木桌子，上面堆着六七本書，一架顯微鏡，——用

一個玻璃罩罩着——和一具不很大的木匣子，匣子裏頭是一套很精巧的化學儀器；此外，還有一具火酒爐。這時候爐上正擱着一個小小的玻璃碗，碗中盛着半碗不到的深黑色的溶液，因為那爐上所發的藍色的火焰距離這玻璃碗很近的緣故，不久那溶液已煑沸了。

桌子的旁邊，坐着一個人，眼睜睜地注視着爐火和那玻璃碗中的溶液；他的臉上戴着一副嵌有雲母石的橡皮製的面具，因為此刻在他面前所煑的可不是什麼牛肉汁或雞汁，而是一種氣味很難聞的藥水，這種氣味不但是難聞，而且是有害人體的，所以他必須把自己的呼吸器官完全掩起來。除掉桌子上的一盞罩着燈罩的檯燈，和那火酒爐所發的火焰之外，這間屋子的其他部份，都掩在黑暗裏。這位熱心化學的學生還不時要用一枝玻璃桿浸入那已煑就的溶液中去，然而取起來，讓那溶液一滴一滴地滴在一方石綿紙上；他所見到的顯然是滿意了，便立即蓋熄了那火酒爐，站將起來走近窗邊去，打開了窗，同時還順手開了一個風扇，想借它的力量趕快把那滿屋子的氣味送出去。

他把那面具也摘了下來，便露出了一張淸秀的少年人的臉，臉色似乎稍蒼白一些，但依舊很動人，脣上留着一重很薄的短鬚，頭上却有一頭深黑而蜷曲的長髮。他又把那窗閉上了，從衣袋裏掏出一個很舊的皮袋來，袋裏裝的是烟絲，他就把一個烟斗全裝滿了，燃上火慢慢地吸着，一面又提起筆來，在一本記事簿上寫着，有時還得放下了筆，取過桌上的書來，和書中所說的互相考證。

不到半個鐘頭，他的工作已完了，他的記事簿也就闔起來了；接着他又把自己所坐的一張椅子拉開了一些，使他可以伸直了腿靠在椅背上，半躺半坐地思索起來。他所想的顯然不是什麼快活的事情，這是可以打他臉上瞧出來的。過了一回，他又從裏面的一個衣袋裏面掏出了一個皮夾來，從這皮夾裏又給他檢出了一張少女的照相，照上的少女約摸祇有十六七歲光景，面目很端麗，略帶一些愁容，身體很瘦小，尤顯得楚楚動人。他牢牢地注視着這張照相，好半響不肯放下，他的頭還在不住的搖着，似乎非常憂鬱傷感的樣子。

其時門上突然有人輕輕地叩着，於是他就來不及的把這一張照相納入皮夾中去，並把這皮夾很謹愼地摺起，揣進了懷中去；一面忙站起來開門。

進來的就是這裏的主人梅瓊，他用他的鼻子很懷疑地嗅着。

「你這裏又裝着一屋子的那種難聞煞人的臭味了！桀司潑，究竟是什麼東西啊？」他很不以為然地抱怨道：「我眞不知道那些化學家為什麼不替這個世界發明幾種令人好聞一些的化學用

品呢？」

桀司潑古爾聽了，祇默默地一笑。

「先生，我恐怕這是天地教他這樣發臭，以致和你的願望相反的！」他的答覆。

「你可曾弄完了沒有？」他的雇主問着，一面又用一種很懷疑的神氣，瞧着那半碗還不曾冷却的溶液。

「還是已經成功了！先生。」桀司潑說道：「這東西就祇在煮沸的時候有些難聞的臭味，所以我把這門關上了。」

「到底是什麽東西啊？」梅瓊虎視眈眈地看定了那半碗無害於他的溶液催問着。

「這裏面原有好多的東西呢！」桀司潑很有興地答道：「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試驗。碗內所盛的是一種或兩種的原質，在尋常的時候，這幾種原質的溫度，倘不提升到沸點，是永遠不能互相混和的，現在經我加了一些東西試驗之後，已經是成功了，從此它們可以毫無困難地混合起來，卽使是在完全冷却的時候。」

「現在我希望你快去進晚餐吧，卽使是它們快要冷却了」！梅瓊喃喃地抱怨着。

「啊！我可不會聽見那鈴響啊！先生。」桀司潑說道！「我眞是萬分抱歉，累你等了許多的時候。」

那間又寬大又淸靜的餐室裏，就祇坐着他們兩位；這一次的晚餐，照例又是很精美而枯寂的。梅瓊一壁還在翻閱報紙，他所最注意的是那些有關最近在證劵市場上發生的大風潮的記載。

「竟有人在收買威羅礦業公司的股票了！」他突然這樣高喊着。

桀司潑也給他驚動了，便抬起頭來。

「是威羅礦業公司嗎？」他似乎很不解地問道：「可是，這些股票不是很……」

「不錯，不錯！」梅瓊很焦燥地說道：「我知道的！它們在上星期還祇值一先令咧，現在却已漲到二先令三辨士了！我這裏有五十萬咧！不，不……給你說淸楚些：」他又給自己校正道：「我一起是有一百萬，但其中的一半却不是我自己的。——我差不多要想把它們出賣了！」

「也許是他們已發現了金苗了。」桀司潑的猜度。

梅瓊忍不住打鼻孔裏哼了一聲。

「要是威羅的礦裏面可以找到金苗，那末海灘上就可找到金鋼鑽了！」他用着很輕蔑的語氣攻破了桀司潑的猜度。「順便可以告訴你：還有那五十萬鎊的股票是屬於曼的。」

桀司潑雖不覺得怎樣詫異，但也很感相當的疑惑，便把視線移

到了梅瓊的臉上去。

梅瓊其時已用完了他的晚餐，斜靠在椅上，用一支金的牙籤很熟練地剔着他的牙齒。

「曼納脫爾的父親是我畢生所有的唯一好友。」他依舊用着習慣的很粗暴的語氣說道：「他硬生生地掩住了我的眸子，——我的眸子是從來不曾瞎過的——拉我去跟他一起辦那個混賬的威羅礦業公司，我們曾經開過一個三千尺深的礦穴，什麼東西都見到，唯有不見金子！」

說着，他又發了短短的一聲冷笑。

「我也希望那個礦可以成功，可憐的老脚色——皮爾納脫爾。講良心話，當我在幾次很尷尬的時候，他的確也曾拉過我一把。」

「我想現在你對於他的女兒也已極盡照拂之能事了！先生。」

「她可眞是一個很好的女孩子。」梅瓊說道：「又是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我原是不耐煩留心他們女孩子底事的，」他順便做了一個鬼臉。「然而曼實在是太忠厚太和婉了，你只瞧你跟她說話的時候，她的一雙眸子永遠是看在你眼睛裏的。——外面也從沒有人說過她什麼混賬話。」

桀司潑古爾很想笑出來，却又忍住了。

「你笑的是什麼屁事啊？」梅瓊很粗暴地質問着。

「因爲我也想外面從沒有人說過她什麼混賬話。」桀司潑立即給了他一個滿意的答覆。

梅瓊似乎很得意，就在他的坐椅上搖擺起來。

「桀司潑，」他用着很正經的態度說道：「曼正是我所希望你娶到的那種女子，實際上，也可以說她正是我所要你娶的女子。」

「我恐怕茀倫克對於這件事情難免要有什麼話說的。」這青年人一面調着他的咖啡，一面對答着。

「茀倫克？」梅瓊咆哮道：「放屁！我會怕什麼茀倫克嗎？我要他那樣，他就應該那樣做！他也是一個很幸福的小伙子，祇是我想他未免多帶幾分流氣。不論那一個女人只須長着一張漂亮的臉，茀倫克就要娶她了！你不知道嗎？要如我不去干涉他，他早……」

桀司潑抬起頭來，望了他一眼。

「眞的嗎？」

「我們不要睬他就是！」梅瓊顯然已很着惱了。

每天晚飯過後，他總得似睡非睡的靠在座椅上，挨却好多工夫，這一晚自然也變不了這個習慣；桀司潑便取起幾張報紙來，默默地讀着。這件事差不多也已成爲他每晚的日常功課了，除却他上倫敦去的日子，從不間斷。此刻他所注意的是某大科學家的一篇有關流質鐳錠的論文。他才看到一半模樣，梅瓊突然又開口了。——

──他約模已靜默了三十分鐘光景。

「我有時候不免很給曼担心。」

桀司潑隨手放下了那幾張報紙問道：

「很担心嗎？──爲什麽呢？」

「我很給她担心！這樣告訴你還不夠嗎？」這位性氣不好的老富翁又着惱了。「我希望你不要再向我提出什麽問句來，桀司潑，你眞把我激惹得不能忍耐了！」

「那末算了吧！我就承認你的確是很担憂，」他所信用的這位青年祕書居然很能忍耐。「而且還有很充分的理由。」

「我覺得對於她是有相當的責任的，但我偏是最厭惡給人家負什麽責任，尤其是兒女們的責任……」

他突然縮住了，忙把話鋒轉到了另外的一方面去；這一節話便就此中斷，雖是過了好幾天他也不會重新提起。

接着，他又提出了別一件事來。

「當我出去的時候，巡長施密斯大概又來過了，我猜他是一定要來的！」

「是的，他在今天下午來過。」桀司潑的答復。

「他有什麽事嗎？」

「依我瞧料起來，他是特地來看你的。記得有一天，你不是說巡長施密斯很歡喜喝酒嗎？」

「喝酒嗎？」梅瓊彷彿很鄙夷地說道：「他不是喝，簡直是灌！你瞧巡長施密斯是怎樣的一個人啊？」他像來不及要知道對方的答復一樣焦急的詢問着。

「我想他必然是一個很怪僻的人！」桀司潑很爽直地答道：「可是我眞不懂你爲什麽那樣的顧忌着他，甚至每個星期都得送錢去給他？」

「總有一天你會知道的！」梅瓊很感慨地說。他這個預言後來是畢竟實現的。「在目前，我可以先告訴你：假定我們逢到了一種困難，要解決這個困難，有兩條路可以走，但有一條是比較好受一些，還有一條却比較難受些，那末我們自然要走比較好受些的一條了。如今我對於這個瘟巡長便是如此！我寧可每星期送他幾個錢，免得他再來和我纏擾；──我如其不送錢給他，他是一定要來和我鬧個不清的。」

他慢慢地打椅子上站將起來，伸了伸腰。

「巡長施密斯，」他又繼續說道：「眞是一個非常富於黏性的壞蛋！我是知道的，而且已經知道了好久了！在我以前所幹的那些事業裏頭，桀司潑，我是必須認得幾個怪僻的人物的，而且我自己也得做些很怪僻的事情，如果把他們寫出來公布的話，我想必然

是很不好瞧的；雖然我對於那些報紙上怎樣評論我的話是向不介意的，否則我早就在十幾年前鑽進墳墓中去了。但是施密斯這個東西却偏能抓到我的癢處，使我不得不介意。你是整天在那裏調弄什麼痲醉藥以及其他種種髒透的物料的，你一定可以明白我之所以要每星期送錢給施密斯，實在是有兩種作用的：一是圖安寧，一是預防……」

「預防禍患。」那靑年人便代替他說了出來。

「不錯，正是這個話！」梅瓊說道：「我原是極不長辭令的，當我已滿十二歲的時候，普通的客套還說不大淸楚咧！」

說着，他又發了一聲冷笑。

「圖安寧和預防禍患。」他又重複的念了一遍，並把頭不住的顛着。「這就是那巡長施密斯！他是一個可怕的惡魔，因爲他是一個流氓！」

「那鄉警惠司門……？」桀司潑另外又提出了一個人來。

「鄉警惠司門嗎？」梅瓊插嘴道：——一面用手抓着他自己頭頂上那一堆雜亂的灰髮。——「他也是可怕的惡魔，因爲他是一個笨蟲！惠司門又到這裏來做什麼啊？」

「他並不會到這裏來啊！」桀司潑笑道：「祇是我在路上恰巧碰到他，和他隨便談了一會。」

「你有這種工夫，爲什麼不去做些別的事情呢？」梅瓊又使性了。「這個呆笨的蠢猪竟把我傳去了三次，總有一天我要把他逐出警界中去的！」

「他倒不是一個怎樣壞的脚色。」桀司潑對於惠司門的認識是和梅瓊不同的，便給他辯護道：「他的爲人祇是太固執了一些，但從另一方面看，他倒是一個很正直很端方的人，因爲他是很懂得遵守法律的。」

「他可會說過什麼值得講論講論的話嗎？」梅瓊問着。

「他說巡長施密斯是一個紀律很嚴肅的人。」

「我知道世界上是沒有什麼人再比巡長施密斯紀律更嚴肅的人了！」梅瓊帶着譏笑的意味說道：「尤其是當他在監視人家掉牌的時候，格外的來得嚴肅。大凡一個曾經犯過罪而尙未給人家發現的人，對於所謂責任的認識，往往是最淸楚的……。好了，不用再說了！我想我必須去睡覺了！」他回頭去望那壁爐架上的時鐘看了一看，又接着說道：「明天早上，我要上倫敦去走一遭。我想瞧瞧曼。」

「可有什麼事情使你不放心嗎？」桀司潑問。

「那銀行很使我有些不放心。」老人家的答復。

桀司潑目不稍瞬地注視着他。

「銀行裏面有什麼特別事故嗎?」

「銀行裏是並沒有什麼變故;何況我已經知道我那親愛的老姪梅藹侖克此刻已榮任了某一處分行的會計員,更不容我再懷疑那銀行會有什麼搖動了。我只願上帝保佑你,使你早些丟掉那個動不動問我「有什麼事情」或「爲什麼這樣」的惡習慣!」

桀司潑不就答復他,先自燃旺了一支雪茄。

「在這個世界上,你如其要想明白什麼事情,却祇有問的一法啊!」

「那末你還是去問別人吧!」梅瓊站在門邊,大聲還報着。

桀司潑也就不跟他爭論,依舊取起他方才看過的那份報紙來讀下去;可是隔不到五分鐘,他還不會看完三四十行字,梅瓊又從甬道裏走進來了。他的領帶和上衣却已卸下了,這是因爲他正當換衣服的時候,突然想到了一個念頭,所以特地趕囘來的。

「明天清早就打一個電報給威羅礦業公司的經理去,問他可有什麼報告沒有?啊!我想起來了,你也是這個公司的祕書啊!我想你也許已得到了什麼報告吧?」

「我嗎?」桀司潑很詫異地問着。

「以前原是藹侖克做的,不過我想現在他大概是不會兼任的了。你最好去查一查,否則你又要累我在註冊處裏碰到許多的釘子了。並且我想我們應該來舉行一次董事會。」

「難道我也是董事之一嗎?」桀司潑眞有些莫名其妙了。

「大概是不錯的吧!」梅瓊不很介意地答道:「我只記得我自己是董事長,可是我們從來也不會眞正有過開會的必要,祇是隨便例行故事罷了!你最好去問一問藹侖克,究竟上次的會是幾時開的?」

說完,他就走了;隔不到一刻鐘工夫,他又囘來了,這一次他身上已改穿了睡衣。

「曼在那裏辦的一個救濟會,」他開頭就說道:「也許又需要一些經費了,你可以去問問他們的書記;我想他們總該有一個書記,這是我應該負責的!如果他們需要什麼東西的話,你就給他們送去吧!」

他慢慢地走近一架碗碟櫥邊去,自己動手調和了一杯蘇打威士克水。

「最近三四次施密斯到這裏來找我,我都不會給他找到;如其他明天再來,你可以告訴他,待我從倫敦囘來以後就會見他的。還有那些門戶必須你親自去拴上,不要讓那個整天糊理糊塗的飯桶韋金生去胡鬧!」

桀司潑點了點頭。

「你以爲我有些神經錯亂嗎?你是不是這樣想?桀司潑!」這個老人很認眞地問着,他的身子就靠在那碗碟橱的角上,手裏捧着那個玻璃杯。

「我可從不會這樣想!」桀司潑答道:「我祗覺得你有時候的態度不免有些反常,而且往往想故意的把你自己理想中的危機說得厲害一些。」

他的雇主很不以爲然地把頭搖着。

「不,不,我知道我自己是一定要遭橫死的!記得我在南非洲柴露侖特的時候,有一個善於摸骨算命的老太婆曾經給我說過……

……你可會有過這種經驗嗎?」

「我可不敢說我曾經有過。」桀司潑說着,微微一笑。

「你當然可以用你的自由來譏笑這些事情!但是我可以給你實說:我對於它們實在是非常的相信。一次在一個土皇的花園內,一處在一座小廟裏,兩個年老的女巫都一樣的給我說;就是說我一定要遭橫死。我對於這個却也並不如何憂慮,只是我想我現在是漸漸地老了,所住的地方,也是一處富於法治精神的文明國,在這裏,我自己是的確太守法了;一個已經知道守法的人,對於那些不知道守法的人總是很懼怕的,如今我就是上了這一個階段。你也許要暗暗地發笑吧?每當我瞧見一個生人在我這莊院左近徘徊張望的時候,我總得透出很驚慌的樣子。但是你要知道我的仇人可眞不少,或者要比尋常的人多出十倍二十倍!我猜你必然很憂慮我要走上發瘋的路上去了。似乎應該趕快休息休息,可是我要告訴你,一個有錢的人是很少有快樂的時候的。」他滔滔不絕地說下去,聲音很低,又像是給那青年人說,又像是給他自己說。「這裏附近的各式各樣的人物,我差不多全會見過了,並且還承他們的美意,給我介紹的時候,總說這是大富翁梅瓊先生;但是你可知道只要我的身子一旋過去,他們又說些什麼話呢?」

桀司潑聽了,不作什麼猜測,只是悄悄地靜聽着。

『他們總是這樣說,』梅瓊便又接下去說道:『不論是老的,小的,男的,女的,善的,惡的,總是說:「我希望他快些死了,能夠分一些錢給我!」』

桀司潑很溫和地笑了。

「你對於一般的人們是很少好感的。」

「我對於一般的人們却也並沒有什麼苛刻的偏見。」梅瓊怕給對方誤會,忙來一個更正。「現在我是眞的要去睡了!」

桀司潑很清楚地聽見他的粗重的脚聲在那扶梯上響着,隔了一會,又聽見他的床格格地響了幾響;於是他就親自起身,把窗開了,又把那些門上的拴也一一拴上了。這番工作做完,他才回到他

那一層樓上的小書室中去歇息。

他先推上了門第二度又取出了那一個小皮夾來，再把那一幀少女的照片抽出來凝視了一會，然後又打衣袋裏掏出一封還不曾拆開的密信；這封信雖是從外面寄來的，却因他先有準備，一寄到便私自藏了起來，所以梅瓊是完全沒有知道。

他把這信拆開了，平鋪在書桌上看着：

「先生：

承你賞給我們的款項，現在是已經收到了。我們都非常感激你的厚惠；並且覺得很欣幸，因為我們所給你出的力想來一定是可以使你滿意的。這次的搜覓的確是很費工夫的，而且，我恐怕在經濟上的確也使你破費了不少；但現在是畢竟已給我們搜尋出來了，我深信你一定會覺得這是非常值得的！」

這封信的開首的稱呼是略去的，祇在末尾簽着一個范禮明的花押。

桀司潑很注意地一行一行的把它讀完了，便立即擦旺一根火柴，將它丟在壁爐裏燒着他自己還眼睜睜地的一直看到它完全燒燬。

二　一個可憐的小姑娘

大北鐵路的特別快車很準點地到了金十字街站，車上的客人都忙着在下來，站上的客人又忙着在上去，車站內所有的幾條甬道幾乎已擠滿着這些行色怱怱的旅客了。車站的前面，汽車和馬車堆成了極混亂的一團。警察們指揮交通的呼叱聲，車夫們攬客的號叫聲，還有那些時常顯着很興奮底情緒的脚夫所發出來的喧擾聲，鬧得烏烟瘴氣，簡直使人不能駐足。有一部份的旅客是一進了站門便怱怱地穿過了那一座鋪着膠泥地板的大廳，一直打那幾條通地下車站的石階上跳下去的；還有一部份給他們的不守時刻的同伴所躭誤的旅客却祇能暫時等候在那大廳上，只不停的取出他們的錶來，很焦燥地看着。

滿站上祇有一個人，却孤零地的毫無舉動，似乎已被這種紛擾的情緒鬧昏了。她是一個至多不到十八歲的小姑娘，她的左手裏捧着兩三個紙包，和一具帽籠；右手裏還提着一口很大的手提箱。她這副的樣子，眞像我們日常可以在火車站上見到的那些勞苦羣衆一樣。她老是在那大鐘下站着，抬起了頭，看着鐘上的長短針；有時更望前後左右張望一會，顯然透着很無奈的神氣。後來她似乎忽然想到了一件什麼事情，便很小心地把她所捧着提着的東西一起放到了地上去，騰出手來，打一口很敝舊的手提袋裏，取出一封信來，怱怱地看着。

這封信她原是已經看過一次的了，但這次重閱一遍之後，顯然又發現了她先前不曾注意到的一點，於是她就急急把信藏好，像搶一般的取起了地上的那幾個大包小裹急忙忙地奔出站去；到了大門口她突然又站住了，用着很懷疑的神氣向那車站前的一片黑暗的廣場上望去。

「在這裏！」黑暗裏突然有一個很粗暴的聲音向她呼叱着，這樣，她就瞧見有一輛汽車的車門已爲她打開了，她就很担心地戰戰兢兢的走過去。

「走進來走進來！還不給我趕快些嗎？」那粗暴的聲音儘是極焦燥地吆喝着。

她便忙着把那手提箱，帽籠，紙包等一起送進車去；接着，自己也忙鑽了進去。那粗暴的聲音的主人翁便用力把車門澎的一聲閉上了，揮手教那車夫開車。

「我已經在這裏足足候了十分鐘了！」這個粗暴的聲音還是很粗暴。

「我眞抱歉，親愛的，但是因爲我不曾看到……。」

「你當然是不會看到的！」又是一聲粗暴的呼叱。

這是一個氣性不很和平的青年的聲音。那小姑娘也就沒法捺住他的火氣，祇得把雙手交叉在膝蓋上，默不作聲地靜候他責罵；因爲她知道自己今天這麼一疏忽，無論如何也免不掉一頓責罵的。

「看來你是永遠不能做對什麼事情的！」那青年果然開始責罵了。「我想你眞是一個天生就的蠢貨！」

「那末，你又爲什麼緣故不約我在車站裏面相會呢？」她反問着，竭力鼓起了幾分勇氣。

「什麼話？你不記得我已曾幾次三番的告訴你，我不願意讓人家瞧見我和你在一起！」那個少年粗暴的傢伙極凶橫地喝道：「爲了你，我已經碰到不知多少的困難，我眞恨當初不該見到你。」

這些話委實是無禮極了，這個小姑娘原是可以回報他幾句的；但十個月來所受的威迫和痛苦已使她成爲一個非常懦弱，毫無勇氣的人了，那裏再敢說什麼話？

「你簡直等於掛在我項頸裏的一塊大石頭！」那青年却又很酷虐地說道：「我老是要想法子把你藏匿起來，而且還時常使我很担心唯恐你會悄悄地打我這裏逃出去；現在我一定要把你親自監視起來了！」末了，他又加上一句：「因爲你對於我知道得太清楚了！」

「我一定永遠不會說你一句壞話的。」那可憐的小姑娘來不及的向他辯白。

「我但願你爲你自己着想，還是像這樣少開開口的好！」又是一個含有恫嚇性的答復。

他們的談話就從這裏停止了；隔了半晌，那小姑娘才鼓足了勇氣，向他詢問此刻他們是要到什麽地方去。

「等着瞧好了！」那男人又搶白了她一句。過了二三分鐘，却又向她說道：「我現在是要帶你到一所很好很好的家裏去，可說是你生平從不會住過的好地方，你應該是怎樣的感謝我啊？」

「眞的，我是一定要感謝你的！親愛的。」那少女極度誠懇地應着。

「不要再叫我親愛的！」她的丈夫偏是依舊不給她好顏色看。

這輛汽車一直把他們開到了甘登鎭（在倫敦西北區）就在一條黑暗的長街上的一座外觀很高大的房屋面前停了下來，四面簡直沒有一盞路燈，因此那小姑娘雖想瞧一瞧左右的情景也不可能；而且她丈夫也不讓她有充分的時間，差不多連她檢點那些紙包帽籠的時間也沒有，就給她丈夫撲的把她推進了門去。

那汽車便立卽開走了。其時有一個騎着機器脚踏車的人正在一個黑暗的街角上聚着，——他是始終追隨着這輛汽車一直到這裏——他瞧汽車一開走，便悄悄地推着他那脚踏車，走到這座房屋的前面，先把車子撐起了，然後躡手躡足的走上石階去，掏出一支電筒，把那門上釘着的那一塊琺瑯製的門牌照了一照，便立卽用鉛筆將那號數記入了他的日記册事情完畢，又悄悄地推着他的脚踏車向西走去，走過了很長的一段，才踏動汽門，登車疾駛而去。

約摸隔了三十分鐘，另外又有一輛汽車在這門口停下來了，就有一個人走下車來，一面還囑咐那車夫候着，一面便走上了石階，敲着門；他候了三四分鐘模樣，門開了，他就側着身子掩了進去。

「唷！克勞萊，」那個給他開門的人問道：「事情怎樣了？」

「倒霉啦！」這個新來的人答道：「你又要我幹什麽啊？」

他的聲音一聽就可以知道是一個不曾受過敎育的下等人，而他的擧止和相貌，也的確是很下流。

「你猜我要你來幹什麽呢？」屋子裏的人也一般的粗野凶悍。

說着，他就把這個新來的人領進了一間休息室中去，順手擦旺了一支火柴，把那屋子裏的煤氣燈燃上了；屋的一角的地板上，有一口不很大的布袋，他就提起了這袋來，打裏面取出一大瓶惠司克酒，遞給那新來的人。

「我想你是少不掉這個東西的！」他所用的語氣却不是款客的語氣，而是洶洶然的呼叱聲。

克勞萊可不和他客氣，接過瓶來，就用那瓶蓋作酒杯，傾了一瓶

盞，祇一口便喝下去了。他是一個五十歲左右，面目黧黑，態度倔強的老流氓。他的臉上一條條的全是很深的橫紋，前額作深褐色，活像是一個熱帶上住過好多年的脚色。這個猜測其實是完全對的，因爲他確曾在所西蘭（英國屬地在太平洋中近赤道）麥鐵崙地方當過十年的騎巡隊。

那青年人拉過了一張椅子來，靠近桌子坐着。

「可有一件事情要叫你去做！」還是他首先發言。

「可有什麼好處嗎；能撈幾個錢嗎？」

那坐着的人便笑起來了。

「你總該知道我可曾敎你白當過什麼差使嗎？那一件事情裏沒有好處給你！」他的態度顯然是很侮慢的。

克勞萊凝神想了一想，便又舉起酒瓶來，倒了滿滿的一盞，依舊是一口吞了下去。

「我今天可不會潤過喉嚨咧！」他似乎很抱歉地喊着。

「這活分明是說謊！」那個比他年輕的人說道：「但現在也不管你，我們來談正經事：我雖然不知道你目下在倫敦幹的是什麼勾當，但我可以把我自己所幹的先告訴你。我目下所需要的是一個自由的身體，祇有你把你的女兒遠遠地領了出去，我才可以毫無顧忌，隨心所欲的自由活動。」

「你可是要把她丟棄掉嗎？啊！」克勞萊問着，同時又用很狡滑的神氣看定着他。

那個青年人便點了點頭。

「我告訴你！她簡直是等於掛在我項頸裏的一塊大石頭！」今晚這句話他已說了第二遍了。「我而且還有些怕她，說不定她會在某一個時候做出什麼呆笨的事來，把我的計劃一齊破壞掉。」

克勞萊發出了很可怕的冷笑來。

「爲好呢？爲惡呐？」他像開玩笑似的念着。其時他瞧那年輕人正在惡狠狠地向他看着，便又笑道：「你不用想恐嚇我！勃郎先生或瓊斯先生，我也記不清楚你自己所報的名字了！不過我可以給你說，我是決不受恐嚇的，我所對付過的人，儘有許多比你更壞幾十倍的，但是我却至今還活着。現在我可以立刻答復你，我是絕對不願離開英格蘭的，我正安排着一件天大的大事咧！你且說說看你打算給我多少錢？」

「一千鎊。」對方的答復。

「我早就料到你的手面不過是這一點了！」克勞萊冷冷地說道：「這對於我眞比虱子咬一樣的不關痛癢！我看你還是讓我敎你一個門檻吧！倒是準會使她永遠不開口的。像你這樣一個聰明的脚色，又懂得用什麼痲藥，醉藥，比我所認識的無論那個人都懂

得仔細，應該是很能對付這樣的小事的，何必要我幫你什麼忙呢？快不要裝這些假腔了！你從前不是曾經告訴過我，有一種什麼妙藥，能夠把人的靈性一古腦兒的毀掉，任你要他走就走，要他躺就躺？你可不是親口說過嗎？現在就用這東西便可以穩穩的把她弄伏貼了。你瞧我這個門檻教得你受麼爽快啊？你就照樣來一下吧！」

「你可是存心不願給我辦這件事嗎？」那青年人祇裝不會聽見他所說的一長篇話，仍復厲聲催問着。

「方才不是已經告訴你啦！祇要我能把搶花掉得好一些，我就可以在這裏飽飽的刮一票了！」克勞萊說道：「我已有很好的陷馬坑，不歪不偏地掘在那老鬼的脚跟了；我差不多每天可以看見他，並且使他越發的害怕了。既有這樣的好事，我還要一千鎊做什麼？我決不騙你，今年春天在路易士（地濱英吉利海狹）跑香檳，只一次我就輸掉了一千鎊。你也不用着急，我的小朋友，還是借重借重科學的力量吧！」他越說越油滑了。「你手頭如其缺少這種適當的痲藥的話，要找一個販毒的人卻是再容易不過的事。」

「我看你還是少說說的好吧！你要是再提起什麼痲藥，我可眞要對不起你了！」那青年人切齒道：「我眞懊悔我不該大信任你！」

「別鬧什麼脾氣！」克勞萊站起身來，帶着侮弄的神氣，向他揮了揮手。「天啊！韓來德先生或勞勃先生，誰會想到當日在伊斯德篷（與路易士相近，也在英吉利海峽的旁邊。）那大教堂裏做新郎的那個面目清秀態度溫文的少年人，在倫敦竟是這樣可怕的一個脚色！我時常瞧見你板着臉，在我的面前走過，冷冰冰地的好像連牛油塗到你嘴上也不會溶化的樣子，我眞忍不住要笑出來了！我還時常聽見許多人在說某先生或某先生確是一個頂好的小伙子，我眞不知道如其他們發現了你這個油滑的脚色的眞面目，將怎樣的……？」

「閉住你的鳥嘴！」那青年人聽了，頓時狂怒道：「否則你就要和那個死期臨頭的雌貨一樣的有死無生了！」

「你就是這一樣不好，開玩笑也得認起眞來：」克勞萊便又坐了下去。「現在我就正正經經的告訴你我自己的打算吧！第一，我是絕對的不想離開英格蘭，我決意守着我這一脚起碼的生意；你要知道這裏面不單是錢的問題，而且我還疑心你們那個老傢伙的手裏已弄到了我的什麼把柄了，所以爲着要避免發生什麼沒趣的事情起見，我祇有老是釘住着他的一法。」

「咦！這又是你自己太虛心了：我不是已經三番兩次的告訴過你，他是一定不會有什麼不利於你的。」那青年人很有力地說道：

「他的事情我還不知道嗎？我差不多已把他所有的許多祕密文件全看過了！假使他有法子可以把你打發走的話，他必然早就動手了，還待到今天嗎？上一次你來的時候，我還這樣給你說過，你兀是不信任嗎？呸！別再自己嚇自己了！你想梅瓊那樣的人，如其他有別的方法可想，會肯給你敲詐嗎？你眞是一個笨伯！克勞萊。」

「或者是這樣，」克勞萊不很重視地笑道：「不過我還不是像你所說的那樣笨法。」

「那末你最好先去瞧瞧她吧！」這裏的屋主人突然又移轉了談鋒。

克勞萊却儘是把頭搖着。

「我跟她多少總有些父女之情呢？」他反對道：「我見了她少不得總要擺些長輩的眉眼，反覺得不妙。利傑俞或是海蘭司，或是赫克透，——啊你在倫敦所用的名字眞是多得敎我記不清楚了！」他頓了一頓，又說道：「不，我是決不贊成上去看她的！我倒另外有一件大事要給你商量，這件事可眞不小，乃是關係着梅瓊那老鬼的一個親戚的，——就是那個將來把穩可以得到那老鬼的賊贓的年輕朋友。」

「他一定可以得到嗎？」那靑年人打牙縫裏迸出了這幾個字來。

於是他們便一起坐着計議起來，足足計議了兩點鐘模樣，最後克勞萊便站起身來準備去了。

「那末我們就此一言爲定吧！」他很滿意地喊着。在這兩個六十分鐘裏頭，他已把一大瓶惠司克酒全喝完了，可是他的周身的神經系却因此而分外的活躍起來了。

「告訴你吧！我的小朋友，你此刻是正在很危險的地位上，幸而老天保佑你，使我這個老是給你做保護人的好朋友先替你發現了，不然我看你眞危險……在你那幾十處的活動的兔窟裏頭，你不是還用着一個男傭人嗎？」

「不是，是一個汽車夫。」那靑年人給他校正道：「他的名字叫祥生，是一個瑞士人。」

克勞萊把他那顆已給酒味薰得通紅的腦袋點了一點。

「我也猜他是一個瑞士來的傢伙！」

「怎麼？你已會見過他嗎？」那靑年人很着忙地問着。

「見過了！他是特地到伊斯德篷來打聽什麼事情的。」這個酒鬼答道：「湊巧給我碰到了他，他瞧我穿着制服，分明是個巡長；在他們這種多說話的脚色看來，穿制服的人是沒有什麼話不能跟他說的，於是他就把心上所想說的話全告訴了我，我當時便竭力阻止他去見梅瓊，這一來我眞等於是救了你的性命！如其那時候

正碰着梅瓊在家的話，你還想有命嗎？」

那青年人聽了便用力噛着下唇臉上透出了一種很可怕的神氣。

「這眞是很可恨的！」他說道「最近我也發現他似乎很忙的樣子，對於我更不像先前那般的服從了，我相信他正在打算找一起別的生意。……那一天你後來是怎樣把他打發開的？」

「我告訴他梅瓊今天多分不在家，即使在家也不會肯見你，你還是待下星期三再來吧。」克勞萊數着手指說道「算來就是後天了！我想你總得在他未去以前先作幾許準備吧！」

說着，他就把一個手伸了出來張開着手掌等着；那青年人也懂得他的意思便皺了皺眉頭，把手伸進褲袋裏去掏出了四張五鎊的鈔票來捏做一團丟在他的掌心上。

「這一些還不夠付我的汽車錢咧！」克勞萊雖這樣說，但顯然是很高興了。

待他一走，那青年人便獨自走上樓去推開房門，——這算是臥房——瞧那少女時，兀是呆呆地坐在那裏，正是他方才丟下她時所坐的地位，簡直不會動過。

「給我滾出去！」他像一個絕無心肝的人一般的向她呼叱着：「我要用這房間咧！」

她當然不敢違抗，便怯怯弱弱地走了出去；那青年人忙着把門鎖上，提起一口衣箱來，暫時就利用床做個箱架，這箱上的鑰匙是永遠掛在他自己身邊所藏的一大串鑰匙內的，此刻他就檢了出來，把箱打開，更從這箱裏取出了一具日本式的小匣子，於是他又從小匣子裏小心翼翼的檢起一支短短的玻璃杵和一個不很大的玻璃臼六支小玻璃管，一具皮下注射器，和一盞很精緻的小火酒燈，末了，又從身邊的香烟盒裏拈出了兩支捲烟，很小心的擱在那梳妝台上。從此他便忙碌起來了，足足忙碌了三刻鐘工夫。

至於那可憐的少女呢？却把這些時間一起躭擱在那又寒冷又靜寂的大餐室裏，像一頭刺蝟一樣的蜷縮在一張餐椅上，悄悄地飲泣着。

都錦生絲織禮品
美麗綢傘　絲織風景　檀香絹扇
發行所
杭州 花市路
上海 北四川路
上海 三馬路
廣州 永漢北路
廣州 十八甫
南京 门帘桥
漢口 江漢路
北平 前门外廊房頭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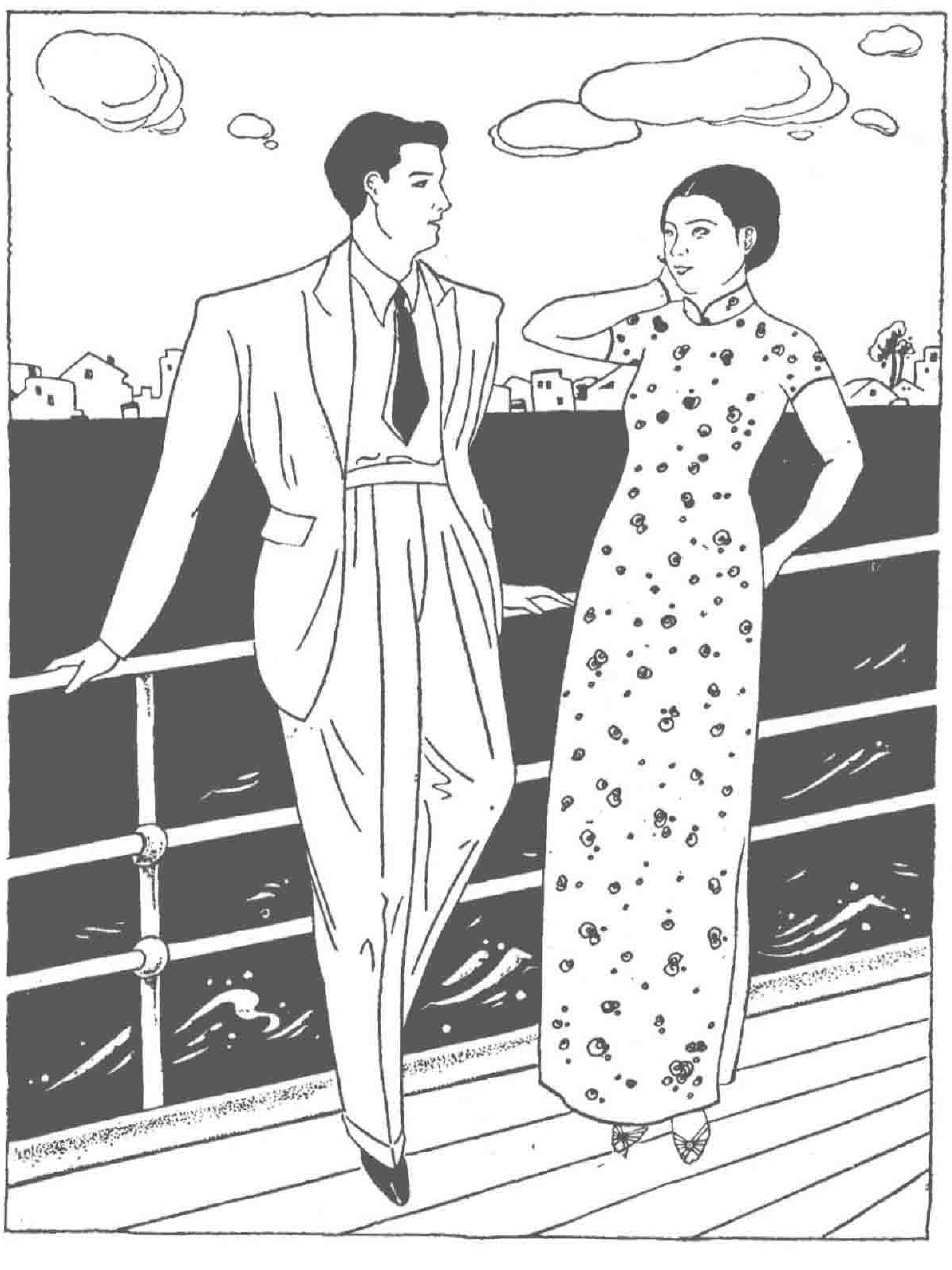
如此江山

張恨水

第一章 熱心人趁熱天來

五月尾的天氣，已經把黃梅時節，悶過去了。但是太陽出來了，滿地晒得像火燒一樣，江南一帶的城市人民，都開始走入了火爐的命運。據揚子江一帶的人民傳說，有幾個大城鎮，却是著名的火爐。第一是漢口，第二是重慶，第三是南昌。到了最近幾年，因爲南京改作了首都，猛可的添了幾十萬人口，這城裏戶口擁擠起來，到了夏季也成爲火爐的第四位。照着舊曆推算，是個六月初六，俗認爲是個天氣最熱的日子。當日有一位青年，由津浦路北下，到了浦口。年輕的人爲維持他的豐姿起見，總是穿西裝的。這位少年，當火車經過了烏衣的時候，他就把襯衫換了，把領帶也繫了，以爲是老早的把衣服穿好了，到了浦口，可以從從容容的，整整齊齊的，穿好衣服，上岸去投親。可是到了浦鎮，那身上的汗，已經把汗紗濕透了，將襯衫沾得和汗衫成了一片。那頸子上流出來的汗，更把襯衣上的領子，濕成了一個大圈圈。雖是在房間裏的電扇下站着，可是那電扇上的風，吹到身上，就像沒有

「自然收到了沒有收到我怎麼知道你會來這趟車來



二五—二二二

一點風絲一樣。在屋子裏站不住，這就就跑到車廂外面，月台上站着。車廂外面自然是有風，可是那風吹到身上，猶如爐口子裏的火燄，向人身上直撲了來，教人不能忍受。於是復又走進火車裏面去。分明知道是自己這套西服穿得太恭整了。可是這時要把西服脫下來，眼見最終的一站浦口，已經是快到了，再要穿了走，如何來得及？因之拿了一頂平頂帽子在手，不住的當了扇子搖。好容易盼望到車子進了浦口車站，自己提了一隻手提箱子走下車來。他預期着，天氣這樣的炎熱，車子到站，又是三四點鐘，正是太陽雖已偏西，炎威還不曾退下的時候。那位應當前來接車的朋友，是不能過江來接車的。在那滿地如火的太陽光裏，挺了胸脯子，就放開步子走。因爲所帶的行李很簡單，並不會怎樣受軍警的檢查，一直的就走進了站屋。這就聽到身後有人連連叫了陳先生。回頭看時，一個富於健康美的姑娘，穿了一件白紗印青花的長衫，兩隻腿套了長的白絲襪子，又登的的是漏花白高跟皮鞋，眞個是長身玉立。只在那一聲叫喚，和這一身裝束，他已知道是他的好友朱雪芙女士。因爲她遠遠的立在太陽下面，還撑着一把白綢傘呢，在她招呼之後，把傘斜抗在肩膀上，露出她的上身來了。只看她那圓圓的臉子，長眉八鬢，罩着兩隻黑白分明的大眼睛。是熱天了，黑髮也不會燙捲，短短的平平的，圍襯着那粉臉。在幾個月不見之下，她是越發的豐秀了。她同着一位四十多歲的男子，走了過來，老遠的笑嘻嘻地點下頭去。走到了面前，她首先搶着道：俊人，我給你介紹介紹，這是我大家兄雪峯。遂又向雪峯笑道：這就是你所贊許的陳俊人先生了。兩個人握了一握手，雪峯笑道：這兩天，南京都熱過一百零幾度，陳先生有這個興致，跑來趕上這個熱天。他說着話，縮回手去，拿了大摺扇子，不住的搖着。俊人道：我明知道南京這幾天很熱，但是我除了暑假，沒有更長的旅行時間，那也就顧不得了。在北方的人，怕到南方來，然而在南方的人，也並不因爲天氣熱，要到北方去。還不是照樣的過下去嗎？雪峯道：在今年上半年，舍妹早就有了這句話，要到北平去度這個暑天，現在你來了，北平少了他一個作引導的人，她不能去了。雪芙向俊人微笑着道：爲什麼不去？我還要去的。說着，把臉一偏，那神氣很好。說着話，大家由車站走上輪渡碼頭，有那大江上的水風吹來，算是吹散了許多的煩悶，把熱氣驅除了一些。可是碼頭天棚下，擁了各色不等的旅客，那汗臭味，送到鼻子裏來，十分的難受。雪芙拿出一條小花綢手絹，不住的在鼻子尖上拂動着。那把小白綢傘，已是收摺起來了，她拿在手上，當了一根短手杖使。皺了眉向俊人笑道：這個日子出門，未免辛苦。俊人一看，雪峯擠到了別個地方去，便低聲說出三個字，爲了你。雪芙微咬了下唇，向他飄了一眼。大家原是因爲上輪渡的柵門關住了，不能不在碼頭上候

二五一二二二

着。這時鐵柵門開了，大家擁着上了輪渡二等艙裏，這又苦熱起來，俊人將草帽子拿在手裏當扇子搖着。雪芙低聲向他笑道：艙裏太熱，我們在外面站站罷。俊人只覺得週身的衣服，全和皮膚沾成了一處，尤其是兩條衣領子，凝結在頸脖子上，覺得胸裏頭那一口氣，簡直無從透出來，便笑着點點頭道：好的，我們外面站站罷。看那雪峯先生，只坐在一張當電扇前面的椅子上。還是拿了摺扇搖着，不會裏會。於是二人站在欄干邊，向江面上看景緻。輪渡開了，總是有風的，風吹到臉上，將她的鬢髮，分披到兩邊去。那白紗衫的下擺，被風吹得飄飄然掀起來，將絲襪子上的白腿，也露出了一小截。俊人讓江風吹到身上，已是解除了許多束縛。心裏痛快了一點子，便想安慰她兩句。可是一個出門的人，那裏有反向在家人去安慰之理。因之兩個人對着微笑了一笑，都感到沒有話說。俊人道：我寫的最後那封信，你收到了嗎？雪芙笑道：自然收到了。沒有收到我怎麼知道你會乘這趟車來？俊人被她一駁，駁得無言可答了，不免向她週身上下看了去。因低聲笑道：南京這地方，不是不許光着腿子嗎？雪芙不免低頭一笑，立刻彎着腰牽扯了自己的衣襟，將大腿蓋着。俊人笑道：聽說女子穿做領子西服，倒是在所不禁的。雪芙道：我本來也穿西服的，聽說你很反對這種裝束。俊人笑道：這是那裏說起，我自己就穿西服，能夠反對別人穿西服嗎？雪芙抿嘴笑着，也向俊人週身上下看了一看，把他緊紮在領子下，飄在胸前的紫色領帶，牽了一牽，笑道：何必穿得這樣恭整？大熱的天，隨便一些罷。你還沒有進城呢？回頭你到南京城裏去，試試這熱的滋味。俊人道：我到南京來，不過路過，是約你到廬山去玩玩。你去不去？雪芙手扶了欄干，望了江裏的波浪，笑問道：有多少同伴？俊人道：還沒有約着別人呢。雪芙道：那我就不能去。俊人沉吟了一會子道：但是你在信上，表示着，是可以同我出去玩一趟的，不過沒有指定是廬山。雪芙笑道：那麼，你知道我指的是那一個地方？我說的南京城外的中山陵。俊人道：哦！原來如此，他說這話時，臉上減退了笑容，而同時把頭低了下去。雪芙却是不願他太失望了，便微笑道：你還沒有渡過揚子江呢，這些話，我們留着再考量罷。俊人聽了這話，這就隨着向她一笑。輪渡開駛着的時候，他們始終是在船欄干邊上站着的。汽笛嗚的一聲，快要靠岸了，二人正要進艙去拿東西，雪峯將手提箱白綢傘，全都拿了出來了。笑道：艙裏人太多，汗氣薰蒸得厲害，我也早站出來了。二人想着，自己的話，或者被人家聽了去，這倒有些不好意思。好在輪渡靠岸，旅客又是一陣紛亂，大家隨着這紛亂下船，把難爲情也就蓋過去了。俊人上了岸，立刻感到環境不同，那地上的熱氣，猶如火燄向上燃燒着一樣。只看那大太陽地裏來往的人，草帽子下面的臉色，全是紅紅的。尤其是街頭指揮交通的警察，身上穿着制服，

腰上還繫一根帶子，而且是在烈日下站着，面皮像猪肝一樣的顏色。倒令人隨着起了一種責任心。大家只在日光下繞了半個圈子，也就覺得火氣向身上亂鑽。所幸雪峯已雇好了一輛汽車停在馬路旁邊，俊人向車上一鑽，立刻覺得臉上撲了一個火印。笑道：呵呵！我這試到了火爐的滋味。雪芙笑道：汽車停在一百多度的日光下晒着，碰着火柴頭子，我想它準可以點得着。有個不熱的嗎？俊人伸了一伸舌頭，笑道：既然如此我們還是趕快走罷。雪峯道：趕快走？又打算到那裏去呢？俊人並沒有作聲，雪芙就笑了一笑。在她這一笑的時候，那身上的胭脂花粉香，被汗氣薰蒸着，隨了迎面的風，向人身上散了來。俊人嗅着，心裏頭自然有了一種奇異的感覺。彼此挨擠着坐在車座上，雖是汽車在火爐裏飛馳，然而在心裏頭，還是得到一種安慰的。依着雪峯的意思，要請他到家裏去下榻。俊人笑道：我一個人，那是無所謂的。只是我的南京同學不少。回頭知道我在府上，都到府上來打攪，那就怪不合適的。雪芙，你給我出一個主意，到那家旅館最合適吧？雪芙笑道：這樣的熱天，當然是找一家衛生設備完全一些的旅館去住。她說着話，就告訴了汽車夫，開到她所同情的那家太平酒店去。因為這家旅館，門臨着鬧市，他覺得這是享受物質文明的人民，所必需要的。因之她也並不再徵求他的同意？就讓車子逕直的開到太平酒店門口來。俊人下了車，雖感到臨大街的三層洋樓，不會怎麼舒適，然而雪芙有代定地址的全權，只有完全承受了。隨着旅館裏的侍者，引上了二層樓。俊人一面上樓，一面將草帽子搖着。口裏還噓了兩口氣，要把胸中的那一股悶氣，完全吐了出來。雪峯道：這位陳先生，是由北方來的，很怕熱，你得和他找一個涼爽些的地方。茶房道：那就二層樓最好了。上面沒有太陽晒着，而且又很通風。他說着，帶進了一間帶浴室的屋子，裏面除照其他旅館一般，有沙發鐵床一類的器具而外，屋子中間，設了一張紫檀木大理石面的棹子，大沙發和方椅子上，都蓋了一張涼席，這是由北方來的人，猛然所感到的一種異樣印象。在南方，彷彿是避暑的方法，應有盡有了。雪峯進門來，已是把紐扣解了一半，立刻把白紗長衫脫下。可是裏面一件小綢短衣，背後是濕到腰眼下了。他索與把小褂子脫了，留着一件短袖汗衫。因笑道：俊人兄，你不必客氣，你覺得要把衣服脫下來的話，就把衣脫了罷。俊人把上身條子嗶嘰褂子脫下了，雪芙就看到他那小紡的襯衫，沒有一寸是乾的。笑道：把領子取下來罷。皮鞋下脫了罷。俊人笑道：由外面進屋子來，已經換了一個世界，不是那樣熱得要命了。說着，兩手提了西服褲子的褲管，坐到鋪了涼席的方椅子上去。這立刻讓他詫異起來，這椅子卻是火烤過了的。再把手去摸那大理石棹面子的時候，那大理石，在冬天是觸着像冰塊一樣的，現在也是燙人的手。便搖了

兩搖頭笑道：我想不到屋子裏面，還有這樣的熱，這在北平，是絕對沒有的事。這不由人不想到北平這地方是太可愛的了。話說到這裏，他也就情不自禁的，拉開了領帶，取下了領子。茶房在這時，捧了茶水進來。雪峯笑道：茶水還在其次，你趕快拿一架電扇來能。這屋子裏一些風絲沒有，實在經受不了。茶房笑道：這裏開了門，又開了窗子，已經是很風涼的了。雪芙道：我今天出來得忽忙，恰好是沒有帶了扇子出來，眞的有些難受。他口裏說着，手裏拿了一條手絹，不住的胸面前拂着，俊人對於這位小姐怕熱，却是無以慰之。男子們可以脫一層衣服，又脫一層衣服，小姐們却是無法去安排的。因之對茶房道：你不必說上那麽些個，快快拿電扇來就是了。大家沉靜了一會子，等着茶房把電扇放好，輪頁轉動起來，各人心裏，似乎安慰了一下子。俊人解開了襯衫上幾個紐扣，手提了襯衫，迎着風扇，抖了兩抖汗。雪峯道：俊人兄剛由火車上下來，應該先洗一個澡。好好的休息一下子。晚上無事，我引你嚐嚐秦淮河遊船的風味。雪芙對她哥飄飄一個眼風，却沒說什麽。雪峯呵呵笑道：那也沒關係。你以爲遊秦淮河全是去找低級趣味的人嗎？那裏也是不少風雅之士的。不過既是雪芙覺得不妥，我這話就取消，回頭我們再定一個約會罷。雪芙笑道：我沒作聲，你怎麽知道我反對？雪峯笑道：我雖無師曠之聰，也就聞絃歌而知雅意。這都是後話，不去說了，我們且先走開一步，讓陳兄休息休息。俊人道：蒙二位遠遠的接着我，難道茶也不喝一杯就走。雪芙已是站了起來，笑道：看你的衣服濕得像水洗了的一樣，我們也當讓你有個換衣服的機會。雪峯看到妹妹站了起來，也就忽忽的穿起衣服，和俊人告辭而去。俊人眼見得客人全走了，關起門來，把外衣脫了個乾淨，只剩着汗衫和襯褲。先來不及洗澡，就在臉盆裏挼着手巾，週身揩抹了一遍。且對了電扇站定，先吹一吹。只在這時，却聽得房門咚咚然被人敲打着。還不曾問出來是誰，人外面是雪芙的聲音，先道：我有一把傘，丟在屋子裏呢。俊人哦了一聲，在屋子裏轉了幾轉，簡直拿不出主意來，後來才想到打開箱子，把一件綢長衫套在身上，一面開門，一面扣紐扣。點了頭笑道：請你原諒，我這種打扮，實在不恭得很。雪芙進來了，笑道：談不上原諒兩個字。你把客人送走了，還不該換換衣服嗎？只是我來得魯莽一點。俊人道：我料着你在一兩個鐘頭以內，一定會來的，所以我老早的先抹一個澡。雪芙道：我是來拿傘的，你不知道這外面大街上有多麽熱。她說着，將放在椅子邊的那一把白綢傘，拿到手上，幌了兩幌，微笑道：跑到南京來，嘗這樣的熱味，你有些後悔罷？俊人笑道：你說出這話來，豈不是說我這個人，太沒有誠意了。你應當知道我爲什麽不怕熱。他說着話，兩手按了棹子沿，當電扇風立定，却把頭低了。風吹到他身上，把衣襟全鼓起來，他好像沒有一點感覺。

雪芙站在旁邊，斜靠了椅子背，向他看了微微笑着。因道：我不是在信上說過，假使有機會的話，下半年也要到北平去念書嗎？俊人道：我怕你是推諉的話。假如你眞是有心北上，你應當在這炎熱的天氣裏就去，一半預備功課，一半避暑。雪芙道：你不是寫信給我，要到廬山黃山這些地方去玩玩嗎？我要北上了，倒好像攔住了南下。俊人聽了這話，忽然高興，向她臉上看了去。笑道：哦！你還記得這句話的。怎麼剛才在輪渡上，你問我有幾個人同去？雪芙笑着將脖子一縮，沒有答話。俊人笑道：你也無辭可對了。雪芙一扭身子道：我走了，不和你說了。俊人道：你要走，我不攔你，希望你告訴我一個避暑的法子。不然這屋子裏像烤爐一樣，實在難過。雪芙笑道：這麼大一個人，難道避暑的法子都不知道嗎？坐在電風扇下，多多喝些凉汽水，刨冰，衣服越簡單越好。俊人笑道：我雖很傻，這普通避暑的法子，倒也知道。我現在要你告訴我一種特別的避暑法子。雪芙搖搖頭道：我若有特別的法子，我也不這樣怕熱了。俊人道：但是你一定有個特別的法子，不過你不願意告訴我。雪芙笑道：我不是上帝，沒有製造乾坤的手段，我也沒法子告訴你避暑。俊人將椅子拖了一拖，笑道：你先坐下，不忙走，慢慢的想着，就會有避暑的法子了。雪芙笑道：還是這樣淘氣。我現在有點事，要回家去一趟。等到七八點鐘，太陽落了土了，我再和家兄一塊兒來，請你去吃夜飯。俊人笑道：你一個人來。不行嗎？雪芙道：你未免……我不說了，回頭見罷。俊人道：我希望你早一點來，要不然，我又熱又煩悶。雪芙笑道：你口口聲聲是怕熱，在北平那樣清凉的地方不住着，特意的跑了來，你這也是那句俗話，有點趨炎奉熱。那就只好既來之，則安之了。回頭見。說畢，扭轉頭就向外走，而且順手給他帶上了房門。俊人叫道：雪芙，你快來，我還有一句要緊的話說。她聽到聲音，喊得非常的急迫，以爲眞有什麼急事，只好又推門進來了，便站定着問有什麼話。俊人呆呆向她望了，微笑。雪芙道：你不說，我走了。俊人才低聲笑道：你要知道我口口聲聲說熱，不是身上熱，是心裏熱呢。雪芙笑着啐了一聲，回轉身跑了。

大陸銀行

分支行
北平 漢口 南京 蘇州 無錫 南潯
青島 杭州 長沙 濟南 武昌 蚌埠
鄭州 南昌 石家莊

利息優厚 保障穩固

儲蓄 信託 存款

依照囑託 盡心服務

總行 天津法租界
上海分行 九江路一一一號
上海儲蓄信託部 南京路大陸商場

上海支行
靜安寺路七七一號 呂班路一號
北四川路六二〇號 方浜路一一四號

編輯室十年記

趙君豪

旅行雜誌創刊於民國十六年，至今年適為第十年。我們很慚愧，空負了十載光陰，沒有什麼貢獻。這一期特大號承各方惠賜鉅著，琳瑯滿目，非常感謝！在編者個人方面，除惋惜悤悤過去的光陰外，對於讀者，很覺得惶悚，因為我們最初的願望，——闡揚中國名勝，發展旅行事業。——到現在還未能達到相當的成功，還是認為莫大的缺憾！

但是，我們相信，過去的也不足惋惜，未來的太可寶貴。古人說「鑑往知來，」就是檢討過去，可以策勵將來的意思。我們回想十年的事情，覺得有許多話要說，編者向來實事求是，固然不願意說廢話，也不願意張大其詞，自欺欺人，所以很坦直忠實地，寫了這篇「編輯室十年記，」作為過去的檢討，將來的策勵。

× × × ×

創刊一瞥

旅行雜誌雖然在民國十六年出版，但是在十五年的秋天，我們已從事籌備。當時國人對於旅行的興趣，沒有現在這樣的高。總經理陳光甫先生和故社長朱成章先生眼光看得很遠，認為要提倡旅行事業，必先使一般人認清旅行是一件樂事，於是決定辦一種刊物——旅行雜誌，從提倡入手。我們的步驟，是要先引起人家的「注意」Attention。引起了注意後，日期一長，不知不覺的便生出「興趣」Interest 來。有了興趣，當然連帶的就是「慾望」Desire；既生了慾望，就不難「決定」Decision 和「實行」Action 了。雖然這五種步驟，到現在還沒有完全達到，不過當初旅行雜誌創刊時，我們便選擇最高貴的紙張，精美的銅圖，五彩的封面，來引起讀者的注意。在目前的出版界中，各種刊物，印刷紙張的精美，當然是很多的，但是在十年以前，照一般人的公認，旅行雜誌可以說是成本最高的讀物。

編者最初就認清目標，旅行雜誌不是一種本社的宣傳品 Home Organ，是大衆的讀物，所以在編制和取材方面，是完全立於客觀的地位。

我們在第一年和第二年，是每三個月出一期，一年出了四本；到了第三年，應讀者的要求，纔改為月刊。

回想十年以前，一切在草創時代，什麼事情都得要幹，跑印刷所，向手民先生說好話，和製版公司吵嘴，寫封皮紙，看草樣等等；總而言之，一切都要自己去。現在事務進展了，人手也比較多了，但是我們回味過去，總認為那時候的生活，是最有興趣的一頁。

徵稿投稿和稿擁

我們在創刊時，第一個困難，就是沒有稿子，無論理想怎樣高，如果沒有東西可登，還是沒有用的。雖然也曾登報徵稿，但是所收到的大都不成樣子。編者想盡了方法，用拉夫的方法，徵集許多稿子，纔勉强把一本書編好。我們既然要很好的游記，又要很好的照片，並且專門發揮旅行的刊物，在當時算是首創，所以總有點為難。在最初一二年中，無非登些杭州，蘇州的游記，和翻譯幾篇外國游記。到以後數年，讀者也多了，稿件也陸續的寄來，其中有好許多很有價值的，我們纔不鬧稿荒。

以上所說的，可以名之曰徵稿和投稿時期。現在稿件多了，我們每天收到十幾篇稿子，不算一回事，還有幾萬字訂成一本書的稿子，也絡繹的送來，每天看稿子，寫回信，很要費些時候，在現在可以說是稿擁時期。

編者並不因為稿擁，就忘却從前求人的困難，所以無

論怎樣的稿件，都編號登記起來。能用的稿子，如果沒有照片，總得替他設法選幾張，增加讀者和作者的興味。實在無法刊登的稿件，倘使附有退還的郵票，在收到後幾天裏，準可寄還，並且說明不能收用的理由。我認爲投稿者，總是一番好意和心血，我們應該加以珍視的。

投稿者形形色色

然而有許多投稿的先生很不容易對付，第一個通病，就是抄襲。記得有一次收到一篇××山游記，讀其文頗有古意，用的字眼，也很別緻，仔細一研究，可沒有勇氣的去登，後來請人一看，果然是抄的文章。

還有一次，有一位先生，爲我們寫一篇黃山游記，文字很好，並且附有四張照片。編者看罷游記，便玩賞照片；一看之下，好像四張照片的景緻，我都曾見過，當時很詫異，可是我敢罰誓，黃山我不曾去過，至於黃山的風景，我格外不會知道。後來三翻四覆，在電燈光下詳細察視，忽然拍案大笑，原來這四張照片，全是莫干山。

我和這位先生也很相熟的，第二天，就打電話去問他，最初他還有點支吾，後來他在電話中也好笑了；他說『天下的山水，都是一樣的！』

你想，天下的山水，都是一樣的，豈非天下的奇談？這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其他有許多類乎此的，也不必多說。

寫游記的條件

出外旅行，必須身體結實，時間從容，費用寬裕，和伴侶意氣相投。這是大家所公認的四個條件。

我認爲寫游記必須有三個條件：就是要能文，能畫，能攝影。

我們寫游記，有許多奇妙的景物，非筆墨所能形容，就非借重照相機不可。但是照相機也僅能攝得一影而已，如果有絢爛的峯巒，變幻的雲彩，不是照相機所能爲力的，唯有能畫的人，足以濟其窮。

其實能文，能畫，能攝影，固然是游記作者的必需條件，我們以爲更要緊的條件是「能導游。」所謂導游者，是把路上的經過，游程的支配，舟車的上下，食宿的情形，費用的多寡等等，很詳細地寫出來，作爲日後游人的參考，這纔適合更緊要的條件。

我們收到的游記，以過去者而言，多是寫山水如何絢麗，途程如何艱苦，而於最緊要的條件「能導游，」並不曾做到，這是何等缺憾的事！

我希望以後爲我們寫游記的人，能注意到『能導游』這一個條件。

關於編制

我們的編制方法，在這裏，也有說明的必要。第一先談封面，這幾年來，國內的刊物，多數是用電影女演員，舞女，或者交際花去做封面，多少總帶一點誘惑性，其實誘惑性也不能說不好，不過我們就提倡旅行立場來說，如果採取誘惑性的封面，是不很相宜的。我們的封面，只得從風景方面着想，所以過去的九年，總是採取名勝攝影或者山水名畫爲封面，所幸讀者還能滿意，以後還是照這個目標做下去。

旅行雜誌固然是提倡旅行，但是一本書內完全是登游記，也有點不調勻。所以除游記外，又登些小說和其他有趣味的文字。就是游記，也分爲國內和國外，大概國內的佔三分之二，國外的三分之一。還有，同樣一個地方的游記，如果多登，也要取厭於讀者。譬如說黃山，在未開闢前，去游歷的人不多，七八年來，不過收到蔣竹莊先生的一篇「黃山游記。」但是自從杭州公路直通安徽後，游黃山的人，多如過江之鯽，我們收到黃山的游記，在一個月內，就有了十多篇，當然還最先寄到的登載，遲來的只得割愛了，可是爲了這個緣故，很受了許多人的責難。

以上所說的，是關於量和質的方面。其他要顧到的，是稿件的時間性。在夏天，登踏雪尋梅的文字；和冬天用避暑的游記，是同樣不合時宜的。

旅行講座

編者沒有機會去游歷，見聞當然很隘，爲增加讀者與趣起見，在去年，特闢了「旅行講座」一欄，是每月訪問一人，探詢些旅行的事件。在訪問之前，預備了許多問題，到見面時提出來討論；還有臨時想起的，也就隨問隨記下來。

當然這許多被訪問的人都是旅行家，而且各人所給我的答覆，總是各有各的趣味。但是名人訪問，也不是容易的事。現在說話不很容易，所以我每次訪問一人，於說明來意時，必再三聲明不談時局，專談旅行。顯然的，游覽山水，是大家認爲樂意的事情，所以一經聲明，被訪問的人，心就放得下，談話有了範圍，事情就好辦了。

去年訪問了十二個人，得到不少珍貴的材料。我希望今年的成績，比去年還要進步。

一個小糾紛

我們提倡旅行的刊物，以游山玩水爲立場，與人無所爭，向來不捧人不罵人的，然而在過去，也發生過一個小糾紛。事情是這樣的，有一位先生，寫了一篇游記，大概因爲太關心民情風俗的緣故吧，將這個地方的奇陋風俗，描寫得淋漓盡致，編者一時不察，認爲或許有這種事情，所以未曾刪除，就照樣登出來。不料登出不久，卻引起該地在上海的同鄉所不滿，這眞是糾紛之來，出於意料。第一步自然是請律師寫信，所提出的條件，眞有點難辦。其實，我們做錯了，就是道歉，也不足爲恥。律師信來後，我們馬上寫一封回信，表示歉意，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果然他們承認我們很有誠意，也就不願擴大，和平了結。

然而往返奔波了好幾次，解決的方式也很麻煩，這可算十年以來的一件小糾紛。

感謝之詞

寫了許多，不過是十年來片段的回憶，其他瑣碎的事情很多，眞是說不勝說。

我應該先向爲我們執筆的先生們道謝，這十年來，費了無數人的心血，纔把這本小小的刊物，灌漑培養到現在。

總經理陳光甫先生，社長陳湘濤先生，對於旅行雜誌的期望很大，無論在編輯或營業方面，多隨時加以指導，我們這本雜誌，能繼續刊行至十年，都是兩位陳先生翼護之功，這是無庸諱言的。

至於編輯室中，在創辦之初，是由莊鑄九先生主持，此後人事多所變動，惟有我和戴欲仁先生始終濫竽，在斗室中枯坐了十年。現在和我們朝夕努力的，有黃杏生君，程鏞君，朱虹臣君，陳天隨君。

陳景韓先生之言

業師陳景韓先生在申報出版的「最近之五十年」一書中，曾撰有「二十年來記者生涯之回顧」一文，有精警的語句云：

「前之十年，余對於報紙，惟有一念，時時自思曰：必若何而後人閱我報？後之十年，余對於報紙，另易一念，時時自思曰：必若何人閱我報而有益？」

陳先生又云：

「人之識見，學問，精神有限，必謂日日所出之報，爲一無差誤，蓋必不可能之事；惟差誤之處，確係差誤而非有意爲之，則對於已之責任盡矣。」

我平生對於以上的言論，是始終服膺的。現在旅行雜誌發行十週，我取陳先生的話自問：「必若何而後人閱我報？」我很慚愧！這一點還算勉强做到。若再問：「必若何而後人閱我報而有益？」則不敢妄答一詞，尚有待於努力。

講到錯誤，當然絕對不能免的，至於「確係錯誤而非故意爲之」，我們也時時刻刻不敢忽視的。

未來希望

我們對於未來的希望很簡單，略述如下：

（一）希望讀者閱旅行雜誌而有益。

（二）希望內容日見充實。

（三）希望每月能準期出版。

（四）希望除中文本外，再刊行英文本，闡揚中國名勝於國際。

×　×　×　×

過去的檢討如此，未來的策勵如何，謹虛心接受讀者的指教！

中國旅行社出版

旅行叢書

上海導游	實洋五角
青島導游	實洋三角
四川導游	實洋三角
西北導游	實洋三角
南嶽導游	實洋三角
莫干山導游	實洋二角
北戴河導游	實洋二角

旅行雜誌

△印刷精美

△內容豐富

堪與歐美雜誌媲美按月出版壹厚冊每冊實售洋三角預定全年十二冊洋三元郵費外埠三角六分本埠二角四分國外三元六角掛號國內每期加洋壹角國外二角五分

發行處　中國旅行社總分支社

滬杭甬路
S. H. N.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From 鎭江南站 Chinhiang South 站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上海西站	Shanghai West	248	7.65	5.10	2.55	9.45	6.00	3.00						
徐家匯	Siccawei	251	7.75	5.20	2.60									
龍華新站	Lunghwa J.	255	7.90	5.25	2.65									
龍華	Lunghwa	257	8.05	5.35	2.70									
上海南站	Shanghai S.	262	8.15	5.45	2.75									
梅隴	Meilung	259	8.05	5.35	2.70									
莘莊	Hsinchwang	264	8.30	5.55	2.80									
新橋	Hsinchiao	271	8.45	5.65	2.85									
明星橋	Minghsinchiao	280	8.85	5.90	3.00									
松江	Sungkiang	283	9.00	6.00	3.05	10.80	6.90	3.50						
石湖蕩	Shihhutang	294	9.40	6.25	3.20									
楓涇	Fungching	309	9.90	6.60	3.40									
嘉善	Kashai	318	10.20	6.80	3.50	12.60	8.00	4.10						
七星橋	Chishinchiao	330	10.60	7.05	3.65									
嘉興	Kashing	337	10.85	7.25	3.75	13.25	8.45	4.35						
王店	Wangtien	354	11.55	7.70	4.00									
硤石	Yehzah	364	11.80	7.90	4.10	14.20	9.10	4.70						
斜橋	Hsiachiao	377	12.35	8.25	4.30									
周王廟	Chowwangmiao	383	12.50	8.35	4.35									
長安	Changan	389	12.75	8.50	4.45	15.15	9.70	5.05						
許村	Shuchung	398	13.15	8.80	4.60									
臨平	Linping	404	13.30	8.85	4.65									
筧橋	Shienchiao	417	13.85	9.25	4.85									
艮山門	Kenshanmun	424	14.10	9.40	4.95									
拱宸橋	Konzenchiao	430	14.25	9.50	5.00									
杭州	Hangchow	428	14.25	9.50	5.00	17.25	11.00	5.75						
南星橋	Nanshinchiao	431	14.25	9.50	5.00	17.25	11.00	5.75						
閘口	Zahkou	434	14.35	9.60	5.05									

滬杭甬路
S. H. N.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鎮江西站 站
From Chinkiang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上海西站	Shanghai W.	252	7.80	5.20	2.60	9.60	6.10	3.05	11.70	7.80	4.45	15.30	9.60	5.35
徐家匯	Siccawei	255	7.90	5.30	2.65									
龍華新站	Lunghwa J.	259	8.05	5.35	2.70									
龍華	Lunghwa	261	8.20	5.45	2.75									
上海南站	Shanghai S.	266	8.30	5.55	2.80				11.70	7.80	4.45	15.30	9.60	5.35
梅隴	Meilung	263	8.20	5.45	2.75									
莘莊	Hsinchwang	268	8.45	5.65	2.85									
新橋	Hsinchiao	275	8.60	5.75	2.90									
明星橋	Minghsinchiao	284	9.00	6.00	3.05									
松江	Sungkiang	287	9.15	6.10	3.10	10.95	7.00	3.55	13.75	9.15	5.30	17.35	10.95	6.20
石湖蕩	Shihhutang	298	9.55	6.35	3.25									
楓涇	Fungching	313	10.05	6.70	3.45									
嘉善	Kashai	323	10.35	6.90	3.55	12.75	8.10	4.15	15.55	10.35	6.05	20.35	12.75	7.25
七星橋	Chishinchiao	334	10.75	7.15	3.70									
嘉興	Kashing	341	11.00	7.35	3.80	13.40	8.55	4.40	16.50	11.05	6.50	21.30	13.45	7.70
王店	Wangtien	358	11.70	7.80	4.05									
硤石	Yehzah	368	11.95	8.00	4.15	14.35	9.20	4.75	17.95	12.00	7.10	22.75	14.40	8.30
斜橋	Hsiachiao	381	12.50	8.35	4.35									
周王廟	Chowwangmiao	387	12.65	8.45	4.40									
長安	Changan	393	12.90	8.60	4.50	15.30	9.80	5.10	19.35	12.90	7.65	24.15	15.30	8.85
許村	Shuchung	402	13.30	8.90	4·65									
臨平	Linping	408	13.45	8.95	4.70									
筧橋	Shienchiao	421	14.00	9.35	4.90									
艮山門	Kenshanmun	428	14.25	9.50	5.00									
拱宸橋	Konzenchiao	435	14.40	9.60	5.05									
杭州	Hangchow	432	14.40	9.60	5.05	17.40	11.10	5.80	21.60	14.40	8.60	27.60	17.40	10.10
南星橋	Nanshinchiao	435	14.40	9.60	5.05	17.40	11.10	5.80	21.60	14.40	8.60	27.60	17.40	10.10
閘口	Zahkou	438	14.50	9.70	5.10									

滬杭甬路

S. H. N.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From 南京 Naking 站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尋常快車 Ordinary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I	II	III
上海西站	Shanghai W.	321	9.90	6.60	3.30	12.30	7.80	3.90	14.85	9.90	5.65	19.65	12.30	6.85
徐家匯	Siccawei	324	10.00	6.70	3.35									
龍華新站	Lunghwa J.	328	10.15	6.75	3.40									
龍華	Lunghwa	330	10.30	6.85	3.45									
上海南站	Shanghai. S.	335	10.40	6.95	3.50									
梅隴	Meilung	332	10.30	6.85	3.45									
莘莊	Hsinchwang	337	10.55	7.05	3.55									
新橋	Hsinchiao	344	10.70	7.15	3.60									
明星橋	Minghsinchiao	353	11.10	7.40	3.75									
松江	Sungkiang	356	11.25	7.50	3.80	13.65	8.70	4.40	16.90	11.25	6.50	21.70	13.65	7.70
石湖蕩	Shihhutang	367	11.65	7.75	3.95									
楓涇	Fungching	382	12.15	8.10	4.15									
嘉善	Kashai	392	12.45	8.30	4.25	14.85	9.50	4.85	18.70	12.45	7.25	23.50	14.85	8.45
七星橋	Chishinchiao	403	12.85	8.55	4.40									
嘉興	Kashing	410	13.10	8.75	4.50	16.10	10.25	5.25	19.65	13.15	7.65	25.65	16.15	9.15
王店	Wangtien	427	13.80	9.20	4.75									
硤石	Yehzah	437	14.05	9.40	4.85	17.05	10.90	5.60	21.10	14.10	8.25	27.10	17.10	9.75
斜橋	Hsiachiao	450	14.60	9.75	5.05									
周王廟	Chowwangmiao	456	14.75	9.85	5.10									
長安	Changan	462	15.00	10.00	5.20	18.00	11.50	5.95	22.50	15.00	8.85	28.50	18.00	10.35
許村	Shuchung	471	15.40	10.30	5.35									
臨平	Linping	477	15.55	10.35	5.40									
筧橋	Shienchiao	491	16.10	10.75	5.60									
艮山門	Kenshangmun	497	16.35	10.90	5.70									
拱宸橋	Konzenchiao	503	16.50	11.00	5.75									
杭州	Hangchow	501	16.50	11.00	5.75	20.10	12.80	6.65	24.75	16.50	9.80	31.95	20.10	11.60
南星橋	Nanshinchiao	504	16.50	11.00	5.75				42.75	16.50	9.80	31.95	20.10	11.60
閘口	Zahkou	507	16.60	11.10	5.80									

京滬路

N. S. R.

距離里數單程票價及來回票價表

TABLE OF DISTANCES, SINGLE AND RETURN FARES

由 杭州 站

From Hangchow *Station*

所至各車站 Station To		公里 Kms	單程票價 Single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來回票價 Return Fares 尋常快車 Ordinary I	II	III	特別快車 Express I	II	III
上海北站	Shanghai. N.	190	7.05	4.70	2.60	8.25	5.30	2.90	10.60	7.05	4.45	13.00	8.25	5.05
眞茹	Chenju	198	7.50	5.00	2.75									
南翔	Nansiang	207	7.95	5.30	2.90									
黃渡	Hwangtu	214	7.95	5.30	2.90									
安亭	Anting	221	8.25	5.50	3.00									
天福庵	Tienfohan	227	8.40	5.60	3.05									
陸家浜	Lukiapang	233	8.70	5.80	3.15									
靑陽港	Tsinyangkong	238	9.00	6.00	3.25	10.50	6.90	3.70	13.50	9.00	5.55	17.10	10.80	6.45
崑山	Kunshan	242	9.00	6.00	3.25	10.50	6.90	3.70	13.50	9.00	5.55	17.10	10.80	6.45
正儀	Cheni	253	9.45	6.30	3.40									
唯亭	Weiting	257	9.75	6.50	3.50									
外跨塘	Waikwatang	268	10.05	6.70	3.60									
官瀆里	Kwantuli	274	10.20	6.80	3.65									
蘇州	Soochow	277	10.35	6.90	3.70	12.15	7.50	4.15	15.55	10.35	6.30	19.15	12.15	7.20
滸墅關	Hushukwan	289	10.80	7.20	3.85									
望亭	Wangting	298	10.80	7.20	3.85									
周涇巷	Chowkinghan	308	11.10	7.40	3.95									
無錫旗站	Wusih Flag	314	11.25	7.50	4.00									
無錫	Wusih	319	11.40	7.60	4.05	13.80	8.80	4.65	17.10	11.40	6.90	21.90	13.80	8.10
石塘灣	Tsardownwan	329	11.85	7.90	4.20									
洛社	Loshe	332	11.85	7.90	4.20									
橫林	Henglin	340	12.15	8.10	4.30									
戚墅堰	Tsishuven	346	12.45	8.30	4.40									
常州	Changchow	358	12.75	8.50	4.50	15.15	9.70	5.10	19.15	12.75	7.65	23.95	15.15	8.85
新閘鎭	Sinzahtseng	366	13.05	8.70	4.60									
奔牛	Penniu	375	13.35	8.90	4.70									
呂城	Lucheng	383	13.35	8.90	4.70									
陵口	Lingkow	393	13.35	8.90	4.70									
丹陽	Tanyang	402	13.65	9.10	4.80	16.65	10.60	5.55	20.50	13.65	8.20	26.50	16.55	9.70
新豐	Sinfeng	410	13.80	9.20	4.85									
渣澤	Chatze	423	14.10	9.40	4.95									
鎭江南站	Chinkiang S.	428	14.25	9.50	5.00									
鎭江西站	Chinkiang	432	14.40	9.60	5.05	17.40	11.10	5.80	21.60	14.40	8.60	27.60	17.40	10.10
高資	Kaotze	445	14.85	9.90	5.20									
橋頭鎭	Chiaotoutseng	450	15.00	10.00	5.25									
下蜀	Siashu	457	15.15	10.10	5.30									
龍潭	Lungtan	468	15.60	10.40	5.45									
棲霞山	Tsehsiashan	478	15.90	10.60	5.55				23.85	15.90	9.45			
堯化門	Yaohwamen	487	16.05	10.70	5.60									
太平門	Taipingmen	494	16.35	10.90	5.70									
和平門	Hopingmen	497	16.35	10.90	5.70	19.35	12.40	6.45	24.55	16.35	9.70	30.55	19.35	11.20
南京	Nanking	501	16.50	11.00	5.75	20.10	12.80	6.65	24.75	16.50	9.80	31.95	20.10	11.60